
武俠世界
第36年
28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煮酒客先生撰著的「鐵漢豪情」。高輪是高寶利集團總裁高一寶的長子，財勢浩大，堪稱億萬富豪人物，他與影后顧芳婷的一段情，因高輪的胞弟高凱知悉顧芳婷另有戀人，派人將顧芳婷與艾保力偸情的鏡頭拍下，並囑高輪的女秘書露萍轉交乃兄，因而掀起了軒然大波……本故事乃是反映現代都市生活的寫照，影后騙婚的行徑，發人深省，令人嘆息人性的墮落與腐化！究竟愛情是否再有價值，再有純眞的一面乎？有待讀友你閱後自己判別。

* * *

楊無忌先生撰著的「雷霆三絕斬」下半闕刊在本期，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秦風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劍底遊魂」，更是精采絕倫，一併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讀友喜愛的故事「天機福將」，乃蕭玉寒先生所撰著。另有短篇「海南老怪」、「兒女英雄」，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1.9

武侠世界

第36年
第28期
(總號18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漢豪情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影后騙婚　豪門拒絕

一八〇六年，法國政府決定建造凱旋門，以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輾轉多年才定案，以至工程完成，卻要等到一八三六年！

這一天，高凱在凱旋門附近漫步，手裏捧着一束燦爛的紅玫瑰。

一輛紅色的保時捷，忽然停在高凱身邊，駕駛着這輛身價驚人跑車的，是個穿着「前衛」時裝的黑髮女郎。

她大概二十左右吧，眉毛細長眼睛彎彎，雪白的粉頸戴着兩串色彩繽紛的珠鍊、半截短衫，露臍、金黃色粗腰帶襯着大圓紅點彩褲、足踏細帶皮涼鞋。她的髮型更加獨特，紮着一個十分搶眼的大髻，再襯托着略為誇張的化粧……整個人的妝扮和配搭，充滿着目前歐洲最富時代氣息的「前衛品味」！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她本身確是一個罕見的美女！

她美麗、青春、熱情奔放，服飾走在歐洲最前衛的尖端。

她在巴黎駕駛着名貴的跑車，但卻並不是個法國女郎。

她叫敏敏，是由香港跑到巴黎唸書的千金小姐。

她是地產業大亨、航運界鉅子、金融界强人丁鑑芳的獨生女兒！

丁敏敏！

*　*　*

高凱這一次到巴黎，就是要找這個億萬富豪的獨生女丁小姐。

他是丁敏敏的舊同學，也是丁敏敏自懂人性以來的初戀情人。

高凱跳上她的車子，不到十五秒，兩人已風馳電掣地在巴黎的大街道上飛來飛去。

丁敏敏的別墅，座落在巴黎南部，單是園丁已有七八人。

但高凱最感到有興趣的，卻是敏敏的管家——莫莉。

莫莉是個金髮女郎。

敏敏對高凱說：「你最好別去碰她，她是個空手道四段的高手！」

高凱聳了聳肩，笑笑說：「我早已說過，今晚我唯一的目標，並不是其他的女人，而是妳這個給寵壞了的千金小姐。」

敏敏「哼」一聲：「你這一次到巴黎，究竟是為了採購時裝，還是為了風流快活？」

莫莉站在旁邊，一直冷冷的盯着高凱。

以對待客人來說，她的態度似乎並不怎麼友善，並不符合她的身份。

但她這種冷冰冰的臉孔，卻反而令高凱產生很大的興趣。

高凱在凌晨三點十一分向她吻別。

「我明天回香港了，妳打算挽留我嗎？」

「不！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我在歐洲玩膩了，下星期，我也會在尖東喝早茶。」

「找梁經理訂枱好嗎？」

「好的，我知道，梁經理對你很忠心，無論你吩咐他做什麼事，都一定不會負你所託。」

「不錯，包括可能會在妳的普洱茶裏放些瀉藥！」高凱大笑，然後告辭。

「香港見！」

「一定一定。」

*　*　*

高凱由啓德機場快步走到停車場，早已有一輛老爺車在恭候着。

這一輛老爺車，曾經在兩年前的古董老爺車大賽中獲獎，它的身價大可以媲美三千呎的複式樓房。

高凱瞪着司機積臣。

積臣已六十六歲，是高寶利集團總裁高一寶先生最信任的老司機。

高一寶，就是高凱的父親，去年曾在蒙地卡羅賭場贏了兩千萬美元。

但和他在地產界、金融界、企業界及銀行界種種龐大事業的收益相比，這個數目實在微不足道。

「為什麼派你來接我？」高凱奇怪地問積臣。

積臣回答：「老爺指定要我接你回『錦玉廬』。」

「他有事要見我？」

「他要見你，但是不是有什麼事，我不知道。」

「積臣，你眞是老當益壯。」

「當然，老爺每年都給我一百萬元買補藥進補。」

*　*　*

「錦玉廬」是高一寶的現代宮殿，保安系統自然是最先進的設計。

別的不說，就以客廳外的「錦玉池」，池內的日本名種錦鯉，其總價值已超逾千萬元以上。

高凱也很喜歡錦鯉，因為各種錦鯉是「活的古董」，而且充滿强勁的節奏感。

但他更欣賞女人。

這時候，「錦玉池」旁邊，就坐着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高凱忍不住吹了一聲口哨。

這個女人，大概二十五六歲左右，膚色白裡透紅，明眸皓齒，髮型很時髦，但不算誇張，最令人為之眼睛發亮的，是她只穿着三點式泳衣，而且布料少得可憐的那一種。

「顧小姐，歡迎！歡迎！」他爽快直接地上前，右手一伸，便要和這個美女握手。

但這位顧小姐卻擺出冷若冰霜

的臉孔，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用一雙雪白修長的腿在踢水。

滿池名貴的錦鯉紛紛逃竄，游了開去。

高凱哈哈一笑：「有意思！有意思！難得大名鼎鼎的顧芳婷小姐蒞臨寒舍，更在『錦玉池』濯足，眞是何幸如之！」

顧芳婷！

一個著名的影后！

據說，她將會拍寫眞集、拍三級電影！

空穴來風，必非無因，但到目前爲止，卻還是只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

想不到這個炙手可熱的影迷偶像，今天居然會在這裏出現。

但她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赤着雙足掉頭便走。

高凱正想追上去，積臣已走了過來：「老爺等你很久了，快上樓罷。」

高凱伸手指了指顧芳婷動人的背影：「她怎會在這裏？」

積臣眨了眨眼，說：「她有了你大哥的骨肉。」

高凱怔住了。

他的大哥高輪，和他比較是個老實人，甚至是不敢主動追求異性，他怎會和顧芳婷這位電影大明星混在一起，還把她的肚子弄大了？

* * *

高輪，比高凱大六歲，曾經結婚，但不到半年，他最心愛的女人，却和一個金髮洋人挾帶私逃，跑到了南美洲開天闢地，買下了佔地逾三十平方公里的大農場，只留下一封信對高輪說：「我不能一輩子和你過活。」

爲了妻子的不忠，這打擊對高輪可說是十分沉重。

但他是高輪，是高一寶的長子，他有可能沒有別的女人嗎？

當然不可能！

他就像是一塊超級巨大的磁石，對女人的吸引力，實在强大得無可估計。

現在，顧芳婷已牢牢地黏貼在他身邊。

* * *

「外面的錦鯉好看嗎？」

「好看！很好看！但遠遠不能和你相比！」

「我只是個很普通的男人。」

「高一寶的長子，怎會普通？」

顧芳婷俯伏在高輪的懷抱。

她不動，看來像是一尊動人的石像。

但在暗地裏，她全身都在動。

她用身體的壓逼力，緊緊逼纏着高輪。

高輪忍不住了，他要吻她。

顧芳婷自心底裏發出了傲然的微笑，她知道，只要是個稍爲正常的男人，都一定擋不住自己的誘惑。

她的眼睛在近距離下凝視着高輪。

「來吧！我早已經是你的人了。」

「芳婷！我要和妳……結婚！」

「傻瓜，我一直都相信你，而且，肚子裏的小寶寶，已可保証一切……」

「我……」

* * *

高一寶，億萬富豪人物，但近年甚少在公開場合亮相，據說，他將會在短期內退休，把龐大的業務交給高輪、高凱兩兄弟。

高凱在書房裏見父親。

高一寶嘴裏啣着呂宋烟，瞳孔瞇成一線，神情沉重。

高凱問：「有什麼事？」

高一寶嘆了口氣：「你大哥，惹上了一條狐狸精！」

「顧芳婷？」

「不是她還有誰？」

「聽積臣說，她有了大哥的孩子。」

「哼！說是這麼說，但我看不大靠得住。」

「何以見得？」

「這是我的直覺，你也許會認爲毫無根據，但我深信這種直覺，不會錯誤！」

「你認爲，顧芳婷在佈下騙局？」

「不錯！」

「好！我會深入調查這一件事。」

「凱！你很聰明，也很能幹，以後的一切，就全靠你兄弟倆主持大局了。」

* * *

兩分鐘後，高凱打了一個電話找人。

「湯比利，我由巴黎回來了。」

「法國女人的香水味，正由聽筒裏傳入我的鼻孔，眞是好香！好香！難怪人人都說：『女人香！』。」

「你在幹什麼？誰在你身邊喘氣？」

「噢！是一隻小貓。」

「我大哥有一段露水情，可能有蹺蹊，你快給我查個水落石出。」

湯比利，是個江湖人物，曾經做過兩三件大案，其中包括打劫銀行在內。

他曾經給警方逮捕，拘上法庭，但最後卻因爲証據不足，當庭釋放。

經此一役，湯比利決定不再幹這些危險性太大的非法勾當。

他決定洗心革面，去做正行生意。

可是，他在經營生意方面，並不成功，再加上嗜賭，又狗又馬又到澳門賭搏，不到半年，以前所「賺」回來的不義之財，通通化爲烏有，還欠下一屁股的債。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只好去做姑爺仔，專靠女人吃飯。

做姑爺仔，說來容易，其實也是一種很不簡單的行業，必須懂得取悅女人歡心。

湯比利的相貌，算是相當迷死女孩子，身材也很健碩，又有一手出色的飛車本領，可惜他沒有第一流的跑車可供「掟彎」，只能駕駛着一些三四流的車子，是爲美中不足。

但在去年，他在大澳門公路上，遇上了一個超級對手——高凱。

高凱也是個飛車能手，兩人「狹路相逢」，都是大爲技癢，便在公路上展開一幕驚心動魄的飛車大賽。

到最後，當然還是高凱贏了，但高凱很有風度，他停下了車，等候湯比利也把車子停下之後，便上前和湯比利握手。

他對湯比利說：「是你贏了！」

湯比利苦笑：「分明是你領先，又怎會是我贏了？」

高凱搖搖頭：「假若我們的車子互相掉換，我一定輸得更遠。」

他說的是眞心話。

事實上，湯比利的飛車技術，是比高凱稍勝一籌的，但高凱駕駛的，是著名的一流跑車法拉利，湯比利的第三四流跑車跟他比賽，當然不可能會贏。

當晚，高凱和湯比利交換車子，讓湯比利駕駛他那輛名貴的跑車。

湯比利興奮極了。

不到十五分鐘，湯比利已証明了一件事。

他的駕駛技術，果然比高凱更高明，那一輛跑車，在他手底下發揮了更優越的性能。

自此之後，高凱不時與湯比利來往。

有了高凱作爲後台老闆，湯比利獲得了一份優差，他在高凱其中的一間附屬公司裏掛名成爲一個高級行政經理，但他根本什麼事情都用不着理，只要偶然應酬應酬高二公子，便可優哉悠哉，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 * *

清晨六點，玉湖酒吧打烊了。

艾保力拖着懶洋洋的身體，步伐遲鈍地離開了酒吧。

他是這間酒吧的少東主，也是這間酒吧的鋼琴師、主音歌手。

他二十八歲，高高瘦瘦，但並不孱弱，看來既結實，又瀟洒漂亮。

他的歌聲很迷人，充滿着磁性的魅力。

但對於那些女顧客來說，更迷人的還是他的笑臉。

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彎彎的，牙齒整齊而雪白，那種笑意親切而漂亮，眞是魅力十足。

早就有星探和導演邀請他拍電影，但他一概婉拒。

他只喜歡彈鋼琴、唱歌，對拍電影這種第八藝術，敬謝不敏。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艾保力頗有點藝術家的古怪脾氣。

尤其是顧芳婷，她比誰都更瞭解艾保力。

當艾保力踏步走出玉湖吧的時候，顧芳婷的車子已在門外等候着他。

「上車吧！」她向艾保力招手。

艾保力遲疑了片刻，搖搖頭：「不！我會叫的士！」

顧芳婷嘟起了小嘴：「你在生我的氣嗎？」

艾保力冷笑着：「高公子的情人……不，高公子的未來太太，我怎配生妳的氣？」

「住嘴！」顧芳婷忽然下車，把他用力一拉：「你今天若不跟我走，我以後再也不理睬你。」

艾保力嘆了口氣，終於跟着她進入車內。

* * *

一小時後，陽光已很燦爛。

在青龍頭一幢大厦的露台上，顧芳婷正在把煮好了的早餐捧了出來。

煎蛋、烟肉、三文魚、薯仔沙律……都是很普通的食品。

但由顧芳婷親自煮出來，又親捧出來，這件事情就一點也不普通了。

凡是熟悉這位顧大小姐的人都知道，她自幼嬌生慣養，家裏的傭人最少有三四個以上，正是十指不沾陽春水，平時連厨房也不會踏進半步。

但今天一早，她就興緻勃勃地爲一個人而煮了這份早餐。

是誰有這麼大的面子？答案是：艾保力。

艾保力工作了整個晚上，到了這個時候，本該睡在床上才對，但他沒有睡。

因爲就算他睡在床上，也不可能休息，反而會更疲累，原因很簡單，因爲顧芳婷就在這裏。

反正不能睡，不如吃個早餐，補充補充晚間消耗了的精力。

顧芳婷對他可說服侍週到，對他千依百順。

艾保力忽然站起來，她立刻問

：「我的甜心，你想要什麼？」

艾保力嘆一口氣：「我想看看電視，鬆弛一下神經，可以嗎？」

「當然可以！」顧芳婷依偎在他身邊，陪着他走進客廳。

* * *

高凱並不是個只懂得嫖賭吃喝玩樂的花花公子。

就算他眞的是個花花公子，他這個人的辦事能力，也決不是那些一般二世祖之流可比。

他在吃喝玩樂的時候，可以玩得比任何人都更瘋狂，但一旦辦起正經事，他的辦事能力絕對不弱。

因爲他是高凱，是高一寶的兒子。

高輪給顧芳婷所迷惑，但瞞不過高一寶的眼睛。

他命令高凱徹查此事，高凱知人善用，找到了湯比利。

湯比利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很快就展開了追查。

這一天，顧芳婷偷偷摸摸地和艾保力偷情，這一切的一切，都逃不過湯比利的跟踪。

湯比利甚至動用長程望遠鏡和攝錄機，把顧芳婷的行踪拍攝了下來。

* * *

當晚，顧芳婷的「罪証」，已毫無保留地呈現在高輪的眼前。

把這些「罪証」交給高輪的人，並不是高凱，也不是湯比利，而是一個很斯文的女孩子。

她叫露萍，是高輪的女秘書。

露萍是首先接獲到一個神秘電話，然後又在公司裡收到一份神秘包裹的。

那個神秘的電話告訴露萍：「妳的波士（老闆）中了別人的圈套，我們是他的好朋友，爲了他不受到騙徒的欺騙，所以把一個秘密拍攝在錄映帶裡，妳若關心妳的波士，便把錄映帶交給高輪先生吧！」

露萍的確很關心自己的波士——高輪！

她早已暗戀着自己的波士，但由於她有強烈的自卑感，認爲自己的身份微不足道，遠遠配不上高輪，所以一直沒有流露出來。

當她收到那一份神秘包裹之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包裹拆開，看看是否有危險物品在內。

包裹裡沒有危險品，只有錄映帶和一些照片。

* * *

不久，高輪就收到了這些照片和錄映帶。

所有照片上只有兩個人，男的是艾保力，女的就是顧芳婷，而且都是最近才拍攝出來的。

至於錄映帶，也是一樣。

不必有人加以說明，高輪已可以肯定，這都是最近才拍攝的東西。

因爲顧芳婷穿着的一件襯衫是兩個星期前，高輪和她一起到百貨公司購買的。

而那個時候，她已對高輪表示，她已經懷了孕，而且是高輪的骨肉。

但這些照片和錄映帶，使高輪感到極度失望。

「這個可恥的女人……她……她欺騙我……她是個婊子！是個騙子！……嗚……嗚……嗚嗚……」

在辦公室裏，高輪哭了，而露萍就在他身邊。

是高輪要露萍留下來的。

當初，他做夢也想不到，露萍交給自己的東西，竟然就是顧芳婷欺騙自己的罪証。

* * *

露萍慌了手脚，她從來沒有對付一個正在哭泣男人的經驗。

這個男人若不是高輪，她早已避之則吉。

但高輪卻是她暗戀了很久的男人。

波士如此傷心，她不能就此不顧而去。

尤其是高輪這樣的人。

「混帳！混帳！女人都是世間上最混帳的東西。」高輪發狂地在大叫。

露萍的臉在發青，她懦怯地站在一旁，但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幫忙才好。

高輪忽然向她撲了過來，怒叫道：「妳還站在這裏幹什麼？我要酒！我要最猛烈的酒！」

露萍早已不知所措，難得波士下了一道命令，雖然她隱隱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波士還要喝酒，並不是一件很妥當的事，但反正事情已經大大不妥，就讓那些酒精令他的頭腦清醒清醒，也是好的。

她很快就弄來了一瓶XO。

「妳是吃草長大的？妳滿腦子裏都是草嗎？」高輪平時從不罵人，但今天罵人卻罵得又快又兇：「一瓶酒有個屁用？用來漱口也不夠！」

露萍連忙回答：「好！我再去弄兩瓶來！」

「我要一整箱！越多越好！」高輪一面仰首喝酒，一面狂揮手臂，眼睛裏佈滿了血絲：「妳若不給我酒，我開除妳這個混帳的東西。」

露萍心中大叫：「我的天！這波士怎樣了？爲了一個女人欺騙了他的感情，他竟然判若兩人。」

波士要一箱酒，她感到更爲不妥。

但不妥也要辦妥。

這並不是因爲波士恫嚇她要炒她的魷魚，而是因爲這波士是高

輪，她一直都暗戀着的男人。

但露萍還是把整箱酒送到高輪身邊！

她只是希望這些酒不會對高輪造成太大的傷害，同時又能令他的悲傷減到最低程度。

豈料高輪喝了還不到半瓶酒，整個人又變了。

他沒有再哭，不哭反笑。

他把露萍的嘴唇用手指按着，說：「妳這個小妖精，心裏老是想着男人，對不？」

露萍吃了一驚，她想不到才離開辦公室十分鐘，回來的時候高輪又再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

她更訝異平時對她一本正經的波士，居然會向自己說出這些話來。

基於少女的矜持，露萍當然是立刻搖頭迭聲說：「我沒有，我沒有！」

高輪嘻嘻一笑，乜着眼打量着她。

高輪把她抱在懷中：「我有一件禮物，希望妳不要拒絕。」

露萍的一顆芳心早已卜卜地亂跳：「是什麼……禮物？」

高輪哈哈大笑：「我整個人都送給妳，這件禮物妳肯接受嗎？」

「高先生，你喝醉了！」露萍大爲吃驚，但却是又驚又喜。

高輪又再轟聲大笑：「不錯，我是喝醉了，而且還醉得很厲害，所以，我現在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大靠得住！」

露萍吶吶地說：「我……我不會介意！」

高輪倏地轉過了臉，兩眼直瞪着露萍：「妳一直暗戀着我的，對不？」

露萍的臉立刻漲紅，同時不斷搖頭：「不！沒有這種事，我不喜歡男人……」

「別否認了！」高輪的臉上，忽然露出了狡猾的笑意：「實不相瞞，我這個人外表看來老老實實，其實是一個盜竊能手。」

「盜竊？你能夠盜竊些什麼東西？」

「多得很囉！」高輪借着酒意，放肆地對露萍說：「我喜歡盜竊的東西，包括女人的日記簿。」

「日記簿？」露萍一聽到這三個字，差點立刻便要昏倒過去。

過了片刻，她才一字一字地問高輪：「你……看……過……我……的……日……記……」

「不錯！妳的字跡很秀麗，但在秀麗中又頗有骨氣，妳，並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我的天！你……眞的看過我的日記簿！」

「別驚訝！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在世，本來就有很多事情，是妳和我都無法逆料的。」

「波士……對不起，我……我要走了！」

「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走？」

「是……是因爲我感到害怕。」

「妳害怕我這個盜竊賊？」

「不！我只是害怕……我會做出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但露萍沒有再說下去。

不是她不想說，而是高輪已緊緊地擁吻着她，吻得她連氣也透不過來。

對她來說，這一刻這一秒，簡直是個夢境，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境。

但這夢境偏偏成爲了事實。

高輪一反常態，熱情得連沙灘上的少年也比不上。

他竟似血氣方剛，又似是個性飢渴了很久很久的人。

她眞的害怕起來。

但這一次，和她一起深深緊貼着的，是她暗戀多年的波士——高輪！

只是，她還是不敢相信，高輪會是一個「竊賊」！

* * *

星期六，陽光滿天，天空晴朗得完全看不見一片雲。

天空晴朗，高凱的心情也和今天的天氣一樣。

他心中萬里無雲，愉快之極。

因爲「她」果然已從巴黎回來。

「她」當然是丁敏敏。

丁敏敏的髮型又改變了，她不再以「歐洲前衛女郎」的姿態出現，而是變得落落大方，她看來瀟洒而純情，高貴而不冷酷。

她的髮型，回復了最自然，也最漂亮迷人的姿態。

那是「瀑布般瀉下來的長髮」，既烏亮又自然，襯托着一些簡單但珍貴的飾物，整個人散發着女性罕有的獨特魅力。

好一個丁敏敏。

有這樣的女郎，又該有怎樣的俏男和她匹配在一起？

有！眼前就有一個。

高凱！

高凱駕駛着一輛車子，和丁敏敏會合。

丁敏敏也有車子，她駕駛的是歐洲名車，款式新穎，動力强勁，車牌號碼更是搶眼之極的「7」號！

在這「7」號之前，還有兩個英文字母，但這已很搶風頭。

高凱用的又是什麼車子？

答案很令人驚奇，連丁敏敏也意想不到。

他駕駛着的，居然是一輛有十六個輪子的巨型貨櫃車。

他對丁敏敏說：「歡迎妳進入我的心臟地帶。」

丁敏敏拇指一豎：「高二公

子，你眞有一手，難怪許多女孩子都給你迷得癡癡傻傻。」

然後，她就把車子駛入貨櫃內。

這貨櫃，並不是一般的貨櫃。

它是經過改裝的，不但有冷氣、雪櫃、電視等設備，還有一張很舒適的大床。

高凱很快就和她在這個巨大的箱子裏。

這箱子稀奇古怪，裏面有醇酒、美人、汽車、大床，還有一隻很可愛很漂亮的波斯貓。

丁敏敏愉快極了，因爲她是最喜歡波斯貓的。

「牠叫什麼名字？」丁敏敏很快就把這漂亮的波斯貓抱在懷裏。

高凱笑笑說：「牠叫敏奴，從現在開始，牠就是妳的小奴隸。」

丁敏敏「哈」一聲：「貓的性格很獨特，牠會來去自如，誰也不能奴役一隻高傲的貓。」

高凱說：「別人也許不能奴役貓，但妳卻例外。」

丁敏敏「哼」一聲：「別在我面前要花樣了，今天，我眞是大跌眼鏡，想不到你居然會是一個這樣庸俗、現實得毫不大方的男人。」

「什麼意思？」

「你把我連人帶車弄進這貨櫃內，未嘗不是有點新意，可惜卻充份表現出，你是個『色情狂的大市儈』！」丁敏敏說到這裏，伸手向那張大床一指。

高凱哈哈一笑：「妳認爲這是很低俗的手法？」

丁敏敏又是「哈」一聲：「你是個聰明的人，大概心中有數吧！」

高凱卻嘆了口氣，說：「想不到妳到了今天，還是不太瞭解我的爲人。」

「什麼意思？」

「難道妳沒感覺得出，雖然我在貨櫃裏，但這輛貨櫃車仍然繼續在行走嗎？」

「你有同黨駕車，那又有什麼稀奇！」

「同黨？」高凱苦笑着：「妳把我當作什麼人？是黑幫的首領？還是個打劫銀行的劫匪？」

「誰曉得你是幹哪種行業的。」丁敏敏撇了撇嘴，神態說不出的可愛嬌俏。

高凱卻在這時候看看手錶，說：「應該差不多到達目的地了，請妳準備把車子駛出去吧！」

半分鐘後，貨櫃車停了下來。

當丁敏敏把她的車子駛出貨櫃之後，立刻就有八個穿着白色整齊制服的搬運工人，把貨櫃裏的所有傢俬搬運出外。

那張大床，也給搬走。

高凱向丁敏敏眨了眨眼，說：「我開了一間搬運公司，又開了一間傢俬公司，今天，兩單生意湊在一起，並且由我親自指揮，負責送貨！」

丁敏敏又是拇指一豎：「好橋段！好漂亮的佈局，我若是個初出道的小妹妹，一定給你擺佈得芳心大亂，意亂情迷！」

高凱悠然地笑了笑：「最少，我並不是那些庸俗、毫不大方、甚至是色情狂的大市儈男人罷！」

丁敏敏嘿嘿一笑：「這一次，算你頗有點心思，批准你合格。」

「但接下來，我們又該有什麼節目？」

「快將黃昏了，我想到海灘看看夕陽的景色。」

＊　＊　＊

雖未黃昏，已近黃昏。

高凱駕駛着遊艇，擁抱着丁敏敏的纖腰出海。

遊艇停泊在沙灘外，斜陽映照下，海水一片金黃。

丁敏敏在金黃的陽光下，長髮輕輕隨風飄蕩，充份顯出了她那獨特迷人的美態。

沙灘上，沒有人，只有一隻野狗，悠閒地在沙灘上踱來踱去。

高凱說：「香港不少沙灘曾出現了鯊魚踪跡，還有人慘遭鯊魚所咬噬。」

「我知道，但海洋世界，本來就是屬於魚類的，鯊魚也是其中一份子。」丁敏敏嫣然一笑：「你是不是想問，我敢不敢下水游泳？」

高凱卻搖搖頭：「何必多此一問？妳的性格，我比誰都更清楚，只要妳喜歡，再冒險的事情也不在乎！」

丁敏敏情不自禁地在他頰上吻了一下。

這是很悅目的一幕，海水的世界，永遠令人有着透心清涼的感覺。

高凱在海水中追逐丁敏敏。

丁敏敏的游泳技術，十分高明，她在碧波中暢泳，來去自如，動作瀟洒極了。

但高凱也是個游泳健將，他要趕上丁敏敏，並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夜幕低垂，高凱和丁敏敏又再回到遊艇。

遊艇上，燈光柔和，樂韻也柔和。

遊艇徐徐地駛回維多利亞港，東方之珠的夜色，果然十分浪漫。

＊　＊　＊

翌日，高輪回到辦公室，還未曾坐下，顧芳婷已像旋風般直闖進來。

露萍氣急敗壞地跟在她後面，向高輪解釋：「副總裁，顧小姐……」

「我明白，這並不是妳的責

任。」不等露萍說完，高輪已爲她打圓場：「妳不必擔心，這個女人，我會應付她。」

露萍不斷點頭，然後就退出辦公室。

顧芳婷的臉色鐵青，一屁股坐下，隨即拍桌大罵：「姓高的，你在玩什麼把戲？爲什麼不讓我進入高家？」

高輪的臉色也很不好看，他沉聲說：「顧小姐，若說到玩把戲的本領，恐怕我遠遠不是妳的敵手，妳自己做過什麼事，應該心中有數吧！」

「我當然心中有數！」

顧芳婷當然是心中有數的，但在這個時候，她絕不能在高輪面前示弱，反而要咄咄逼人，不能讓高輪把自己壓倒。

事實上，高輪的確是很迷戀顧芳婷的。

「妳是個騙子，妳根本沒有把我當作是妳自己的男人。」高輪氣憤地說：「找妳的音樂師去罷！他比我年輕！」

顧芳婷聽到這裏，當然知道自己和艾保力之間的私情，已被高輪查出，但她仍然不能軟弱下來。

她知道，將來自己在高家的地位怎樣，就全看今天自己能否扭轉乾坤，把高輪這個億萬富豪的大公子重新俘虜過來。

她深深吸一口氣，才說：「我承認，我和那個鋼琴師有過一段很纏綿的日子，但那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難道你竟對我如此苛求，要我既往的歷史完全清白，一塵不染才合乎你們高家男人所訂下來的標準嗎？」

高輪嘆一口氣：「芳婷，妳別再自欺欺人了，妳和那個男人的會晤，只是這兩三天之內的事情！」

「就算我見過他，也不能就此証實些什麼事情，我又不是個小女孩，我已完全成長，而且……」顧芳婷說到這裏，居然「悲從中來」，突然放聲大哭：「而且我已懷了身孕，那是你的孩子。」

顧芳婷越哭越是凄厲，不到一分鐘，已變成了一個楚楚可憐的淚人兒。

高輪凝視着她，眼神似是一片迷惘。

他是不是心軟了？

女人的法寶，不離一哭二鬧三上吊，顧芳婷這一招是否可奏奇效？

＊　＊　＊

高輪沒有心軟。

因爲顧芳婷雖然俏麗迷人，但這女人的確很靠不住，她是一條狐狸精。

高輪不相信，她腹中塊肉，會是自己的骨肉，他甚至懷疑，這個女人是否眞的懷了身孕。

除此之外，高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必須把顧芳婷這個女人摒諸門外。

他已愛上露萍！

而且，他已下了決定，要和露萍結婚。

因此，顧芳婷這一次闖入他的辦公室，就算把一哭二鬧三上吊三大法寶完全使出來，結果還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次的見面，不歡而散。

顧芳婷最後竟然是給公司護衛人員押離出去的。

＊　＊　＊

又是深夜，但在片場裏，卻是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聶大導一面狂抽雪茄，一面冷眼旁觀，看着心神不快的顧芳婷。

今夜這一場戲，拍的是「羣妖大戰瑤池仙女」，顧芳婷是女主角，扮演的角色當然是仙女。

但她好像無精打采，一張臉愁雲滿佈似的，說她像個吧女還差不多，距離「仙女」二字，相差遠矣。

顧芳婷近幾個月以來，大量減產，近期更完全不接通告。

很多人都說：「婷姐當然不用再拍戲啦，她快要成爲高家的大少奶，何必再辛辛苦苦繼續拍戲。」

這並不是謠傳，而是事實。

但這「事實」又已有了變化。

聶大導演忍不住上前，問：「婷姐，有什麼心事？」

顧芳婷抽了一口烟，搖搖頭：「敬哥，我沒事，你放心吧！」

聶大導演嘆了口氣，說：「是我一手帶妳入行的，難道妳的性格怎樣，我還不清楚嗎？」

「你若眞的很清楚我的性格，最好就不要再來煩我。」

聶大導演把雪茄拋掉，不再說話。

＊　＊　＊

「CUT！」

「CUT！」

「CUT！」

連續幾十個鏡頭，顧芳婷的表現都是大失常態。

聶大導演沒有發脾氣，但其他工作人員、配角演員以至茄喱菲臨時演員，都大爲抱怨。

「今天到此爲止。」聶大導演下令收工。

已快將天亮，顧芳婷的車子卻壞了，開不動。

聶大導演說：「婷姐，讓我送妳一程吧！」

顧芳婷搖搖頭：「不必了，我會叫的士。」

聶大導演皺了皺眉：「妳有什麼心事，不妨對我直說，也許我會有辦法爲妳解決。」

顧芳婷仍然在搖頭：「不必

了，謝謝你的好意。」

聶大導演無奈，只好先行駕駛着汽車回家。

顧芳婷在片場外，沒精打采地在溜躂着，她很生氣，很想找個人，或者是找些刺激的事情發洩發洩，可是苦無對象。

忽然間，一架小型巴士風馳電掣地從她後面直馳過來。

顧芳婷感到不對勁，正要逃避，已經遲了。

以下的情況，就和許多電影上擄人事件如出一轍。

輕型小巴在她身邊停下，不到兩秒便有兩個蒙住了面的彪形大漢衝了出來。

「賊女人，別作聲，否則一刀刺穿妳的心臟！」

「快上車！」

在兩個蒙面大漢的利刀指嚇下，顧芳婷根本沒有選擇餘地，只好乖乖的登上了車子。

* * *

輕型小巴內，除了兩個蒙面大漢和駕駛車子的司機之外，還有一個頭髮蓬鬆，模樣猙獰的男人。

這男人大約三十五歲，身上的肌肉像是鋼鐵一般，黝黑中閃爍着油光，一望而知不是善男信女。

顧芳婷的臉色，本來就很不好看，到了這時候，更是花容失色。

「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把我拉上車？難道在你們眼中，完全沒有法律的存在嗎？」顧芳婷大聲叫罵，希望可以引起車子外面途人的注意，最好當然是驚動了警察，那就有可能逃出險境。

但那個模樣猙獰的男人，卻什麼也不說，只是動作快速地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褲子鞋襪，脫得乾乾淨淨。

顧芳婷傻住了。

她從來未曾見過那樣的一個男人。

顧芳婷立刻張開嘴巴，去咬那人的手。

但這一隻手縮得極快，她換回來的是一記沉重無比的耳光。

這一記耳光，把她打得連頭也歪了，左半邊面頰立刻腫起一大塊。

另一個蒙面大漢怪叫着：「你瘋了嗎？她是大明星呀！」

那個面貌猙獰的男人，在脫掉自己身上衣服之後，便開始用刀片割碎顧芳婷的衣衫。

「先生，求你行行好，放了我吧！你們要多少錢，我……我一定可以滿足你們的。」顧芳婷唯有希望用金錢來抵消這一場災劫。

「很好！凡事都總有個價錢。」面貌猙獰的男人說：「我們要三千萬元，妳身上有沒有？我們要現金。」

「這……怎可能？」

「那就不要多費唇舌了，讓妳嚐嚐我的威力吧！」

那個男人來眞的。

他來勢洶洶，絕不憐香惜玉。

顧芳婷後悔了，她後悔沒有乘坐聶大導演的汽車。

但一切都已太遲。

這一天晨曦，她給一個神秘的男人强姦。

事後，顧芳婷給拋棄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總算這幾個强姦犯還有點良心，把一套殘舊的男裝衣服送給她，不致於赤身露體在街頭出醜。

但這已經是極嚴重的創傷。

尤其是在心靈方面，顧芳婷簡直不曉得該當如何自處。

* * *

廿四小時過去了。

顧芳婷在家裏，足足廿四小時躺在床上動也不動。

她看來簡直像個死人。

但她的腦部，是不停地在思索着的。

她在思索着一個問題：「是誰指使這幾個畜生强姦我？」

她不相信這是「突發事件」。

她深信，這是有組織的陰謀。

她深信，有仇人要陷害自己。

她在影圈中打滾多年，結下不少仇怨，雖然有些表面上經已擺平，但骨子裏仍然波濤洶湧，彼此互相暗中勾心鬥角。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她是一個炙手可熱，紅得發紫的大明星，爲了利益衝突，很難可以完全做到面面俱圓的地步。

正是順得哥情失嫂意，這種爲難之處，決非局外人所能體會。

尤其是在最近兩年，電影圈的形勢比以前更爲複雜，只要稍一不愼，隨時都會惹來無妄之災。

可是，顧芳婷在床上思索了二十四小時，她的結論卻是：此事與影圈中人無關。

「這是高輪的傑作！」顧芳婷很肯定地告訴自己。

「是他！是他！一定是他！」顧芳婷在寢室裏突然大發脾氣，把房子裏所有東西都摔個稀巴爛。

「除了他！不可能會是別人，絕不可能會是別人。」顧芳婷咬破了嘴唇，整個人陷入了瘋狂的境界。

這件强姦案的主謀，是否眞的一如顧芳婷心中所肯定的人物——高輪？

* * *

又過了三天的晚上，在一間大型夜總會裏，來了一個稀客——顧芳婷。

她在傻强的帶領下，在VIP房裏會見笠原。

笠原並不是日本人，他也並不姓笠名原。

笠原，似乎是他的名字，又似乎是他的綽號。

但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笠原是個怎樣的人。

笠原，四十歲，唇上有小髭子，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笑起來的時候像隻正在啄食腐肉的食屍鷹。

顧芳婷曾發誓永遠不見這個人。

他是顧芳婷的第一個男人。

他奪取她貞操的那一夜，天氣十分惡劣，雷電交加，狂風不斷在窗外勁吹。

這情景，和許多粵語殘片的類似情節，如出一轍。

笠原是調情高手，對付少女的技巧尤其出色。

但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

當他看見顧芳婷的時候，他已喝了兩瓶XO。

最近以來，笠原每晚都酗酒，兩三瓶XO，對他來說，還只不過是「熱身」。

「啊！什麼風竟把影后吹到這裏來呀……請坐！請坐！別客氣，就坐在我的膝上好嗎？」

「笠原哥，你還是像以前那麼風趣。」

「風趣？」笠原大笑：「我已四十歲啦，風流風流快活快活，那是不妨的，那些風趣的事情，就留待乳臭未乾的小子們去表演幽默劇吧！」

他一面說，一面把顧芳婷拉了過來。

在笠原身邊的幾個保鏢和舞小姐都爲之愕然，他們顯然有點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名鼎鼎的顧芳婷，怎會跑到這裏來，而且好像和笠原十分相熟。

但影圈中怪事層出不窮，似乎又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笠原是個老江湖，雖然已喝下了不少酒，但他心中有數，知道顧芳婷這一次來找自己，必然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但不管她是爲了什麼事情而來，總是一件好事。

「來，爲我們的友誼乾一杯！」

笠原把一杯XO斟給顧芳婷。

顧芳婷也很爽快，一下子便把酒喝掉。

「好！不愧是銀幕上的超級偶像。」笠原大力鼓掌。

其他人也鼓掌。

但當那些保鏢和舞小姐鼓掌後，笠原卻毫不假以顏色地喝道：「夠了！夠了！顧小姐來找我，當然是有重要事情和我詳談，你們快出去，一個也不准留下。」

其中一個紅得發紫的小姐曼妮心有不甘，還想撒嬌纏着笠原。

但笠原卻老實不客氣地給了她一記耳光，又喝叫着：「去妳媽的，我的命令，誰敢當作是放屁！」

曼妮吃了大虧，再也不敢留下來，也不敢再說一個字，掩着臉狼狽地走了。

房中很快就只賸下了笠原和顧芳婷兩人。

笠原立刻一手摟住她的纖腰，笑吟吟地說：「婷姐，就算妳貪新忘舊，也應該探訪一下我這個舊情人嘛，我早就看出，妳並非池中之物，現在不是紅透半邊天，威震影壇炙手可熱嗎！」

「笠原哥，我的處境，你是應該明白的。」

「我明白，怎會不明白？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而且，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價錢。」

顧芳婷輕輕把他的手推開：「讓我爲你斟一杯酒好嗎？」

笠原卻搖頭：「不！妳來了，我就不想再喝酒。」

顧芳婷抽了一口涼氣：「笠原哥，我這一次來，是有事情跟你商量的。」

「這個當然。」笠原笑嘻嘻地說：「要是天下太平，妳又怎會記得我這個初戀情人？」

顧芳婷心中大罵：「卑鄙！」但臉上卻笑意盈盈：「你別寃枉好人，我現在不是來看你嗎？」

笠原哈哈一笑：「妳來看我，我也很想看看妳，老實說，自從和妳分手之後，我經常都想念着妳。」

「笠原哥，妳眞會說笑。」

「我是說眞心話。」

「笠原哥，這裏談話不太方便，可以換個地方慢慢再談嗎？」

「當然可以，我最近買了一輛舒適的轎車，才三百多萬，我們遊車河去。」

* * *

笠原是個流氓，由小流氓變成大流氓，然後又再由大流氓變成一個大亨，甚至是超級大亨。

他不喜歡別人提及他的過去，所以，他儘量掩飾自己的過去。

「芳婷，妳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妳放心，我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笠原哥，我們都不是無知少年了，希望你尊重自己的江湖地位，說過了的話，別輕易地忘記。」

「這個還用妳來提點嗎？」笠原一拍胸膛：「我說的話，向來說一不二，說二不三，決不會不三不四，不倫不類。」一面說，一面緊緊擁抱着顧芳婷。

顧芳婷依偎在他懷中，忽然抽

抽噎噎地飲泣起來：「我是個苦命的女人，你若不爲我主持公道，我變作厲鬼也不饒你。」

「胡說！有我在，誰敢欺負妳！」

「這幾天以來，我就已經給人欺負得夠慘了。」

「呸！」這只怪妳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要是妳早早泊在我這個碼頭，又有誰斗膽碰妳一根汗毛！」

「喲，笠原哥，你也知道，吃我們這一行飯的人，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往往連續要拍好幾組戲，那裏有什麼私人的時間。」

「不必解釋了，我是個明白人，妳也一樣，對不？」笠原的聲音越來越嘶啞，雙手卻越來越不規矩。

這一切，早已在顧芳婷意料之中。

笠原是個永不吃虧的江湖人，今次有求於他，又怎會不向她乘機飛擒大咬？

但顧芳婷已把整個人豁了出去。

她的心態是：「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穢！反正已給人强姦過，就算再吃虧，也不在乎！」

但她今次吃虧，是有條件的。

她的條件，就是要笠原爲自己查出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還要他爲自己出一口氣。

* * *

凌晨兩點，湯比利和一大羣酒肉朋友，由火窩館裡走了出來。

今晚，湯比利喝了不少酒，但頭腦尚算清醒。

他對這些朋友說：「今夜到此爲止，改天見。」

然後，他就獨自前往停車場。

當他來到停車場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跑車，已不再是一輛跑車，而是一堆廢鐵。

他又驚又怒，怒氣衝衝找停車場的管理員。

但他還沒有找到管理員，已給四個大漢攔住去路。

湯比利心知不妙，不等這四個大漢有所行動，立刻掉頭拔脚便跑。

他在唸中學的時候，是個田徑好手，更尤其擅長短跑。

但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

這一晚，他才奔跑了二十米，已給後面的人趕上。

湯比利只好揮拳，希望可以突圍而出。

但他的拳頭只是揮出了一半，別人的拳頭已像雨點般打在他的臉上。

半小時後，湯比利已給這四個大漢帶到一座大厦的天台上。

天台上還有人。

最少有三十個男人，全都穿西裝，結領帶，每一張臉都冷冰冰，不帶絲毫表情。

沒有表情的表情，其實也是一種表情。

一種很可怕的表情。

這三十個男人，只有一個人在說話。

這人的說話，聽來也是冷冰冰的。

他說：「湯比利先生，我叫笠原，我的名字，很吃得開，最少可以把你整個人一口吃掉。」

湯比利驚呆住了，他可沒有想到，要對付自己的人，竟然會是鼎鼎大名的笠原。

「我聽過你的大名，久仰閣下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但你我河水不犯井水。」

「本來是的，但現在卻有一筆帳，非要跟你算清楚不可。」

「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我的手足，查出了一件事：你曾經跟踪過顧小姐，而且還偸拍了她一些照片，令她遭受到鉅大的損失。」

「這恐怕只是一場誤會。」

「誤會！好一個誤會。」笠原冷冷一笑：「這樣說來，是我錯怪好人了。」

「不敢！」

「既然你是無辜的，你走吧！」

笠原指着右手道：「你由這裏走，很快就可以截到的士。」

他的右手邊，就是天台的邊緣。

邊緣過後，就是二十層樓以外的空間。

湯比利大吃一驚，正要求饒，整個人已給兩條大漢抱起，然後向天台邊緣以外用力一拋。

湯比利立刻成爲了空中飛人。

下面有的士。

但當他「砰」然跌落在地上之際，的士已駛離。

* * *

下午三點，天色良好。

在一艘遊艇上，高輪正在和露萍享受着愉快的日光浴。

露萍穿着三點式泳衣，剪了一個短髮，她的身材居然不比顧芳婷遜色。

駕駛遊艇的是積臣——高家的老牌司機。

積臣不但駕駛汽車出色，駕駛遊艇的技術也不錯。

高輪穿着泳褲，摟着露萍的纖腰，離島海景風景固然美麗，但她的身段更是迷人。

遊艇一直向東面駛，海風迎面而來，舒暢極了。

高輪忽然把露萍拉入船艙。

露萍的臉紅了起來：「波士，你怎麼啦？」

高輪捧着她的臉，不讓她說話。

他狂吻她。

好不容易，露萍才能迸出一句話：「積臣在上面，你別亂來。」

「積臣？他只不過是我家裏的一個司機，我的事，幾時輪得着他來管！」

「喲，發起大少爺脾氣來了。」

「唉！妳這個人眞是……妳根本就不瞭解我，更不瞭解積臣。」

「積臣？」露萍抿嘴一笑：「他快將六十歲了吧！我的確不怎麼瞭解他。」

「我們高家上上下下，除了我是個正人君子之外……」高輪還沒有說完，露萍已笑得連腰也彎了下來。

海面很平靜。

高輪和露萍也恢復了平靜。

露萍的臉龐，散發着滿足的神采。

求助黑道　結下樑子

在「金幕廬」高一寶不斷地在狂抽雪茄。

每當他心煩意亂的時候，這位億萬富豪就會這樣。

他在等一個人——高凱。

高凱終於來了，他還沒有坐下，高一寶就把雪茄重重捺熄（這也是他心煩意亂的小動作，凡是熟悉他的人都一定知道。）。

高凱是他的兒子，當然很清楚。

「老爸，什麼事這樣煩燥？」

「你派出去調查顧芳婷的那個流氓，已給人由大厦天台拋落大街，當場畢命。」

「他是我的朋友湯比利！」

「朋友！你竟把這種人當作朋友！」高一寶咆哮起來。

高凱聳了聳肩：「老爸，任何人都可以是我的朋友，縱使他是個流氓。」

高一寶絕不同意：「不！你可以利用他爲你做事，但決不可以和這種人做朋友。」

高凱並不妥協：「老爸！你也是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人，難道你以前的一些朋友，甚至是現在仍然經常在哥爾夫球場碰面的兄弟，他們之中，眞的沒有流氓、黑社會份子嗎？」

高一寶愕然。

他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然會這樣批評自己。

但高凱說的，全屬事實。

高一寶愕然半晌之後，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孩子，別把上一代的事情和自己比較，在我那個年代，許多事情都是無可選擇的。」

高凱也嘆一口氣：「老爸，你放心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我會很珍惜自己的前途，決不會亂來。」

「這樣便好……但湯比利的事，你一定要小心處理，別讓自己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我明白。」

「還有，顧芳婷這個女人，在上個周末，給一羣不明來歷的人强姦。」

「我知道，而且已在密切調查中。」

「怎麼？你做了私家偵探嗎？」

「也許會的，但目前還未曾找到適合的辦公室。」

高一寶不禁大笑起來。

* * *

晚上，燭光柔和。

燭光晚餐的情調，很令人陶醉。

但對丁敏敏來說，這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

無論她在香港也好，在巴黎也好，都有不少男士邀請她共進燭光晚餐。

見怪不怪，這些一般少女認爲很浪漫的事情，她早已無動於衷。

可是，今晚的燭光晚餐，卻又截然不同。

因爲佈置這一個燭光晚餐的人，是高凱。

高凱是個很特別的人，他今晚佈置的燭光晚餐，更加特別。

晚餐的地點，並不在室內，而是在星光漫天，浪潮澎湃的沙灘上。

但最特別的，是這一個沙灘，佈滿了人。

沙灘佈滿了人，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在炎夏泳季，這種情形普通得很。

但現在，已是深秋，而且還是深夜。

這沙灘，在這個季節，這種時候，根本不會有人來。

但今晚例外。

沙灘上，有十幾個小丑在表演。

和這十幾個小丑一起表演的，有活潑的猴子，可愛的小狗，還有一羣漂亮的少女。

但這只是其中一角。

在沙灘的另一邊，有樂隊在演奏，其中居然有一個管弦樂團，團員凡三十餘人。

在丁敏敏的背後，有幾個造詣一流的埃及肚皮舞孃，把肚皮舞的迷人舞姿發揮得淋漓盡致。

此外，有三位分別來自巴黎、意大利和德國的大廚師，親自炮製各種佳餚美食，放在桌上的一瓶紅酒，價值三萬五千元。

還有，在海面之上，兩個浮台

都經過悉心佈置，一個擺放着三十六種名貴的鮮花，另一個擺放着一張書桌，桌上有一封信。

雖然是在深夜，但大量的照明設備，把這海灘照亮得如同白晝。

在沙灘後面，是一列西班牙式的別墅，在這些別墅的外面，全都掛滿了霓虹燈，在霓虹燈的影照下，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一幅粉紅色的牌匾，上面寫着一行大字：「歡迎丁敏敏小姐。」

而在高凱背後的，卻是一座名貴的鋼琴。

在鋼琴上，有一隻來自蘇州的巨型鸚鵡。

這些佈置，簡直是超級誇張，唯獨是高二公子有這個能力玩得起。

這一切的一切，全都只是爲了一個可愛的俏女郎——丁敏敏！

高凱忽然雅興大發，轉身坐在鋼琴面前，彈出一首古老的情歌——YESTERDAY！

此曲旋律優雅，彈奏不難，但要彈出韻味，奏出感情，卻不容易。

但在高凱修長的十根指下，這一曲的韻味，表達無遺，更能奏出豐富的感情，令人聽來，有着蕩氣廻腸的感覺。

一曲既罷，丁敏敏由衷地讚美、鼓掌。

是那十幾個模樣滑稽，動作惹笑的小丑，陪她一起用力地鼓掌！

其中有兩名小丑，更在鼓掌之餘，不斷表演魔術，霎時間，沙灘上兔子亂跑，白鴿齊飛，好不熱鬧。

高凱微笑着道謝，然後爲丁敏敏斟酒。

醇酒、美人、海灘和私人派對……

這一切都顯示出，高凱是個實力驕人的公子哥兒。

要是一般的女孩子，在他這種龐大的攻勢之下，早已芳心暗許，全面投降。

但丁敏敏並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也曾見識過許多大場面，其中包括在巴黎的一個豪華派對裏，有一個歐洲的貴族後裔，把一顆五十克拉的巨型鑽石，和整座古堡的地契交給她，只要她願意和對方訂婚，這些價值超過五億法郎的財富，便成爲她個人的私有財產。

但那個超級富豪的貴族後裔，什麼也沒有得到，只能和丁敏敏跳了半隻舞。

這一隻舞也沒有跳完，丁敏敏就離開了他的懷抱。

＊　＊　＊

浪漫的沙灘，熱鬧的派對，一切全爲了丁敏敏。

丁敏敏知道，在那浮台上，有一封信。

但高凱會用什麼方法，把她送到浮台去看那封信呢？答案是：用直昇機！

高凱拖着丁敏敏的手，和她一起登上直昇機，然後直昇機飛到浮台的上空，再用吊梯把高凱吊了下去。

那一封信，是給一塊黃金壓着的。

高凱把黃金拋入海中，只是把信帶上直昇機，讓丁敏敏看這封信。

「把黃金拋入海裏，這是愚昧的行爲。」丁敏敏批評高凱，「你這樣做，根本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高凱笑了笑：「但這是一個比賽呀！」

「比賽？什麼比賽？」

「尋金比賽！」高凱伸手向下一指，丁敏敏俯首一望，看見浮台下的海底突然燈光大亮。

丁敏敏呆住了：「你在這海底裏拍攝科幻電影嗎？」

高凱哈哈一笑：「我若投資電影事業，妳一定會是創業作品的女主角！」

只見浮台下的燈光閃爍，丁敏敏嘆了口氣，說：「有多少人在海底裏尋金？」

「不多，決不會超過一百人。」

「好龐大的海底搜索隊伍，但那一塊黃金，值得上多少錢？」

「美金三百萬！」

「我不相信！價值三百萬美金的黃金，你根本拿不起來！」

「那塊黃金的本身，當然不值這個數目，但獎金卻是三百萬美金，一塊錢也不會缺少！」

「你瘋了？」

「不，我沒有瘋，付出這三百萬美金的，也不是我，而是我的一個世叔伯。」

「是誰這麼大手筆？」

「姚東瑜，衆所周知的億萬鉅富，也是著名的大慈善家。」

「難道這一個海底尋金的遊戲，也是個慈善比賽不成？」

「你說對了，總共有好幾十個代表着不同慈善機關的潛泳好手，參加代表的慈善機關，就可以得到三百萬美金的捐款，但其他代表，也可以爲他們的慈善機構得到三十萬美元的捐款。」

「姚東瑜！果然不愧是慈善名人，好大的手筆！」

「姚世伯不但大力捐助慈善機構，也大力支持我向妳展開熱烈的追求！」高凱在直昇機上，熱情地擁抱着丁敏敏。

丁敏敏悠悠一笑，兩人在機艙內熱烈擁吻……

＊　＊　＊

五分鐘後，直昇機在一個游泳池裏降落下來。

這是一個特別寬闊的私人游泳池，但池中並沒有水，所以直昇機很容易就在這游泳池中降落。

高凱抱着丁敏敏離開直昇機。

「這是我的別墅，上個星期才裝修完畢，而且，妳是這間別墅的第一個客人。」高凱說。

高凱的別墅，當然氣派不凡。

丁敏敏眨了眨眼，問：「爲什麼不邀請其他客人到這裏來？」

高凱聳肩一笑：「我喜歡清靜！」

丁敏敏嘿嘿一笑：「原來如此！」

別墅的面積很大，單是花園就已佔地三萬呎以上。

高凱居然抱着丁敏敏，一直步行穿過這座花園。

丁敏敏輕輕咬了他一口：「你不累？」

高凱柔聲說：「抱着妳這樣的可人兒，只會越抱越精神，又怎會累？」

丁敏敏「哈」的一聲：「但這樣抱下去，總會消耗你的體能啊！」

「妳忽然關心起我的體力問題，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丁敏敏說：「今晚，你費了很大的心思，來招待我這位女賓客，堪稱花樣百出，難道會毫無目的嗎？」

「目的當然是有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很正常的事。」

「你倒算坦白。」

「最狡猾的人，經常會向別人展示出坦白的態度。」高凱笑吟吟地說。

「你不認爲自己是個正人君子，那也是坦白的另一種形式？」

高凱已把丁敏敏抱入客廳。客廳很豪華，最少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

高凱輕輕地把丁敏敏放在一具鋼琴上。

他的左手，撫摸着丁敏敏柔軟而豐滿的胴體，右手卻在彈琴。琴聲叮咚，他只用一隻手來彈奏，居然也很有樂韻的味道。

丁敏敏仰視着高凱。

無論怎樣看，高凱都是一個很英俊、很迷死女孩子的男人。

高凱吻她。

「我不理睬你啦，再見！」丁敏敏冷冷一笑，便要離去！

但高凱不讓她離去，他說：「妳若就此捨我而去，實在是美中不足，而且，這種『不足』是雙方面的。」

「嘎！你這個公子哥兒，越來越不像話了！」丁敏敏給他逗得笑了起來，粉拳如雨地打在高凱的身上。

高凱大笑：「不要再打了，我已經是妳的奴隸，若然把奴隸打壞了，又有誰能好好服侍妳這個女皇！」

丁敏敏笑了，笑得令人心醉心動、心跳……

高凱的確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很出色。

＊　＊　＊

在一間二三流的卡拉OK夜總會裏，波比正在引吭高歌，但他只是唱了一半，就不再唱下去，因爲有人向他招手。

向他招手的是一個戴着墨鏡的中年人。

波比心想：「這裏已經是黑沉沉的，這傢伙還戴着墨鏡，眞是黑上加黑！」

但波比很快就知道，最「黑」的還是他自己。

因爲他一走出房間，就已給兩個大漢一左一右挾持着：「請到外面去，我們的老大有話要跟你說！」

波比想掙脫，但才動了一下，兩個大漢已拳如雨下，把他打得連眼淚也迸流出來！

兩分鐘後，波比在兩個大漢挾持下，在後樓梯角看見了他們的「老大」。那是一個大胖子，笑容可親，但手裏卻有一把手槍。

槍管突然伸前，直指着波比的前額！

「你叫波比，是笠原先生手下的猛將，對不？」

波比心中暗呼不妙，本來，他還要向對方表明說自己是笠原的人，希望對方會有所顧忌，立刻把自己釋放。

但這大胖子分明早已知道自己的底細，仍然毫不客氣用手槍直指過來。

波比只好低聲下氣地說：「我的確叫波比，也是跟着笠原先生做事，但卻不是什麼猛將，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罷了。」

大胖子悠然一笑：「你很謙遜，可惜這種謙遜，在我眼中看來，只是一種虛僞的表現！」

大胖子在微笑中，突然用槍管插向波比的臉頰！

重重的一插！

波比慘叫一聲，右邊臉頰上已給槍管插得爆開了一個血洞，大量鮮血直湧出來。

大胖子用一條雪白的手帕，把槍管上的血漬抹乾，胖胖的臉龐上仍然笑容可掬，和和氣氣的樣子。

「波比先生，請你注意這一點：我喜歡聽老實人說話，無論你是

我的朋友也好，是我的敵人也好，只要是面對面和我講話，都要老老實實，免傷和氣，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波比吃了大虧，雖然心中十分憤怒，但嘴裏只得說：「我明白……我會老老實實說話……」

「很好！在三天前的一個晚上，湯比利給你和另外一個叫細蛇的傢伙，由二十樓的天台抛入街中，對不？」

「你……你怎會知道得這樣詳細？」

「嘿嘿！那天晚上，你們用幾十人去對付手無寸鐵的湯比利，人數當然是挺夠嚇人了，但其中當然會有我的臥底在內！」

「我……我和細蛇都只是奉命行事。」

「當然只是奉命行事，難道你還可以在笠原的組織裏發號施令嗎？」

「你明白就好了！」

「我明白！當然都很明白！」大胖子微笑着，說：「但我明白，笠原要對付湯比利，爲什麼不在事前告訴我一聲？就算他犯了什麼瀰天大罪，也不致於要把他變成空中飛人罷？」

波比苦着臉：「你說得很對，但即使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大哥要我這樣做，我還可以說半個不字嗎？」

大胖子想了想：「你這樣說，也不無道理。可是，湯比利是我們的人，他無緣無故給你抛落街，要是就這樣把你釋放，叫我以後怎樣面對所有手足兄弟？」

波比連忙求情：「只要是明白事理的人，都會體諒我的處境。」

大胖子搖搖頭：「很可惜，我並不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接着，槍聲一響，波比的額頭穿了一個洞。

他並不想死，大胖子也在臨走的時候對他說：「你放心，我是不會開第二槍的。」

但波比放心也好，不放心也好，這一槍已要了他的命！

* * *

深夜，笠原已喝了三瓶XO。

今晚，他的心情並不好，因爲他找不到顧芳婷。

沒有人知道她去了什麼地方，笠原撥她的手提電話號碼，但一直都打不通。

顧芳婷究竟在什麼地方？

答案是：她在艾保力的住所裏，和艾保力在跳舞。

在悠揚的樂韻下，他倆跳的是慢三步。

艾保力有着極迷人的笑容，這正是顧芳婷一直都很迷戀他的原因。

兩人的舞步越跳越慢，但身子卻越貼越緊。

艾保力看着顧芳婷美麗動人的體態，還有她那張艷麗得令人心跳的臉——他微微一笑。

她的舞姿很好看。

她的臀部很豐滿，豐滿而不過份誇張。

她的腰肢和修長的大腿，配得極其出色。

當她擺動身體時，她搖搖擺擺的姿態，充份顯現出她是一個超級的性感尤物。

果然是一等一的大明星，絕非庸脂俗粉可以比擬的美女。

「芳婷，妳今天很性感！」

「就只是今天！那麼，以前的我又是個怎樣的女人？」

「以前，我是個糊塗蟲，不識貨！」

「你是誰，你越來越有審美的眼光了！」

「可能是的……」

但忽然間，有人按門鈴。

艾保力不耐煩地開門，只見鐵閘外來了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

「我叫銀玉姐，顧芳婷是我的契女(義女)，先生，我可以進來嗎？」這個女人說。

艾保力望了她兩眼，才放她進入屋內。

顧芳婷抽着一口香烟，走出客廳笑笑說：「契媽，今天什麼風把妳吹到這裏來？」

銀玉姐眨了眨眼：「亞婷，我找得妳好辛苦啊！」

顧芳婷的眼睛一溜：「契媽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妳找我有什麼貴幹？」

銀玉姐睨視了艾保力一眼，半晌才說：「笠原大哥到處找妳，還大發脾氣哪！」

艾保力冷冷一笑：「什麼笠原大哥，他是什麼人？」

銀玉姐又再向他瞥了一眼，回頭卻只是對顧芳婷說：「笠原大哥是什麼人，別人就算不清楚，妳是應該很明白的，再說，是妳有求於人在先，並不是他惹妳挑起火頭……」

艾保力的臉色一沉，衝前握住顧芳婷的手腕：「妳找那個人，究竟有什麼事？」

銀玉姐用力推開他：「鋼琴仔，你別插手理這件事，憑你的斤兩，還不配給笠原大哥擦皮鞋！」

艾保力雖然高高瘦瘦，平時看起來斯斯文文的樣子，但他一發起狠勁，可也絕不簡單。

銀玉姐用力推開他，但他只是退開半步，突然連消帶打，把銀玉姐整個人推向牆邊。

「八婆！妳快給我滾！」

「你……你竟敢罵我是八婆？」

銀玉姐也發起狠勁了，若論潑婦功力，也絕對不差。

還是顧芳婷居中調解，她掩着艾保力的嘴巴，說：「力，這件事，我以後會向你解釋……但現在，我必須和契媽離去！」

「妳要跟着這個女人，去見那個笠原大哥？」

「沒錯，但你放心，不會有事的！」

「芳婷……」

顧芳婷歉意地向他一笑，艾保力不再說話了。

因爲他自己也是個在江湖上混飯吃的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又還有什麼好說的。

* * *

笠原不再喝酒，現在，他喝的是醋！

酸薑豬手保醋。

在他的別墅裏，沒有人敢向他問半句多餘的話。

在這裏，永遠只有他問人，別人絕不可隨便向他說話，否則，後果堪虞！

笠原睡了一覺，醒來之後，已是下午三點。

沒有人敢驚動他。

等到他醒過來之後，才有人向他報告：「波比額頭上中了一槍。」

波比是笠原的手下，笠原很看得起他。

但竟有人敢一槍把波比殺了！

「查出是什麼人幹的沒有？」笠原問。

「很可能是老朱。」

「朱大胖子？」笠原的瞳孔倏地收縮，瞇成一線。

「沒錯，只有老朱，才敢動波比！他明知道波比是我們的人！」

笠原冷冷一笑：「這樣說，是我們的招牌不夠紥實，不夠明亮了？」

也就在這時候，銀玉姐已帶着顧芳婷回來。

笠原立刻問顧芳婷：「爲了妳的事，已攪得天翻地覆，但妳卻不見了，他媽的，妳把我當作什麼人？是個羊牯嗎？」

顧芳婷閉上雙眼，說：「我知道，是我不對！你要懲罰我，隨便出手吧！」

「妳別得意，也別惹我大發狠勁，我對付叛徒，絕不心軟，更不手軟！」笠原突然打了一個耳光，但這個耳光並不是打向顧芳婷，而是打在銀玉姐的臉上。

顧芳婷叫道：「你爲什麼打她？要打，便打我！」

笠原氣呼呼地，揮手大叫：「我要打誰便打誰！誰都管不着！妳的事，我既然已插上了手，就決不會半途而廢，妳放心，我一定會把强姦妳的雜種抓出來，當着妳的面前把他閹掉！」

笠原的心情很壞！

但他無論心情差到什麼地步，他都不會毆打顧芳婷！

不爲什麼，只因爲她是顧芳婷！

* * *

一連三天，高凱都在陪着丁敏敏。

丁敏敏是美人中的美人，高凱和她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享受。

但今天，丁敏敏對他說：「我要回巴黎，短期內不會回來。」

「理由呢？」

「你的條件太好了，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在你四十歲之前，把你牢牢地縛住，就連我都不能。」

「妳並不像這種缺乏自信的女孩子！」

「錯了，我就是因爲自信心太强，才會和你分手，」丁敏敏灑脫地一笑，「你的條件太好，我的條件也不比你差，你會享受人生，我又何嘗不能！」

「巴黎，是個很浪漫的地方。」

「三十年前，也許是的，今天的巴黎，也許和東京、香港一樣，現實而冷酷。」

「我……我還以爲，我們有可能結婚哩！」高凱傷感地說。

「結婚？」丁敏敏依偎在他懷中，膩聲說：「何必自欺欺人，你大哥會結婚，但你一定不會，最少十年內絕不可能考慮這種事！」

高凱無言以對！

丁敏敏實在是太瞭解他了。

她又笑了笑：「不管怎樣，我很感謝你一直對我這麼好，但請記住這一句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你明白嗎？」

高凱點頭，表示明白。

「讓我們在彼此的腦海中，留下對方最美好的印象吧！」她臨走前，對高凱這樣說。

丁敏敏，果然是不同凡響的丁敏敏。

* * *

大清早，熊抱王還在熟睡之中，但已給一陣可怕的斷殺聲驚醒。

熊抱王，就是那個一槍幹掉波比的大胖子。

昨晚，他在一間痲雀聯誼會裏，和三個黑道上的老叔父人物打牌，打到凌晨三點半才散局。

由於他太疲倦了，所以沒有離去，就在這聯誼會的房子裏休息。

但他睡了三四個小時，就已給外面傳來陣陣可怕的斷殺聲驚醒。

他立刻拔出了手槍，但手槍竟然變了，變成了一支玩具水槍！

他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直到這時候，他才發現房子裏還有另外一個人。

一個身材矮小，但卻滿臉兇悍之色的男人。

熊抱王喝道：「你是誰？」

這矮小的男人冷冷一笑，突然一拳就打在他的鼻子上！

這一拳極快！極兇猛！只是一拳，就把熊抱王打得向後倒飛，一直撞向牆角。

矮小的男人意猶未足，再搶前迎面又是一拳、兩拳、三拳！

每一拳都是那麼兇猛有力！每一拳都像是砲彈般重重轟在熊抱王的面門上！

七八拳之後，熊抱王已像是一條死屍般癱軟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但他仍然能勉強睜開眼睛。

他望着這個矮小而兇悍的男人，喘着氣問：「你是來發財的還是尋仇的？」

這矮小而兇悍的男人嘿嘿一笑：「熊老大，像我這樣身手的人，難道還會是第三四流的劫匪？」

熊抱王搖搖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男人又在冷笑，然後把一張照片放在熊抱王的眼前：「你認識這個人嗎？」

熊抱王望了照片一眼，心中雪亮起來。

他點點頭：「沒錯，這人叫波比，是我一槍把他幹掉的，你要爲他報仇，即管來吧！」

「好氣概！不愧是膽色過人的熊老大，」這矮小的男人嘆了口氣，「早在很久以前，我便聽人說過，熊老大是個硬漢！是個義氣中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熊抱王「哼」一聲：「少廢話！你帶了多少人到來？」

「不多，但已足夠把你身邊的手下，保鑣打得像是死狗一樣！」

矮小的男人的手中忽然亮出了柄手槍，那本是熊抱王的，「你睡得太熟了，連手槍給我偷走了也不知道，像你這種毫無警覺性的人，又怎能在江湖上混到今時今日？」說到這裏，槍管已指在熊抱王的眉心上。

「開槍吧！」熊抱王索性閉起了眼睛。

「你最少也該問一問我的名字吧？」

「不必了，問了也是白問！」熊抱王嘆了口氣，「看來，你也只不過是受人利用的無名小卒，就算你開槍，我也不會怪你！」

「謊話，你說的都是謊話！」

「不！這是老實話！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放屁！我最討厭僞君子！你若不再說出眞心話，我便一槍轟掉你的腦袋！」

「你才放屁！別以爲有槍在手，便可以侮辱老子！士可殺而不可辱，鋼可斷而不可捲！」

「可惡！」矮小的男人目中殺機大盛，「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只要你承認心裏十分害怕，心裏十分痛恨我這種職業殺手，我便放你一條生路！」

熊抱王卻大笑起來：「要是在槍管之下便搖尾乞憐，熊某早已不是熊某！」

「放屁！」矮小的男人終於開槍！

但槍膛裏居然沒有子彈，手槍只是發出了「得」一聲響。

熊抱王呆住，矮小的男人卻在微笑。

熊抱王怒叫起來：「你在玩什麼把戲？」

這矮小的男人把手槍放在他的胸膛上，然後又拿出了幾顆子彈，在他的面前一晃。

「子彈在這裏！」矮小的男人說：「我若要殺你，你的臉上已多了一顆子彈！」

熊抱王由地上爬了起來，喘着氣望着這個矮小的男人：「你到底是什麼人？是笠原派你來對付我的嗎？」

這矮小的男人說：「我若是笠原派來的人，你此刻焉還有命在？」

熊抱王想了想，也覺得很合理，便繼續再問：「你究竟想怎樣？可以說明白一點嗎？」

這矮小的男人又拿出了另一張照片。

照片已很殘舊，雖然是彩色的，但已褪了顏色。

照片上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這個矮小的男人，而另一個卻是湯比利！

「湯比利？」熊抱王大爲詫異。

看這照片，湯比利和這個矮小的男人，甚爲老友。

「你和湯比利有什麼關係？」

「我是湯健生，是湯比利的哥哥！熊先生，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熊抱王更是詫異：「是眞的？你以前在什麼地方？」

湯健生咬了咬牙，忿忿地說：「一直以來，我都在印尼做生意，當然，我也經常到香港，但想不到竟然有人殺了比利！」

「是笠原那邊的人幹的！」

「我知道，而且，還很感激你仗義出手，把兇手之一的波比幹掉！」

熊抱王苦笑了一下：「但你卻用這樣的手法來對付我！」

湯健生冷冷地說：「我知道，

我這樣做是很對不起你，甚至可以說是忘恩負義，但我最少可以令你明白，憑你的實力，根本應付不了笠原！因爲在你身邊的手下、保鑣，他們全都是飯桶！」

湯健生毫不客氣地指出熊抱王手下的弱點。

熊抱王不敢反駁，也無法可以反駁。

事實上，熊抱王的手下、保鑣，在這一天的表現，實在是一場糊塗，要是來者並不非湯健生，而是笠原的手下，熊抱王這條性命，早就報銷了！

湯健生又說：「你們若要對付笠原，必須增強實力，否則的話，只有一敗塗地，落得全軍覆滅的悲慘下場！」

熊抱王皺着眉：「你想加入？」

湯健生冷冷一笑：「你認爲我不配？還是不願意相信我這個陌生人？」

熊抱王嘆一口氣：「這並不是相信與否的問題，而是在短短時間之內，我實在沒法子可以向手下作出一個合理的交代，難道我可以對他們直接地批評，說他們都是飯桶嗎？」

湯健生吸一口氣：「我明白你的處境，事實上，今天我這樣做，的確是太過份了一些，但我若不是用這種方法，你們根本不會相信我們的實力！」

熊抱王揮了揮手：「好了！現在我很相信，你和你的伙伴都是很有本領的人，但要怎樣對付笠原，還須從長計議！」

湯健生點點頭：「好！我同意，我給你兩天時間好好考慮，到時候我們繼續聯絡。」

「我怎樣才能找到閣下？」

「不必了，我還有點事，必須到大陸走一趟，總之，兩天後我會再找你的，再見！」

湯健生走了，走得比一陣風還要快！

＊　＊　＊

凌晨兩點，笠原在一間建築公司寫字樓的會議室中，召開緊急會議。

這間建築公司，規模相當龐大，笠原就是這公司的總裁。

笠原雖然是黑道中人，但這十年八年以來，已建立了不少正行生意的事業。

但出席這一個會議的，卻並不是建築公司的行政人員，或者是什麼建築工程師，而是八個在黑道上名氣響噹噹的人物。

而這八個人，全是笠原一手提拔出來的！

這八個人，任何一人，都絕對足以獨當一面！

人人都是老大哥！但笠原大哥，卻是大哥中的大哥！

這一點，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笠原的勢力有多大，由此可見一斑。

＊　＊　＊

人齊了之後，先開腔的是笠原。

笠原道：「顧芳婷小姐是什麼人，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吧？」

八個人齊齊點頭，表示清楚。

笠原也點點頭：「好極了！既然大家都很清楚她是個怎樣的女人，那麼，有誰可以清清楚楚地把她的一切說出來。」

沒有人開腔。

在座的都是老江湖，都是身經百戰，見慣大風浪大場面的人物，他們都很清楚，什麼時候應該說話，什麼時候最好連一個字都不要說。

笠原的目光，在衆人臉上一掃，才道：「既然沒有人願意說，那麼，就由我來作一個中肯、客觀的評論吧！顧芳婷，是當今影壇上炙手可熱的大明星，她主演的每一部戲，都是最佳票房紀錄的保証，但她是個婊子！是個爛賭的婊子！而且還喜歡小白臉！在許多許多人的眼中，她完全一無是處！」

還是沒有人說話。

笠原繼續說：「但常言有道：『成人不成戲，成戲不成人。』照我看，顧芳婷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他說到這裏，燃點着一根香烟，抽了兩口接着說道：「但姑勿論她是個怎樣的女人，當她初出道的時候，是我看着她怎樣熬出頭來的，更姑勿論她現在變成怎樣的一個女人，她的事，也就是我笠原的事！在座各位老大哥，你們明白嗎？」

這一次，每個人都是異口同聲地回答：「明白！」

笠原攤開了雙手，道：「難得你們都這樣明白，事情就易辦了，老實說，顧芳婷近來的遭遇，並不怎麼愉快，她本來已經是高輪的未婚妻，但卻在好事將成的時候，遭遇到別人的惡意破壞，這件事，相信大家都略知一二吧！」

衆人又點了點頭。

笠原沉着臉，道：「在幾天之前，波比給人轟了一槍，慘死在我們的地盤上，他媽的，這算是什麼？擺明車馬向我們挑戰嘛！」

「我們要爲波比報仇！」

「一定要查出眞兇是誰！」

「沒錯！笠原大哥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

在座的幾個老江湖老大哥，開始有反應了，這也是笠原召開這個緊急會議的主要目的。

他要召集所有力量，向敵對勢力展開一場激烈的大火併！

＊　＊　＊

丁敏敏回巴黎去了，她去的時候，送了一個香吻給高凱。

高凱失望地說：「就是這樣便算了嗎？」

丁敏敏眨着眼：「你還想要什麼樣的獎品？」

高凱摟住她的纖腰：「可惜這裏是機場，在衆目睽睽之下，除了和妳接吻，尙還勉可之外，別的事情就算想做也做不來！」

丁敏敏笑着搖頭：「你這個人眞是色中餓鬼，辰時卯時都在想着那件事情。」

就在這時候，丁敏敏「嗨」的一聲叫了起來，同時高高舉手，不斷揮動着雪白迷人的手臂。

「什麼事？」高凱一怔。

丁敏敏說：「她來了！」

「她？她是誰？」

丁敏敏還沒有回答，高凱已忽然眼前一亮。

因為他看見了一個黑衣女郎！

她鼻樑上架着小巧精緻的金絲黑眼鏡，身高最少五呎十吋以上。

她淺一笑，對丁敏敏說：「眞對不住，我遲到了。」

丁敏敏眉毛挑了挑：「依莎貝，我還以為妳不會來送機哩！」

這女郎的名字叫依莎貝，人美，名字也美。

依莎貝嘻嘻一笑：「老同學要走了，怎能不送一程？」

丁敏敏「哈」一聲：「我們才二十歲多一點點，別提那個『老』字好不？嗯，我介紹個朋友給妳認識！」

她拉着依莎貝的手，來到高凱面前，俏皮地說：「他是我以前夢中的白馬王子，但以後嘛，各走各路！」

依莎貝眨着眼望着高凱：「你就是高二公子？」

高凱微笑，伸出了手：「我叫高凱，很高興能認識妳。」

依莎貝也伸出了手，兩隻手輕輕一握，兩人的心都同時有點盪漾。

丁敏敏對高凱說：「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學，你雖然不認識她，但你以後一定會發現她的種種好處。」

依莎貝睁大雙眼：「敏敏，妳太離譜了！」

丁敏敏卻向高凱擠眼，笑着說：「我要上機了，你要努力，別讓依莎貝瞧不起你！」

她說完之後，就像一縷輕烟似的溜入了機場的禁區，登機去了。

依莎貝氣得直跳脚，叫道：「妳這個……」她想罵人，但卻不擅於罵人的詞令，只是說了三個字，就再也罵不下去。

高凱在背後看着她。

她的背影也漂亮，十分的漂亮，無論從前面看，抑或是從後面看，她都是那麼出色的美人兒。

尤其是她是個很高佻的女郎，這已經是第一流的模特兒身材。

丁敏敏走了，但她臨走之前，卻刻意地把依莎貝介紹給高凱認識。

丁敏敏上機了，依莎貝依依不捨的神情，看來並不像是虛僞的。

高凱只好對她說：「她雖然走了，但隨時都會再回來，妳眞的不必太傷感。」

依莎貝胸膛起伏，過了好一會才幽幽地說：「只有無情的人，才會在分離的時候毫不傷感。」

她一面說，一面向升降機那邊走過去。

高凱在後面跟着。

他問依莎貝：「妳有駕車子來嗎？」

依莎貝搖搖頭：「我窮，買不起車子，也沒有駕駛執照。」

高凱聳肩一笑：「妳看來並不像個很客氣的人。」

依莎貝說：「我對任何人都很不客氣，包括對我自己在內。」

升降機打開，但依莎貝卻沒有進去。

高凱奇怪地望着她：「妳為什麼不進入升降機？」

依莎貝搖搖頭，說：「這是我的習慣！」

「妳的習慣？」高凱莫名其妙，「妳這種習慣，是每當有升降機門在妳面前打開的時候，都不會進去？」

依莎貝又搖搖頭：「不！只有在某種情形之下，才會這樣。」

「是那一種情形？」

「當我發覺身邊或者是背後有色狼的時候！」

高凱差點沒昏倒過去：「嘎！難道妳以為我是個色狼嗎？我的天！」

依莎貝咬着嬌艷欲滴的嘴唇：「不是以為，而是閣下本來就是一條大色狼！」

高凱氣得連臉都紅了，忍不住說：「是不是丁敏敏她……」

「不！」依莎貝不等他說完，已搶着說：「她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說過你半句壞話，相反地，她……」

說到這裏，她忽然黛眉緊皺：「怎麼了？你是我的什麼人？今天為什麼要和一個陌生人說這麼一大堆廢話！唉，也許我眞的老了……」

「妳今年幾歲？二十二？二十三？還是二十五？怎能把這個『老』字冠上自己的頭上！」

「就把我說得青春一些，是二



熊抱王等與笠原方面的殺手對峙着……

十二歲好了，但你可知道，許多許多體育明星，在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宣佈退休？例如游泳、自由體操，例如……」

「算了，妳就把自己當作是一個體育明星吧，」高凱沒好氣地說：「但我並不是個體育教練！」

「你當然不是，你根本沒這個資格！」

「但我也有很多優點，是其他體育教練所缺乏的！」高凱不服氣地說。

「我知道。」依莎貝冷冷一笑，「你這個花花公子，最大的優點就是手上有永遠花不完的金錢，單是這一個優點，你就可以隨隨便便地征服無數女人！」

「包括丁敏敏？」高凱忿然地反駁，「難道妳認為，妳的『老同學』丁敏敏，也是因為我很有錢，才會和我在一起的嗎？」

依莎貝「哼」一聲：「敏敏當然不同，但世間上像她那樣的女孩子，只是鳳毛麟角，最少，我就遠遠比不上她！」

「是為了什麼，妳認為自己不如丁敏敏？是因為妳沒有汽車？沒有駕駛執照？還是因為妳已失去了做人的自信，變成一個自卑的女人？」高凱悻悻然地說。

依莎貝的俏臉在那一瞬間變得煞白。

她冷冷一笑，一字一字地說：「你說得很對！」

然後，她就用盡全身氣力，一個耳光重重打在高凱的臉龐上！

無論怎樣看，她都並不是個孔武有力的人，但她這一個耳光，卻是用盡氣力狂抽出去的，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樣，一抽就抽個正着！

高凱沒有閃開，給她一個耳光打個正着，他也還手摑了她一巴掌。

＊　＊　＊

前程大廈，是一座十分舊式的大廈，連升降機都是老爺貨式，經常損壞，但保養公司又久久不來修理，以致這座十五層樓高大廈的住客，經常要拾級而上，苦不堪言。

這一天，前程大廈的升降機又壞了。

任何人要上樓，都只能靠自己的兩條腿。

今天，他是來找一個人的。

那個人住在頂樓，也就是十五樓。

不要說是十五樓，就算是三十五樓，他也會照樣拾級而上，登門造訪。

因為他認為這是值得的。

今天，他穿着整齊的西裝，襯衫雪白有型，手裏捧着一大束玫瑰。

就算是上門求婚，也很足夠

了。

十五樓A座，是十五樓六個單位中，閘門最整潔，最鮮色的一個單位。

高凱一口氣跑上十五樓，難免氣喘，呼吸加促。

但他並不等候呼吸平順，便按動門鈴。

門打開，但仍隔着一道鐵閘。

開門的是依莎貝，淡妝的依莎貝。

她似乎剛睡醒的樣子，但臉色很好看，但更好看的，還是她的睡袍。

「是你？」她嘴角抹過一絲冷笑，「你怎會找到這裏來？」

「是丁敏敏在長途電話裏告訴我知道的，」高凱悠然一笑，「她已到了巴黎。」

「她到了巴黎，但仍然忘不了要出賣老朋友！」依莎貝忿然地說。

高凱用誠懇的態度對她說：「她是一片好意！」

依莎貝搖搖頭：「你也許並不是瞭解敏敏，但我對她的心態，一直瞭如指掌，她曾經有一段時期，渴望自己能夠成爲一個出色的女導演，但那只是她的夢想。」

「她若眞的要做女導演，大可以自己開製片公司，自資拍戲，多不敢說，投資二三億元，她一定綽綽有餘。」高凱說。

依莎貝「喲」的一聲叫了起來：「高二公子，你又刺傷我的自尊心了，你們這些有錢人，一開口便是億億聲，叫我們這些窮女孩怎吃得消？」

高凱吸一口氣：「對不起，我並不是有意的。」

依莎貝卻把鐵閘打開，嘆道：「現在這一齣戲，就是丁敏敏導演出來的，戲匭叫『引狼入室』！」

她故意又刺了高凱一下，同時把臉龐輕輕昂起，意思是說：「我又把你比喻爲色狼了，有種的便再打我一記耳光！」

高凱並不笨，他當然明白。

他也當然沒有再打她一記耳光，取而代之的，是獻上一束玫瑰。

依莎貝接過這一束玫瑰：「你這是幹什麼？」

高凱說：「昨天的事，是粉筆的字，這一束玫瑰，就是粉筆刷，希望它可以把昨天的事情，統統抹掉！」

依莎貝「嘎」的一聲：「原來你想把昨天的事完全抹掉？啊！那麼，我可不認識你這個人！」

高凱忙道：「妳什麼都可以抹掉，忘掉，但不能把丁敏敏介紹我們認識的那一段也抹掉！」

依莎貝把玫瑰抛在一張茶几上：「什麼話都給你說齊了，我除了任人魚肉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

高凱望住她，越看越是爲之出神。

他說：「妳爲什麼要住在這種地方？」

依莎貝「哈」一聲：「住在這種地方，犯法嗎？要是貧窮也算是罪，你判我監禁一個月好了，求求你，從輕發落！」

高凱道：「但妳的父親，是著名的大企業家榕叔！」

依莎貝搖搖頭：「別提他，我知道，丁敏敏已把我的底細全都抖了出來，但我已經是個成人，我要走我自己的路，連我父母都管不着，你若聰明的便最好靠邊站，別惹我生氣！」

高凱淡淡一笑：「妳父母管妳不着，那是因爲他們是妳的父母，這年頭，又有多少做父母的能夠管得着自己的女兒？」

依莎貝冷冷一笑：「難道你又管得着嗎，你有這個本領嗎？」

高凱道：「只要妳肯答應跟我出去喝一杯咖啡，妳就會知道我的「本領！」

依沙貝道：「要喝咖啡，爲什麼非要到外面去不可？我這裏也有現成的咖啡，即冲即飲！」

高凱聳肩一笑：「也是一樣的，請妳把咖啡拿出來吧！」

* * *

顧芳婷事件，終於鬧得天翻地覆。

笠原一定要把她被强暴的事件查個水落石出，同時，也要爲她報仇，爲她出一口氣。

但他面對着的對手，可也不是易與之輩。

更尤其是湯健生由印尼回來，要爲湯比利之死報仇，形勢就更不簡單了！

到底是誰在幕後策劃這一宗强暴顧芳婷的案件？

聰明的人，早已心中有數。

但由於策劃這件事的人，勢力非同小可，因此，就算是笠原，也不能不謹愼從事。

笠原的情緒，一度很差。

但顧芳婷卻忽然又經常陪伴在他左右。

笠原到夜店吃火鍋，跟一班江湖朋友宵夜到凌晨三四點，她也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沒有離去。

笠原忍不住在她的耳邊悄悄問：「爲什麼忽然又再對我這樣好？」

她正吃着一條嫩滑的菜，說：「因爲人心肉做的，你爲了我的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又怎可以連理睬都不理睬？」

笠原嘆了口氣：「妳用不着對我好，我這個人並不偉大，而且十分市儈，唯獨對妳，多多少少總有點不同。」

顧芳婷啜一口酸梅湯，眉毛一揚：「其實，有不知多少女人，都想靠在你身邊沾沾光，那怕是一個月、一個星期，甚至只是一天，都是好的。」

笠原搖搖頭：「女人就像是珠寶，普普通通的，要多少有多少，稍爲像樣一點的，已經是奇貨可居，要是十全十美，那可萬中無一。」

在他身邊的幾個江湖朋友，都一致認同。其中一個說：「論到人材，誰及得上芳婷姐！」

另一個喝多了兩口說：「便是身材，芳婷姐也是一流的！」

笠原大笑：「說得好！今晚到此爲止，老闆，結賬。」

「不必了，難得笠原大哥駕臨小店，這一頓飯就給小弟一個面子，讓我請客了吧！」老闆陪笑彎腰地說。

笠原把三張千元鈔票塞在這老闆的手裏，嘿嘿一笑：「三兩千元就想跟我稱兄道弟，你算老幾！」

老闆的臉立刻漲紅起來。

但他不敢發作，只好繼續陪笑。

但顧芳婷卻給了他一個「飛吻」：「老闆，他是跟你說笑的，千萬不要認眞！」

老闆忙道：「不認眞！不認眞！怎會認眞起來……」

笠原今晚喝酒不多，人很清醒，他開車回到別墅。

顧芳婷在他身邊，笑笑說：「丁老闆是個老實人，你別玩他好不？」

笠原哈哈一笑：「這傢伙老實個屁！他有三個姨太太，私生子排起隊來，像是一條人龍。」

「說得眞誇張！」

「妳不相信，明天我帶妳去看看實況。」

「算了，我又不是專爆內幕的八卦雜誌記者。」

「說句眞心話，那個鋼琴師雖然年輕俊俏，但他配不起妳。」

「你是說艾保力？」

「難道在妳身邊有很多鋼琴師嗎？」

「還欠九十九個便湊足一百。」

像笠原那樣的人，無論在黑白二道，他都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他每天感受到的壓力，自然比尋常人更沉重千百倍。

假如用「非白即黑」的角度來劃清界線，笠原當然是個「黑人物」。

甚至是「黑得不能再黑」的人物。

這十幾二十年以來，由他親手策劃的罪案，不知凡幾，在絕大多數人眼中看來，他是個心狠手辣的黑幫鉅頭。

事實上，笠原的確心狠手辣！

但，這只是在對付敵人的手段！

對朋友，對女人，尤其是像顧芳婷那樣的女人，他卻截然相反！

世間上，出賣朋友，出賣異性知己的混蛋，多如天上繁星，數不盡，也看不清。

這些出賣別人的人，倒不一定是黑社會人物。

在黑社會中，固然也有不少出賣朋友，出賣異性知己的人，但不見得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慘烈！

笠原正是最好的例子。

他這個人，有仇必報，有恩也一定要報還！

光棍眼中不揉砂子！好漢胸襟定必俯仰無愧於人！

黑人物也有黑人物的一套，而且比一般人更凜冽鮮明，那是一個快意恩仇的世界！

* * *

在一艘待拆的郵輪上，一片荒涼。

這一艘郵輪，曾經在太平洋、大西洋以至印度洋航行，但經歷過三十年風風浪浪之後，它過時了，殘舊了，終於宣佈要拆卸下來！

在船舷旁，有兩張沙灘椅。

椅上躺着兩個人，那是湯健生和熊抱王。

這兩個星期以來，外面看似風平浪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但他們都知道，這是山雨欲來前夕。

湯健生千里迢迢回到香港，是爲了要報仇！

爲湯比利之死報復！

他知道湯比利遇害，主謀是笠原！

「笠原！笠原！笠原！」湯健生咬牙切齒地唸着這個黑幫老大哥的名字。

熊抱王深切瞭解他的心情。

湯健生和湯比利，向來手足情深，如今雁行折翼，這般血海深仇，他是非報不可的。

熊抱王對他說：「你的臉色不太好！」

湯健生的手裏有一把刀，那是軍刀，刀鋒寒芒四射。

他輕撫着刀鋒，刀鋒割破了他的指頭，鮮血汩汩而下。

熊抱王駭然地望着他：「你幹什麼？」

湯健生臉上的表情彷彿正在凝結：「我的血和比利的血，都一定不會白流。」

湯健生望着飽受污染的海水，目中忽然燃起了殺機！

「比利！我一定要爲你報仇！」

「一定一定！」熊抱王附和着說！

西山漸漸吞噬了夕陽，湯健生的臉色更深沉，更可怕……

* * *

清晨，高輪滿臉春風地在跑步。

他的心情很輕快，脚步也很輕快，整個人看起來彷彿年輕了二十歲。

露萍已成爲高家大少奶，但她並不是頤指氣使，高傲自大的人，在高家，她賢嫻淑德的形象，深獲上下等愛戴。

本來，高輪每天清晨作緩步跑，露萍是一定相陪的，但今天例外。

不但今天例外，明天、後天，以至在她誕下麟兒之前，她都不會陪丈夫作緩步跑。

就算她想跑，高輪也不會讓她跑！

她有孕了！她肚子裏的，是高家的骨肉！

高輪深信，露萍懷孕，絕對不會像顧芳婷懷孕的故事如出一轍。

顧芳婷是人間尤物，幾乎是每一個男人心目中想捕獵的對象。

這種女人，就算娶了回來，紅杏出牆是遲早的事，必然的事！

甚至她還未入門，已令高輪吃了一記沉重的悶棍！

但露萍不同。

她是個純樸的女人，而且對高輪絕對忠心。

她此刻的腹中塊肉，除了是高輪親生骨肉之外，絕不可能會和任何男人有關。

高輪對她很有信心，對自己的明天也深具信心。

明天是美好的。

明天……

燦爛的明天！

但卻沒想到，今天，當他在緩步跑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遭遇！

高輪跑步，是很慢很慢的，因爲他根本不必追求速度。

雖然，他今天的心情很輕快，步履也比平時輕快得多，但比起其他跑步的人士來說，他仍然只是晨運公路上的一隻蝸牛。

當然，在他的背後，有兩個保鑣跟着跑。

這並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他的弟弟高凱，堅持在這兩三個月之內，無論在何時何地，他都必須受到安全的保護。

因爲高凱知道，顧芳婷事件不但未會解決，而且樑子越結越深。

而高輪他這個比較老實的大哥，卻是整件事情的關鍵人物。

爲了防止不必要的意外，更爲了不讓敵人有機可乘，採取適當安全措施，在高凱眼中，認爲這絕對是必要的。

這兩名保鑣，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好手，而且經驗豐富，絕非等閒人物可比。

可是，今天高輪遇上的，並不是敵人的狙擊，而是個令他無法不目瞪口呆的女郎！

這女郎很年輕，看來十八歲還不到。

高輪跑步，她也在跑步。

天氣很清涼，但並不寒冷，在這樣的晨曦時分輕輕鬆鬆地跑步，的確又舒服，又寫意。

尤其是在這條樹蔭蔽天，環境優雅的路徑上。

更尤其是在這路徑上，有一個說不出動人的年輕女郎，也在跑步。

這女郎，額前束起了烏黑的秀髮，用嬌黃絲帶紮着一條馬尾，穿着質地柔軟而半透明的襯衫，和一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白褲。

她有一米六五左右，對於一個東方的女孩子來說，這是很標準的高度。

當然，一個女孩子的高度是否適中，最主要的，還是要看看她的骨格和肌肉的生長，是否和她的高度互相配合。

而這女郎在這方面的配合，是很出色的。

她的身段，頎而婉，豐而逸，形態風流秀曼，婀娜動人。

但如今高輪是有婦之夫，而且對露萍的恩愛，豈能轉瞬便忘掉，縱使這女郎再迷人，他也只能看看吧了。

可是，這女郎卻突然一個踉蹌，失足跌倒下去。

高輪「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刹那間不由自主之地，急急伸手扶着這失卻平衡即將跌倒在地上的女郎。

他扶住了，而且還扶得很穩。

女郎回眸瞟了他一眼。

就是這一回眸相看，高輪不禁整個人傻住了。

這女郎的眼波，就像是兩道充滿着磁性魅力的電光，一下子就把高輪的魂魄攝住。

「先生，謝謝你……」她的話，很普通，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在高輪耳中聽來，卻又像是給着了魔一樣。

他竟似從來沒聽過這樣動聽，這樣悅耳的聲音。

雖然，這只不過是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孩，但她畢竟還是個陌生人，跟隨在高輪背後的兩個保鑣不禁大爲緊張，一左一右從後面圍了上來。

這兩個保鑣，都是千中選一的人材，身手一流固然不在話下，便是外貌儀表，也相當出衆，並不是那些面目猙獰的粗鹵漢子。

甚至可以說，這兩個保鑣都長

得相當英俊。

但這兩人一左一右圍上來的時候，女郎不禁失聲驚呼，咬着下唇靠緊着高輪叫道：「你們……要怎樣？」

高輪不等兩個保鑣開口，又搶先說道：「不必害怕，他們是好人……都……都是我的好朋友……」

女郎搖搖頭：「我不相信……你瞧，他們的樣子很兇，好像想吃人的樣子！」

其中一個保鑣按捺不住，冷冷道：「小姐，不要再玩把戲了。」

「住嘴！」高輪陡地怒聲斥喝。

高輪雖然是億萬鉅富，但他平時是個好好先生，對下屬非常禮貌客氣，但這一次，他卻忽然大動肝火，把這個保鑣厲言疾色地喝退。

波士發脾氣，那個保鑣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立刻退下。

高輪發了脾氣之後，也覺得自己實在太過份，但罵人的話，就像是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

當然，他是可以向保鑣道歉，或作出歉意的表示，但他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因爲眼前有一個這樣婀娜多姿，嬌俏迷人的艷女郎？

「不！不會的！我不是那樣的人！」高輪在警告自己，他必須把自己的頭腦保持清醒。

他不能對不起已在懷孕中的露萍。

可是，在這個時候，他偏偏又看見了這個艷女郎的衣襟。

她的衣襟開得很寬，高輪又是在高居臨下的角度俯視着……

他看見了她那嬌人的乳峯，在他眼前晃動着。

高輪又傻住了。

他當然早已不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並不是什麼初生之犢。

他是見過世面，見識過無數美女胴體的成年人，而且，以他的財力勢力，幾乎可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

他又怎會隨隨便便地在街上遇見一個女孩子，便神不守舍，甚至是有着銷魂蝕骨的感覺？

不！這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

但這種不應該發生，也不能發生的事情，卻偏偏發生了。

他像是着了魔的阿當，看見了和他一起偷吃禁果的夏娃。

這是無法可以解釋的事。

但這種事，在局外人看來，只是最簡單不過的玩意。

男女間的玩意。

她在勾引他！用最簡單，也最原始的手法勾引他。

最簡單，最原始的手法，往往也最易奏效。

跟隨着高輪的兩個保鑣，都是心中有數，但高輪卻渾然不覺，只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艷遇。

接着，兩人互通姓名。

這女郎叫呂安妮，自稱是東南亞某埠的華籍見習女騎師，兩天前才回來香港探望親人云云。

跟隨在後面的兩個保鑣，差點沒笑了出來。

這年頭，什麼樣的花巧招數都有人使用，這呂安妮也眞有一手，居然爲自己安排了一個這樣刁鑽的身份。

但這兩個保鑣，一點也不認爲這招數是高明的。

花巧是花巧頂透了，但卻不高明。

因爲這種西洋鏡，是很容易拆穿的。

最少，瞞不過這兩個保鑣。

但波士已給呂安妮的美色迷惑，他是不會明察秋毫的。

男人，眞是容易上當。

但這兩個保鑣心裏卻又有另一種想法。

他們在想：「說不定波士大智若愚，一於假裝糊塗，反正都是玩玩性質，誰也用不着太緊張。」想到這裏，就連這兩個保鑣都輕鬆起來。

反正算來算去，都只不過是個小女孩，又能構成多大的威脅？

其實，高輪也有類似的想法。

但他的概念，是很籠統很模糊的，他並沒有在現階段詳細地去分析有關於呂安妮的一切。

他只是覺得，要是能夠和這健美女郎繼續保持聯絡，將會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他想達到這個目的，實在是太容易了。

因爲他這個目的，也是呂安妮的目的。

兩天後，高輪擺脫了兩個保鑣的護駕，親自駕駛着一輛蓮花跑車找呂安妮幽會。

以高輪的財富，他要駕駛什麼樣名貴的汽車，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一輛跑車，很有型，但高輪似乎和這跑車的型格並不怎麼相襯。

但他還是選擇駕駛這一輛跑車，來跟呂安妮幽會。

他現在已經是有婦之夫，用「幽會」這種字眼來形容他和呂安妮之間的約會，是十分貼切的。

這一天，天氣驟晴驟雨，當高輪把呂安妮接上跑車後，正在下着毛毛細雨。

這是浪漫的一個下午。

高輪開着跑車，載着呂安妮來到了石澳。

石澳是一個著名的海灘，風景

很美麗。

但這只是香港稍爲像樣一點的海灘而已。

和外地那些著名的海灘相比，石澳當然是相差甚遠的。

但生於斯，長於斯，這裏已可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高輪問她：「妳到過這裏嗎？」

她嬌憨地搖搖頭：「我也曾經在港島居住過一段時間，但從未到過石澳。」

「喜歡這裏的環境嗎？」

「喜歡！」她抿嘴一笑，嬌姿可人，「眞是很喜歡。」

臉上一派天眞無邪，毫不做作。

高輪醉了，他陶醉在她的自然美態中。

「安妮，妳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一個人嗎？」

「我知道，」她嫣然一笑，「你是一個老實人，我認爲你和那部跑車，並不相襯。」

「是不是我太老土了？」

「不！你一點也不老土，我說的只不過是女人的直覺。」

「這種直覺可靠嗎？」

「一半一半。」她眨着美麗的大眼睛說。

「安妮，妳很純眞。」

「你是不是要看看我邪惡的一面？」她忽然摟着高輪的脖子，眼神充滿着誘人的曖昧。

高輪搖搖頭：「我不相信妳有邪惡的一面，妳是個美麗可愛的小天使。」

暗中互鬥　各出奇招

黃昏高凱的手提電話響起。

「高先生，是我。」傳來了一個人低沉的嗓子。

「什麼事？」高凱認得這把聲音，他是熊抱王。

「笠原那個混蛋，全力包庇姓顧的那個婊子。」熊抱王悻悻然說。

「你處理不來？」

「不！但我需要援手！」

「要多少個？」

「殺手中的夢幻組合。」

「好的，我會安排一二。」

在一間會所裏，舞池內正在表演着誘人的艷舞。

熊抱王在座位上，坐姿怪異，兩條腿左搖右擺，神情無法穩定。

他也是觀衆之一。

他向來喜歡看這些精采的表演。

湯健生沒有來，他這個人很陰沉，腦海裏只是想着報仇！報仇！他要爲死去的兄弟湯比利伸雪仇恨！

血債血償！這是湯健生這次回到香港唯一的目標。

熊抱王也很重視湯健生，這個人也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但他更重視另一組人。

不是一個，而是一組。

那是一羣殺手，現代都市鋼筋森林裏的僱傭兵。

這一羣殺手，被譽爲殺手中的夢幻組合。

要對付笠原，只有這夢幻組合才可與他分庭抗禮。

這是熊抱王的看法。

雖然局勢十分緊張，但熊抱王仍然鎮定，最少他外表鎮定。

他如常地出沒在平時出沒的地方，絕不鬼鬼祟祟，閃躲廻避。

他知道，湯健生雖然沒有來，但這人隨時隨地都會出現。

生死由命，不必過份緊張。

音樂的旋律忽然轉變，拍子變得又快又勁！

氣氛突然更熱鬧。

因爲有一輪電單車，忽然駛入舞台。

電單車上的鐵騎士，上身赤裸，雖然戴上頭盔，但仍然可以憑他身上强健的肌肉，看得出他是個運動型的男子。

他只穿一條泳褲。

除此之外，他手裏握着一柄很大的手槍。

這種手槍，一望而知，是支玩具。

這是舞台，他們是男演員，他手裏的手槍，當然只是個玩具。

但這男人和他的玩具手槍，卻掀起了表演的高潮。

他用這玩具手槍「指嚇」那個少婦。

少婦作受驚狀，男的大笑！

熊抱王沒有離座，他看得如癡如醉。

這個私人會所，是他一個世侄開辦的，他很有點辦法，生意頭腦相當不錯！

所以，熊抱王經常都跑到這裏來捧場。

既捧別人的場，也是自己最喜歡的娛樂。

自從人類發明槍械以來，槍就是暴力的象徵。

但最致命的東西，並不是槍的本身，而是由槍嘴裏發射出去的子彈。

每一顆子彈，都是由槍嘴裏射出來的！

他本來是坐在後排位置的，但好戲漸入高潮，他情不自禁地走近表演者的舞台旁邊。

那個男的表演者一直戴着頭盔，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他手裏的玩具手槍，突然像是飛蛾破繭一樣，倏地爆裂開來。

這玩具手槍原來內有乾坤。

它的外表，看來完全是一支玩具手槍，但在這層外殼的裏面，卻還有另一支槍。

一支眞正的手槍！

手槍很細小。

黝黑的槍管，矛頭一指，竟直指向熊抱王的眉心。

熊抱王呆住！

冷不防殺機竟從舞台上突如其來。

「砰」一聲槍響，一個人胸口中槍，血流遍地，頹然倒下。

但倒下去的並不是驚駭中的熊抱王，而是那個戴着頭盔，玩具手槍中暗藏殺人武器的表演者。

熊抱王更詫異，但已驚覺到此地的危險。

若不是有人及時開槍，早一步先把表演者狙殺，那麼此刻倒臥在血泊中的人，就是熊抱王自己！

是誰及時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

又是湯健生嗎？

不！

湯健生沒有在這裏出現。

救了熊抱王性命的，是另有其人，只是場面太混亂，熊抱王根本無法可以有時間把情況弄個明白。

男的表演者已倒下，熊抱王稍鬆一口氣。

豈料殺機仍然濃厲，男的倒下，女的突然撲了過來。

是那個少婦！

她手裏也有武器。

一支掌心雷，小巧而具殺傷力的手槍。

這掌心雷原來早已收藏在舞池中！

熊抱王甫脫險境，眼前嬌娃竟然又是另一個奪命無常，勾魂使者！

但這一次，沒有槍聲。

她手裏的掌聲雷並沒有作響，也沒有別的槍聲傳過來。

只有一把刀，一把寒芒閃動的飛刀，在這間不容髮間突然出現！

一出現就已沒入了她的咽喉！

這種刀，薄而鋒利。

這種飛刀的手法，豈僅乾淨俐落，簡直就是職業水準！

第一流職業殺手的水準！

少婦倒了下去，但她還是放了一槍。

子彈在熊抱王的右耳側擦過，他的耳朵灼熱如遭火炙。

場面更混亂，但在混亂中，卻有兩個十分鎮定的人。

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結實而修長，動作敏捷有如草原上的羚羊。

女的看來嬌小玲瓏，她身穿一襲緊貼着胴體的黑色T恤，下面穿的是一條短褲。

但她卻是個出手絕不留情的飛刀能手。

那個表演的少婦，就是給她一記奪命飛刀殺掉的。

但她若不殺這少婦，熊抱王早已成爲少婦的槍下亡魂。

這個表演場所，竟然有着如此可怖的殺人陷阱，這是熊抱王始料不及的。

這陷阱正是爲他而設。

若不是及時的天降救星，熊抱王已活不下去。

熊抱王死裏逃生，但把他從鬼門關裏拯救出來的一男一女，又是何方神聖？

*　*　*

在沙田馬場的會員廂座裏，笠原投注五十萬元，賭一匹馬的獨贏。

賠率是一賠九。

這是半冷門的賠率。

他把這五十萬元的獨贏彩票，送給顧芳婷。

她瞟了彩票一眼：「這是五十萬！」

笠原搖搖頭：「不！它現在並不等於五十萬，要是贏了，連本帶利是四百五十萬，要是輸了，一塊錢也不值。」

顧芳婷笑笑：「你若要哄我開心，爲什麼不乾脆把五十萬現金送給我？」

笠原也笑笑：「因爲五十萬太少了，不能令妳開心。」

「四百五十萬又怎樣？」

「還是不足夠，金錢的數目字，對妳來說，意義不大。」

「既然連四百五十萬都不是了不起的數目，爲什麼還要這樣做？」

「我這樣做，是要妳看清楚我的勢力。」

「你的勢力有多大，和這一場馬又有什麼關係？」

「我已擺佈好一切，這場馬，除了5號之外，誰也不敢首先越過終點。」

「眞的？」

「當然，妳若不相信，兩分鐘後便有答案。」笠原自信十足地說。

兩分鐘後，開跑了，這是頂班馬的角逐，出賽馬總共十一匹，途程是一千六百米。

一出閘，5號馬由中檔標出，但並未帶頭，只是守在第三位置。

形勢不錯。

騎師是大師傅，控制韁繩功夫，相當到家。

跑了八百米，5號馬已在第二位置，距離頭馬只有半個馬位。

轉彎，5號馬展開了凌厲的衝刺。

頭馬開始乏力，5號馬已搶先，在最後二百米直趨終點。

5號馬已超離羣駒三個身位！

還有一百五十米、一百米……

勝利已然在望！

但在大外欄，卻有一匹灰馬，逢馬過馬，直逼在頭的5號馬！

5號馬的騎師以兇狠的鞭法催騎！

爭持激烈！

在最後五十米、三十米，5號馬仍然以一頭位佔先！

二十米、十米、更接近！

終於兩匹馬，以「叮噹馬頭」激烈無比的情況下，雙雙衝過終點！

必須照相定名次！

但笠原的臉色已很不好看！這一場馬，他是一早做足準備功夫的，他不要「照相」，就算贏了，對他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

這並不是金錢的問題！

他投注了五十萬，這點錢，對今時今日的笠原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別說是五十萬，便是五百萬、五千萬，他都並不在乎！

他渴望的並不是贏錢，而是要在顧芳婷的面前，顯示出「笠原大哥」的力量！

笠原大哥是必勝的！他無論要做什麼事情，都一定得心應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他揀選了這一場比賽，佈下天羅地網，打通一切關係，他要的並不是金錢，而是面子！

但現在，照相定名次！

顧芳婷手裏的五十萬元獨贏彩票，可能會變成一張廢紙！

一文不值的廢紙！

當然，笠原自己可以把四百五十萬元送給她，作爲「私人派彩」，但那意義卻和在馬會裏收錢，完全不同！

在照相賽果並未正式公佈之前，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認爲5號馬仍然捱到底，險勝勝得冠軍，但也有人認爲從大外欄衝上的6號灰馬，後勁凌厲，可勝此仗，自然也有人兩不偏幫，索性說會跑出個雙冠軍來。

過了很久，結果還沒有正式公佈，可見這場比賽勝負之分，僅差一線而已。

最後，終於有結果了。

5號馬險勝短馬頭位，最後賠率是一賠九！

顧芳婷很高興，立刻上前擁吻笠原：「我們贏了！」

笠原的臉色立刻變得愉快起來。

她並不是說：「我贏了！」而是說：「我們贏了！」這句話，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對笠原來說，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四百五十萬，無論對笠原和顧芳婷來說，都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數字。

最重要的是他們終於還是贏了這一場比賽！

* * *

這一晚，下着毛毛雨。

草皮曾在一間夜總會裏，喝了半瓶XO。

酒並不算喝得太多，但草皮曾並不是個酒量太好的人。

他在這裏喝酒，並不是因爲高興，而是因爲苦悶。

夜總會是大規模的夜總會，這裏的小姐，都是質素一流的。

但在這間夜總會，每一個認識草皮曾的人都知道，他只會對一個女人有興趣，其他的小姐，他只會跟她們敷衍了事。

草皮曾是個練馬師，一個很不錯的練馬師。

他曾經結婚，但已離婚。

他離婚是爲了那個女人，一個在夜總會裏做媽媽生的女人。

她叫天娜，任天娜。

天娜是三十歲那一年成爲媽媽生的，現在，她三十二歲，但她仍然是一個十分動人的女郎。

人夾人緣，草皮曾心中只有她，除了天娜，全世界的女人排在他面前，他都提不起興趣。

但天娜和他是沒有緣份的。

因爲天娜的心裏，已有着另一個男人。

那一個男人，是個無業游民，他比天娜還更年輕兩歲。

但這個無業游民是高大英俊的，而且好像還很有點才學，是個未曾畢業的大學生。

他沒有在大學裏畢業，是因爲他屢次犯校規，最後一次所犯的事，是涉嫌性侵擾一位女講師。

雖然最後並沒有眞憑實據，可以把他拉上警署繩諸於法，但大學還是把他的學籍開除了。

後來，他泡上了天娜。

天娜也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好男人，但她卻在想：「自己又何嘗是個好女人！」

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

無業游民混上了一個風塵女人，看來也是很登對。

對於曾某人，這個對天娜一往情深的癡漢，她不是沒有寄予同情之心，但同情並不等於愛情，同情更不能替代愛情。

這一點，天娜明白，草皮曾更明白。

但草皮曾還是爲了天娜而離婚。

他離婚，因爲只有這樣，他才能更名正言順地去單戀天娜。

情場失意，唯有把精力全都擺放在事業上。

草皮曾曾經是一位騎師，但成績平平，並沒有傑出的成就。

後來，轉入馬房，由低層做起，漸漸地成爲了副練馬師，以至練馬師。

他操馬的手法，別有一套，短短三年，已成爲備受各方矚目的人物。

雖然，和一些大型的馬廄相比，他還是有所不及的，但他卻有不少實力超卓的好馬，隨時隨地都可以大爆冷門，一爆就爆個石破天驚，一鳴驚人！

在事業上，他總算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但他並沒有得到眞正的快樂。

事業上的成功，只能痲醉他的痛苦，但痛苦一直在他的心坎裏，甚至一直在他身上每個細胞之中。

沒有天娜，他不會有快樂。

但天娜不會是屬於他的，天娜對他沒有愛情，只有同情。

讓人憐憫，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聖經上早已說得很淸楚：「施比受更爲有福。」

但草皮曾沒有力量改變這痛苦的事實，他只能逃避！痲醉！

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到這間夜總會。

但今晚，他來了，帶着一臉的愁容，和兩包苦澀的香烟，斯人獨憔悴地成爲夜總會的座上客。

他有富裕的經濟能力，一晚消費三幾萬，對他來說並不是太大的負擔。

他沒有幾千呎的豪華別墅，沒有勞斯來斯轎車，但卻有大量藍籌股、地產股的股票。

他買股票，並不是短線投資，而是有錢便買，買了之後就放在保險箱裏，也不理會恆生指數的上上落落，總之，只買不賣，單是每年的股息紅利，數目就很可觀。

他是在恆指五千點還不到的時候，開始買股票的。

他的這種投資，養成一種習慣。

雖然近期市道比較反覆，大上大落，但他根本連自己持有多少股票都懶得去計算。

他只知道自己在經濟方面，已很不錯，他是有成功感的。

但事業上和經濟上的成功感，並不等於可以滿足他的生命，他的空虛。

他的生命，他總會有着一片空白的感覺，沒有任何人能夠塡補。

除了天娜！但天娜雖然並非正式名花有主，但她身邊總算是有一個十分親密的男人。

對於天娜！他也並不是死心不息，只是，人總是有幻想的動物。

草皮曾經常在幻想……他幻想着有一天，天娜忽然厭棄了她的男人，投回自己的懷抱裡。

但這只是幻想罷了。

在現實的生活裡，天娜的人並不屬於他，天娜的心也不屬於他。久而久之，他連幻想都沒有了，他只想痲醉自己。

今晚，他喝了酒，對酒量差之極矣的草皮曾來說，這是很要命的份量。

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喝醉了也不會借酒生事。

他只是呆楞楞地坐在沙發上，雖然身邊的小姐不斷逗他開心，但他只是不住的搖頭。

他連自己爲什麼會搖頭都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別人說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不住的搖頭，又是什麼意思。

那些小姐討了個沒趣，一個去了，又換來另一個。

每一位小姐都風情萬種地走過來，但卻悻悻然地離去。

直至天娜的出現，他終於改變了。

他的眼神，忽然像是有了朝氣，有了新的生命。

天娜憐惜地對他說：「你醉了，你以前是不會這樣子喝酒的。」

草皮曾把臉擱在她的肩膊上。

她穿的是雞翼袖旗袍，她的手又白又嫩滑。

「我……我今天很悶，心情……不好，妳……不要見怪。」

天娜瞟了他一眼：「是不是許久沒有找女人了？」

「女人？我……我爲什麼要找女人？」

「因爲你是男人，一個生理正常的男人！」

「嘿嘿，馬房裏的馬，絕大多數都是雄馬，但……但都給閹割了……我……我是練馬師……我也要陪牠們一起禁慾……」

「呸！眞是語無倫次！」

「失敗的人，永遠有語無倫次的特權！」

「你是馬圈裏的大紅人，怎能算是失敗？」

「在馬圈，我可能是有點成就的，但那又怎樣？我連自己唯一喜歡的女人，都沒法子可以留得住……這……這就是一個男人最大的失敗！」草皮曾癡笑着說。

天娜望着他：「你眞的很想我嗎？」

「想又有什麼用？」草皮曾又喝一口酒，「妳從來都不是我的。」

「但今晚例外。」

「今天是什麼日子？」

「我的生日。」

「歡場中的女人，生日特別多……」草皮曾哈哈一笑，「天天都是生日，天天都有藉口！」

天娜的臉忽然沉了下來。

她打開了一個細小的錢包，取出了一張身份証：「總不見得連身份証都是在歡場裏印出來的吧？」

她把身份証遞到草皮曾的面前。

她的生日，果然恰好就在今天。

草皮曾呆住了：「是眞的？」

天娜已把他整個人架起：「我的寃孽，走吧！」

草皮曾在天娜帶引下，來到了她的寓所。

她住的地方並不太寬敞，只有六百多呎，但對她來說，已很足夠。

香港是寸金尺土的地方。

她親手泡了一盅參茶，爲草皮曾解酒。

她選用的是野山花旗參，解酒最有功效。

喝了參茶，草皮曾精神大振，他凝視着天娜的身段。

天娜腰肢輕輕扭動，她是窈窕的，但也是豐滿的。

十五分鐘後，她爲他煮了一壺香滑的咖啡。

他喝了兩口，但覺渾身舒泰，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美味的咖啡！

「天娜！你今晚很特別……我的意思，是說……妳今晚特別漂亮！」

情人眼裏出西施，他說的話，並不算誇張。

最少，他自己的確是這樣想。

天娜笑了笑：「阿曾，不管怎樣，我知道你對我是眞心的。」

他也笑了笑，但笑得有點苦澀。他道：「可惜妳已有了心目中理想的男人，而那個男人，卻不是我！」

天娜頷首：「是的，我的確以爲自己已有了一個理想的男人，但那只是自以爲是！」

「他……他怎麼了？」

「他仍然是他，他沒有改變過，從來都沒有爲了任何人任何事而改變過。」

「就連妳也不能令他改變？」草皮曾驚詫極了。

天娜苦笑：「阿曾，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妳是……女神。」

「不！你把這兩個字倒轉了，」天娜把臉龐貼在他赤裸的胸膛上，「我只是一個神女，在歡場裏打滾的神女，而他，卻是一個『金牌姑爺仔』，專靠女人吃飯，而且，更進一步，想靠女人來發達……」

草皮曾聽得連心都酸了。

天娜的快樂，是他的快樂。

天娜的痛苦，是他更大的痛苦。

他捧起了天娜的臉，態度認眞地說：「天娜，我們結婚，妳嫁給我吧！」

天娜仰起臉龐，淚花閃動：「阿曾，別說這種傻話，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世界裏的人，我們……不，應該是說，我配不起你！」

草皮曾立刻拚命地搖頭：「不！妳是我心中唯一至愛，沒有妳，我的生命將會黯然失色，只有妳，才能把我生命中的火花燃起，天娜！妳明白嗎？」

他是認眞的！

他是情場上的失敗者，他是情場上的癡情客，但如今，他找到了希望！

天娜對他的態度大大的改變，這就是他的希望。

但天娜搖頭。

天娜對他說：「你將來一定會找到如意的對象，但那個女人絕不是我。」

草皮曾撲前，抱着她，抓着她，就像是個遇溺的人抓住了救生圈。

「不！只有妳，才能令我有着做人的樂趣。」

「冷靜點，阿曾！」

「不！我沒法子可以冷靜，除非妳願意和我一起生活。」

「我是個歡場中的女人，我是個媽媽生。」

「妳可以退出風月場所，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以讓我們舒舒服服地過着下半世的日子。」

「傻瓜，什麼上半世下半世的，」天娜「噗嗤」一聲笑了起來，「把自己說得七老八十似的……還把我也拖了下水。」

她笑得很嬌媚。

雖然她並不太年輕，但也不老。

她擁有嬌人的身材，還有屬於女人的黃金歲月。

草皮曾看着她，目不轉睛地看着她。

＊　＊　＊

荒山野嶺上，熊抱王初會殺手的夢幻組合。

沒有人知道，殺手中的夢幻組合，究竟總共有多少成員。

熊抱王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這個組合，在鋼筋森林裏是無敵的，無論任何人遇上了這可怕的組合，都只有死路一條。

強如笠原，也不能例外，一定不能例外。

「我是青山道。」男的說。

「我是梅道。」女的說。

熊抱王對這一男一女，投以感激的眼光，若不是青山道和梅道，他早已死於艷舞劇場的暗殺下。

青山道和梅道，當然不可能是這對男女的眞正名字。

只是夢幻殺手組合中的一種代號。

青山道對熊抱王說：「你的目標太大，很危險。」

梅道微笑：「太胖的人，目標通常都比任何人更明顯。」

熊抱王埋怨地說：「二十年前，我的身材和你們一樣，只要中年發福，一發便不可收拾。」

青山道忽然給了他一張照片：「這人叫湯健生，是湯比利的兄弟，對不？」

熊抱王看看照片裏的人，然後點點頭，「不錯，他就是湯健生，你有他的一切資料？」

「不算太詳盡，只能查到他十二歲以後的來龍去脈。」青山道說。

熊抱王一怔：「他有什麼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是神經有問題。」梅道說：「只有神經不正常的人，才會獨自闖入笠原的私人別墅，企圖用手槍轟碎這位黑道老大哥的腦袋！」

熊抱王吃了一聲：「什麼？他已採取行動了？」

「不錯，而且行動早已結束，他的性命也已結束。」青山道冷冷一笑。

熊抱王呆住了。

他一直以爲，湯健生是會配合着自己的力量，才去找笠原報仇的。

但湯健生卻獨自闖關去了。

梅道嘆了口氣：「湯健生連笠原的影子也找不着，便已遇上了大空和小空。」

「大空？小空？」

「不錯，是一對孿生兄弟，兩人都是空手道黑帶高手。」

「湯健生的槍法又快又準，他不會害怕空手道。」

「這對孿生兄弟是從暗角裏撲出來的，」梅道解釋：「當湯健生看見這兩個人的時候，滿嘴牙齒和八九條肋骨已給沉重如山的空手道功夫劈碎！」

熊抱王的臉色發白：「他死了？眞的死了？」

梅道冷冷一笑：「不自量力的人，本來就是死不足惜。」

熊抱王吸一口氣：「我又怎樣？」

青山道皺了皺眉：「這件事，既然已交託到我們手裏，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更爲了不要再度打草驚蛇，我們建議閣下暫時離開香港。」

「不！我有責任處理這件事。」

熊抱王堅決反對。

梅道嘆一口氣：「你果然是個固執的人，既然如此……」

說到這裏，手裏已閃電般亮出了一柄槍。

一柄痲醉槍！

一槍射中了熊抱王的手臂，他怔了一下，接着就呻吟兩聲，咕咚倒了下去。

「很抱歉，這是高二公子的意思，他認爲你已太老，也太胖了，你可以得到五百萬的退休金，也可以選擇任何你喜歡前往的地方……」

熊抱王聽見這幾句說話。

但以後的，他再也聽不見，他昏迷了，就像是睡着了覺一樣。

＊　＊　＊

下午一點，草皮曾到停車場取車。

他現在的心情，很複雜。

草皮曾剛打開車門，附近就出現了幾個人。

都是西裝筆挺，戴上墨鏡的男人，總共六個。

看起來，他們就像是穿着劃一的制服。

草皮曾心中一凜，他知道這六個人是笠原的手下，他們的出現，肯定來意不善。

他想逃，但前後左右的退路已給封死。

他也想過立刻跳入車裏，開動車子衝出重圍。

但他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那是因爲成功的機會不大。

而且，就算這一次可以闖出重圍，下一次又怎樣？

醜婦終須見家翁。

笠原的人既已找上門，躲避絕對不是辦法。

總不成眞的逃亡，一走了之。

「曾先生，我們的波士有請。」

「是笠原先生？」

「果然是聰明人，請上車。」

不是上草皮曾的車，而是有另一輛汽車在恭候着。

草皮曾已沒有任何選擇餘地，只好上車。

車廂裏，一個人冷冰冰的望住他。

草皮曾認得他，他是笠原。

黑白兩道人物，無不退避三舍的笠原老大哥。

「笠原先生……」草皮曾打躬作揖。

「不必客氣，我是個講道理的人，」笠原的臉上仍然罩着冷冷的冰霜，「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採用其他方法處理事情。」

語氣軟硬兼施，端的是厲害人物。

草皮曾點頭不迭，表示明白。

笠原又接着說道：「周末那一場賽事，你的馬差點令我下不了台，雖然最後照相險輸了，但你和你手下的騎師，都很出色……嘿嘿！嘿嘿！」

草皮曾的額上已淌滿了汗。

汗水由細細密密，漸漸變成一顆一顆豆大般大小。

「笠原先生，我知道你很不滿意，但……但我也是……也是……」

「笠原先生，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是不是身不由己？」

「我明白！我什麼都很明白！」笠原忽然厲聲大喝：「要是我不分青紅皂白，你根本沒有性命可以滾入來見我！」

草皮曾若不是坐着，而是站着，恐怕早已雙腿酸軟倒了下去。

他要解釋，他要分辯，無奈舌頭似已打了個結。

笠原冷冷一笑：「恭喜你不但有一個很出色很拍檔的騎師，還有一座大靠山，只怕不出半年，整個馬圈都是你的天下了！」

草皮曾臉色灰白，苦着臉道：「笠原大哥，我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才被逼冒犯你的……但那一場馬，你們還是險勝了。」

「險勝！」笠原突然怒吼，一抓便抓住了草皮曾的頭髮，而且還用力地向上扯！

草皮曾已疼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但他不敢呼叫，連悶哼也不敢發出來。

因爲他知道笠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老大哥，無論是誰惹怒了他，都是一件極危險極危險的事。

草皮曾此刻的處境，已很危險，他若再有半步差池，後果定必不堪設想。

笠原怒目瞪視着草皮曾，咆哮着叫道：「我要贏馬，一定要贏一條街回來，那才算是眞正的勝利！但這一場馬，我只能在照片中贏你的灰馬短馬頭位，那算是什麼？他媽的！我不能忍受這樣侮辱！」

草皮曾的身子在顫抖，想說話分辯，但始終出不了聲。

笠原發了一陣脾氣，總算鬆開了手，悻悻然地坐在柔軟的沙發上。

「姓曾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

草皮曾吸一口氣，道：「我……這是左右做人難！」

笠原嘿嘿一笑：「做人難，做鬼可容易得多了吧？」

草皮曾忙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他媽的什麼意思？你幕後的大靠山是誰？」

「笠原大哥，你是神通廣大的人物……你應該已查了出來吧……」草皮曾委屈地說。

「我當然知道是誰在搞鬼！但我要你親口說出來！」

「是……是高凱！高二公子！」

「嘿嘿！高凱！好一個高二公子！」笠原咬着牙，惡狠狠地在笑。

草皮曾噤若寒蟬，連動也不敢動。

* * *

白雲在陽光下輕輕飄蕩，海水泛起了刺目的金光。

一艘豪華客輪，將會遠洋航行，前往歐洲最美麗的十幾個國家。

這艘巨輪，載走了依莎貝。

她要獨自前往歐洲，找她自己的新生活。

對於高凱，她不是沒有留戀的，但她也和丁敏敏一樣聰明。

她知道在高凱四十歲，甚至是五十歲之前，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女人能縛得住他的心。

他是一個大情人，卻不是個專一的情人。

他是個浪子，無數女孩的情人。

他不會只是屬於任何一個女孩子。

丁敏敏不是，依莎貝也不是。

但她們已滿足，因爲高凱的確是一個很出色的大情人。

雖然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能縛住他的心，但曾經和他在一起共渡過快樂時光，已是一種難得的奇遇。

愛情是甜美的，但不要讓它腐爛。

能夠在愛情腐爛之前急流勇退，那是最聰明也最漂亮的做法。

丁敏敏聰明，依莎貝也同樣聰明。

反正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誰都不愁寂寞。

更何況她們都有青春，有漂亮的容貌和嬌人的身材，這全是女孩子最大的本錢。

依莎貝走了。

她曾經「離家出走」，過着獨立的生活。

但億萬富豪的父母，又怎忍心讓自己的寶貝女兒一直在外面捱風抵浪？

她又回到家的懷抱。

才回到家，就已收取了一份禮物。

一張支票，現金五百萬。

「妳喜歡怎樣花便怎樣花，只要不傷害自己就可以了！」父親這樣對她說。

她感動了。

不是爲了鈔票而感動，而是因爲她有一個關心自己的爸爸。

* * *

送走了依莎貝，高凱神情落寞。

丁敏敏走了，依莎貝也走了，他又變成了沒有女伴的鑽石王老五。

當然，他不擔心自己找不到女伴。

他擔心的，反而是他的哥哥。

他那比較老實的哥哥——高輪！

這時候，高輪在什麼地方呢？

答案是令人驚訝的，他居然在一幢尚未建築完成的大厦內。

他在這地方幹嗎？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什麼人？

* * *

高輪他已婚，妻子露萍已在懷孕，開始腹大便便。

但他卻遇上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女郎——呂安妮！

呂安妮並不是那種妖冶的女人。

她並不媚俗，她是清新可人的，她是嬌憨動人的，她的表現，完全符合高輪的夢想。

她是高輪夢中的女郎，她很快就令高輪着了迷。

不但是着迷，簡直是爲她而瘋狂。

今天，高輪巧妙地擺脫掉兩個保鑣的纏擾，他要和呂安妮單獨遊玩。

他渴望能與呂安妮渡過二人世界般的一天。

他成功了，他擺脫了保鑣，陪伴着呂安妮東奔西跑。

到了晚上，呂安妮瘋狂地搜購食物，她要開派對。

各式各樣的飲品、食物、烟酒、糖果、什麼都買了一大堆放在車上。

高輪問她：「是否有什麼事情要慶祝？」

她搖搖頭：「不！只是因爲高興。」

「因爲高興」，是女孩子做任何事都不必再進一步解釋的最佳理由。

什麼都不是，只是因爲高興。

高輪笑了，她高興，他也陪着她一起高興。

一男一女，高高興興地駕駛着車子，高高興興地潛入了一幢尚未建築完成的大厦，又隨隨便便地摸進了其中一個單位……

高輪認得，這幢大厦是他自己公司集團興建的，每一個單位的市價，超過三百萬元。

現在樓價高企，三百萬元的單位，只有六百呎左右，地點還不算是怎麼好的。

但這幢大厦，樓高三十五層，每一座有八個單位。

這是Ⅱ座。

總共有十八座，合共超過五千多個單位。

這五千多個單位，組成了「高輪花園」！

而高輪卻親自來了。

悄悄地和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潛了進來。

這是一個舞會。

這舞會，只有兩個人，一男一女。

高輪感到說不出的刺激，他從來沒有見過呂安妮那樣的女孩子，更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派對。

他感到自己年輕了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二十五年！

這種感覺，是不眞實的，卻也是足以令他瘋狂的。

他已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他忘記了自己是個億萬富豪的超級大亨！

呂安妮吃朱古力，她咬一半，另一半就用櫻桃小嘴含着，輕輕地遞了過去。

高輪吃了那另一半。

很美妙的朱古力，味道有點怪異，但香氣撲鼻而來。

是朱古力的香氣？還是呂安妮小嘴裏的香氣？

他已分不清楚，他只是感到自己陷入了一個充滿迷幻色彩的世界。

一切都並不眞實，但一切都是那樣地令人銷魂。

她向高輪淺淺一笑，然後膩聲說：「親愛的大亨，你願意吻我嗎？」

高輪沒有猶豫，立刻就抱緊着她吻她！

她的身體不斷在他面前擺動，她是青春的，她是活力充沛的。

她更有令人難以抵擋的熱力！

高輪並不是個完全沒有理智的人，但他的理智，無法抵禦呂安妮的誘惑。

她是漂亮的少女，她在施展最令男人心動的誘惑。

漂亮少女的誘惑，永遠是男人最大的尅星。

最大的尅星，往往隱藏在最動人的臉孔背後。

她的每個動作，看來都是那樣地奔放，奔放而自然，完全沒有半點令人懷疑的矯扭做作。

天下間最可怕的騙局，往往都是最簡單，最原始的騙局。

但可嘆可悲也可笑的卻是，只要陷入了美色的騙局，往往連最精明的男人也會上當！

英雄難過美人關！

高輪也不例外！

原來空置的單位，越來越熱鬧了。

初時，是呂安妮和高輪在翻雲覆雨，然後，又來了兩位觀衆，和這兩人所發出的掌聲。

這兩個人的手裏，都提着紅色的燈籠。

暗紅的燈光，映照在這兩個人

的臉上。

這兩張臉孔，竟然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年約三十的男人，他倆是一對孿生兄弟。

唯一有分別的，就是這對孿生兄弟的臉上，都有刀疤。

一個的刀疤在左邊，另一個的刀疤在右邊。

可是這兩條疤痕，除了位置相反之外，無論形狀和長度，都是一樣的！

難道這兩道疤痕，竟然也是「孿生」出來的嗎？

高輪愕然！

高輪聽見左邊臉上有刀疤的人發出一聲冷喝：「別動！」

這人的語氣，比冰還冷，比鋼鐵還更堅挺，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高輪一臉都是啼笑皆非的表情。

「兩位大哥，你們志在發財，對不？我這裏有幾萬塊，還有鑽石手表，你們都拿去吧！」

右邊臉有刀疤的人冷冷一笑：「你把我們當作是乞丐嗎？」

高輪心中一凜。

幾萬塊現金和鑽石手表都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可見對方並非一般的劫匪。

他越來越是覺得形勢不妙，再看看呂安妮抽抽噎噎的在哭泣，他明白了。

這是世間上最古老的騙局，名曰：「捉黃脚雞」！

高輪失望極了，他想不到呂安妮竟然是個女騙子，但她的臉，看來卻是那樣地純眞。

他叫喚她，是意在進一步試探她的反應。

「安妮！」他叫喚了一聲。

果然，他只是叫了一聲，呂安妮就有了激烈的反應。

她迅速靠近那對孿生兄弟，哭訴着說：「這……這色魔不是人！他强姦了我！」

聽見她的指控，高輪的腦頂上彷彿「轟」聲響了起來！

右邊有疤痕的男人把燈籠放在高輪的眼前，冷冷地問：「高輪先生，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高輪的臉色，在紅燈籠的映照下，看來一片紅潤，似乎沒有什麼不妥。

實際上，他的臉色大大不妥！

這是一個陰謀！一個可耻的陰謀！

自一開始，呂安妮的出現，兩人的邂逅，便是一場處心積慮所設計出來的騙局。

高輪的名字，對方早已知道！

這分明是「明剃眼眉」！可是，形勢已然如此，高輪已變成了砧板上的一塊肥肉。

肥肉宰割由人，他還有什麼話好說？

他只好問：「兩位老兄，怎樣稱呼？」

這對孿生兄弟桀桀一笑，左邊臉頰有刀疤的一個說：「我叫大空，他比我遲出生半小時，他是小空！」

大空！小空！

這一對孿生兄弟，赫然竟是笠原麾下的職業殺手！

遠道而來，要爲湯比利報仇的湯健生，就是遇上了這對孿生兄弟，出師未捷身先死的！

只是，高輪什麼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呂安妮是世間上最可愛的少女。

和她在一起，是人生樂事，除此之外，也許還有露萍的腹中肉塊才是最重要的。

但他錯了！到現在才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誤有多麼的嚴重。

大空冰冷的笑聲，不斷在高輪耳邊響起：「高先生，你不是曾經偷拍過顧芳婷的錄影帶嗎？」

高輪心中一凜，忙道：「不！那……那並不是我的主意。」

大空道：「就算不是你的主意，便是令弟高凱的主意，總而言之，你兄弟倆都脫不了關係！」

「那……那那又怎樣？那姓顧的女人……她瞞着我在外面勾三搭四，她是罪有應得的。」

「哦！說得對！眞的很理直氣壯！」大空冷冷一笑，「但今晚又怎樣了？你這個正人君子，不也是瞞着太太在這裏玩女人嗎？而且，呂安妮好像還沒有十六歲哩！」

最後一句說話，簡直嚇傻了高輪！

「不！這是不可能的！她……她是由外地來的女騎師……她怎可能還不夠十六歲？」

就在這時，呂安妮把一張身份証掏了出來。

她是香港人！

她到現在爲止，只有十五歲零九個月！

身份証上的資料，很清楚地告訴高輪，這個佈局是多麼陰險！

高輪的身子立刻發抖起來，他用呻吟般的聲音說：「她……她就算沒有十六歲，但……但她早已不是個處女……」

大空冷冷一笑：「香港法例，並沒有規定和十六以下的非處女發生性行爲，是可以被判無罪的！而且，就算眞的有這麼一條條例，她也可以說，她的初夜是你在上個月强暴地奪取去的，呂小姐，妳說是不是這樣？」

呂安妮立刻拚命地在點頭：「不錯！你說得半點也不錯！」

高輪的身子濕透了。

他全身都是冷汗，這是他一生中遭受到最嚴重挫折的時刻。

大空陰險的笑容繼續直逼着他：「高先生，天理循環，數應不爽！你們姓高的偷拍了顧小姐的性生活，我們只不過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可沒有什麼不對之處！」

高輪深深的吸一口氣，搖頭道：「不！你們沒有拍攝！你們只是恫嚇……」

雖然他嘴裏這樣說，但心裏卻早已相信，他們已拍攝了剛才的場面。

他這一次，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

小空忽然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哨聲。

哨聲響起，不到十五秒，已有兩個鬼鬼祟祟的人走了過來。

這兩人的手裏，都有性能優越的攝錄機。

小空目注高輪：「要不要播映給你看看？」

高輪氣急敗壞地說：「不用看了，把影帶給我，你們要多少錢，我都照付！」

小空搖搖頭：「對不起，這件事，我們作不了主！」

高輪忙道：「兩位大哥……我知道……這一次是我不對……就請兩位幫幫忙，把這樁事遮掩過去，總之，酬金方面，我保証……」

「別說了！」大空打斷了他的說話，「光棍眼中不揉砂子，咱們都是吃江湖飯的，誰不知道高老闆有花之不盡的鈔票，可是，這件事情，我們眞的作不了主，就算你把一千億美金放在咱們面前，還是那一句話——我們作不了主！」

高輪又呆住了。

一千億美金，簡直是個天文數字，尚且無法擺平這一件事！

很明顯，對方的苛索，並非金錢那麼簡單！

高輪怔呆了很久，才問：「你們……你們想怎樣？」

大空笑了，笑意十分殘酷：「也不怎麼樣，只要明天下午六點，你準時去見一個人，事情也許會有轉機。」

「你們……要我去見什麼人？」

「顧芳婷小姐！」

「但……我很久沒有和她來往了……我要到那裏才能找到她？」

「你們的老地方！」

「老地方？」

「高老闆，你不會連那個地方也忘掉了吧？」

「不……我知道那是什麼地方……我記得！我永遠都會記得……」

「好極了，明天下午六點，準時到達，但你千萬緊記，除了你之外，絕不能帶任何人來，也不要耍花樣，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我……我明白……完全明白。」

大空小空一起怪笑。

高輪的耳朵邊不斷嗡嗡地在作響！

呂安妮的說話，他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但他的心中卻是一片空白！

只有無窮無盡的恐懼！

江湖糾紛　永難平息

凌晨三點半。

在一間環境十分幽靜的小酒吧裏，一對情侶正在打情罵俏。

「尊尼，你有點醉了。」

「小娟，妳太低估我的酒量了……」

聲音並不響亮，大概只有這對情侶才互相聽得見。

尊尼！

小娟！

都是很普通的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但要是熊抱王也在這裏，他一定會瞧得目瞪口呆。

熊抱王已被送走，他被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他一直把自己當作「戰士」。

但這一對年輕男女，卻逼令他退出戰線，理由是他的作戰能力，幾乎和「零」沒有什麼分別。

尊尼，就是「青山道」！小娟，就是「梅道」！

這兩人，都是殺手夢幻組合的成員！若不是他倆及時出手，世間上早已沒有熊抱王這一號人物。

尊尼，高大英俊，身手敏捷。

小娟，嬌小玲瓏，聰穎過人。

這一對年輕男女，既是情侶，也是職業上的好拍檔。

酒保走了過來，對尊尼說：「快要打烊了，有什麼節目？」

尊尼笑笑：「開發新領域！」

酒保一怔，問：「什麼意思？」

尊尼伸手在小娟的鼻尖上輕輕一指。

小娟立刻大發嬌嗔，一口就咬向他的指尖。

他沒有縮手，任由她咬着，還笑笑說：「只要妳高興可以咬斷它！」

尊尼結了帳，摟住小娟出門。

＊　＊　＊

上午九點二十八分，高凱接到了草皮會的電話。

草皮會向他訴說目前的境況，也要他明白目前的形勢，已達到了怎樣嚴峻的地步。

高凱明白，也感謝草皮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冒險地給自己這個電話。

掛斷電話後，高凱立刻披上外衣，駕駛車子去找高輪。

高輪在他的辦公室裏，烟灰缸裏最少有二十根烟蒂，他手裏仍然拚命拈着香烟再抽吮！

高凱把他的香烟搶了過來，一手扔掉。

「大哥，你是不是有什麼麻煩？」他直接了當質問高輪。

高輪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臉色陣青陣白，過了好一會才解釋：「股市大幅波動，這兩三天以來，我輸了三百多萬……」

才說到這裏，他倏然住嘴，因爲他知道這謊話太可笑了！

他雖然有億萬家財，也很有見識和社會上的經驗，但他的確不擅長撒謊！

三百多萬，對別人來說也許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他是高輪！

高輪會爲了區區三幾百萬而失魂落魄嗎？不！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高凱望着他的臉，只是無可奈何地在笑。

高凱沒有拆穿他的西洋鏡，那是因爲西洋鏡早已拆穿了。

高凱忽然把一張照片放在高輪的面前：「她很美，但她太年輕了，和你並不合襯。」

那是呂安妮的照片！

若在兩天之前，高凱這樣對高輪說，高輪一定會很不高興，雖然他和這個弟弟之間的感情一向十分要好。

但這時候，高輪只能呆楞楞地拈着呂安妮的照片，而他的手正在顫抖着。

高凱眉頭一皺，試探地進一步問：「大哥，是不是出了岔子？」

高輪立刻搖頭，用力地搖頭，同時疊聲說道：「沒事！沒事！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高凱是聰明的，而且他很瞭解哥哥的脾性。

高輪是個好好先生，他比弟弟老實，但他也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正因爲他一切都很正常，所以他偶然也會禁受不住外來的誘惑，而致做出了錯事。

他瞞着懷孕的太太，在外面結識了一個女朋友。

對於一個有錢的男人來說，更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

飽暖思淫慾，更何況是腰纏萬貫的大波士？以高輪的經濟能力，他可以玩得起任何的女人，縱使有例外，也只是極少數的例外。

可是，他這一次的情況，大大不同。

「大哥……我們都是男人，更尤其是親兄弟親骨肉，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我都會毫不保留地支持你，站在你的身邊，你明白嗎？」

「我……我明白！」高輪喘着氣，這個弟弟對他眞的十分好，他心裏是明白的。但這件事，他不能對高凱直說，他有苦衷。

「呂安妮的底子，並不乾淨，雖然她還很年輕，但卻是一個老千集團的皇牌成員之一，去年，她在新加坡誘騙大富商禤老九，成功地勒索了對方逾千萬新加坡元！」高凱攤開了呂安妮的底牌直說不諱。

高輪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高凱叫外面的秘書泡咖啡，然後坐在高輪的對面。

直至兩杯熱騰騰咖啡已擺放在桌上，高輪還是沒有說出半個字。

高凱忽然把門鎖上。

高輪的辦公室裏，有錄影機和電視。

高凱拿出了一盒影帶，播放給高輪看。

高輪一看之下，儍住了。

螢幕上的畫面，出現了三個全裸的壯漢。

三個全裸的大男人，正在和一個少女鬧得天翻地覆。

那少女，看來是那樣純眞，那樣美麗，但她卻是妖精的化身。

那少女，赫然竟是呂安妮！高輪曾經把她當作一個純潔的小天使！

「關了它！」高輪沒有咆哮，沒有發任何的脾氣，他只是用呻吟般的聲音哀求高凱。

電視機立刻被關掉，高凱把錄影帶拋到高輪的面前：「這個女人，有天使般的臉孔，但卻絕對是魔鬼般的心腸，大哥，你上當了。」

高輪疲倦地點了點頭。

高凱沉着臉，「我要二十四小時陪在你左右，直至事情獲得了圓滿的解決！」

高輪呆住。

他想拒絕這個建議，但他實在太徬徨，太疲倦，疲倦得什麼主意也拿不出來。

* * *

下午兩點，陽光燦爛，氣溫大概是攝氏二十八度。

在笠原的別墅裏，大空和小空正在享受着美妙的人體按摩。

兩個身材玲瓏浮凸的女郎，熱情奔放地在爲他倆服務。侍候大空的叫小玉，侍候小空的卻是來自北海道的日本姑娘——美築子。

小玉，十九歲，蘇州人，身材是三十七、二十三、三十六。

美築子十八歲，在北海道出生和長大，身材是三十九、二十四、三十七！

笠原是黑道上的超級大哥，他有數之不盡的產業，單是豪華別墅已有五六幢。

這別墅比較小，但也有花園、

游泳池、停車場，佔地超過三萬呎。

笠原很少到這裏來。

他把這地方撥給大空和小空管轄。

但這對孿生兄弟平時也很少到這裏，因爲他倆要在笠原居住的地方保衞老大哥的安全。

但今天笠原下了命令，要這對孿生兄弟放假。

理由是笠原已乘搭飛機到台灣去，三天後才會回來。

這裏的事，一概由大空小空全權負責處理。

大空和小空，當然沒有忘記下午六點的「約會」。

但目前，不妨輕鬆一下！

大空和小空並不常常找女人，但每次找女人，都要選擇質素一流的貨色。

小玉是三級電影明星，但只曾拍過一部脫戲。

她那誘人的身材，令大空深深着迷。

大空透過一些有勢力朋友的鑽營，終於搭通了線路，兩個星期前和小玉有過了「第一次」。

那是令大空驚喜的「第一次」。

也正因爲他太驚喜了，在心情緊張的情況下，竟然不到三分鐘便已完事。

他想再來第二次，但在第二次還未開始之前，他已喝得酩酊大醉。

一直到今天，他才有機會再一親小玉芳澤。

至於美築子，她和小玉是摯友。

透過小玉的介紹，美築子認識了大空的弟弟小空。

但在美築子的眼中看來，大空和小空根本都是同一個人！

小玉有了大空，小空自然交給了美築子。

可是，美築子的手裏，忽然出現了一把手槍。

一把十分小巧，但卻很實用的手槍。她對小空說：「裏面有子彈，你相信嗎？」

小空當然不相信，他以爲這是東洋魔女的花招。

但就在這時候，子彈「砰」的一聲由槍管裏怒射出來，竟然一槍便轟中了小空的眉心！

鮮血自洞孔裏湧出，小空的眼睛瞪得極大，他張大了嘴，想喝問美築子，但卻連半個字也叫不出來！

一聲槍響，不但大煞風景，而且還殺氣騰騰。

小空死了！立刻就死了！一槍中了眉心的小空，立刻死得不能再死！

大空是殺手，職業殺手！他此刻的恐懼，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恐懼小空會中槍身亡。

但這種恐懼，根本是多餘的，因爲小空已經死了，無論大空恐懼也好，鎮定異常也好，都已改變不了小空的命運！

而且，大空也發現在泳池的四周，已悄悄地湧現了一羣漢子。

最少有二十人！全都不是善男信女！

他驚愕，小玉更驚愕。

她不知道美築子竟然帶了手槍來，而且一直收藏得很好。最少，小玉和她那麼親近，也沒有發覺這個秘密。

秘密一揭穿，小空已成爲槍彈下的亡魂！

這是一件絕頂恐怖的事。

大空忽然省悟，他今天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是不應該離開笠原的大本營的。

笠原到外地去，那是笠原的事。笠原叫他倆兄弟放假，那也是笠原的事。

他倆仍然應該和笠原的手下在一起，互相照應。

只是，美築子也是敵人的一份子，這就不是大空小空所能想像的了。

只有小玉，她是局外人，她並沒有出賣大空。

她也給美築子瞞騙了。

大空畢竟是見慣風浪的人！雖然形勢十分不妙，但他仍能勉强保持鎮定。

就在這時候，一個肥大的身影出現在泳池的右邊。

這人的嘴裏叨着一根又粗又大的雪茄，架着一副墨鏡，一臉肥肉不住的在抽搐，正是熊抱王！

熊抱王嘿嘿一笑，左擁右抱，挾着兩個絕色美女離開這別墅！他沒有離開香港，他仍然在拚命地爲高凱做事！

大空這個可怕的殺手，卻成爲了他的俘虜！

大空再兇猛，也是插翅難飛……

* * *

黃昏六點，老地方。

這是顧芳婷和高輪的「老地方」。

高輪沒有忘記，他是在那裏初次邂逅顧小姐的。

地點就在這裏。

這裏是一間環境十分幽雅的餐廳。

在那一天晚上，高輪獨自在這裏享受晚餐，忽然眼前一亮，瞥見了艷光四射，身材迷人的影后顧芳婷。

以高輪的個性，他決不會主動去挑逗異性。

但顧芳婷卻用最簡單的方法，認識了高輪。

她對高輪說：「對不起，我片約太多，不能接拍貴公司的電影。」

高輪訝然，急急向她解釋，說自己並不是什麼電影公司的老闆。

然後，顧芳婷瞪大了美麗的眼睛，驚訝地表示自己認錯了人……真對不起……連聲抱歉之類的說話……

就是這樣，一個知名度遍及東南亞以至中國海峽兩岸的大明星，結交上了財勢浩大，轄下集團資金充斥大半個地球的超級富豪——高輪先生。

打開了話匣之後，要掀開風流艷史，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但高輪並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他對顧芳婷是認真的。

對顧芳婷來說，他越認真，對自己就越是有利。

她要入主高家。

她要進入超級豪門，踏上人生更璀璨更輝煌的歲月。

但她失敗了。

她失敗的原因，是她根本不愛高輪。

於是，她如常地和那個年輕的鋼琴師打得火熱，最後，她的計劃全盤失敗！

不但如此，她更遭遇到報復性的強暴！

恩怨情仇，一言難盡。

今天，冤家路窄，兩人又再在老地方重逢。

顧芳婷獨自坐在當天邂逅高輪的座位上。

她淡掃蛾眉，仍然是那樣地艷光四射。

高輪拘謹地在她對面坐下，隨便叫了一些飲品，雖在柔和燈光映照下，仍然使人覺得他的臉色十分蒼白。

「高先生，你遲到了三分鐘。」

「對不起……隧道塞車。」他解釋。

「以前，你永遠比我早到。」她冷冷一笑。

「以前……以前的事，我已忘記……」高輪的眼神，顯得複雜而蒼涼。

「原來你是個如此善忘的人，難怪老早便把我拋諸腦後！」顧芳婷的說話，每個字都像是銳利的箭。

她的箭早已搭在弦上。

她的箭，早晚都要射向高輪，問題只在於是否能夠把高輪一箭射死。

這女人，並不是個平凡的小女子。

以人比人，情場上高輪決不是顧芳婷的對手。

可是，在高輪背後，卻還有一個人口不多，但勢力卻非同小可的家族。

且別說金幕廬的高老太爺，便是高輪的弟弟高凱，也是個絕不簡單的人物。

高凱是個花花公子，但除此之外，他在黑白二道的影響力，近期有越來越不可小覷的趨勢。

顧芳婷入主高家的陰謀受到嚴重的挫折，就是高凱從中作梗的結果。

顧芳婷恨透了高凱，卻沒有埋怨自己和那年輕鋼琴師的鬼混。

人總是這樣的。

原諒自己容易，但要原諒別人，卻是千難萬難。

高輪並不是個擅於辭令的人，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更尤其是在女人面前屈居下風的時候。

他的舌頭，他已打了七八十個結。

若是不明內情的人看在眼裏，準以為高輪是個忘情負義的負心漢。

但他不是，他的確是一心一意對待顧芳婷的。

她曾經是他心目中的女神，甚至直至現在，他仍然有這種感覺。

他甚至認為，自己的弟弟高凱，他對付顧芳婷的手段，實在是太狠辣了。

高輪是個不折不扣的痴情漢。

但顧芳婷卻是狐狸中的狐狸，她要得到的東西，她要得到的男人，她是一定要攫取到手的。

現在，高輪就在她面前，她會用怎樣的方法對付他？

她沒有說太多的話，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有話要說，並不是她，而是另一個人，一個超級的大哥大——笠原！

笠原來了，他提前由台北回來。

台北到香港，只是一小時的航程，他什麼時候要回來都不成問題。

在笠原背後，還有一個衣着時髦，甚至可說是十分「前衞」的少女。

她外面罩着一件寬敞的針織魚網衫，稀稀疏疏的網紋內湧現出一雙尖挺的乳房，雖然裏面有乳罩，但卻還是把大半截雪白的乳房露了出來。

她穿的紅短褲，式樣簡單，大腿膚色賽雪，令人為之目眩心跳。

這本是高輪心中一直渴望能夠擁有的異性形象。

而且，他也曾經完全佔有過這美麗的胴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歡樂。

可是，他和這迷人的少女，只

是一夕風流，便已惹下天大的痲煩。

他在風流快活之後，倏地警覺自己原來已墮入了一個卑鄙的陷阱裏！

但他已在陷阱中無法自拔，只好任由他人宰割。

高輪的眼神是複雜的，既有恐懼，也有憎恨、懊悔，但卻又同時不期然流露出一絲貪婪的神情。

在此時此地，他居然還有一絲絲捨不得放棄呂安妮美麗的胴體的心情！

他已經知道，她是個老千、是個妖精的化身。

為了這個還未成年的少女，他惹下了天大的痲煩……可是，他仍然在憎恨之餘，無法不對她有着難以捨棄的眷戀。

當然，他明白這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呂安妮的生命中，曾經有過數之不盡的男人，而高輪，只不過是她眼中的肥羊牯。

她在笠原的身邊，她的神態是輕佻的。

但她輕佻而美麗，她實在是一個十分吸引男人的美人兒。

高輪混身感到不自在。

他不自在的原因也是很複雜的。

在他眼前有兩個女郎，雖然韻味各有不同，但毫無疑問，都是罕見的美女。

這兩個絕色佳人，都曾經和高輪有過肌膚之親，但也同樣為高輪帶來極大的煩惱。

兩個危險的女人，還有一個你說有多危險便有多危險的黑幫老大哥——笠原。

常言有道：「宴無好宴。」眼前這個約會，也很有鴻門宴的味道。

笠原坐了下來，他除下了墨鏡，一雙深沉銳利有如鷹隼的目光，在短距離下逼視着高輪。

這種短距離而又兇厲無比的逼視，彷彿可以把高輪身上的骨頭拆散開來。

高輪不敢和這種眼光接觸，他像個犯了錯的小學生，在老師威嚴的目光下垂着頭。

呂安妮卻「嗤」的一聲笑了。

她這一笑，美麗得像是天使，也妖異得像是個精怪。

專把男人精氣吸掉的小精怪。

高輪暗中咬着牙，還是不敢作聲。

首先開腔的，當然還是老大哥笠原。他皮笑肉不笑：「高老闆，安妮很欣賞你的性愛技術，今晚有空嗎？」

高輪的臉立刻由青白變成漲紅。

笠原哈哈一笑：「怎麼了？才只是玩了一次，就對我們的小公主厭膩了？」

高輪又只好急急搖頭，努力解釋：「我不是這個意思……她……她很好……她……很可愛。」

笠原又在冷笑：「她當然可愛，否則又怎會與你一口氣被拍錄了五六齣精采的性愛遊戲錄映帶？」

高輪猛地抬起了臉，叫道：「把錄影帶還給我，你們要多少錢都可以！」

笠原仍然逼視着他。

「高老闆，金錢並不是萬能的，尤其是在一些江湖恩怨的糾紛下，財力並不是可以化解一切的萬能武器！」

高輪的臉色又再蒼白如雪：「你想怎樣？」

笠原冷冷一笑：「不怎麼樣，我給你三天時間，你必須和你現任的妻子離婚，然後……」

「然後怎樣？」

「你不是很喜歡安妮小姐嗎？既然這樣，我成全你的心願，當你和妻子離婚之後，安妮將會成為你的第二任太太！」

「不！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太太正在懷孕，她肚子裏的骨肉，是高家的後代！」

「高老闆，你要怎樣處置自己的骨肉，那是閣下的事，我不管，但你一定要對呂安妮小姐負責，你要和她結婚！」

「不！這個絕不可以……她……她還沒有十六歲，我看過她的身份證。」

「就算她現在還沒有十六歲，再遲三兩個月，一定不成問題！而且，你曾經見過的身份證，根本就是假的！」

「為什麼用假身份證來騙我？」高輪瞪着眼。

笠原冷笑不迭：「整件事情，徹頭徹尾都是騙局，就算多一張偽冒的身份證，又何須大驚小怪？」

高輪為之語塞。

不錯，自從呂安妮一開始出現，便已經是一個陰險的陷阱，卑鄙的騙局，而一張偽造的身份證，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笠原忽然用手戟指着高輪的鼻尖：「高老闆，我並不是個有耐性的人，你最好立刻作出明智的抉擇，否則，一切嚴重後果，恕不負責！」

高輪苦着臉：「為什麼要這樣逼害我？我……我根本沒有做過任何壞事。」

笠原怒道：「顧芳婷接二連三受到侵擾，連婚事也被逼取銷，難道你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嗎？」

高輪沒有反駁。

他並不是個口齒伶俐的人，尤其是在這樣的場合，他的舌頭簡直好像有三十斤重，每說一個字都感到說不出的吃力。

而且，事情還涉及他的親弟弟高凱。

他不想二弟遭受到牽連……

他只好啞忍，但笠原卻絕不放鬆，不斷向他進逼。

其實，明眼人一眼看出，笠原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要把高凱這位二公子也逼出來！

就在這時候，高凱果然出現了。

他只是一個人進來，但在這餐廳外，卻有三百人在互相對峙。

不是一百五十人對一百五十人，而是二百人對一百人！

笠原老大哥人强馬壯，手下衆多，那是衆所周知的。

但這時候，人數佔大多數的一方，居然並不是笠原，而是高凱！

而且，他帶來的二百個人，絕不是等閒之輩，全都是黑道上最兇悍最富於拚殺經驗的打手！

笠原很快就知道外面的形勢。

但他臉上不動聲色，再惡劣的環境，他都曾經經歷過，況且眞正的大流血火併還沒有爆發。

只是，他已不能不重新估量對手的實力。

高凱今天彷彿吊兒郎當，不修邊幅的樣子，和平時的他頗有分別。

但在女孩子眼中看來，他這副模樣看來更是迷人。

笠原臉色沉下，冷冷道：「高二公子，你很有辦法，但人多並不管用！你是正當商人，要是外面幾百人眞的展開大斷殺，你和高大公子都不會好過！」

高凱搖搖頭：「笠原老大哥，你誤會了，我只是路經此地，忽然看見自己的親哥哥在這裏喝茶，所以走進來跟他聊聊而已，至於餐廳外面的二三百人，我連一個也不認識！」

一面說，一面拉過椅子，在桌旁坐了下來。

笠原冷冷一笑：「高二公子，你大概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了，就連你的老頭子，只怕也不敢對我如此無禮。」

高凱索性把兩條腿擱在餐桌上，傲然地說：「我的老爸已在半退休狀態中，但卻還沒有多少江湖上的朋友，敢不賣他老人家的帳！」

「金幕廬的高老先生，德高望重，那是人人都很尊敬的，但只怕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

笠原冷冷地盯着高凱的臉。

高凱笑了，他把雙腿收回，然後對高輪說：「大哥，這裏的空氣有點腥臭，我們還是不如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吧。」

笠原勃然變色，陡地一拍桌子：「姓高的，你竟敢耍我？」

高凱搖搖頭：「你誤會了，我只對漂亮的女孩子有興趣，像閣下這樣的材料，恐怕只有母豬才會多看幾眼。」

笠原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但他並沒有發作。

他任由高凱帶着高輪離開這餐廳。

爲什麼？

原來一把手槍的，已抵在笠原的背上！

握着這一把手槍，並非外人，竟然是和他一起進入餐廳的呂安妮。

「安妮！妳瘋了？」笠原壓低着聲音，聲音中充滿着怒意。

呂安妮在他背後冷冷一笑：「我是個騙子，難道你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但妳是我們這一邊的人！」

「老大哥，甚麼這一邊那一邊的？你以爲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分開軸心國和聯盟國嗎？」呂安妮冷笑，「我是誰，恐怕你到現在還不怎麼清楚！」

笠原的臉色更難看：「不管妳是誰，也不管妳現在是否開槍，恐怕妳以後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

呂安妮哈哈一笑：「怎麼了？你想報復嗎？妙極了，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把我幹掉，但你將怎樣面對雪姬？」

「雪姬？」笠原的身子猛然一震，「妳……是什麼人？怎會知道雪姬的名字？」

呂安妮忽然把手槍塞在笠原的手裏！

「別問長問短了，開槍吧！我是你心目中的叛徒，你是黑道大亨，江湖上威名顯赫的老大哥，但今天，我丟盡你的顏面，開槍吧！只有這樣，你這張臉皮，仍然還能掛在你自己的臉孔上！」呂安妮嘶聲叫，就連顧芳婷也想不到，這少女一旦脾氣發作，竟然會是這麼可怕的！

笠原手裏有槍，而且是呂安妮的手槍。

已沒有人用槍指嚇着他，但他的手卻反而顫抖起來。

「射呀！你不是很有威嚴的老大哥嗎？怎麼連射殺一個女人的勇氣也沒有？」安妮大叫！

笠原呆住了，手槍跌落在地上。

他呆住，顧芳婷也呆住。

她認識笠原，已有好一段日子，甚至可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事。

她以爲自己很瞭解笠原，她一直以爲笠原是個六親不認，殺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現代魔星。

但直到這一刻，她才發現笠原也有軟弱下來的時候！

呂安妮咬着牙，冷笑着問笠原：「你不開槍，我可要走了！」

笠原仍然是呆楞楞地望住她，一張臉蒼白如紙。

呂安妮又冷冷一笑，突然擰轉身，離開了這餐廳。

顧芳婷看着笠原，滿臉都是驚詫之色……

呂安妮和笠原之間，顯然有着絕不尋常的關係，但笠原自己以前並不知道。

還有，那個「雪姬」又是誰？

* * *

高凱把高輪送回他的寓所，又加派了十幾個保鏢好好保護他。

露萍知道發生了事，但她沒有絮絮不休的煩擾着高家兄弟。

也正因爲這樣，高輪的心中更難過，也更內疚。

他感到自己對不起妻子。

他要在太太面前，把自己所犯的錯失和盤托出。

他說了，露萍一直靜靜地在傾聽。

直至高輪把事情源源本本地說出之後，露萍並沒有生氣，更沒有激動。

她只是擁吻着自己的丈夫，然後說：「都已過去了，以後再也不要提起，好嗎？」

高輪怔了很久，才用力地點頭。

他明白，完全明白。

露萍是一個賢妻良母，他以後將會好好對待這個貞忠的妻子。

* * *

爲了兄長的事，高凱很費精神，但他沒有埋怨，而且認爲這是自己應該做的事。

他只有高輪這一個哥哥。

高輪也只有他這一個弟弟。

要是連親兄弟都不能互相支持，那麼這是一個可怕的悲劇。

高凱知道，笠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黑道人物，但爲了高輪，他必須正面面對着這個强敵。

高凱駕駛着跑車，回到他自己的別墅。

別墅的大廳，沒有傭人。

他在回來之前，預先告訴別墅裏的八個傭人，連同司機和花王在內，叫他們全都放假。

他不想見任何人。

他需要寧靜！寧靜！絕對的寧靜。

他開了一瓶伏特加、一瓶茅台、一瓶XO、一瓶威士忌，然後把四種酒混在一起，加冰、加雪茄灰、加一隻蛋和一湯羹蜜糖，拌和之後，一口喝掉了一大杯。

味道很怪。

說難喝，並不難喝。

說它美味，卻又是自欺欺人。

別墅裏沒有人，應該只有他自己一個。

但錯了，除了他之外，別墅裏還有另一個人，一個他意料不到會出現的女郎。

丁敏敏！

丁敏敏回來了，她說走便走，要回來便回來。

她有這別墅的鑰匙，儼然像是這裏的女主人。

大廳裏燈光柔和，敏敏的出現，卻令高凱爲之眼前大亮。

「是妳？」他意外極了，但神色卻顯得興奮。

「不歡迎嗎？」

「不！這是我一生中最需要妳的時刻。」高凱由衷地說：「我把所有傭人趕掉，是因爲想獨自在這裏思念妳。」

敏敏笑了：「嘴甜舌滑，不正經！」

「不，我是一本正經的，沒有妳，我越來越變得孤獨，連脾氣也漸漸古怪起來。」

「快要變成一個糟老頭了，對不？」

「只要妳再不回來看我，不出一年，我將會老得連頭髮也灰白起來。」

「頭髮灰白不打緊，最重要的是……」敏敏說到這裏，倏地住口。

高凱上前，緊緊地抱住了她，柔情無限地望住了她：「爲什麼不說下去？」

敏敏埋首在他寬敞的胸膛上，「唔」的一聲：「我不說，你是心知肚明的。」

* * *

天氣突然轉壞，狂風暴雨狂襲而至。

笠原駕駛着一輛平治，孤身一人來到了元朗。

元朗已迅速發展，二十年前的元朗，和現在的元朗，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笠原是縱橫黑道的老大哥，平時一出一入，都有大批手下左右相隨。

但這一次，他卻是單獨行動。

他把車子駛到元朗一間商業中心的停車場，然後下車，架上墨鏡，戴上一頂鴨舌帽，神秘兮兮地按着一張白紙上的指示，去找尋一個他思念了十七年的女人。

他要找尋的這個女人，就是呂安妮曾經對他提及過的「雪姬」！

時間是下午四點十五分。

笠原在街道上左穿右插，幸而

雨勢忽然又緩和下來，否則，他一定會變成一個落湯雞。

這位威震江湖的黑幫老大哥，對元朗區的街道，顯然並不熟悉，足足過了半小時，他才找到了心目中要找的地方。

那是一間西餅麵包店。

說也奇怪，雨停了，西方甚至綻出了夕陽的餘暉。

麵包店內，生意滔滔，擠滿了顧客，大部份都是一些家庭主婦、少奶阿婆之輩。

笠原站在門外，呆呆地看着。

他的視線，集中在麵包店老闆娘的臉上，她很忙碌，幾乎每一個進入店內買東西的顧客，和她都很稔熟。

這本來就是典型的街坊生意，大部份都是熟客。

老闆娘有多大年紀了？三十三？三十五？還是三十八？

一般顧客，都以為她只有三十二、三歲。

她皮膚晰白，笑容甜美，看來永遠都是很愉快的樣子。

但笠原知道，她三十八了，雖然不十分老，卻也不再年輕。

只是，無論她現在究竟多少歲，今天的她，依然十分動人，十分美麗。

笠原在門外看了很久，直至顧客漸漸稀疏了，他才吸一口氣，踏步進入店內。

老闆娘正在抓起電話聽筒，和一個行家談話，她邊談邊笑，一臉嫵媚。

她是天生美人胚子。

她還是和以前那樣可愛動人，她仍然在香港，並沒有離開。

只是，笠原被瞞騙了，他以為她已悄悄地移民，再也不會回來。

「雪姬！」他叫喚她。

她聽見這兩個字，聽見笠原的聲音，陡地呆住。

她緩緩地轉過臉，望向這男人。

這男人戴着鴨舌帽，鼻樑上架着墨鏡，一臉神秘的模樣。

她驚呆住了，別說這男人只是戴着鴨舌帽和架上墨鏡，就算他化了灰，她也認得出他是什麼人。

「是你？」她的臉更白，但仍然美麗，仍然十分好看。

她是雪姬！呂安妮提及過的雪姬！

雪姬把聽筒抓住，但她漸漸抓不穩了，終於「噗」聲跌了下來。

是笠原！在她生命中早已遺忘了的笠原！

他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

外面，又再雷電交加，滂沱大雨再度傾盆而下。

極不穩定的天氣，一如她眼前的這個男人——笠原！

雪姬的手顫抖了，就像是十八年前的一個晚上：

那一晚，天氣比今天更惡劣，天文台懸起了八號風球。

雪姬又年輕又漂亮，她是一間製衣廠的主管。

沒有人上班，但她仍然冒着大風大雨，回到製衣廠去。

她不但是製衣廠的主管，也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她有幾款時裝，必須限期趕製，她每一天都忙碌得不可開交。

她絕不能休息，否則延誤了工作，後果嚴重。

偌大一間製衣廠，除了她之外，就只有廠長在寫字樓獨自喝酒看錄影帶。

廠長是一個中年人，自從離婚半年後，性情變得古怪而暴躁。

雪姬有點害怕，尤其是在這狂風暴雨的晚上，整間製衣廠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但雪姬是個工作態度十分認眞的人，為了趕製時裝，她心無旁騖，只顧着自己的設計工作。

正當她專心地剪裁紙樣的時候，忽然嗅到一陣酒氣。

她沒有理會，繼續工作。

廠長卻對她說：「雪姬，我有件事，要請妳幫忙！」

雪姬還是沒有看他，只是繼續自己的工作。

她隨口應了一句：「有什麼事？」

廠長嘆了口氣，才道：「電視節目很差勁，外面又打風，影響及天線，導致畫面很不穩定。」

雪姬笑了笑：「將就點吧，我可不懂得修理天線。」

「但妳可以用妳的嘴巴令我消除寂寞。」

「你找錯人了，我並不是一個歌星，也不懂得唱歌！」

「不是要妳唱歌，只是要妳……」

雪姬的臉色變了！

她終於明白廠長的意思了！他是個色情狂！而且，他顯然對她有不軌企圖。

雪姬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立刻抓起了一把利剪，大聲嘶叫：「滾開去！滾開去！」

廠長卻臉露淫邪的笑意，不但沒有離開，反而加快速度，向雪姬撲了過去！

雪姬尖聲呼叫，但只是抓住利剪，不敢插向廠長。

廠長早已色迷心竅，一下子便把雪姬按倒下去。

他把她按倒在裁床上。

她揮手舞足，全力掙扎，但廠長獸性大發，完全把她操控着。

她驚極而呼。

廠長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但裁床上有一個玻璃瓶，那是一個不知名，也不知道本來有什麼用途的玻璃瓶。

雪姬終於抓到了它，並且在最危急關頭，抓住這玻璃瓶砸向廠長的臉。

廠長左邊臉頰中招，重重的中招。

他一陣暈眩，鬆開了手。

雪姬在驚惶中推開廠長，匆匆奪門而出。

她慌不擇路，奔向梯間，但走不到五步，已給尾隨而至的廠長一手抓住。

他並沒有完全昏迷，只是暈眩了一陣，稍一定神，又挾着一身酒氣死纏爛打直追雪姬。

雪姬奔至梯角間，那是死角位置，她再要發力掙扎，卻給廠長以泰山壓頂般的姿態，壓倒在地上。

她要呼叫，但廠長狂性大發，連續在她臉頰上打了七八下耳光。

直打得雪姬兩邊臉頰腫起，人更陷入昏迷狀態之中。

她勉强掙扎，但無濟於事。

外面狂風驟雨，在這風球高懸的時候，根本沒有人上班。

她孤立無援。

廠長雖色心大起，但也察覺到在梯間風流快活，畢竟並非理想地點。

於是，他抱起了雪姬，進入製衣工場內。

雪姬雖在半昏迷中，卻也知道，只要給這色魔抱入製衣工場，一旦關上了門閘，更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

但她已給廠長弄得筋疲力竭，再無餘力掙扎。

唯一還勉强可以做的，就是叫了一聲：「救命！」

縱使她叫出了，但聲音也是軟弱無力，似乎不可能有人聽得見。

可是，奇蹟突然出現。

一個人，突然從天而降，一拳轟向廠長的下顎。

這一拳力量沉猛，廠長整個人給震得倒退三步，雪姬也跌在地上。

廠長捱了一拳，狂性更甚，一聲野獸般的咆哮，隨手在地上抓起一條鐵枝，便向那人的小腹怒插過去。

那人急閃，但還是給尖銳的鐵枝擦過腰側。

廠長殺性大起，瘋狂地舞動鐵枝，每一擊都對準那人的要害。

雪姬心中驚懼之餘，卻又不免為那個男人擔心。

但那人身手敏捷，雖然一上來便掛了彩，但到最後，卻輕易地把廠長制服。

雪姬很感激那人，但那人的腰間受傷，鮮血染紅了他雪白的襯衫。

那人並沒有把廠長送交警方，只是撥了一個電話，叫人把他帶走。

雪姬早已慌了手脚，在藥箱裏翻出了一大堆藥物，為那男人止血。

那個男人卻只是用棉花醮些碘酒，敷在傷口便向她告辭。

雪姬望着他的背影漸漸消失，心中一片茫然。

他是誰？怎會突然出現？帶走廠長那些人又是誰？他們會把可惡的廠長怎樣了？

雪姬是心地十分善良的，雖然廠長對她大施輕薄，甚至差點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事過境遷之後，她卻並不覺得他可惡，反而認為他是個可憐的男人。

廠長本來有一個很理想的家庭，他一直都認為賢淑正直的妻子，竟然紅杏出牆，最後終於釀成婚變。

離婚後，廠長不斷酗酒，終於性情大變。

要不是他的妻子水性楊花，也不致演變成這樣的局面。

雪姬在製衣工場裏呆了好一會，才帶着雨傘離去。

但在工廠大廈的樓下，她又看見了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看來很有威嚴，因為她看見有三個年輕小伙子，正在與他恭恭敬敬地說話，似乎是下屬向上級提出報告的模樣。

而這三個年輕小伙子，就是在不久之前把廠長帶走的人。

雪姬終於忍不住，上前問那個男人：「這位先生……我想知道廠長現在的情況。」

那個男人充滿威嚴的臉龐上，泛起了一些淡漠的笑容：「妳放心吧，他以後再也不會騷擾妳。」

雪姬一怔：「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你們……好像並不是警務人員？」

「我們怎會是警務人員？」那人淡淡一笑：「妳怎麼在風球高懸的時候還在工廠裏？」

「是……是因為有工作……」

「不必解釋了，最重要的是壞人已得到報應，而妳卻能安全無恙。」

「先生……」

「我叫笠原。」

「笠原先生，你們怎會在此？」

「我因有些事前來，剛好碰上了他要强暴你。」

「笠原先生……廠長雖然對我無禮，但他的境況，也是很可憐的，希望……希望笠原先生不要過份難為他，好嗎？」

笠原又是一陣微笑。

那時候的笠原，還很年輕，樣

子也算是相當英偉有型，不落俗套。

他對雪姬說：「妳放心好了，他不會有事的，我們只是把他趕走，希望他可以冷靜下來。」

雪姬這才放心，由衷地對笠原表示感謝：「笠原先生，你是我的恩人，我不知道要怎樣多謝你才好！」

笠原眨着眼：「很奇怪，雖然外面大雨滂沱，水份充足，但我卻有着喉乾舌燥的感覺。」

雪姬忙道：「我請你喝茶，賞臉嗎？」

笠原悠然一笑：「那是求之不得的，我的車子在那邊，我知道有個地方，那裏的咖啡又香又濃，而且就算在十號風球高懸的時候，仍然照常營業……」

就是這樣，雪姬認識了笠原。

一個月之後，兩人的感情已迅速地發展。

雪姬爲了逃避廠長的糾纏，早已辭退了製衣廠的工作。

她索性休息，幾乎天天都和笠原遊山玩水，吃喝玩樂，陶醉在甜蜜愛河中。

戀愛能令人更美麗，卻也能令人迷失方向。

她在熱戀中完全迷失了方向。

有一晚，天氣十分酷熱，但雪姬卻在私人泳池中，享受着愉快的裸泳。

她並不是個豪放的女郎。

但這是私人別墅，四處無人，只有笠原……

笠原使她有着說不出的安全感。

她强烈地感覺到，只要和笠原在一起，她便有着很妥善的照顧。

她不必擔心外界任何的騷擾和壓力。

但她眞的很瞭解笠原嗎？

不！她對笠原的底細，並不瞭解。

她不瞭解，也許是因爲她根本不想瞭解，她一直都在逃避着。

如果沒有必要，她絕不願意更深一層地去摸索笠原的底細。

她害怕會破壞這美好的時刻。

有人說，戀愛是盲目的，那時候的雪姬，正是陷入了這樣的境況。

她若不是深深墮入情網，以她的保守性格，又怎會在泳池中裸泳？

對她來說，裸泳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她萬萬不能接受。

可是，她卻在那一晚，毫不保留地脫掉身上每一件衣物，然後跳入泳池之中。

她的身材並不特別豐滿，但卻有一雙美妙的玉腿，和一對美麗而雪白的乳房。

她在泳池中裸泳，看來就像是姿態動人，動作優雅的美人魚。

笠原並沒有下水，他只是坐在泳池旁邊看着。

他只穿上泳褲，露出了一身結實而健美的肌肉。

雪姬在泳池兩邊來回往返，體態誘人之極。

最後，她仰起了臉龐，痴痴地望住笠原的臉。

「我還是個處女。」她說。

「我知道，」笠原微笑，「我相信妳並不是個隨便的女人。」

「多謝你對我的信任。」她眨着美麗的眼睛。

「爲什麼不說是妳對我十分信任？」笠原把她抱起，吻她。

他柔情無限地吻她。

平時，他對別人是很有威嚴的，但他的威嚴，永不用在雪姬身上。

她對他千依百順。

他對她呵護備至。

在此良夜，她裸泳是爲了他？還是爲了她自己？

就連雪姬也分不出來。

她只知道，她的童貞，遲早總要奉獻給笠原。

並不是爲了感恩圖報，而是她實在已愛上了這個特別的男人。

一切的發展，都是那樣自然。

笠原接受了她的奉獻。

在她心目中，笠原絕對是一個威武的大男人。

初夜雲雨，令她難忘。

事後，她蜷伏在他身邊，就像是一頭馴柔的小羔羊。

翌日，笠原帶她遊山玩水，到淺水灣吃早餐。

那是雪姬有生以來最甜蜜的日子。

下午，一艘豪華遊艇已在恭候。

跳上遊艇甲板，兩人吹着海風，直出港外。

一小時候，笠原帶着她，來到了一個景色怡人的小島。

小島四周，只有海浪聲和飛鳥的踪影。

那是令人難忘的良辰美景，雪姬陶醉地俯伏在笠原胸膛上。

她陶醉，笠原更陶醉。

到了黃昏，他倆在遊艇上吃燒牛排、喝雞尾酒。

她甜蜜地在笑，她認爲自己已找到了世間上最合理想，也最可靠的男人。

直至晚上，笠原送她回家，才依依不捨地告別。

但她太興奮了，雖然到了凌晨五點，她還是睡不着覺。

她聽見鄰居的晨運客已出動。

她心情太愉快了，她眞的睡不着，於是換上了運動服裝，也加入

了晨運的行列。

雖然徹夜未能成眠，但她精神奕奕，狀態好極了。

她跑步到公園，跟着那些老太婆一起做運動。

她臉上一直都掛着美麗的笑容。

她在熱戀中，雖然笠原並不在她身邊，但她仍然感到說不出的愉快。

差不多八點，她才離開公園。

她以緩步跑的姿態，脚步輕快地跑着，跑着。

公園門外有一個老伯，推着一輛輪椅車，神情木然地進入公園裏。

她和這輛輪椅車迎面相遇，然後又各自背向而行。

她又跑了十幾步，忽然呆住。

她停下了脚步，回頭望向那輛輪椅車上的人。

她看不見那人的樣子，但在十秒之前，那人的影像已映入她的眼簾中。

她心頭一震：「是他？不，怎會是他！但不是他又是誰？」

爲了要証實自己是否認錯人，她折回過去。

老伯仍在推動輪椅車，他臉上仍然神情木然。

他的年紀已很老邁了，應該有人照顧他才對。

但相反地，他不但沒有人照顧，還要照顧那坐在輪椅上的人。

那個可憐的人是誰？

最後，雪姬終於很清楚看見那人的臉孔。

她一看之下，心頭的震撼，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只見那人神情呆滯，目光散渙，看來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白癡漢。

他的一雙手，並不健全，甚至看來是畸型的。

因爲他的手腕扭轉了，一對手軟垂垂地擺動着，顯然再也不能活動自如。

但他這種畸型，絕對不是先天性的。

因爲雪姬認識他！

他並非別人，正是雪姬心目中認爲他很可憐的廠長！

廠長殘廢了！

他不但雙手被折斷，腦部也受過極殘酷的猛烈撞擊，以致變成像是白癡的模樣。

在那一刻間，雪姬心中的震驚，簡直比當天廠長要强姦她的時候更甚！

她當然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是笠原！一切都是笠原幹出來的！

她震驚極了，也氣憤極了，她怒氣衝衝地去找笠原，要他解釋這件事情的眞相。

笠原卻很鎭定，在他心中，這只不過是鷄毛蒜皮的事情。

他對雪姬解釋：「廠長是個色魔，這種禽獸不如的人，應該重重懲治！」

雪姬怒叫：「就算要懲治色魔，也該交給警方辦理！」

「要是交給警方處置，將來起訴他的時候，妳將會被逼出庭作出証供！」

「這是市民應盡的責任，我……我不怕！」

「妳現在並不是站在法庭上，當然不會害怕！但妳可知道，這樣的案件一經開審，妳會面對着一些怎樣的情況？我敢保証，以妳柔弱的性格，絕對沒法子可以忍受！」

笠原再進一步向她解釋利害關係。

但他的理論，並未能使雪姬接受。

她不住的搖頭：「無論怎樣，你絕不可以這樣做！你的所作所爲，說得動聽一點，是執行法外之法，若說得老實一些，那是濫用私刑！廠長對我無禮，他固然是犯法，但你現在所犯的罪行，也許比他所犯的罪行還更嚴重！」

「妳竟然偏幫一個意圖向妳强姦的狗雜種？」笠原也動氣了。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但你這種做法，是法律所不容許的！難道我對你的關心，你半點也不明白嗎？」雪姬越說越激動，她哭了。

笠原立刻擁抱着她，向她道歉。

「姬……對不起……這……這是我的錯！」

「別壓逼我的身體，」她推開了笠原，「我要好好冷靜冷靜……」

她推開笠原之後，掉頭便走。

笠原無可奈何。

他雖然神通廣大，但卻無法勉强雪姬。

經過這件事之後，雪姬對笠原的底細漸漸明白過來。

笠原是黑社會的大哥，一個在江湖中叱咤風雲的大人物。

雪姬感到失望。

她寧願笠原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那怕他是白領，還是一個修理汽車的技工。

但笠原就是笠原。

他並不是一個普通人，跟着他「混飯吃」的兄弟，一天比一天更多。

江湖路是不歸路，沒有人能改變笠原。

雪姬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她只好黯然地離開香港，她再也不要看見笠原這個令她又愛又恨的男人。

笠原對她是懷念的，但她卻在

情到濃時，悄悄別離。

直至呂安妮的出現，笠原才驀然驚覺，雪姬又再回來了。

而且，安妮就是雪姬的女兒。

她更是笠原的親骨肉。

這是笠原大哥永遠夢想不到的事情。

* * *

一別十餘年，雪姬更成熟，更美麗，只是眼神中帶着難以言喻的鬱結。

他瞭解她。

他知道她的心地太善良，善良得可以原諒最兇殘的敵人。

可是，她沒有原諒笠原。

也許，這並不是原諒與否的問題，而是她無法接受一個有勢力的黑道大亨，作爲她的終身伴侶。

江湖路是不歸路，江湖人過的日子，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日子。

當年，她不能忍受血腥、不能忍受心中至愛男人所過的生活。英雄地，出英雄。

英雄人物、黑道人物，他們身邊的女人，往往都是非常的女性。

就算不是，最少也得忍受江湖人經常所面對的腥風血雨。

這種路並不平坦，可以大富大貴，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喪失掉一切，包括生命、事業、女人！

她明白這一點，她無法忍受。

但今天她忘不了的男人，突然出現。

笠原已不再是當年的笠原，他曾面對太多太多太多的江湖風險，經歷過太多太多的艱苦折磨。

他常折磨敵人，而且心狠手辣。

但相對而言，他的敵人也常磨折他，當然也一如他那樣的心狠手辣，絕不留情。

因此，他比雪姬老得快。

他兩鬢微白，眼角出現了一些皺紋。

同時，他比當年更具威嚴，事實上，這十餘年來，笠原勢力擴展神速，大大遠勝當年。

誠然，笠原是個風流的男人，甚至有人認爲他好色。

但他心中，仍然忘不了雪姬。

縱使他和顧芳婷在一起的時候，他腦海中還是記掛着雪姬的倩影。

「雪姬！」他在店舖內凝視着這個女人，眼神一片摯誠。

他是黑道上數一數二的大人物，他的眼神大多數時候都是冷酷的，威嚴的。

但此刻迥然不同。

雪姬震動了，由心底裏震動出來。

她要掩飾，但淚水卻不合作，忽然有如斷線珍珠般一顆一顆淌下。

幾個店員，連同製作糕餅的師傅在內，個個莫名其妙，其中一個麵包師傅以爲笠原欺負老闆娘，匆匆自製造工場那邊衝過來，一拳擊向笠原的臉。

笠原是黑道中的大亨，他見慣大風大浪，也懂得怎樣避開大風大浪。

他的警覺性向來極高，但這一次，他中拳了。

他重重中拳，身形踉蹌後退。

他撞跌了幾十件糕餅麵包，場面一場糊塗。

但他的眼神，仍然只是專注地望着雪姬的臉。

雪姬臉頰上的淚更多，更淒楚動人。

麵包師傅氣衝衝的，意猶未盡，掄起粗壯的拳頭，繼續揮擊笠原。

笠原胸口中一拳，小腹中兩拳，他嘴角已在沁血。

但他的眼神依然堅定，依然沒有改變。

麵包師傅是個鹵莽的粗漢子。

他不懂愛情，更不懂何謂相思之苦。

他只知道老闆娘是個獨身女人，她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兒。

麵包師傅爲了老闆娘而神不守舍，只要有機會，他總是多看她幾眼。

老闆娘是天仙下凡，她無論在任何時候，都美麗得令人心醉。

但忽然間，有個男人，竟然把老闆娘弄得淚痕滿臉，這眞是可怒也！

他要重重教訓這可惡的男人。

但這人連吃數拳，既沒有還手，也沒有吃驚和痛苦的表情，莫非是個有神經病的漢子？

麵包師傅揍人揍得連自己都呆住了。

但就在他怔呆住的時候，滿臉淚痕的老闆娘卻上前拉着這個男人的手。

她說：「我們到外面談話。」

這男人臉上露出了笑意，她又用手帕爲這男人抹乾唇邊的血漬。

麵包師傅更是詫異。

就在他詫異之極的一刻，老闆娘已拖着男人的手奔出街外，截停了一輛的士。

的士載走了老闆娘，還有一個令她流淚的男人。

* * *

夜深了，雪姬已在笠原懷抱內。

雪姬摸着他的小腹：「你有了肚腩。」

這是情侶的熱戀、愛撫，在公眾場所，其實也只不過是偷偷摸摸。

笠原是大亨中的大亨，他自己有多少幢物業，有多少座私人豪華別墅，就連他自己也計算不清楚。

但這一夜，他卻和那些血氣方剛的青少年一般無異，在公園暗角處和雪姬打得火熱。

有人說：「女人是水造的。」

笠原以前並不認爲這是眞的。

但今天他不能不承認，女人眞是用水造出來的。

在不久之前，她臉上都是淚水。

到了深夜，她已完全接納了笠原，她不再哭泣。

她已恢復了當年的熱情。

她吻她，擁吻又擁吻。

他抱着她，熱情無限地抱着她。

抱着雪姬的感覺，是奇異的，親切的，她令他有着難以言喻的溫暖。

不但身體暖，心更暖。

顧芳婷固然是很出色的女人，但不管怎樣，她仍然無法取代雪姬的位置。

雪姬是第一個進入笠原心坎裏的女人。

這是眞正的戀情，更是不可改變的歷史，儘管在以後的歲月裏，笠原力足呼風喚雨，無論怎樣的女人都有辦法弄上手，然而，絕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取代雪姬在他心坎中的位置。

他以爲再也見不到雪姬了。

但造物弄人，男男女女之間的離合悲歡，並不由人操控。

一切都由蒼天擺佈，蒼天作主。

雪姬要走的時候，沒有人能把她留住。

機緣再現，兩人又再打得火熱，如膠似漆地復合在一起，這也是沒有人能夠阻撓的。

「妳是我的！」笠原興奮地在她耳邊叫喊！

「但我老了！再也不是當年的雪姬。」她有點黯然。

「不！妳在我心中，永遠都是年輕的，美麗的！」

笠原回復了當年的熱情。

在這情況下，他完全不像是黑道上數一數二的大亨，只像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她燙熱，笠原也像是一座火山一樣。

以她的天賦條件，無論她在什麼地方，都必定是男仕們熱烈追求的對象。

雖然她有了安妮這個女兒，但她仍然是無數男仕們傾慕和熱烈追求的對象。

但她的一顆芳心，她已狠下心腸不再找笠原，但她自始至終，一直沒有接受過任何男人。

到了今夜，這個奇妙而浪漫的晚上。

她再度重溫舊夢，笠原又再熱情地擁有她！

她滿足了，從心底裏滿足。

這是浪漫的一夜，也是激情的一夜。

這一對不尋常的男女，終於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那是他們的女兒——呂安妮。

「姬，安妮是我們唯一的女兒，她將會承受我所有的事業！」

笠原和雪姬坦言相對。

但雪姬卻搖頭：「不！她不能跟你的事業掛鈎，她應付不來。」

「姬，妳必須明白，我現在絕大部份的生意，都是正行正當的，她是我唯一的骨肉，除了她之外，再也沒有人能承受這一切財產！」

「你正值壯年，何必在這時候討論將來的問題？」

「但我想早一點退休，和妳一起共渡快樂的時光。」

「你所謂退休，是否等於退出江湖？」

「妳若一定要用這種角度去看，也未嘗不可。」笠原嘆了一口氣。

雪姬臉露歉然之色，她在笠原的臉上輕輕一吻：「別怪我，我是個膽小的女人。」

「不，妳很明智，我一直都很尊重妳的決定。」

「安妮的事，我們以後再討論，好嗎？」

笠原同意她的見解。

江湖上的恩怨，太錯綜複雜，沒有人能知道，以往的恩恩怨怨，未來將會怎樣演變！

可以化解，也可以變得更難處理！

但笠原今天擁有雪姬，他滿足了。

江湖上明天的事，就讓明天再去理會吧！

當然，他不會忘記高凱！也知道高凱正是等待着自己，以後的結局如何，誰能意料？也許更爲激烈慘酷，也許……

（全文完）

上文提要：落拓文士桂半篙因高堂臨終之際留下一隻小鐵盒，並囑他到關外尋父，遽因此盒一路上遭衆多江湖人追殺，他慌不擇路誤闖到黃鷹家。黃鷹父女均是武林高手，黃父病重之際，上天送來這個老實的年輕人，了却了他的心願，臨終將愛女嫁給他。黃鷹陪丈夫去關外，鐵算盤何琛與乃弟金琵琶何瓊乘黃鷹不在劫持其夫……



湖海恩仇記／楊無忌・文　可飛・圖

雷霆三絕斬

叛逆伏誅　重振聲威

施琅琅一瞬間隱入夜幕之中。

任長昇與另一個大漢亦跟着躍起，霎眼間便已人影杳然。

桂半篙伏伺半晌，知道施琅琅等確實已離去，他不敢再作半點耽擱，立即長身而起，向泌陽縣城飛馳而去。

次日晨初就已趕到泌陽，找地方吃了一點東西，再買了一匹坐騎，就馬不停蹄的向算盤谷急趕。

這一路上沒有什麼事故，及趕到算盤谷一看，他幾乎當場昏死過去。

這是一副劫後的慘狀，血漬斑斑，橫屍處處，最後是一把無情烈火，將算盤谷燒得片瓦無存。

他沒有見過這等的淒慘景象，他又不得不看，至少他要看看那些屍體之中有沒有黃鷹在內。

花了兩個多時辰，他終於踏遍了全谷，但卻沒有找到黃鷹，只看見鐵算盤何琛兄弟兩人的屍體。

這個一生計算別人的鐵算盤，不只是身遭慘死，而且還遭了滅門之禍。

鐵算盤的死，可以說大快人心，但屍橫全谷，雞犬不留，這就難免太殘忍了。

是誰幹的？難道會是黑鷹門？

這似乎不太可能，施琅琅一行已鎩羽而歸，縱使他們召集人手捲土重來，也不可能跑在桂半篙的前頭來。

莫非是黃鷹幹的？

這就很難說了，聽任長昇的口吻，鐵算盤似乎還在幫黃鷹，但是人心難測，難得其中不另有奸詐。

不管怎麼樣，谷中的屍體沒有黃鷹，桂半篙的焦急已減了一半，只是，縱然她還活着，但茫茫人海，到那裡去找她的芳蹤？

「啊！有了，莫非她去了關外？」

這是桂半篙的猜忖，此一猜忖卻頗爲合理。

他們原是去關外的，到關外尋父又是他們預定的目標，一對失散的夫婦，如若都按目標去做，勢必可以會合。

他能夠如此的設想，黃鷹何嘗不能夠？那麼他們在關外重逢的可能性應說是十分之大。

在決定行動之後，桂半篙不再遲疑，轉身退出了算盤谷，直沿光山、新蔡之線北上，直向開封奔去。

＊　＊　＊

桂半篙的猜忖不能算錯，不過他卻忽略了一點，如果黃鷹知道他在何處，她就不會先去關外了。

黃鷹的確知道，是任長昇告訴她的。

任長昇不只是爲黃鷹帶來了桂半篙的消息，也爲黃鷹帶來了一次

磨難，這一次遽變，竟使算盤谷遭到了無情的毀滅。

在算盤谷，黃鷹受到了極端隆重的優待，過著前所未有的舒適生活。

她並不貪圖享受，也不稀罕這些，但她得在算盤谷待下去。

因爲這是桂半篙留書交代的。

一天凌晨，鐵算盤何琛忽然神色倉皇的匆匆求見。

「夫人，老朽得到了一件十分不幸的消息。」

「什麼消息？莫非……」

「是的，夫人，桂大俠在潛修之時，不幸爲雙奇莊莊主司徒倫所傷。」

「我丈夫現在那裡？」

「已經被司徒倫帶返雙奇莊去了。」

「雙奇莊在何處？」

「湖北棗陽。」

「多謝相告，告辭。」

「慢點，夫人，司徒兄弟威震華夏，江湖黑白兩道，都要對他們兄弟禮讓三分，夫人功力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說什麼兄弟也要盡點心力。」

「好吧！咱們走。」

就這麼三言兩語，黃鷹就被鐵算盤騙了出去，老狐狸是想用黃鷹當劊子手，替他剷除異己。

他們這一行是八人八騎，何氏兄弟還帶了兩名功力最高的部屬。

鐵算盤算無遺策，只要讓他們到達棗陽，今後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雙奇莊這一字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被任長昇碰個正著。

「啊！何大俠，在下總算趕上了。」

鐵算盤何琛一怔道：「咱們好像素昧平生，朋友是那位高人？」

任長昇道：「在下姓任，草字長昇，是奉桂半篙大俠之命來迎接桂夫人的。」

黃鷹哦了一聲道：「我丈夫在哪裡？你快點說！」

鐵算盤何琛哼了一聲道：「任朋友，如果你缺少盤川，何某看在江湖同道的份上，倒是可以幫你一把，如果你想訛詐，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

任長昇微微一笑道：「何大俠看錯人了，這兒有桂大俠的親筆函件，桂夫人，請過目。」

黃鷹道：「好，拿來我看看。」

她接過書信一看，果然是桂半篙的親筆函件，信中說他練功不慎，幾乎走火入魔，幸爲一前輩高人所救，現在一隱蔽之處養傷，叫她立即跟隨任長昇前往，使他能夠得到親人的照顧。

看罷信函，黃鷹注目任長昇道：「這可是眞的？」

任長昇道：「夫人應該識得桂大俠的筆跡，這還假得了麼？」

鐵算盤冷冷的說道：「你是施琅琅派來的？」

任長昇道：「這個……在下不認識什麼施琅琅。」

鐵算盤道：「朋友，你對別人使詐可以，對何某玩弄花招你是自討苦吃，施琅琅是由我這兒逃出去的，我知道她長於模仿他人的筆跡，可惜她忽略了一點，桂大俠的字跡筆走龍蛇，字體寫得十分剛勁，她模仿得雖有幾分相似，但在氣勢上卻無法跟桂大俠相比，朋友，你居然敢對桂夫人心存叵測，老夫要是不給你點懲戒，你當眞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了，給我拿下。」

他擧手一揮，算盤谷五名高手立即抽出兵刃，向任長昇及一名勁裝大漢撲去。

黃鷹一錯愕道：「何大俠，這封書函當眞是假的？」

鐵算盤何琛道：「自然是假的，老朽怎敢欺騙夫人！」

黃鷹腳下輕輕一點，身形畢直的拔了起來，口中一聲長嘯，凌空向任長昇撲去。

任長昇使的是一條蛟筋軟鞭，算盤谷的三名高手向他圍攻，不只是近身不得，幾個照面下來，三個人全都掛了彩。

黃鷹這一來算是救了他們，三人虛晃一招同時身形暴退。

任長昇長鞭一收，向黃鷹拱手道：「桂夫人，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下只是替尊夫投書，夫人何以如此對付在下？」

黃鷹問道：「這封書信當眞是我丈夫所寫？」

任長昇道：「莫非桂夫人連尊夫的筆跡也認不出來了麼？」

黃鷹道：「我當然認識，如果施琅琅當眞能模仿筆跡，這就又當別論，你說，我丈夫現在何處？」

任長昇道：「在方城縣屬的博望樓鎭養傷，希望夫人及早前往相見。」

何琛道：「此人居心叵測，夫人千萬不能聽他的。」

任長昇冷哼一聲道：「你鐵算盤一生計算別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閣下卑劣的行爲，可以說口碑載道，人人皆知，你何以對桂夫人如此奴顏卑膝，這其中莫非暗藏奸詐？」

鐵算盤何琛大喝一聲道：「住口，你居然敢挑撥老夫與桂夫人之間的感情，老夫如果不給你一點教訓，就枉稱鐵算盤了。」

黃鷹道：「慢點，讓我來。」

黃鷹願意出手，當然最好不過，鐵算盤立即應聲退了回去。

但她沒有立刻動手，只是冷冷

的道：「跟我回算盤谷去，這件事我得合計一下。」

她不想動手，倒要任長昇隨她回算盤谷去合計一下，顯然，她對桂半篙的來信有了懷疑，但對鐵算盤何琛也有了不信之心。

如果任長昇跟她回去，在雙方對質之下，她必然可以求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只是這位黑鷹門下卻拒絕了她的要求。

「妳太過份了，桂夫人，任某好心替妳送信，妳竟然如此對待任某，好吧！桂大俠如有三長兩短，妳可不要後悔！」

他想走，可惜他們遇到的對手是黃鷹，孤烟門的輕功舉世無雙，他如何能夠走脫呢？

於是，這算盤谷外重新又點燃了戰火，任長昇與黃鷹鬥在一起，他的同伴也遭到了算盤谷幾高手的圍攻。

在黑鷹門，任長昇是一級弟子中的高手，適才與算盤谷三名高手交手他並沒有使出眞正的功力。

因爲當時他還希望黃鷹能夠跟他走，所以不便扯破面皮。

現在這種希望是沒有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想用武功將黃鷹擒下，他想走只是要離開算盤谷遠一點，免得礙事。

他卻沒有料到黃鷹的輕功高得難以思議，他想退開幾步也不可能。

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全力一搏，軟鞭抖出一聲暴響，向黃鷹的肩頭抽了過去。

這只是一鞭，但是一鞭抽出卻有十幾二十條鞭影，由黃鷹髮尖至腳趾，幾乎每一寸部位都在他鞭影籠罩之下。

這還不說，他這一鞭抽出，竟發生接連不斷的暴響，像這等奇奧的鞭法，這等精深的功力，當然是武林罕見。

旁邊的鐵算盤何琛心頭一震，如若適才姓任的使出這麼一鞭，他那三名得力部屬只怕早已躺在地上了。

想到這些，他忍不住回頭向另一邊看去。

這一眼看去他又是大吃一驚，他的五名部屬聯手圍攻一個對手，竟然被人家迫得團團亂轉，還有兩人受到了不算太輕的劍傷。

鐵算盤回望金琵琶何瓊道：「快去，老二，他們接不下來了。」

遣走了何瓊，他再看黃鷹與任長昇的搏鬥，這令他又看呆了。

任長昇那威力絕倫、奇異莫測的蛟鞭，竟然未能傷到黃鷹。

傷不到黃鷹事小，他的蛟鞭倒被黃鷹一把奪了下來。

這一下倒好，孫悟空丟掉了金箍棒，當眞沒得耍了。

丟掉蛟鞭還不算完，黃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呼的一鞭反抽了過去。

任長昇是使鞭的好手，他卻無力逃避黃鷹的反擊，蛟鞭攔腰一纏一抖，他就被摔到了一丈以外。

跌下來再摔了出去，摔出去再跌下來，他好像一個木偶似的，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黃鷹不想殺他，如果她要他死，他縱然有十條命也活不成了。

不想他死，就是要他說出桂半篙的下落，因爲黃鷹揮長鞭之際，同時也發出一聲叱喝，道：「說，我的丈夫在那裡？」

黃鷹這是迫供，這等迫供的手法，倒也是江湖罕見。

任長昇只是受了一些皮外傷，並沒有遭受嚴刑迫害，但他卻暈頭轉向，五內翻騰，這種滋味，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忍受不了自然要說。

「姑　奶　奶……桂　夫　人，饒命……我說……」

任長昇認栽了，他願意實話實說，但三點烏光急如流矢，以品字形攻向他的喉結及左右璇璣三處大穴。

這三處要穴都是要害，只要中上一處，他就難逃活命，烏光同時攻向三處，可見有人存心要他的老命。

出手偷襲的人十分陰損，他不只是使出最毒惡之手法，也使出了他的全力。

任長昇被摔得心悸神奪，他那能逃避得過這三點要命的烏光，當他再一次被摔向地面的同時，那三點烏光正好迎向他三大重穴。

看來他是死定了。

不，看來死定的不一定會死，看上來長命的不一定就會長命。

任長昇就是這樣，眼看那三點烏光就要擊中他的重穴，他卻有如神助，忽然飛了起來，甚至越過一道矮林，落在一片叢林之後。

莫非此人祖上有德，暗中會有神靈相助？

顯然不是，如非黃鷹及時揮出一鞭，任長昇焉有命在？

黃鷹救了任長昇，身形一轉，瞪著鐵算盤何琛冷冷的道：「你爲什麼要暗算他？」

敢情適才那三點烏光是何琛的三顆鐵算盤子，他認爲三珠齊發，必然可以除去任長昇，想不到黃鷹的反應如此之快，這一鞭又來得這般的神速。

不過老狐狸畢竟與衆不同，雖是狡計敗露，他並無半點慌亂之色。

雙拳一抱，以萬分惶恐的語氣道：「妳錯怪了老朽了，夫人。」

黃鷹道：「哦！我怎麼錯怪你了？」

何琛道：「別看他已無還手之力，其實……」

黃鷹道：「其實怎麼樣？」

何琛道：「其實此人是一個極端危險的人物，如果被他……」

老狐狸利用黃鷹說話的機會，腳下在不斷的向前靠近，此時忽然彈身倒竄，後躍五尺，一臉緊張的神色，雙目一瞬不瞬的向黃鷹望着。

他這是做甚麼？莫非他又玩了甚麼花招？

這不是花招，他是在玩命。

因爲任長昇適才前來一攪，黃鷹對他已經心存懷疑，他想利用黃鷹作爲翦除敵人的工具只怕是行不通了，說不定養虎爲患，爲算盤谷帶來了危機。

所謂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他鐵算盤何琛原本就是一個心狠手辣之輩，什麼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出來。

因此，他借著與黃鷹說話，竟然暗下毒手，發出兩顆算珠。

黃鷹絕沒想到鐵算盤會對她下手，距離又如此之近，在冷不防之情況下，無論她功力多高，這兩顆算珠子說甚麼也躲它不過。

在噗噗兩聲響之後，黃鷹倒了下去，兩處穴道受制，她焉能不倒？

鐵算盤抹了一把額頭的冷汗，向奔來的金琵琶何瓊道：「敵人都逃了？」

何瓊道：「是的，老大，桂夫人她……她……」

鐵算盤何琛道：「她不再是桂夫人，從現在起她是你的第三位嫂子，哈哈哈……」

何瓊道：「使不得，大哥，此女一身功力世無其匹，一旦翻臉成仇，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鐵算盤道：「老二，你眞傻，難道你忘記大哥這身獨到的功夫了，她是女人，我佔有了她讓生米煮成熟飯，然後叫她欲仙欲死，她還能不聽咱們的擺佈麼？」

何瓊道：「老大，你聽我說，女人並不全是一樣，你那套功夫不見得準能使她貼服，再說姓桂的並沒有死，如果他當眞在黑鷹門，咱們的未來就不樂觀了。」

鐵算盤何琛道：「別說廢話，老二，咱們已經騎上了虎背，只好豁了出去，再說我如果不將她收爲三夫人，就算將她殺死，這樣的美人兒難道你捨得麼？」

他們正在交談之間，一聲慘呼忽然傳了過來，鐵算盤立時回頭一看，竟然臉色大變。

原來就在他們一陣交談期間，黃鷹已經衝開了穴道，手中蛟鞭一揮，算盤谷的一名高手連肩帶臂如同刀削斧劈一樣，被鞭梢硬生生的劈了下來。

鐵算盤何琛也是一個叱咤風雲、在江湖稱雄的高手，但像黃鷹這等驚神泣鬼的功力，他知道連一招也接不下來，那麼除了仗恃谷中的幾項秘密埋伏，他就只有死路一條。

老狐狸當機立斷，只是對金琵琶何瓊說了一聲「退」，騰身一躍，直向谷口逃了進去。

鐵算盤何琛平時算無遺策，可是現在又算錯了一點，黃鷹是孤烟門的傳人，輕功之高，除了該門幾個長輩之外，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

他想逃，黃鷹怎能叫他如願。

先是勁風攝衣，再是泰山壓頂，只見蛟鞭所至，血肉橫飛，只不過刹那之間，鐵算盤兄弟以及谷中十餘名高手已無一倖免。

黃鷹並非嗜殺之人，她實在恨透了這頭老狐狸了。

此時，一名灰衣大漢忽然咚的一聲跪了下來，道：「夫人饒命……小的有重要消息告訴夫人。」

黃鷹已揮出的一鞭猛的一收，冷冷的說道：「說！」

彪形大漢道：「桂大俠是被三夫人施琅琅暗中帶走，聽二夫人說施琅琅可能是伏牛山區的某一個門派，二夫人是在宋城縣跟她認識的。」

黃鷹問道：「此話當眞？」

彪形大漢道：「小的怎敢欺瞞夫人，桂大俠祖傳的翡翠玉馬，現在二夫人的手中，小的要去爲夫人要回玉馬，並要二夫人親來向夫人當面稟報。」

黃鷹道：「好，我跟你去看她。」

她剛剛走到議事廳，二夫人路露已迎了上來。

路露原是一名風塵女子，她習得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她向黃鷹斂衽一禮，然後取出桂半篙的祖傳玉馬道：「拙夫行爲惡劣，已然遭到了慘報，尚祈夫人高抬貴手，饒過谷中數十餘性命。」

黃鷹道：「好吧！妳說，我丈夫是否被施琅琅擄往方城？」

路露道：「桂大俠的確是被施琅琅暗中帶走了，至於她是否帶到方城，賤妾就不敢妄加斷語了，不過施琅琅是住在方城附近，咱們雖是忖猜，但此種可能性必然十分之大。」

黃鷹略作沉思，道：「多謝相告，告辭。」

她馳到谷口不遠，谷口已冒起一片火光，必然是路露等焚毀山谷各奔前程走了。

她不關心這些，卻對自己的無

知深爲懊悔，她找到算盤谷分明可以與桂半篙會合的，竟然被老狐狸甜言蜜語所矇蔽，幾乎弄得難以收拾。

此時，她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撲回桂半篙的懷中去。

她北上光山，再西奔信陽，一路上馬不停蹄的曉夜奔馳，馬兒跑得口吐白沫，她還是不肯歇息。

這天剛過晌午，她已經趕到信陽以東的五里店，她只是想打個尖就走，希望在天黑之前趕到信陽。

五里店祇有兩間飲食店，但這兩間飲食店全都擠滿了旅客。

她不願耽擱時間，因而招呼店伙道：「伙計，替我包五個饅頭半斤滷牛肉。」

店伙道：「好的，只是小店太忙，請客官稍爲等待一下。」

黃鷹道：「我有急事不能久等，還得幫個忙吧！」

她語音甫落，店內忽然響起一陣笑道：「別急，妞兒，咱們這兒有吃的，來，本公子請客。」

黃鷹擧目一望，見說話的是一名身穿黃衫，年約三旬的公子哥兒。

一片凌厲的煞光，由她那雙美目中射了出來，但一現即隱，因爲她不願生事。

她不願生事，人家卻不放過她，那位黃衫公子居然站了起來。

「過來，妞兒，別惹本公子生氣，否則妳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聽這位公子的口吻，好像他生氣就會揍人似的。

他的手下眞怕他揍人，同時站起來了三個，大步向店外走去。

店伙一看情形不妙，連忙包了五個饅頭、半斤牛肉交給黃鷹，並向她使了個眼色，希望她盡快離開。

黃鷹不願惹事，但也絕不怕事，她放好買來的東西，交給店伙一塊碎銀，轉身牽馬上路，對身後奔來的三名大漢連看也不看一眼。

「回來，小娘們，妳敢不聽咱們公子的召喚？」

在說話的同時，兩隻蒲扇般的手掌，一左一右向她的雙肩抓來。

她沒有避讓，卻給了他們一記無情的反擊，雙肘向後一搗，立即響起了兩聲慘叫。

這兩名助紂爲虐的狗腿子遭了慘報，屍身摔到五尺以外，還洒出兩蓬鮮紅的血雨。

另一大漢呆了，他簡直不知所措。

他呆了，那位黃衫公子何嘗不是，他絕沒想到像黃鷹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姑娘，功力竟如此之高。

不過，像這麼丟人現眼的事他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就此罷手，他實在心有不甘。

於是，他彈身一躍，以天馬行空之勢飛出店外，率領他那幫狐羣狗黨，將黃鷹團團圍了起來。

雙拳一抱，向黃鷹拱手道：「姑娘敢是一位高人，剛才多有失禮，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黃鷹冷冷的道：「不必客氣，我有急事待辦，請你們讓開道路。」

黃衫公子一嘆道：「這就是姑娘的不對了，妳有急事待辦，怎能出手傷人，現在妳連傷兩條人命，在下縱有心成全，只怕也無能爲力了。」

黃鷹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劃下道來就是了。」

黃衫公子道：「不，在下不想跟妳動手。」

黃鷹道：「你想怎麼樣？」

黃衫公子道：「姑娘忘記入鄉問俗的規矩了，妳既然來到了五里店，應該打聽一下本公子是誰才對。」

黃鷹道：「閣下必然是五里店的地頭蛇了，請教！」

黃衫公子臉色一沉道：「姑娘說話最好客氣一點，在信陽地面，甚至黃河兩岸，敢對本公子無禮的還找不出一個，本公子見妳是一介女流之輩，所以不願跟妳一般見識，只要妳跟本公子走，這兩條人命也就不再追究了。」

黃鷹道：「看來閣下必然是一個名震江湖的高人了，你究竟是誰？」

黃衫公子道：「黃衫客張一龍，姑娘必然有個耳聞。」

黃鷹哦了一聲道：「閣下原來就是黃衫客張一龍，聽說張一龍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淫賊，糟蹋過不少良家婦女，此事看來倒是不假。」

張一龍臉色一變，道：「姑娘，我知道妳的功力高，但雙拳難敵四手，咱們只要不惜犧牲，必然能鬥得妳筋疲力盡，再說黃衫客的字號不是白叫的，張某還有一點小玩意，準會讓妳服服貼貼，不過張某對女人的原則，是兩廂情願，願者上鈎，如果迫使在下霸王硬上弓，那就失掉男女間的情趣了。」

黃鷹心頭一凜，她雖是天生神力，決不會筋疲力盡，但她相信淫賊張一龍必然有一種害人的玩意，要是暗中着了他的道兒，那該如何是好！

那麼擒賊先擒王，只要除去這頭惡狠，其餘的就不足以爲患了。

她打好了主意，柳眉輕輕一揚道：「咱們打個賭，你看如何？」

張一龍道：「打賭？好，妳說，如何賭法？」

黃鷹道：「咱們對拚三招，只要你能接得下來，我就聽你的。」

張一龍大喜道：「此話當眞？」

黃鷹道：「君子一言，如白染皂，自然是眞的了。」

張一龍道：「好，咱們賭了，在下如接不下姑娘三招，這顆大好頭顱就是姑娘的了。」

黃鷹解開包袱，取出她八十二斤重的三截棍，張一龍大吃一驚道：「姑娘是女韋馱黃鷹？」

黃鷹道：「不錯，如果你害伯，你要認輸，我也不爲已甚。」

張一龍說道：「黃姑娘是名震江湖的高人，張某自知鬥不過妳，但咱們賭約已定，在下明知不敵，也要接下姑娘三招，請。」

黃鷹道：「既然如此，只好得罪了。」三截棍一點，一招樵夫指路，迎胸點了過去。

她原想第一招就全力出擊，送張一龍到鬼門關去，但此人的態度一軟，她的心腸也軟了。

這一招她只用了六成功力，希望張一龍能夠知難而退。

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婦，很難應付險惡的人心，她心腸一軟，幾乎將她自己送往萬劫不復之境。

張一龍當然不會跟她硬碰硬，三截棍剛點出，他已經橫移三步。

在他橫移的同時，反手斜刺裡擊出一股掌力，掌勁並不太强，黃鷹卻機伶伶連打了兩個寒噤。

這就是他所說的小玩意，那種玩意必然是十分歹毒。

不幸的是，黃鷹在冷不防之下竟中了他這歹毒的玩意，憑她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仍然禁不住連打寒噤。

張一龍笑了，他簡直有點得意忘形。

只是他笑聲剛剛出口，一片無與倫比的强悍勁氣忽然壓體而至。

他再也笑不出來了，三截棍掃過他的頸部，六陽魁首變成了爛西瓜，他拿甚麼來笑。

這一棍砸爛了張一龍的人頭，也嚇破了其他人的膽，一聲叱喝，他們就像鳥獸一般四散飛逃。

現在好了，敵人非死即逃，就只剩下黃鷹一人了，按說雨過天晴，不該再有什麼問題，但她卻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敢情張一龍那小玩意竟是奇毒，勿怪他明知黃鷹是江湖上聞名喪膽的女韋馱，還敢跟她打賭。

現在張一龍賭掉了性命，黃鷹卻中了奇毒，她感到頭暈目眩，有點站立不穩。

再說五里店是張一龍的地盤，黃鷹若在此地暈迷過去，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了。

因而她支撐著爬上馬背，希望能夠逃出張一龍的勢力範圍。

＊　＊　＊

馬兒在走，她卻已暈了過去，暈迷了多久她不知道，但她終於醒了過來。

「阿彌陀佛，施主終於醒過來了。」

她的確醒了過來，是睡在一間禪房之內。一盞淺黃色的燈光，照著一名四旬出頭的女尼，正面帶微笑的向她望著。

「小女子必然是師父所救了，請問這兒是……」

「這兒是慈雲庵，貧尼曉月。」

「原來是曉月師太，小女子黃鷹，救命之恩不敢言謝，待我找到拙夫之後，當來頂禮膜拜，叩謝菩薩的恩典。」

她想站起來，但混身軟綿綿的，一點氣力也用不上。

曉月師太搖搖頭道：「施主所中之毒，雖然已經袪除，但兩三天之內，不能自由行動，要完全復原就要十天以後了。」

黃鷹眉峯一皺道：「不，師太，小女子的丈夫正面臨極大的危機，我非立刻找到他不可。」

曉月師太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貧尼如非藏有一粒再生化毒丹，縱然能巧遇施主，只怕也救妳不得，尊夫縱有危險，但施主自身難保，妳又怎能解救尊夫？吉人自有天相，施主還是安心的調息養傷吧。」

黃鷹長長的嘆了一聲道：「愚夫婦並沒做過任何傷天害理有違良心之事，老天爲什麼對咱們夫婦如此作弄？」

曉月師太臉色一整道：「施主，這麼說妳就錯了，上蒼如是眞的作弄你們，妳就不會遇到貧尼了，道路原是不太平整的，遇到一點坎坷算不得什麼。」

黃鷹臉色一紅道：「小女子適才出言無狀，希望師太不要介意。」

曉月師太慈祥的一笑道：「不要緊，施主安心調養，貧尼告退。」

黃鷹道：「師太好走。」

眼巴巴的望著師太走了，她卻思潮起伏，一直無法平靜，直到一名小尼晚風給她送來了食物，她才勉强平靜過來。

三天後她能夠起床了，經她日夜運功，在第八天就已功力盡復。

她不願再待下去，在迷濛的曉色之下，拜別了曉月師太師徒，繞過信陽城，逕向方城縣境奔了去。

這天傍晚時分，她風塵僕僕的趕到泌陽，剛剛踏進城門，她忽然目光一亮。

「大哥……大哥……」

她瘋狂的叫喊，惹來不少路人駐足而觀，她不理一切，身形由馬背拔起，像彈丸一般射了出去。

「大哥……你等一等……」

「啊！妹子……」

她看到了一個背影，就瘋狂的叫喊，瘋狂的追，再也不管它什麼驚世駭俗。

那是她朝思暮想，寢食難忘的丈夫，她如何能夠不喊叫，如何能夠不追？

她沒有看錯，那熟悉的背影，正是她的丈夫桂半篙。

「大哥……我終於……找到你了。」

她太激動了，哽咽著幾乎語不成聲。

桂半篙握著她的雙手，他雖是也有一些激動，卻能極力的忍耐著。

「妹子，這位是華前輩。」

華前輩是一位四旬上下的婦人，面容雖有些憔悴，風華仍然不俗。

黃鷹面對這面孔陌生的華前輩，似乎有一點親切之感，只是叫了一聲：「前輩！」眼眶中就有一種濕潤的感覺。

華前輩雍容的一笑道：「街上不是說話之處，咱們找一家客店住下，再作詳談吧！」

* * *

他們落店之後，黃鷹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大哥，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人家幾乎急瘋了，看你好像自在得很呢。」

桂半篙道：「說來當眞是一言難盡，我最初是被鐵算盤所擄，後來我又去算盤谷找妳，只見到滿地屍體，谷中房屋已燒得片瓦不存，我猜想妳可能會去關外，所以又向關外奔去。」

他原是奔向關外的，但剛剛到達平縣以南的大劉莊，就遇到了老朋友了。

他們的確算是老朋友，當日在雙江口，這位彪形大漢曾經賞了桂半篙一隻酒杯，結果被鐵算盤一腳踢開了大門，他乃趁機而逃。

就這樣他就遇到了黃鷹，才在他生命歷程上展開了新的一頁。

現在異地重逢，他並不想將對方怎樣，就算他有報仇的能力，他也不會。

因爲此人算得上是他與黃鷹結合的媒介，如非爲了要逃避此人，他決不會遇到黃鷹。

他想得不錯，可惜別人不是他這麼想法。

「嘿嘿……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小子，今天還有誰來給你撐腰？」

「別這樣，朋友，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一見面就吹鬍子瞪眼睛的。」

「說得好，拿來。」

「拿……哦，你是說那隻鐵盒子？對不起，被鐵算盤何琛搶去了。」

「你認爲我會相信嗎？」

「我說的是眞話，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你要大爺相信可以，祇要給大爺搜搜你的身上再說。」

「朋友，不要欺人太甚，我可不是怕你。」

「哦！這麼說你是深藏不露了，我倒是有點不信。」

巨爪一伸，一把抓了過去。

此人身高力大，內力不弱，這一抓出不僅是疾若閃電，而且掌帶勁風，去勢驚人已極。

但他如此凌厲的一抓，竟然一把抓空，連邊都沒有摸著一點。

他心神一呆，道：「閣下果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不過池某還要試試。」

此人獨霸武夷，人稱武夷虎池豪，當日在雙江口栽在鐵算盤的手裡，就一直耿耿於懷，現在遇到桂半篙，他怎麼會輕易的放過。

於是他招式一變，展開一套十分威猛的掌法，每一招都好似疾雷撼山，好像存心要將桂半篙傷於掌下似的。

桂半篙以「倒轉陰陽」身法，穿插於池豪拳風掌影之中，一晃十餘招，這位武夷之虎，竟然對他無可奈何。

其實掌影中的桂半篙並不好受，池豪的沉重掌風，使他如處驚濤駭浪之中，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池豪可能已看出了桂半篙的弱點，因而招式加快，勁力加强，招招指向桂半篙的重穴要害招呼。

這當眞是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看來不出手不行了。

於是一聲清叱，左爪右掌，使出了一招兩式。

他使的是孤煙門的絕學「攝雲手」，在當今武林之中，能夠化解這招絕學的人爲數不多。

池豪自然無力化解，他的右手腕脈被桂半篙一把抓住。

他絕沒想到，桂半篙會身負孤烟門的絕學，心神方自一震，肩頭已然挨了一擊。

桂半篙不想傷他，這一掌的力道不强，但他仍然被震退三步，左臂酸酸的，一時之間只怕抬不起來了。

桂半篙雙拳一抱道：「在下一時收手不住，請朋友多多擔待。」

池豪哼了一聲道：「別賣狂了，上！」他忽然舉手一揮，十餘名勁裝大漢一起撲了上來。

這些人全執著兵刃，上來就是刀劍齊施，向桂半篙展開兇狠的搏擊。

習武功，桂半篙祇是半路出家，他雖然習得武林絕學，卻無法達到高深境界。

再說，他對習武雖然不是深惡痛絕，但也提不起半點興趣，因而他雖然是身負絕世驚人之學，卻從來不練習。

這樣，他不只是藝業生疏，也毫無打鬥的經驗，現在面臨十多人兇悍的圍攻，他怎能不亂了手腳。

正當他手忙腳亂，危如累卵之際，忽然一聲叱喝，接著噗噗連聲，在不絕的慘呼聲之中，十多名彪形大漢一個接一個的摔了出去。

來人能夠在刹那之間，一掌擊倒十多個手執兵刃的彪形大漢，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了，池豪心驚膽裂之餘，那裡還有留下來的勇氣。

找碴的溜了，桂半篙才吁了一口長氣。

現在他要看看救他的是那位高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年近四旬、風華高雅的青衣婦人。

雙拳一抱，虔敬的施了一禮道：「多謝夫人義伸援手，小生實在感激不盡。」

青衣婦人一怔，說道：「你不是江湖中人？」

桂半篙道：「小生是讀書人，只是跟拙荊習了一點武功，以作防身之用，咳，其實不習武功也許沒有這些是非了，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青衣婦人道：「你說得也許有點道理，但也並不盡然，來，咱們到那邊歇歇，我還有話問你。」

在一個茶棚之中，他們相對坐了下來，青衣婦人向桂半篙深深的注視了一眼，道：「公子貴姓？」

桂半篙道：「小生姓桂，草字半篙。」

青衣婦人道：「原來是桂公子，剛才聽說你的武功是跟尊夫人學的？」

桂半篙道：「是的。」

青衣婦人道：「桂公子可知你習的是什麼武功？」

桂半篙道：「知道，是孤烟門。」

青衣婦人深長的一嘆道：「不錯，倒轉陰陽及攝雲手，都是孤烟門的不傳之秘，你能習得這兩項武學，可見尊夫人必是孤烟門的傳人了，據老婦所知，孤烟門在一次大變之後，該門遭到徹底的毀滅，除了黃孤煙，孤烟門已別無他人了，尊夫人莫非是黃孤煙的傳人？」

桂半篙道：「拙荊的確是姓黃，至於是不是孤烟門的傳人，小生就不得而知了。」

青衣婦人忽然雙目暴睜，道：「尊夫人名字叫小鶯？」

桂半篙說道：「不，拙荊單名一個鷹字。」

青衣婦人道：「尊夫人現人在何處？」

桂半篙道：「小生被鐵算盤所擄，咱們夫妻因而離散，小生浪跡江湖，正是爲了尋找拙荊。」

青衣婦人略作沉忖，忽然長身而起道：「不錯，一定是她，桂公子，你找錯方向了，依老婦猜忖，她必然會去方城。」

桂半篙啊了一聲道：「不錯，我爲什麼沒有想到？她祇要向鐵算盤追查，必然可以查出我是被施琅帶到了方城去了，夫人，小生告辭了。」

青衣婦人道：「別急，桂公子，咱們吃一點東西再上路不遲。」

桂半篙一怔道：「夫人是說咱們？」

青衣婦人道：「是的。」

桂半篙道：「爲什麼？」

青衣婦人道：「桂公子很少行走江湖，所以對江湖形勢並不瞭解，據老婦所知，方城一帶所盤踞的一個門派，可能是尊夫人的對頭，也可能是老婦的仇家，咱們同仇敵愾，一道走豈不是可以互相照應？」

青衣婦人沒有說錯，黑鷹門曾經千方百計的將桂半篙擄去，還想利用他將黃鷹騙來，黑鷹門是他們夫婦的對頭一點也不錯，能夠與青衣婦人同道而行自然再好不過了。

於是他點點頭道：「夫人說得是，哦，小生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青衣婦人道：「我夫家姓華，你就叫我華夫人吧！」

桂半篙道：「是的，華夫人。」

以上是桂半篙在講述他被擄後的經歷，以及巧遇華夫人的經過。

此等歷盡危難，險死還生的過程是扣人心弦的，但黃鷹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她是我娘，大哥，快！快！咱們去找她。」

「咳，妹子，妳在說些什麼？誰是妳娘？」

「華夫人，她就是我娘。」

「妹子，這怎麼可能呢？妳不是姓黃的嗎？」

「不，我姓華，名叫小鶯，姓黃是跟我義父姓的。」

「當眞嗎，妹子？」

「是眞的。」

咿啊一聲輕響，房門被人推開了，一位風華高雅的青衣婦人正當門而立。

她是華夫人，最後「是眞的」三字是她說出來的。

推開房門之後，她沒有說什麼，雙目在閃著淚光，卻一瞬不瞬的向著華小鶯（原名黃鷹）望著。

原先吵著要找娘的華小鶯站了起來，她的神情雖是十分激動，卻站在那兒欲言又止。

這也難怪，她自懂事以來，就沒有見過她的父母，雖然義父黃孤煙說明了她的身世，現在要她向一個陌生的女人叫「娘」，仍然有點難於出口。

桂半篙明瞭她的心情，因而鼓勵她道：「過去，妹子，快叫娘！」

華小鶯終於在親情策動之下奔了過去，哽咽的叫了一聲：「娘！」已經泣不成聲了。

母女重逢，骨肉團聚，是一種感人而心酸的場面，旁觀的桂半篙也有一股淒酸的感覺。

良久，華夫人牽著小鶯坐到床上，道：「鶯兒，這些年妳是怎麼過的？快跟娘說。」

華小鶯道：「義父帶著女兒四處藏匿，也暗尋娘的蹤跡，最後他老人家的毒傷日趨嚴重，才在武夷山區的一座孤峯上住了下來。」

華夫人黯然道：「妳義父終於離妳而去了，那是什麼時候？」

華小鶯道：「算來已有七個月零三天，當時候桂半篙闖到咱們那兒，義父說過是緣份，就把女兒許配給他了，娘，妳一向躲在那兒？」

華夫人道：「娘不是躲，是在練功，施公博功力通玄，除了妳爹，放眼江湖沒有人是他的敵手。」

華小鶯問道：「施公博是誰？」

華夫人道：「現在黑鷹門門主，他是妳爹的師兄，此人因性情殘暴，刻薄寡恩，不是個領導人材，所以妳師祖就將門主之位傳給了妳爹了。」

華小鶯道：「原來如此，後來他就蓄意報復，咱們就因而落到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

華夫人一嘆道：「是的，但爆發的焦點，還是本門的黑鷹金刀令。」

華小鶯問道：「黑鷹金刀令是什麼？」

「一面雕著一隻黑鷹，另一面刻著本門至高無上的三招絕學，那三招絕學，自然也是只有門主才能夠學習了。」

華小鶯道：「施公博向爹要黑鷹金刀令？」

華夫人道：「不錯，他要學習那令上的武功，妳爹礙於門規，未允所請，這惡賊竟在妳爹的酒裡暗中下毒，當時正逢妳爹至交黃孤煙來訪，想不到因此也遭到了池魚之殃。」

華小鶯道：「後來呢？」

華夫人道：「當時你爹中毒至深，黃孤煙也中了毒，只有娘在餵妳吃奶，所以沒有喝那毒酒，施公博見時機已至，立即率領死黨數十人，向咱們攻擊，妳爹立斃十餘人，但終因毒酒發作而告不支，娘為了救妳爹，只好將妳交給黃孤煙一起突圍，咱們是逃了出來，但妳爹終告不治，娘也跟黃孤煙在突圍之時失散了。」

華小鶯道：「娘為什麼不找咱們？」

華夫人道：「怎麼沒有，娘葬妳爹之後，立即到江湖上找你們，但一晃多年，娘不但是找不到你們，幾次差一點就遭到了施公博的毒手，娘尋找你們既已失望，才決心隱居起來苦練那三招絕學，總算沒負妳爹在天之靈，娘已練成了本門絕世武功，也找到你們了，只是……」

華小鶯道：「只是什麼，娘？」

華夫人道：「咱們要立刻展開復仇行動，但對方人多勢眾，咱們卻只有娘兒三個，這還不要緊，最糟的是妳的夫婿。」

華小鶯道：「這個……咳，他是半路出家嘛，那有什麼辦法。」

華夫人道：「半路出家不成問題，問題是妳的丈夫不願意習武。」

華小鶯道：「如果他願意學，娘能讓他突破他的極限？」

華夫人道：「當然可以，娘獲得一個歲逾千年的何首烏，經三年歲月，煉成了大還丹九顆，有此靈藥相助，咱再幫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祗要再經百日苦練，必然可以叱吒江湖了。」

華小鶯大喜道：「你聽到了沒有？大哥。」

桂半篙苦笑了一聲道：「妹子，妳知道我不愛習武，何必強人所難。」

華小鶯臉色一整，道：「不行，我爹就是你爹，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道理，但是，不想習武就是不孝。」

桂半篙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妹子的口舌竟是這般鋒利，好，我聽妳的，這該行了吧？」

華小鶯嫣然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咱們不能等待百日，提前一點行麼？」

華夫人道：「孩子，咱們幾十年都等了，還不能再等百日？」

華小鶯臉色一紅，祇低頭向自己的腹部瞥了一眼，道：「女兒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因為……」

華夫人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有了幾個月了？」

華小鶯道：「快三個月了。」

桂半篙雙目大張，瞧著華小鶯的肚皮道：「妹子，妳有喜了？」

華小鶯微微點頭，顯得嬌羞無比。

華夫人也是十分高興，經過一陣思忖，立即由懷中取出一隻玉瓶，倒出兩顆異香撲鼻的大還丹道：「你們兩人各吃一粒，鶯兒自己

去運功，然後再來幫娘替桂半篙打通經脈。」

華小鶯道：「是，娘。」

桂半篙原本具有練功的上乘根骨，再經過靈藥及兩大絕頂高手幫助，只不過數日之間，已然脫胎換骨，再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當內功增強之後，他只是與華小鶯共同習會了黑鷹門的雷霆三絕斬，一共化了二十九天，他們就立刻上道。

夫仇父仇是一種錐心刺骨，片刻難忘的仇恨，他們雖然只有娘兒三個，但這娘兒三個全都是身負絕代武學之人。

既然具有復仇之能力，他們自然不願再等下去，何況華小鶯身懷有孕，也不宜再多等時日了。

這天，天色剛剛破曉，他們就離開了泌陽向方城急趕，在夕陽西下之時，就已趕到豐朋鎮了。

華夫人一馬當先走在前頭，剛剛到達鎮口，她忽然一勒馬韁，硬生生的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

原來她看到了一批人，其中一個正是他們娘兒三個不共戴天的仇人。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雖是隔了十多年，她一眼就已看出。

桂半篙也已看出了，施公博、施琅琅以及將他打得半死的任長昇，這干惡人是他做夢都不會忘記的。

還有一個夢寐難忘的小青偏偏沒有看到，莫非她遭到了施琅琅的毒手？

如果是這樣，他決不會放過施琅琅的。

想到這些，他這位讀聖賢書的書呆子，雙目之中也射出了兩縷殺機。

於是他向華夫人提議：「娘，咱們不要進去，在鎮外比較容易施展手腳。」

華夫人道：「好，咱們就在這兒等他們吧！」

他們在鎮外等待，是算定了施公博一定會來，因為他也看到了華夫人娘兒三個了。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施公博的手下找遍了三山五岳都沒找到了華夫人母女，今天遇到了豈能放過。

再說，黑鷹門的黑鷹金刀令必然在華夫人的身上，它是黑鷹門的權威，也是修習雷霆三絕斬的秘寶，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將它奪取過來。

因此，在一聲哈哈長笑之後，他領先馳向鎮口。

「久違了，弟妹，妳叫愚兄找得妳好苦呀！」

「哦，是想趕盡殺絕？」

「弟妹誤會了，愚兄只是關心，不忍讓妳孤身一人在江湖上流浪而已。」

「這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了，愚兄幾時騙過妳？」

「你既是對我關心，為什麼暗中下毒，謀害我丈夫？」

「這個……」

「怎麼，不敢承認？」

「那是他自己找死，怪不得我心狠手辣呀。」

「哦！什麼理由？」

「我是他的師兄，他卻自任門主，這是他找死的理由之一，其次，他習會了本門雷霆三絕斬，卻不讓我習，像他這麼自私，豈不是咎由自取！」

「姓施的，你如此强詞奪理，不只是欺師滅祖，而且其心可誅，先師就是因為你殘暴陰狠，才不將門主之位傳給你，你竟敢毒害門主，還派人天涯海角的追殺咱們母女，今天，該是你的惡貫滿盈了，咱們要為本門清理門戶。」

「哦，聽說妳在泌陽折服武夷之虎，藝業可能有了一點長進，其實那只是螢火之光罷了，何況雙拳難敵四手，妳必然逃不過失敗的命運。依愚兄相勸，交出本門的金刀令，本門主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華夫人冷冷一哼，由懷中取出一隻長只有四寸，寬有三指的黑色鐵盒，她用手指一按機簧，盒蓋立即應手而開。

施公博目光一亮，口中一聲急嘯，彈身就向華夫人猛撲。

此人的功力的確不凡，這一撲之勢，快得如同閃電一般。

他是想搶奪華夫人手中的黑鷹金刀令，因而彈身出掌，全力撲擊，但見一聲震天巨響，他已倒翻而回，這一來一去，不過是指顧之間而已。

莫非他已搶奪得手？

他原以為可以搶奪得手，可惜沒能如願以償。

當他撲近華夫人身前約莫五尺之際，一股帶著雷鳴之聲的暗勁忽然向他當胸撞來。

這股暗勁重如山岳，勁道之剛烈當得是無與倫比，他雖是身負絕頂功力，仍無法接了它下來。

此人老奸巨猾，一見大勢不妙，立即翻身後躍，他雖是見機得早，仍然落地一個踉蹌，接連噴出兩口血水。

「弟妹，原來妳也習會雷霆三絕斬了。」

「不錯，老賊，今天是你遭報的日期了。」

華夫人以雷霆三絕斬擊傷了施公博，但她沒有跟蹤追擊，她不是心存慈悲，只是有所顧忌而已。

施公博一行十八人，除了他夫

婦父女之外，黑鷹門門下還有十五名之多。

華夫人並非畏懼他們人多勢衆，只是顧慮這十五名都是黑鷹門的精英，人材訓練不易，一旦發生混戰，她害怕這十五人不一定能夠保存。

自然，這十五人中必有施公博的死黨，但說不定也有身在魏而心在漢的忠義之士，縱然只有一個，她也不願傷害。

於是她高舉金刀令，大聲宣佈道：「金刀所至，如同祖師親臨，凡我黑鷹門下，只要尊敬祖師，服從金刀令者，既往不咎，希望你們立即棄暗投明，協助本座清理門戶，誅除惡叛老賊。」

她語聲甫落，只見人影閃動，施公博所帶來的十五名高手，已有十三人奔了過來。

這一意外變化，使得施公博大吃一驚，他雖是連聲叱喝，依然無法阻止這衆叛親離的局勢。

棄暗投明的十三人中，以鐵耙高凡的資歷最老，年紀最高，因而他率領十二高手向華夫人躬身一禮道：「弟子高凡等參見門主，請讓弟子捕殺叛逆，聊補罪愆於萬一。」

華夫人微微一笑，然後臉色一整，道：「捕殺面前五名叛逆，咱們娘兒三個盡夠了，你們散開到四週防守，不得容許一人漏網。」

在一聲暴喏之後，這十三名高手散了開來。剎那之間，就將現場包圍得水洩不通了。

華夫人不再猶豫，回頭向桂半篙夫婦說了一聲「殺」，騰身一躍，直向施公博撲了過去。

施公博適才已被雷霆三絕斬所傷，傷勢雖不算太重，但功力已大不如前，他的老妻自然不能袖手不管，因而夫妻聯手，與華夫人展開一場亡命的搏殺。

華小鶯原是奔向施琅琅的，却被施公博的兩名心腹弟子攔了下來，也形成了以一搏二的場面。

剩下來的只有一個施琅琅了，桂半篙雖是痛恨這個陰狠的女人，却不願與一個女人動手，現在已別無選擇的餘地，只好向她迎了上去。

想不到此時此地，施琅琅只是皺了一下眉頭，居然風情萬種，眉挑目語的拋給桂半篙一記媚眼道：「公子，施琅琅對你不薄，難道你也要對我下手？何況好男不跟女鬥，你是一個君子，莫非你要欺侮一個女人不成？」

桂半篙一怔道：「這個……」

施琅琅一嘆道：「就算我爹有什麼不對，與我有什麼相干，公子是讀書人，應該知道罪不及孥的道理。」

桂半篙是一個讀書人，也是一個重視道德的君子，施琅琅如此一說，他不由遲疑起來了。

他在遲疑不前，施琅琅可沒有停下她的脚步，當雙方距離約莫四尺之際，一片寒光忽然壓體而來。

好一個陰狠歹毒的女人，她先用言語穩住了桂半篙，然後出其不意，以全力揮出一劍。

如若是往日的桂半篙，這一劍他必然無法避過，因而施琅琅在一劍揮出之後，得意的笑了起來。

只要傷了桂半篙，然後將他當作人質，無論華夫人母女的武功如何了得高強，爲了投鼠忌器，她施氏一門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她笑得很美，計劃也的確高明，可惜她估計錯了一點，今天的桂半篙，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但見精芒暴盛，冷焰砭膚，她右臂傳來一陣劇痛，一條人見人愛的粉臂，已齊肩被紅毛寶刀所劈落。

她痛得冷汗直流，却不敢稍作停留，纖足一點，彈身倒退，連父母也不顧了，逕自落荒而去。

施琅琅逃得夠快，但沒有逃過黑鷹門高手的攔截。高凡凌厲的一掌擊中她的胸前，幾乎被擊得開膛破肚，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另外兩處搏殺，也沒有太多的躭擱，施公博夫婦無力接下雷霆三絕斬，前後不過五招，就雙雙倒斃。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還是華小鶯，三截棍左揮右掃，來回祇有兩招，地面就擺着兩具屍體。

巨奸既除，叛逆伏誅，華夫人倒不勝唏噓的流下淚來，她是在默禱亡夫及至交黃孤煙，告慰他們在天之靈。

此時高凡前來相請，黑鷹門百廢待舉，而且，底下還有一些叛徒，仍待肅清。

華夫人忍住淚水，吩咐高凡率領十名高手立即馳返黑鷹門，要以出其不意的手段、行動，使本門叛徒一網成擒。

這不是一件難事，高凡果然不負所望，他肅清了黑鷹門叛徒，也在地牢救出了小青，於是黑鷹門聲威重振，仍是一個江湖道上舉足輕重的門派了。

（完）

湖海武林軼事／秦風・文　可飛・圖

劍底遊魂

叛教出走

在初更的夜晚，一場暴風雨正在襲擊着大地，滂沱大雨排山倒海也似的在傾瀉而下，平地上已是積水盈尺。

這不是趕路的好時刻，但偏偏就有人在這場狂風暴雨中趕路……

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一身灰色勁裝已被雨水淋濕，但他全不在意，經過幾處可躲避風雨的地方也沒停下來，一路疾如流星的向前飛奔，奔向橫臥於遠處的一座高大的山林。

他手中緊握着一把鬼頭大刀，在奔跑中頻頻回頭張望，一看即知他後有追兵，正在逃命。

遠處的山林，在他飛快的脚下，看來像是快速的變大，他可不管什麼「逢林莫入」的警告，一頭便鑽入林中，穿林疾行。

越過了幾個山頭，眼前又出現了平原，這時傾盆大雨仍然沒停，他在山腰上駐足，舉目回望，似是盤算逃往哪一個方向爲佳。

當他的視線掃過左方一處山林間時，他發現了一座古庵，對於在大雨中奔跑的人來說，一座古庵的出現，其引誘力是相當大的。

他已經奔跑了好幾十里路，覺得已脫離了險地了，也覺得疲困不堪，需要好好的歇息一下，於是舉步向那座掩映於山林間的古庵走去。

除惡積德

古庵殘破不堪，有大半已倒坍，只剩一間庵殿可避風雨，他走進庵殿，一看殿裏無人，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他接着脫下了衣褲，用手擰乾，抹了一把臉，忽覺額頭微痛，再用手指一摸，才知道額角受傷，還在流血呢。

「他媽的！」

他口中輕輕的罵着，掏出汗巾擰去雨水，用它綁在額頭上，然後正當他想再脫下內衣褲擰乾之際……

「老大，那裏有間古庵！」突地，在庵外不遠處，傳來了這麼一句話！

灰衣青年臉色一變，趕緊抓起放在身邊的鬼頭刀，迅速往殿後退去，欲從殿後逃走。

那知殿後的兩邊偏門已被許多廢木堵住，要想出去得出手推倒它，他不願發出響聲，驚動那些追殺自己的敵人，當即轉身向殿門衝去，希望能夠不被敵人發現，悄悄溜出古庵。

忽然間，刀光暴現，一柄砍山

刀挾着勁風迎面劈來，同時聽得有人大叫道：「點子在此，拚着，上啊！」

灰衣青年架開劈來的大刀，順勢迎出一刀迫退來人，一脚跨出殿門。

但已太遲了。

眼前人影閃動，三個彪形大漢已是一字排開，攔住了他的去路！

這三個彪形大漢一律穿着黑色密扣勁衣，長相異常凶悍，中間一個使砍山刀，右邊一個使日月雙輪，左邊一個使一對判官筆，臉上都掛着吃人的獰笑。

灰衣青年見狀已知跑不掉，態度反而冷靜下來，笑了笑道：「伙計們，我南山燕到底犯了什麼天條大罪，諸位竟然如此苦苦窮追不捨？」

那使判官筆的大漢嘿嘿地冷笑道：「小子，你何必明知故問，叛教之罪，殺無赦。」

自稱「南山燕」的青年聽了這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臉憤恨之色浮現於眉宇之間，冷冷的說道：「我爲教主賣命了十多年，殺人上百，立下無數汗馬功勞，教主可沒給我好處，如今祇因爲我不想再替他賣命了，便非要我這頭顱不可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陰惻惻的答道：「不錯，這是本教規矩，叛教者必殺無赦！」

使日月雙輪的大漢接口道：「山燕，教主一向待你不薄，你在教中的地位也不能不算高，平日裡要什麼有什麼，爲什麼要叛教呢？」

使砍山刀的大漢也接口道：「是啊！據我們刑堂兄弟所得的消息，教主有意提升你爲金陵一地分舵的舵主，你幹嗎不好好地幹，却在這骨節眼上叛教出走？」

南山燕靜靜聽完了他們三人的話後，冷笑道：「你們想知道我叛教的原因嗎？」

使日月雙輪的大漢道：「正是，你說來聽聽。」

南山燕說道：「很簡單，我殺人殺怕了。」

使砍山刀的漢子哈哈大笑道：「這是天大的笑話，誰不知道你是我們白蓮教的第一號殺手，你說殺人就像切瓜一樣的不在乎，怎麼會殺人殺怕了呢？」

南山燕神色一沉，道：「我眞的殺怕了，尤是在最近，他竟逼我去殺五個小孩子……」

他說到這裡，臉上起了激動的痙攣，顯見內心憤怒無比。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這事我知道，教主要你去殺五個孩子，據說那五個孩子的父親都是目前在武林中聲譽極著的俠客，是不？」

南山燕恨聲道：「不錯，我南山燕雖然是殺人不眨眼，可是要我去殺害小孩子，我是下不了手的。」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你知不知道教主爲什麼要你去殺這五個小孩？」

南山燕道：「我知道，那是教中升堂入室的規矩之一，他規定某一個人於升任爲分舵主之前，必須先殺五個白道俠士的兒子，使那人與白道俠士結下深仇，這樣一來，當某人升爲分舵主之後，才會終生劾忠於他，不敢心生二志。」

使判官筆的大漢笑道：「對了，正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你升遷的好機會，那金陵分舵舵主是個肥缺，你幹麼要放棄？」

使砍山刀的大漢又接口道：「南山燕，你好傻呀！你已經殺了第一個小孩，那是江南『七星劍』甘天霖的兒子，甘天霖誓言要你的首級，這個仇家你已經結定了，爲什麼反在此時放棄了本教這一個靠山，却要叛教出去，你這不是找死麼？」

南山燕恨恨的抿抿嘴，斷然的道：「我不殺小孩子，我殺了甘天霖的兒子後，心中十分不安，連睡覺都不安寧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就算你不願殺孩童，也犯不着叛教呀！」

南山燕道：「教主逼着我去殺其餘四個小孩，我不答應，他很不高興，從那次以後，教中的大小聚會便不讓我參與，我覺得再留在教中已無意義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現在你還是自暴自棄。」

南山燕道：「不，我離開總壇之後，雖然教主派出你們刑堂『十二煞神』分批追殺我，但我反而過得很快樂，我夜裡睡得很舒服。」

使判官筆的大漢臉色沉了下來，以非常冷峻的聲調道：「這麼說，你是不肯隨我們回去了？」

南山燕笑道：「我怎麼能跟你們回去？晚間我在山那邊遇上了你們刑堂嚴老四、劉老五、喬老六三人，一場拚鬥之後，我雖掛了小彩，但我却也將嚴老四宰了，你說我還能跟你們回去麼？」

使判官筆的大漢臉色一變，雙目如電盯在他的臉上，目中兇光漸熾，一個字一個字的道：「你說你殺了嚴老四？」

南山燕點點頭道：「不錯，我一刀把他宰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向兩個同伴使了個眼色，然後臉上籠罩着一股殺氣，道：「南山燕，你這個禍闖得實在太大了，我們刑堂『十二煞神』是異姓兄弟，這件事你應該知道才對……」

南山燕一笑道：「我當然知

道，你們刑堂『十二煞神』在江湖的惡名不在我南山燕之下，如今我背叛了白蓮教，心中忽然有一種想法。」

使判官筆大漢怒道：「什麼想法？」

南山燕道：「過去，我南山燕殺人是造孽，如今，我若能殺死你們一個，便是積一分功德，若能殺死你們二個，便是積二分……」

「殺！」

一聲厲叱，判官筆、大砍山刀、日月雙輪，四件兵刄同時迎出，從中間和左右兩邊幾個方向攻上！

南山燕早有防備，手中的鬼頭大刀猛抬，錚然架開中間的大砍山刀，緊接捲着身子就地一滾，施出成名絕學「翻滾十八刀」，刹那間滿地閃閃刀光，勢如怒潮澎湃。

這是他獨步武林的一路刀法，一經施展開來，兩丈方圓之內，盡是刀光不見人影，端的厲害無比。

刑堂這三煞神知道他這路刀法的厲害，連忙頓足後退，那使砍山刀的大漢於縱退之間，迅速的掏出二支三變透骨鏢，抖手「颯颯颯」的打了出去。

豈知兩支透骨鏢出手之後，只聽得「叮叮叮」三聲響，好像打中疾速轉動的車輪，立刻從刀光之中迸飛而起，那鬼頭刀光竟似「潑水不入」呢！

三煞神甚是驚駭，竟不知如何出手，看見刀光不絕而來，只好趕快離開，不敢攖其鋒芒。

忽然，刀光一歛，化爲一道長虹，閃電也似的劃向使判官筆的大漢。

原來，使判官筆的大漢是刑堂「十二煞神」的老大，名叫高老大，使日月輪的是蓋老二，使砍山刀的是符老三，他們三人在白蓮教中享有「鐵三角」之稱譽，三人聯手可謂天下無敵，南山燕心知自己的「翻滾十八刀」宜守不宜攻，因此乘着他們縱退之際，便想一鼓作氣，幹掉高老大，只要先幹掉了一個，使他們無法發揮鐵三角的威力，其餘二人就不難對付了！

這個算盤結果是打錯了。

高老大能成爲十二煞神之首，手底下是有眞功夫的。

他見南山燕御刀飛撲而至，心中暗暗冷笑道：「好小子，你這是找死！」

當下，手中一對判官筆運足眞力，猛可裏交叉迎着南山燕的鬼頭大刀橫擊而去。

「錚」的一聲巨響，數點火星迸飛，於夜空之中，南山燕祇覺好像一刀砍在萬斤巨石之上，登時手臂發痲，整個人反被震退三步！

就在此際，使日月雙輪的蓋老二已悄然搶過他身邊，乘着他脚步未穩之際，雙輪猛攻，攻其腰部。

南山燕奮力一轉身，橫刀掃出。

又是「錚」的一聲巨響，鬼頭刀雖是掃中對方的日月雙輪，只因爲他的一條右臂已經發痲無力，再經這一撞擊，鬼頭刀再也抓不牢了，被打得脫手飛去！

刹那間，使砍山刀的符老三緊隨而至，利刄呼嘯，攔腰疾砍！

南山燕已來不及躲閃，心中暗叫一聲：「我命休矣！」

忽然怪事發生了，身邊只聽「哎呀」一聲慘叫，定睛一看，竟見符老三已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胸中插着一支柳葉飛刀！

這一刀正中要害，故他倒地立斃。

由於大雨傾盆，又是三更半夜，視野不清，高老大和蓋老二都沒有看出柳葉飛刀是怎麼來的，以爲是南山燕的一招殺手鐧，兩人一見符老三中刀倒下，不由得呆了一呆，才雙雙怒叱着，同時轉身進招，痛下殺手。

南山燕手無寸鐵，無法迎戰，連忙晃身頓足暴退。

「往那裡走！」

蓋老二厲喝聲中，如影隨形的撲上，手中的日月雙輪上下擊出。

「啊呀！」

又是一聲慘叫，但不是南山燕而是蓋老二，他的日月雙輪眼看即將切中南山燕之際，忽然又是一支柳葉飛刀射到，正中他的心窩，他倒在地上，全身一陣抽搐，就追隨符老三去了！

高老大駭然倒退數步，瞋目怒吼道：「南山燕，你好狠啊！」

南山燕知道他弄錯了，當下也不否認，聳聳肩道：「我已積了三分功德了，現在就要積四分功德了。」

他拾起地上的鬼頭刀，準備出擊。

但高老大却已膽寒，喝道：「小子，你等着，三日之內，如果我姓高的不取你項上人頭，我就不姓高的。」

語畢，凝身疾起，立即消失在大雨之中。

南山燕抬頭回望，不見發刀之人，便從兩具屍體中拔出那兩支柳葉飛刀，轉身進入庵殿。

他猜測對方很可能藏身在庵殿之上，故進入庵殿之後，立刻道：「是那位高人相助，請受南山燕一拜。」

「嗤！」

供案下，忽然爬出一個叫化子。

這叫化子年約四旬，身穿一襲補過的鶉衣，手中拿着一根打狗

棒，只是長相英俊，不太像一般所見的叫化子。

南山燕一怔道：「就是你？」

中年叫化子點點頭道：「正是我了！」

南山燕拱手一揖道：「多謝兄台拔刀相助，剛才要不是兄台這兩支飛刀，在下已橫死野外了。」

說着，將兩支柳葉刀交還給對方。

中年叫化子放下了柳葉刀，走在壁角坐下，臉含笑容，却目光烱烱道：「你是南山燕？」

南山燕點頭道：「是。」

中年叫化子道：「白蓮敎的第一號殺手？」

南山燕又點頭道：「是。」

中年叫化子道：「你的大名，我叫化聞名已久，聽說你一向很得白蓮敎的器重，爲什麼要叛敎出去？」

南山燕道：「能否請敎兄台貴姓大名？」

中年叫化子搖頭道：「叫化子沒有姓名。」

南山燕知道丐幫一向如此，故不以爲怪，便回答他的問題道：「白蓮敎的敎主要在下去殺害五個小孩子，然後便提升我爲金陵分舵舵主，在下不幹，他很不開心，在下知道已難留在敎中，因此背叛離開。」

中年叫化子道：「剛才叫化子好像聽他們說你已殺了一個孩子，是誰家的孩子？」

南山燕低聲道：「是『七星劍』甘天霖的兒子……」

中年叫化子道：「既然已殺了一個，爲什麼忽然不願再殺了呢？」

南山燕嘆了一口氣，道：「是的，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不通的，我南山燕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手，照說我既然殺了很多的人，就不應該對小孩子下不了手，但是不知何故，我殺了甘天霖的兒子後，心中痛苦極了。」

中年叫化子微微一笑，道：「你怕甘天霖找你報仇？」

南山燕搖搖頭道：「不是。」

中年叫化子道：「甘天霖是江南武林第一武術名家，你怎麼不怕？」

南山燕苦笑道：「如果我怕人報仇，我就不當殺手了，我是從不把別人如何找我報仇的事放在心上，誰有能力取我的性命，誰就來取！」

中年叫化子哈哈笑道：「你倒是很看得開，十分爽快，不過你們白蓮敎對付叛敎之人的手段是非常之殘酷的，今後你祇怕沒有好日子過了。」

南山燕長嘆了一聲，道：「我殺了很多人，正所謂積惡如山，想想也是應遭此報應的。」

話至此，倏然住口，目中突露寒芒！

因爲，他聽到了庵外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好像有好幾個人已欺近了古庵。

中年叫化子輕笑一聲，道：「又來了，這庵殿地方太小，我看你還是出去爲是。」

南山燕點點頭，於是舉步走了出去。

庵外仍是風雨交加，天昏地暗，但南山燕一脚跨過殿門時，便見三條黑影冒雨而至，來到了庵前的空地上——竟是高老大去而復返，另有二人是劉老五和喬老六，這兩人和另一個嚴老四晚間在山那邊與南山燕有過一場的搏鬥，結果南山燕殺了嚴老四，負傷逃到山這邊，想不到高老大竟與他們會合一起趕來了古庵。

南山燕知道中年叫化子一定會出手相助的，故心情輕鬆，毫不畏懼，當下移步下階，含笑道：「閻王叫人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這話眞是一點不錯。」

高老大不耐煩他逞口舌之利，手中判官筆一振，厲聲道：「併肩子上，宰了這小子！」話聲中，雙筆猛吐，搶攻而上。

那劉老五使的是口喪門劍，喬老六使的是一對峨嵋刺，兩人一言不發，與高老大同時出招，分由左右攻上。

南山燕重施故技，身形於地滾翻，一邊滾動一邊發刀，頓時又見滿地刀光，似怒濤奔流。

高老大三人對他的「翻滾十八刀」甚是忌憚，不知如何下手攻擊，三人只得縱退躲避，這倒是對付「翻滾十八刀」的好辦法，其道理就是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一般，這樣一來，南山燕好似在唱獨脚戲，浪費氣力而已。

是故，南山燕一見他們縱開，他立刻停止翻滾，從地上一竄而起，身如怒火撲向高老大，大笑道：「高老大，你接我幾刀試試！」鬼頭刀猛砍猛劈，一口氣就是五招詭異奇秘又凌厲的刀法。

「來得好！」高老大毫不讓步，來個硬接硬碰，招招貫足內力，他的功力在十二煞神中名列第一，連南山燕都遜他一籌，因此幾招硬碰下來，南山燕已感吃不消，連忙頓足縱退，在空中一個鷂子翻身，轉向喬老六撲去。

他雖在白蓮敎是第一號殺手，一身武功自有過人之處，尤其是輕功最爲驚人，就如他的名字一樣，當眞身輕如燕，來去飛掠，奇快如飛，可惜他身法雖快，以一敵三畢竟吃力，連番幾次撲擊無功之後，

已漸感力不從心，而高老大三人則是越戰越勇，進退之間，默契極佳，戰到後來，南山燕已陷入了苦戰，險象環生了。

高老大看出他已支持不住了，便想親手將他擊斃，當下大喝一聲，一對判官筆加緊攻擊，猝點攻打，絕招迸發，使出渾身解數。

「砰！」南山燕一個閃避不及，右脚上中了一招判官筆，登時仰身翻倒。

高老大厲聲一笑，左手的判官筆暴遞而出，對準他的心胸猛刺而下。

「慢着！」

劉老五遞出喪門劍，架住了他的判官筆，道：「老大，敎主吩咐，能捉活的便捉活，咱們還是把他帶回總壇交給敎主發落吧。」

高老大聞言撤回判官筆道：「好！」

不料就在此際，倒在地上的南山燕，猛地一翻身，鬼頭刀「呼」的一聲疾掃而出。劉老五料不到他還會有能力動手反擊，一時退避不及，雙脚登時齊膝而斷，狂叫一聲，倒在地上打滾長號，高老大又驚又怒，判官筆再迎出，一邊攻擊，一邊破口大罵道：「你這個狗娘養的小雜種，今天我不把你碎屍萬段，我就不是人！」

那喬老六一見到劉老五雙脚齊斷，連忙丟下峨嵋刺，解下腰帶，便爲劉老五止血，但正當他在劉老五的身邊蹲下之際……

「颯」一把柳葉飛刀即電射而至，穿入了他的喉部，他「哇」的一聲大叫，身形彈起再跌下，就此不動了。

那斷了雙腿的劉老五嚇得魂飛魄散，拚命的滾開，狂呼狂叫道：「老大小心，有人發暗青子殺了老六。」

高老大震驚不已，慌忙頓足暴退三步，瞪大一對眼珠子四下搜望，厲聲道：「是哪個兔崽子暗箭傷人，給我快滾出來！」

中年叫化子沒有現身。

南山燕從地上一躍而起，抖擻精神，使刀欺上，喝道：「姓高的，你納命來吧！」刀光閃動，展開强烈的反攻。

高老大眼見同伴一死一傷，又怕那暗中發刀的人襲擊，故無心再戰，當即騰身縱起，又想施展那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他身形縱起之際，忽見一條黑影靜靜的站在前面三丈之前，那正是自己落脚的地點，心中大驚，便在空中一個旋轉，向另一個方向掠去。

那知道改變方向掠出時，赫然又見那條黑影又靜靜的站在對面地上，攔住了自己的逃路，高老大心頭大震，這時候他飛騰在空中的勢子已盡，再想改變方向已不能夠，只好順勢撲向對面那條黑影，振筆刺出，決心一拚。

「嘻！」那條黑影却不接招，往後飄退數丈，行動有如鬼魅一般。

這時，南山燕已追撲而至，鬼頭刀「呼」的砍向他的右臂。

高老大身形略轉，揮筆擋格，又與他打了起來，雙方又打了數十招，南山燕漸漸屈居下風，原因是剛才腿上挨了一下重擊，仍然劇痛，行動大受影響之故。

高老大雖然佔了上風，却不敢全力進攻，怕那人乘機發刀襲擊，若非南山燕緊纏不放，他眞想脚底抹油了！

那中年叫化子見南山燕久戰不下，心中也不耐煩起來，突然開口道：「看刀！」

高老大已如驚弓之鳥，聞聲大駭，以爲對方當眞的發刀，慌忙斜肩竄開。

「着！」

南山燕大喝一聲，滾到他脚下，乘着他脚步沒站穩之際，倏然「砰砰砰」的攻擊三刀，高老大只擋開了他二刀，就被一刀砍斷了右脚，在慘叫聲中倒了下去。

南山燕爬了起來，向中年叫化子走過去，道：「多謝兄台鼎力相助，南山燕沒齒……」

忽然他怔住了，因爲他發現中年叫化子那對眼睛十分可怕，它滿佈濃重的殺氣。

南山燕駭然道：「兄台，你……」

中年叫化子冷冷的注視着他，大約足足有一盞茶工夫之後，才突然長嘆了一聲，道：「我走了！」語畢，舉步走去！

南山燕張口欲言，忽然又怔住了，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中年叫化子背上斜插着一口長劍，那劍上鑲着七顆金星。

那是江南獨一無二的七星劍！

（完）

上文提要：孫秋笙假裝幫芳舞逼毒，誘殺了惡魔丁人鳳，帶着金麗到了「錦上苑」，金麗的繡荷包被小二偷去，小二假裝磕頭認錯，用無名指上的鐵指環擊中孫秋笙的左脚背，這小二赫然是康超羣所扮，配合康超羣襲擊的還有藏在毗鄰的柳浣天。金麗的爺爺南宮東北奮不顧身地搶救二人出險，三人被柳浣天等圍困在破廟裡……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劍王傳奇



劍王保命失武功　堡主飲恨永除名

金麗不是個喜歡哭的女人，但為了孫秋笙，她會哭個天崩地裂。

就在她徬徨無策時忽然眼前大亮。一個身高八尺，手持火炬的巨人，突然在地道中出現。

他瞳孔中閃動着野獸般凶厲的寒芒，喝道：「妳是南宮世家的什麼人？」

金麗吃了一驚，隨即回答：「我是南宮東北的孫女兒，我叫金麗……」

巨人眼色一變，隨即俯伏地上，又跪又拜：「奴才南宮犬叩見小姐。」

金麗怔了一怔：「你就是南宮犬？」

巨人恭聲回答：「奴才正是。」

金麗明白了，南宮犬是南宮世家最忠心的僕人，但卻犯了家規，被逐出南宮世家之外。

只有一個人願意照顧他，那是南宮東北。

此際，金麗摻扶着一個臉色灰白的男人，而且後有追兵。

南宮犬明白形勢危急，急急帶着金麗，在縱橫交錯的地道裏逃命。

這地下秘道，竟如蜘蛛網般，有如一座地道迷宮。

穿過了無數地道後，南宮犬帶着兩人來到了一條大河流旁邊。一葉漁舟停泊在地道外的河邊。

南宮犬背着孫秋笙登上漁舟，然後搖櫓。

金麗憐惜無限地伴在孫秋笙身邊，柔腸百結，欲語無言。

他本是叱咤風雲，劍氣縱橫天下的「劍王」。

但如今他已服下了「一元萬象散」，他再也不是武功蓋世的武林高手。

他仍在昏迷中。

一旦他甦醒過來，一旦他知道這件事，他將會變成怎樣的樣子？

金麗不敢想下去。

* * *

柳浣天窮追孫秋笙，但卻在秘道中迷失了方向。

別說是追殺孫秋笙，即使如何離開這個地底迷宮，也是大費周章之事。

最後，柳浣天總算重見天日，但卻再也追不上「劍王」。

柳浣天大動肝火，回到市鎮上胡亂洩忿。

但殺人只能洩忿，並未能宣洩他身體裏積壓着的慾火，於是，他把郝寶雯找回來，把她帶到錦上苑的帳房中。

帳房先生只是看了柳浣天一眼，已給這魔頭一掌震碎天靈蓋，有如死狗般被拋出門外。

郝寶雯「啊」的一聲，嬌聲在叫：「柳爺，你怎麼啦？」

柳浣天臉色一寒，喝道：「賤婦，少在本座面前裝模作樣，快脫掉衣服！」

他一叱喝，郝寶雯不敢違命，匆匆忙忙把身上所有衣裳褪下。

她的艷色是罕見的。

她是個標緻的美人兒。

但柳浣天心情大壞，雖然面對着如此嬌娃，卻仍然怒氣難消，不由分說，突然一脚踢在她小腹上。

他這一脚又快又兇狠，也大大出乎郝寶雯意料之外。

但郝寶雯的反應，卻也同樣出乎柳浣天意料之外。

她是女飛盜，輕功上佳。

柳浣天不問情由惡狠狠一脚踢了過來，她可不甘願逆來順受。

她輕巧地閃開了，眼神驚詫地盯着柳浣天。

柳浣天更怒：「臭婊子，本座偏要消遣妳，看妳還能逃到什麼地方去！」

兩手十指箕張，竟向郝寶雯施展毒辣殺着。

再也不是男歡女愛的遊戲！

郝寶雯冷冷一笑：「堂堂兵器堡主人，竟是胸襟狹隘得不能容物的男人！」

她一針見血，把柳浣天刺得無地自容。

這女子可惡，絕對不能容她再活於世上！

柳浣天已決心要殺郝寶雯！兵器堡堡主要殺的人，又有誰能拯救得了？

郝寶雯似乎已註定非死不可。

但世事奇幻，在此形勢極端兇險之際，卻又突然天降奇兵。

他們就是一對少年！

一個身穿白衣，一個身穿黑袍，各眇一目。

穿白衣的眇去右目，穿黑袍的眇去左目。

兩個俊美少年，雖然都只有一隻眼睛，但卻眼神銳利如箭！

兩支利箭，同時射向權勢薰天，武功絕頂的不世梟雄臉上！

柳浣天楞住了。

他從沒見過眼神如此銳利的少年，而且一上來便是一黑一白，好不奪目的兩個獨目少年高手。

這兩人雖未出手，但柳浣天已肯定他倆的武功修為，決不會是弱者。

「什麼人？」柳浣天眉毛倒豎，疾聲喝問。

白衣少年冷冷一笑：「白鷺。」

黑衣少年接道：「黑鷺。」

柳浣天神色一凜：「黑白鷺？」

兩少年齊聲道：「正是黑白鷺！」

「兩位貴庚？」

「都十七歲，比你年輕！比你擁有更多更多的明天！」白鷺道。

柳浣天獰笑：「要是本座立刻便殺了你們，倒不知道誰會擁有更多的明天？」

黑鷺冷冷回答：「你是絕對不敢動手傷我們一根寒毛的。」

柳浣天嘿嘿一笑：「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他正要動手大開殺戒，忽然臉色慘白，氣得連話也說不上來。

因為他忽然看見帳房門外，站着了兩個人。一個少女、一個老人。

少女又年輕又漂亮，老人又醜陋又骯髒。

老人穿一襲長袍，齊中分開兩種顏色。

左邊黑，右邊白，黑白分明。

他是黑白鷺的義父，他姓白，名穹蒼，綽號「黑白不分」。

白穹蒼是武林十大怪傑之一。

他成名比南宮東北更早，年紀也比南宮東北更老。

但南宮東北體弱多病，白穹蒼卻是老當益壯，更有「江南老頑童」之稱。

柳浣天氣得臉色慘白，是因為在白穹蒼身邊，還有一個少女。

這少女顯然正受制於白穹蒼。

她滿臉都是驚惶之色，她一看見柳浣天，便叫：「爹，救我……」

這美麗的少女赫然是柳浣天的掌中明珠——杏嫦！

杏嫦只是叫出了這三個字，就已給白穹蒼疾點了她的啞穴。

他點了她啞穴之後，兀自眉頭大皺，咕噥着說道：「這是什麼鳥漢生下來的小母雞，聲音竟比烏鴉放屁還更難聽？」

柳浣天怒不可遏，喝道：「快放了她！」

白穹蒼道：「要老夫放了你的寶貝女兒，有何難哉？但你最少得先退開十里！」

柳浣天道：「先放了她再說！」

白穹蒼嘿嘿一笑：「老夫操你祖奶奶十八代灰孫子！你再不帶着手底下的狗腿鷹爪退開此地十里，老夫先殺了她再說！」

他鳥爪似的手已抓在杏嫦頭頂之上，只要輕輕吐勁，柳浣天這個女兒就得報銷了帳！

投鼠忌器，柳浣天不敢輕舉妄動。

白穹蒼是個怎樣的人，柳浣天是知道的，此人綽號「黑白不分」，一旦發起狂來，又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他只好答允這城下之盟，自己先退開去再說。

他道：「本座在此地東方十里外紮營駐候，限你們兩個時辰內把她交還！」

白穹蒼道：「好！一言為定，

快馬一鞭！」

這是江湖人的信諾，柳浣天立刻帶着兵器堡的人走了。

瞬息間走得乾乾淨淨！

白穹蒼仰天大笑，輕輕一拍手掌，背後又出現了一個身高八尺的大漢。

「白奴，這小妮子就由你送去，你可害怕？」

白奴道：「奴才很害怕……奴才害怕到時會忍不住手，大開殺戒……」

白穹蒼哈哈大笑！

＊　＊　＊

柳浣天是兵器堡堡主，近年以來聲勢與日俱增。

豈料在此一役陰溝裏翻船。

他的東床快婿康超羣慘受重創，繼而給南宮東北大罵爲「小狗」。

最後，更殺出了白穹蒼與黑白鷲師兄弟。

對柳浣天來說，這是可恥的失敗。

他不能忍受，絕對不能忍受。

到後來，杏嫦雖然被安全送返回來，但柳浣天的臉色仍然極其難看。

他要雪恥！他要報復！他要把白穹蒼、黑白鷲、孫秋笙、南宮世家中人一一趕盡殺絕！

然而，江湖風浪既已掀起，又豈唯獨柳浣天才是世間僅有的梟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本來就是羣雄並起，天下紛亂的混亂時代。

＊　＊　＊

柳浣天決定先回老巢，再作計議。

回兵器堡，必經曲水池、扶天壁、萬仞峯、望北坡四地。

柳浣天帶着手下及女兒，怒氣衝衝地渡過曲水池，攀越了扶天壁，橫過萬仞峯，終於到了望北坡。

只要穿過了望北坡，兵器堡已歷歷在目。

柳浣天在望北坡下一個小市集獨自離羣，大喝悶酒。

他下令誰都不能近他三丈之內，否則殺無赦。

柳堡主嚴令一下，人人莫敢不從。

一輛驢車自柳浣天眼前緩緩駛過。

驢車上，一個滿身汚垢的老婦帶着一個十八九歲的村女，沒精打采地在趕路。

柳浣天把酒罈用力一敲，罈裂酒瀉。

老婦近在咫尺，嚇了一大跳，那村女更畏怯地蜷伏在車上。

柳浣天已身如怪鳥，飛撲到老婦身邊：「她是不是妳的女兒？」

老婦搖頭，臉色蒼白：「回……回大爺，她是我孫女兒……」

「女兒也好，孫女兒也好，都得賣給了俺！」

「賣？怎可以？」老婦大吃一驚。

柳浣天怒形於色，喝道：「妳這老太婆算是什麼樣的東西？俺要買的女人，誰敢不賣！」

不由分說，他把一錠十兩重的金子放在驢車上，掀起那少女便走。

老婦呼天搶地，直纏上來。

柳浣天更怒，反手一掌，便把這老婦震開數丈，直摔跌在地上。

少女大哭。

柳浣天又是一記火辣辣的耳括子打在她的臉上：「妳再呱呱亂叫，俺一掌震碎妳的心脈！」

少女更是驚惶，淚如泉湧，但再也不敢叫出一聲來。

柳浣天嘿嘿一笑，挾持着她，找到了一間小石室，也不管裏面有什麼人，破門便進。

一個赤條條的大漢正在澡盆裏淋浴，給嚇得臉如土色，喝道：「什……什麼人？」

柳浣天冷笑：「你的老祖宗帶着你娘親風流快活來了！」

這大漢一怔，隨即大叫一聲：「放……」

下面那個字還沒叫出口，柳浣天已一掌怒轟過來。

掌勢快速勢勁無倫，牢固結實的木製浴盆倏地四分五裂。

掌力餘勁未消，大漢胸膛「噗」聲中掌，登時雙目凸出，吐血身亡。

少女乍然目睹慘狀，臉色大變，卻又不敢發出驚叫，一口氣彆在心頭，隨即暈迷過去。

柳浣天並不憐香惜玉，竟然立刻正正反反在少女臉上打了五六記耳光。

「快醒過來！再像條死屍一般，俺把妳撕碎再送去餵狗！」

少女悠悠醒轉過來。

他抱着她，神態猙獰可怖，看來就像是殘忍的野獸。

他也許比野獸還更恐怖，還更狠毒。

柳浣天的心情一直都很壞，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愉快。

但這種愉快，卻是建築在弱者的身體上和心靈上的痛苦。

只是，柳浣天永遠不理會任何女子的感受，他是個絕對自私的男人。

她越脆弱，他越洋洋得意。

他是個武夫，卻也是武夫中最令人齒冷的衣冠禽獸。

可是，柳浣天畢竟還是個人，

而且並不是個神！

這一次，他錯了，而且是他畢生中錯得最厲害的一次！

他眼前忽然出了一張臉，這臉孔其實平凡之極，那只不過是一個老太婆的臉！

這張臉的皺紋，又深又密，似乎正在刻劃着無數匪夷所思的過去，無數光怪陸離的故事。

她正是在驢車上給柳浣天一掌震飛開去的老太婆。

柳浣天絕不是個仁慈的人，尤其是在今天！

他當然很清楚，那一掌的力道有多大！

那一掌絕對足以把這種老太婆的心脈腑肺全都震碎！除非……

除非這老太婆不是一般的老太婆！

不是一般老太婆的意思，也就是等於非常了不起的老太婆！

但這老太婆是什麼人？

當柳浣天驟然看見這張老臉的時候，他的震驚是難以想像的。

柳浣天在那刹間已感到自己已墮入了一個陷阱之中！

這老太婆絕非常人！

柳浣天無法不震驚，但他仍然在震驚之中悍然出掌。

這一掌，他並不是擊向笑容詭異的老太婆，而是擊向少女！

少女睜着眼，看着柳浣天這一掌向自己的臉龐直擊而下。

柳浣天算準她非要閃躲不可。

但她竟然眼睜睜地看着這一掌擊向自己的臉龐，完全不閃不避！

一聲悶響，柳浣天沉重如山的掌力已擊中少女的臉頰。

少女的臉立時變得歪曲，最少有五六枚牙齒被擊脫，鮮血狂湧不止。

但她竟然笑得出來。

她的笑意也和老太婆的笑一般詭異，甚至是更加詭異駭人。

柳浣天一掌震碎少女半邊臉龐！

但卻已平白虛耗了一招的工夫！

一招的工夫可以是眨眼即過，毫無任何意義可言。

但也可以判生死，分勝負，扭轉一個人甚至是整個武林中所有人的命運。

少女拚着硬受一掌，死纏着柳浣天不放，目標正是要換取柳堡主平白虛耗這一招的工夫！

因爲在這一招功夫施展之際，柳浣天簡直全身上下都是空門，都是足以致命的破綻。

老太婆當然早已覷準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不等情況轉變，整個人已變得像是老刺蝟打滾般撲向了柳浣天。

說她像個老刺蝟，並非言過其實，而是十分貼切的形容。

只見她雙手握刀，刀不長，各有一尺一寸。

但在雙肘之內，卻暗藏毒弩匣。

人未動，毒弩先射，一射十支，左右各五。

在她背上有九把劍鞘。

身一動，內勁急發，以氣勁御劍，霎眼間九把劍仿如天網，凌空向柳浣天疾插下。

九把劍尚在空中，老太婆嘴裏一吐，一顆毒珠「霍」聲吐射而出，直射柳浣天的後腦。

老太婆腰繫銅環錦帶，銅環內置毒針，也已像蝗蟲般洶湧射出。

連環殺着，着着兇狠惡毒，不但對柳浣天絕不留情，也對少女之生死毫不關心，大有一併殺了才算乾淨俐落之勢！

柳浣天已給少女纏住，雖僅纏住了一招工夫的光景，但已足夠老太婆向他痛下毒手有餘。

眼看柳浣天已成網中之魚，再也難以逃脫，半空之中突然飛來一個巨大黑影。

這黑影來勢之快着實匪夷所思。

老太婆但覺眼前一陣花亂，所有暗器、刀、劍，竟然悉數給這巨大黑影捲走。

那是什麼東西？

定睛一看，只是一襲青袍。

是誰出手救了柳堡主？

＊　＊　＊

一個三十左右的男人，一身勁裝，氣定神閑地站在已破爛的門外。

他越是氣度不凡，越是顯得柳浣天猥瑣狠狽！

他救了柳浣天，但柳浣天並不向他投以感激的眼神。

柳堡主只是惱恨自己的運氣太壞，這副狠狽相竟然落在這人的眼中。

這人是兵器堡的總管律青竹。

律青竹來了，他是突如其來的。

柳浣天在死裏逃生之餘，卻又不免大爲詫異。

他喝問：「你怎會在這裏？」

律青竹沒有回答，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問那老太婆：「妳今年幾歲了？」

老太婆顫聲道：「老……老身今年七十九……」

「很好！能夠活到七十九，總不能算是短命！」

「堂　主……饒　命！堂　主，饒……」老太婆竟牙關打顫，甚至向律青竹跪了下來討饒。

柳浣天的臉色卻已變了，變得一片鐵青。

他再度喝問律青竹：「你是什

麼堂主？」

律青竹本是兵器堡最能幹的總管，平時，他對柳堡主是最恭順，也最忠心！

但這時候，他竟然對威震天下的柳堡主不理不睬。

彷彿柳浣天已經是一個死人。

柳浣天大怒，他不能忍受律青竹這種驕狂的氣燄。

他要出手懲治這個叛徒！

這未始不是一樁怪事——律青竹在一瞬之前曾出手救了柳堡主一命，但不到兩三句說話間的工夫，忠心的律總管竟然成為了柳浣天眼中的判徒！

但柳浣天尚未出手，律青竹已一掌劈在那個老太婆的天靈蓋上。老太婆悶哼也發不出來便已當場慘死。

柳浣天 寒着臉：「為什麼殺她？」

律青竹淡淡道：「她太老了，而且頭腦毫不清醒，她的暗器絕對殺不了你，但卻一定會把柔柔殺掉。」

少女已脫離了柳浣天的魔爪，她站在律青竹的身邊。

律青竹嘆了口氣：「這樣的美女，倘若不明不白地死在這裏豈不可惜？」

少女的臉早已給柳浣天駭人的掌力擊碎，她滿臉都是血污，人已神智不清。

但她竟然靠在律青竹肩膊上，笑了又笑。

她的笑意，並不淒楚，倒似是大功告成，打了一場大勝仗的戰陣先鋒。

律青竹緩緩地伸手，無限憐惜地對她說：「柔柔，妳的臉碎了。」

她吃吃一笑：「臉碎了不打緊，我只害怕心碎。」

「不，有我在，妳又怎會心碎？」

「當然，青竹哥，你是對我眞心的。我知道，我一直都很明白……」

律青竹用充滿摯誠的語氣道：「柔柔，我會記住妳的，天下間沒有任何女子可以和妳相比，絕對絕對沒有！」

柔柔陶醉極了，她似乎已渾然忘卻柳浣天那一掌。

她也許眞的已忘記。

但律青竹卻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這個愚蠢的少女快要死了。

他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個怪異而殘酷的微笑。

在這怪異殘酷混雜的笑意中，他一掌推開了柔柔。

柔柔仰面倒下。

她在倒下之前，呼吸已斷，但她仍然是一臉陶醉之色。

柳浣天瞪着律青竹。

這位兵器堡的主人，他本也是個衣冠禽獸，但這時候他才突然發覺，一向他認為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律青竹，竟然是另一頭可怖的狂獸！

「堂主！你是什麼堂主？」

「刑堂！」

「兵器堡刑堂堂主是敖絕刀！」

「敖絕刀又怎能和大權幫刑堂堂主相比？」

「大權幫？你是大權幫的奸細？」柳浣天震驚了。

大權幫，已在十年前成為天下第一大幫。

其幫衆之多，勢力之大，竟猶在丐幫之上！

大權幫幫主鳳穿雲絕對是一個可怖的人！

因為鳳幫主大權在握，統領幫衆數萬，其中不乏武功蓋世，才智絕頂的武林之士。

律青竹果非池中物。

他在兵器堡赫然竟是大權幫幫主鳳穿雲所佈下的一枚棋子！

柳浣天實在想不到，萬萬想不到！

大權幫勢力之崛起早已令武林黑白二道側目，但由於兵器堡位居塞北寒苦之地，山高皇帝遠，柳浣天並未料到大權幫早已在堡中佈下了極厲害的一着棋子——律青竹！

律青竹深沉冷靜，樣子看來老實可靠。

他老實得連柳浣天都以為他很老實。

他可靠得連柳浣天都以為他很可靠。

但今天柳浣天知道錯了，大錯特錯！

他本來佈下天羅地網要擒殺「劍王」孫秋笙。

但不到一轉眼間，他自己卻反而陷入別人的網羅中。

「律青竹，你好大的本領！嘿嘿……嘿嘿……」

「在大權幫中，我也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但要對付閣下已很足夠！」

「眞的足夠嗎？」柳浣天怒極反笑。

他十指指骨格格作響，決意先殺律青竹，然後再想辦法對付大權幫。

柳浣天出手了。

他一出手，半空中陡然響起了一陣驚人的風聲。

在風聲中，卻又混雜着一絲尖銳的怪聲，直向律青竹捲了過來。

律青竹只是笑着，站着，全身上下動也不動。

他知道這是柳堡主的獨門絕藝「狂飆飛針」。

掌風中，奪命毒針連環射出，又快又準，任誰都無法抵擋。

被攻擊者只能閃避，要是避不開，只有死！

那個老太婆的暗器功夫，若跟柳堡主相比，只好嘆一句「螢光比皓月」。

簡直連比都不能比！

但柳浣天如此致命、可怕的一擊，律青竹竟然不閃不避，莫非另有陰謀？

「狂飆飛針」一擊即中！

三十六枚飛針，針針都射入了一個人的身體。

律青竹似乎死定了。

但就在那三十六枚飛針沒入那身體之際，柳浣天陡地臉色驟變！

那些飛針竟然全都射入了一個人的身體。

那並不是律青竹！

律青竹一直都衣履整齊，猶如在店舖堂前規規矩矩地招待顧客的生意人。

那身體絕對不是律青竹的身體。

定睛一看，赫然是那個本已倒斃地上的少女——柔柔！

柔柔確已死了，但她忽然又「站」了起來，把柳浣天的暗器用身體全部沒收。

死人不可能復活，除非她沒有死。

但她確已死了，她這麼一「站」，只是律青竹在施展魔法。

這種魔法類以輕功身法中的「移形換影」，但卻比「移形換影」更詭秘莫測。

連柳浣天那樣的絕頂高手，也無法在事前看出任何破綻來。

眼前的律青竹在刹那間變成了柔柔。

律青竹不見了。

對柳浣天來說，他這一次不見了也就等於是永遠不見了。

然而，眞正消失在武林中的人並不是律青竹，而是柳浣天！

曾經不可一世，雄踞塞北險關堡壘中的兵器堡主人，終於遇上了最可怕的尅星！

而且，這尅星也正是他一直以為極老實、極可靠的律青竹。

就在柳浣天驚覺眼前人已變作一條女屍之際，一塊三寸長，邊緣極鋒利的竹片已在他頸側右方輕輕劃過。

竹片上有題詩，詩云：「征鞍轉戰酒千觴，醉插梅花舊葫蘆，霹靂雲起遠山上，耿將聖火替夕陽。」

題詩人署名——大權幫，鳳穿雲。

這竹片是鳳穿雲親自削下，並即以指甲凝聚功力題詩刻字。

字跡龍飛鳳舞，雖是草草書就，卻是大氣渾成，令人嘆為觀止。

這是大權幫的「戰詩」。

律青竹是鳳穿雲麾下的戰將，其首要職責盡在擊破兵器堡。

要殺柳浣天，對大權幫而言不難辦。

但把兵器堡收歸大權幫化為己用卻不簡單。

倘若柳堡主在精明之外，不暴戾，不好色，不任意妄為，要拿下這座堡壘最少要多費三年工夫。

但柳浣天既暴戾又好色，更任意妄為，其人就算原本再精明，也得大大打個折扣。

就在這一役，律青竹以刻上大權幫戰詩的竹片，劃破了柳浣天的頸上血管。

柳浣天大量流血。

兵器堡堡主就此飲恨，在武林中永遠除名！

律青竹把竹片上的血抹乾。

戰詩原本沒有什麼顏色，經此一役，詩上每一個字都增添了赭色。

那是柳浣天流出來的血。

* * *

江湖大勢，迭有變更。

但不管形勢怎樣演變，金陵依然是名妓與名士薈聚之地。

金陵於戰國時為楚地，東晉時謂之金城，乃至唐朝武德八年，改名為金陵。

金陵又名建康，昔有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後建都於此，合稱六朝。

六朝金粉，佳麗萬千。既是歷朝帝王建都之地，自必市肆繁鬧，無數貴族官吏、騷人墨客在此侈靡作樂，各擅風流。

在此秋高氣爽的時節，金陵城內更是遊人如鯽。每至入夜，秦淮燈船無不高朋滿座，盛況空前。

秦淮名姬，風靡天下，正是羅綺芬芳，翠袖隨風，沁人心脾，又怎不令英雄低首，如痴如醉？

這一夜亦如常。

秦淮燈船中有一船名為「瑤仙舫」。

舫中最負盛名之名妓首推文韻秀。

她豐姿俊逸，臉若桃紅，更兼能歌善舞，嫣嫣動人，曾有音律名家品評秦淮曲子，以文韻秀最佳，評之為：「喉珠串串，曲婉盈盈，流津芳香，餘音不盡。」

她芳年十七，閱歷不多，遊客名士無不望而傾醉。

秦淮水靜，夜空明月高懸，只聽瑤醉舫中，伊人輕奏琵琶，悠然唱起：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泣。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身世之謎終揭開　酒中下毒廢武功

上文提要：羣雄在前赴少林的途中遇見凌空子，凌越當場揭穿他的陰謀，他承認是「幽靈教」教主韓威雲，加入武當潛伏三十年是爲了一統武林……羣雄繼續趕路，避免少林被幽靈教攻破。幽靈教的「奪月蝙蝠」寒無影憑着精湛的輕功，偷走了存放在少林寺的「奉天令」，凌越施出不同凡響的武功，替少林奪回此寶，大大地露了臉，寒無影反而要與與凌越交朋友……

江雲楓截口道：「既然這位姑娘大言不慚，不妨就和她們一試高下。」

紫薇微微一笑，道：「看招！」她纖掌連揚，一口氣便攻出了五招。

莫遠雲冷笑一聲，身形晃動，將她所發的掌力全部化解。

「姑娘，已經五招了，我瞧妳……」莫遠雲倏地呆立不動了。

因爲，紫薇已經站在對面不再攻擊了，而面前地上有一縷頭髮和一條斷爲兩截的頭巾，那正是莫遠雲的。

莫遠雲連對方是怎樣出劍削髮的都沒瞧見，這個觔斗眞是栽到家了。

莫遠雲道：「姑娘，妳贏了！」說罷，他轉身向寺內奔去，顯見他狼狽已極。

這一變故却也令羣雄大大吃了一驚，想不到五招之內，這姑娘就把名動天下的華山派掌門「擎天一柱」打敗了，這武功當眞驚人。

慧苦大師道：「阿彌陀佛！女施主心思敏捷，劍法詭奇，令人防不勝防，果然不愧是個高手，既然蕭施主執意要在本寺等待凌盟主，就請入寺。不過，兩位女施主不得進入大雄寶殿，本派千年以來都有女客不得入內的規矩，但値此武林多事之秋，就只好通融一下了。」

紫薇心裡暗哼一聲：「哼，少林寺的臭規矩倒還眞多。」

蕭文又向慧苦大師施了一禮，道：「如此多謝掌門的安排了，適才敝侍女冒犯莫掌門之處，尚望大師多多包涵。」

慧苦大師伸手拉住蕭文，道：「蕭施主，請！」

就在此時，他已暗運內功試探了蕭文，見他果然不會武功，一點反應都沒有，急將內功收回。

蕭文笑道：「大師客氣了。」他却不知他已在鬼門關外走了一遭。

藍娟走到慧苦大師的身邊，不由瞟了他一眼，以傳音道：「大師也太謹慎了。」說完，隨着蕭文走入房內。

慧苦大師微微一怔，道：「了凡，你帶蕭施主三人去客房。」

江雲楓待蕭文離開後，向慧苦大師道：「大師，這人當眞不會武功嗎？」

慧苦大師點點頭，道：「不錯，老衲適才已試過了，確是絲毫不懂武功。」

環劍雙絕羅傲天奇道：「這一介書生跑到江湖中來攪和，只怕有些不對頭。」

慧苦大師搖頭道：「想來不會，這事待盟主回來定有分曉。」

＊　＊　＊

曲至半途已贏得滿船熱烈掌聲。

今夜，文韻秀束髮垂腦，翠袖凝香，更顯艷色卓絕，遠非一般庸脂俗粉可比。

歌聲稍遏，樂韻緊接不絕。未幾，文韻秀續唱：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全曲既終，舫中更是掌聲雷動。

便在此時，在月色普照之下，一條蕭灑的影子自河畔飄然飛越過來，瞬即已登上瑤仙舫中。

舫中豪客盡是武林人物。

這人甫入瑤仙舫已遭三人攔截：「這畫舫已給包下，請回！」

只是三個人，卻有四件兵刃亮了出來。

一把劍，一條熟銅棍，還有一對鴛鴦刀。

闖上瑤仙舫之人卻背負雙手，也瞧不見他身上有什麼武器。

這人站在三人中間，姿態嫻恬，一臉笑容。

好一個美男子。

他看上去只不過二十來歲，容貌英偉挺拔，眼神清澈如水。

他衣着煌然，青袍玉帶，氣度優雅，一望而知是個富家子弟。

在風月之地，原本就只有腰纏萬貫的有錢人才能玩耍得起，玩耍得痛痛快快。

但這一晚，就算有金山銀海，只怕也難以在瑤仙舫內徵歌逐舞。

因爲這畫舫已有人包了下來。

把瑤仙舫包了下來的人並非等閒之輩。

金陵城北「天尊府」。

天尊府勢力龐大，掌門是威名赫赫，武功震驚五湖四海的「鼓神天尊」濮陽殘。

近十年來，濮陽殘不在金陵天尊府。

這位功業顯赫的武林大豪，也許是隱退於密，也許是另有圖謀，但眞相如何，無人知曉。

濮陽殘雖不在天尊府把持大局，但府內府外，依然人材鼎盛，高手輩出。

濮陽殘有五大弟子，依次爲金輪王、木郎君、水月姬、火天王及土殺手。

五大弟子，一女四男，金陵府人稱爲「四王一后」。

今夜，包下了瑤仙舫的，正是火天王。

火天王，年四十。他手掌大、眼睛大、肚皮大，火氣更大。

他花了一大箱銀子，要在這瑤仙舫上醉生夢死，更要一親名妓文韻秀的芳澤。

登船之前，火天王曾向左右誇下海口，自言必可把文韻秀擒於胯下，享盡人間艷福。

火天王容顏並不醜陋，出手也極豪闊。

但此人粗暴殘酷卻是人人皆知。

正當他陶醉於笙歌醇酒，美人顧盼之際，竟有人不識時務地闖入瑤仙舫！

火天王定必大發雷霆，絕不客氣。

但來者更不客氣。

三個攔截這人的打手，還沒弄清楚怎麼一回事，已給這人每位餵了一拳。

三條壯漢竟給這拳力轟出瑤仙舫外，「噗通」連聲地墮入水中。

火天王瞬即像一團烈火般撲出。

他身穿赤袍，雙目烱烱有威，神態悍銳猛烈。

「什麼人？」火天王怒喝。

這青年衣飾煌然的男人淡然一笑：「和你一樣，都是個嫖客。」

「嫖客？」

「不錯，你叫我做『嫖客』好了。」

「好小子，只怕今晚你要嫖也嫖不起來！」

「有這等怪事嗎？」嫖客似是目露詫異之色。

火天王怒火中燒，一聲大叫，突然在身邊抓起一根通體赤紅的巨杵，「呼」聲怒砸嫖客。

火天王沒有小覷嫖客，因此搶先出手。

給嫖客打落水裏的三個武師，武功根底十分紮實，但在嫖客的拳頭下，十分紮實的武師卻變得像是紙紮的東西，完全不堪一擊。

這嫖客看來像個紈袴子弟，但卻絕對是個一流好手。

面對好手，火天王永遠先發制人。

巨杵捲起駭人的呼嘯聲，直砸嫖客。這一擊沒有任何變化，它最可怕之處並不在於變，而是在於烈火般的兇悍，烈火般的霸道。

驕厲無匹的殺着往往都是最威猛的明刀明槍！

烈火之威宛如熾熱的烘爐，無堅不摧，無人可擋！

這是火天王的烈火神杵。

但就在烈火神杵已把嫖客完全罩住之際，一條窈窕的身影從火天王竟想不到的方位飄了過來。

這身影似乎來得不快，但偏偏一眨眼間已飄到火天王右側。

一陣沁心幽香隨着這窈窕的身影飄入火天王的鼻孔。

火天王大爲驚異。

（未完・五）

這夜，那麼黑，那麼寂靜。

少林古剎沉浸在一片濃濃的黑影中。

倏地，一條人影在屋頂上急速奔行，脚步無聲無息，顯然輕功極佳。

人影掠上了藏經閣的黑影中，他輕輕啓開房門，閃身而入，在黑暗中靜站了一會，然後他晃亮了火摺子，火光中照出來人竟是那位白衣少年蕭文！

他竟然是個武林高手！

火光中也映出了那支擱在中央方案木架上的「奉天令」。

蕭文小心地取過「奉天令」，仔細打量一會，不由會心地笑道：「哼，『奉天令』又回到我蕭家了。」

言罷，蕭文將「奉天令」放入懷中，吹熄了火摺子，閃身出了藏經閣，一路通行無阻，從屋頂躍下院中，掀窗回到房中。

突然，房中亮起了燈。

蕭文一驚，瞧見藍娟拿着燈驚訝萬分地看着他。

藍娟剛剛驚叫出一字：「你……」便被蕭文一個箭步上前掩住她的口。

蕭文吹熄了油燈，他擁着藍娟，輕聲道：「噓，別出聲！」

藍娟心中早就暗慕這位瀟灑倜儻的少主。

平日裡總是吃飯想着他，睡覺也想着他，今夜她正是睡不着才來到蕭文房中，却撞見了蕭文的秘密。

此刻被他緊緊擁着，心中不禁暗暗歡喜，不由將身子又貼近了蕭文幾分。

蕭文豎耳細聽了片刻，確信沒有任何人起身，才不由吁了口氣。

他在藍娟耳旁輕聲道：「藍娟，這麼晚了，妳來我房中做什麼？」

藍娟聽他這般軟語相問，心頭突突地跳動，臉上羞紅，幸好在黑暗中，蕭文瞧不見。

藍娟低聲道：「少主，我是來瞧瞧你的被子是不是蓋好了，可不是故意窺探少主的秘密。少主，你……你原來會武功？」

蕭文又將藍娟摟緊了幾分，道：「我會武功之事妳不可告訴任何人，即使是我娘也不要告知。」

藍娟又驚又喜，道：「是，我不會說……」

她話音未了，猛然覺得嘴唇被堵住，原來是被蕭文吻住了。

藍娟頓時只覺得一陣暈眩，全身飄飄然的，彷彿已不屬於她自己的了。

藍娟忽覺得衣帶被蕭文解開，心中一驚，急道：「少主，你……我不……」

蕭文又一陣狂吻，道：「妳不是喜歡我嗎？」說罷，將藍娟抱上了床。

藍娟心中暗道：「是呀，我是一直暗戀於他，可是這樣不明不白地給了他，叫我以後……唉！文哥既然對我好，將來自然不會有負於我的。」

這種想法數千年來也不知害了多少個痴情女子，自古便有「痴情女子負心郎」一語，這句話中包含了多少愛情悲劇。

正是這些無數個悲劇故事才使得人類的生活多姿多采，波瀾起伏。

其實，何謂悲劇，何謂喜劇，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也許在旁人看來，藍娟的草率所導致的結果是個大悲劇，但在藍娟心中未嘗不是個喜劇呢？

人，本來就是思想極其複雜的生物。

黑夜慢慢過去，新的一天又開始了，無論是好是壞，這都是嶄新的一天。

一陣關門之聲把紫薇吵醒，她睜着朦朧的睡眼瞧了剛進屋的藍娟一眼，問道：「哦，天都亮了，藍娟姊，妳起得好早！」

說完，她用手抹了抹臉，却沒瞧見藍娟臉上惶恐的神色。

藍娟見紫薇沒有懷疑，一顆心總算放了下來。

藍娟走到紫薇的床邊，笑道：「我可不像妳般無憂無慮，一覺睡到天亮。」

紫薇頗爲認眞地點點頭，道：「是呀，我心中又沒有對人牽腸掛肚，當然飯也吃得好，覺也睡得足囉。」

「呀，妳要死啦！我心中對誰牽腸掛肚啦？」藍娟脹紅着臉，將紫薇推倒在床上。

紫薇仔細地看了藍娟一眼，站起身來道：「嗯，娟姊，妳心中喜歡少主，又何必騙我呢？其實，這又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要是我喜歡一個人，我一定會向他表露我的心思，可不會像妳藏在心裡，連自家姊妹也要瞞着。」

她說着便要拉開門出去。

藍娟急忙上前拉住她道：「紫薇，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爲人，他是少主，我是老夫人身邊的侍女，又怎好意思向他開口？」

紫薇微微一笑，道：「娟姊，正因爲妳這麼好的脾氣，而少主又不會武功是個書生，所以你們才匹配呢，好了，好了，我要出去走走，可不陪妳了。」

紫薇拉開房門踱了出去。

少林寺是千年古剎，許多高僧修道於此，因而這裡的環境極爲古樸幽靜，有一種正大祥和的氣氛。

紫薇沿着廻廊走了許久，出了

後山門，便見是一片常綠的青松林，她深吸了一口氣，只覺得心神舒暢，正想練練掌法活動活動。

倏地，聽見不遠處傳來一陣呼喝聲，她不由好奇心起，掠了過去。

林間空地之處，一名錦衣少年手持一柄鋼刀，正舞得虎虎生風，那刀法剛健有力，使刀的姿勢也頗爲好看。

紫薇看到精彩之處，不由叫起好來。

錦衣少年倏然住手，一眼瞧見紫薇，不由大聲問道：「姑娘爲何在此偷窺在下練刀？」

紫薇聞言，櫻唇一翹，道：「你的刀法又有什麼好，我可不稀罕。我不是來偷窺，人家只不過碰巧撞見，瞧你練得還可以，給你捧個場罷了，你凶什麼？」

錦衣少年見紫薇說話時嬌態迷人，聲音又柔又軟，心神一蕩，目光竟無法從這紫衣少女的身上移開。

紫薇見他半晌無聲，仔細一瞧，只見他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不由怒道：「瞧不出你這人這麼不老實，這樣看着我做什麼？」

錦衣少年如夢初醒地「啊」了一聲，歉聲道：「姑娘這般貌美，在下不由自主失禮了，姑娘還請莫怪。」

紫薇從小到大，從沒有人讚過她的容貌，這時被這位錦衣少年一讚，不由心裡喜極，但她臉上却是半點不露聲色，道：「哼，你瞧也瞧過了，該明白我不是偷窺你的刀法了吧？」

錦衣少年道：「哦，在下適才失言了，像姑娘這樣的人，又怎會偷窺別人練刀呢？若是姑娘沒有看夠，在下再爲姑娘舞一回。」

天底下，只怕沒有那個少年人在美人面前不會獻殷勤的。

錦衣少年生平第一次單獨接觸異性，但說起話來却也像個情場老手一般。

紫薇笑道：「你的刀法剛勁有餘，柔勁不足，這麼好看的刀法在你手裡，練來也是白費力氣，我可不想看。」

錦衣少年怔了怔，沉思片刻。

倏地，他一把拉住紫薇的手，大叫道：「太謝謝妳了，我一直就覺得施展這套刀法有不妥之處，今日倒被妳一語道破其中的奧妙了。」

紫薇被他拉住手，不由羞紅了臉，道：「做什麼嘛？快放開啦！」

錦衣少年聞言，情知失態，忙鬆開手，道：「在下太高興了，所以有些失態……」

「還請姑娘原諒！」紫薇倏地接過話，竟與錦衣少年所說的話一字不差。

錦衣少年怔了怔，道：「咦，咱們竟然說了同樣的話，這可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

紫薇聞言，又羞又急，一跺脚轉身便走。

錦衣少年身形一晃，攔住紫薇，急道：「姑娘，姑娘，在下一時順口而出，妳別生氣嘛！」

紫薇冷冷道：「誰生你的氣，我只是要回去了。」她邊說邊走。

錦衣少年跟在身旁，連聲道：「姑娘，在下還沒請教妳的芳名呢！」

紫薇道：「哼，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錦衣少年恍然，忙道：「在下江龍飛。」

紫薇倏然止步，道：「你就是『玉面辣手無影刀』呀！原來是這副樣子，哼，眞是空有其名！」說罷，身形急起，奔行起來。

江龍飛微微一怔，連忙起步追趕：「姑娘，姑娘，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的姓名呢！」

兩人一前一後奔跑，紫薇見江龍飛竟然追來，心下大急，正要停步喝斥他，猛見藍娟迎面而來，不由喜極。

她上前一把抓住藍娟，道：「娟姊，後面那人想非禮我，妳替我教訓他。」說完，掠過藍娟，閃身回到房中。

藍娟正感莫名其妙，江龍飛已奔到她面前，口中猶道：「姑娘，妳還沒告訴我芳名呢！」

藍娟纖手一伸，攔住江龍飛，道：「你是什麼人？竟敢想非禮我妹妹。」

江龍飛聞言，急忙辯道：「姑娘搞錯了，我怎會非禮那紫衣姑娘呢？」

「沒有？」藍娟詫道：「不會吧，那是我妹妹親口所言，何況光天化日之下，在這少林古剎之中，你追逐我妹妹，一定不懷好意。」

江龍飛更急了，道：「求姑娘口下積德，我適才與令妹一起回來，我問她姓名她不肯說，我只不過……只不過想知道她的姓名而已，那裡會有歹意呢？何況，我江龍飛在江湖中也算是一條好漢，豈能做出如姑娘所言之事呢？」

藍娟見他模樣正派，不像是什麼壞人，心下道：「哼，準是紫薇又犯脾氣了，却來冤枉他。」

她微微點頭，道：「『玉面辣手無影刀』江龍飛也算是江湖中的一號人物，料你不是個好色之徒……」

「藍娟，妳在與誰說話呢？」蕭文從左廂房踱了出來。

江龍飛一見蕭文，微微一怔，道：「這位想是蕭兄了，我爹昨晚

向我提過你。啊，你果然像極了凌越，若不是我已經知道你是蕭文，定然會把你當成凌越的。」

藍娟介紹道：「少爺，這位是江湖中頗有名氣的『玉面辣手無影刀』江龍飛，也就是『神刀』江雲楓江大俠的獨子，『楓葉山莊』的少莊主！」

蕭文打量了江龍飛一陣，道：「喔，兄弟竟是『玉面辣手無影刀』，我聽過你的名號，今日一見果然是少年才俊，名不虛傳！」

江龍飛嘆道：「蕭兄太客氣了，小弟現下是家破人亡，我家聲勢已不復當日了。」

蕭文輕拍江龍飛的肩頭，安慰道：「江兄莫要太傷感，像你這般少年有為者，重建『楓葉山莊』當易如反掌，何況現在武林結盟，『楓葉山莊』被血洗之仇也定能得報。」

蕭文語聲微一頓又道：「江兄，小弟最好結交江湖朋友，若蒙不棄，請入內一敍。」

江龍飛見蕭文舉止瀟灑，儀貌不凡，心下也頗有意相交，更何況那位紫衣少女是蕭文的從人，與他結交，便可與紫衣姑娘相見了。

當下他微笑道：「蕭兄太客氣了，那小弟便打擾了。」

兩人說着，向屋裡走去，倏地一名僧人奔了過來，雙掌合什道：「江施主，令尊找你，要你速去大殿！」

江龍飛一怔，轉向蕭文歉聲道：「眞不巧，小弟有事，待事了之後再來陪蕭兄。」說完與那名僧人急馳而去。

藍娟詫然道：「那僧人的神色極為慌張，似乎寺中出了什麼大事。」

蕭文的嘴角露出一絲冷笑，向藍娟道：「藍娟，我要一個人去讀一會書，妳和紫薇都不要來打擾，當然更不許外人來！」

藍娟道：「文哥，讀書很傷神的，我去為你泡壺茶，給你提神可好？」

蕭文瞧着藍娟一笑，柔聲道：「不用了，妳去歇着吧！」說罷，踱步入房，將房門緊閉。

藍娟痴痴地望了一陣緊閉的房門，幽幽一嘆，便也轉身入房。

一進房中，便瞧見紫薇坐在桌旁，一手微托香腮，正獨自出神。

藍娟心下不由一奇，暗忖道：「奇怪，紫薇從來沒有這般安靜過。」

想着，便走上前問道：「紫薇，妳在想什麼？」

紫薇居然充耳不聞，一動也不動地仍在出神。

藍娟叫道：「紫薇！」

「啊！」紫薇這才彷若從夢中驚醒似的，驚愣了一下，見是藍娟，便問道：「娟姊，什麼事啊？」

「什麼事？」藍娟道：「妳到底在想什麼？我這麼喚妳，妳都聽不見，妳的魂魄是不是被什麼人奪去了？」

紫薇一驚，道：「娟姊，妳在說什麼呀，那江龍飛我今早才認識……」

「江龍飛？哦，原來妳在想他啊！哈哈，我們的小薇也有動情的時候了，而且一見鍾情，眞夠浪漫的。」

紫薇立起身來，急道：「妳胡說，我可沒有，妳才是情有獨鍾呢！」說着，上前拉住藍娟，伸手搔她的癢。

藍娟被她搔得喘不過氣來，急道：「好啦，小薇，我求饒。」

紫薇停下手來，道：「哼，瞧妳還敢不敢編派我。」

藍娟理了理弄亂的衣衫，道：「小薇，那江龍飛儀表堂堂，武功也不錯，又是名門之後，江湖中也算是赫赫有名了，與妳倒是很匹配的！」

紫薇急道：「妳還敢胡說！」說着，又要上前。

藍娟急退數步，道：「小薇，我跟妳說眞的，可不是鬧着玩，我看得出那江龍飛對妳很是傾慕呢！」

紫薇幽幽一嘆，坐下來道：「我與他才見一面，他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呢，何況我自己心中也弄不明白是不是對他有好感。」

藍娟道：「瞧妳剛才出神的模樣，一定是了，人們開始動情都是這樣神不守舍的。」

紫薇微微一笑，道：「哈哈，妳現在經驗豐富，是個老手了啊！」

「找死了，我對妳一片好意，妳還這樣開我的玩笑。」

這房中兩女話語不絕之時，那邊房中，蕭文對着烏黑的「奉天令」怔怔地出神。

「奇怪，這塊普通的烏木眞的蘊藏着一個武學秘密嗎？」

「外公親口對我說的，應該不會有錯，而且這是我『孤堡』蕭家之物，這個秘密我一定要揭開。」

「奉天令」上刻着許多歪歪曲曲的圖文，怎麼看也看不出有那一處能表示某個意思，蕭文整整琢磨了一天，仍是無絲毫所獲。

世間的事往往是欲求而不得，凡事皆有一個「緣」字，緣到萬事皆通，緣盡萬事艱辛，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便是此理啊！

* * *

莽莽武當山，在殘冬暮日之下顯得蒼涼無比，令人瞧了頓生一股淒涼的感覺。

凌越此時此刻的心情，自瞧見

武當山後，更是萬般感受一起湧上了心頭。

這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也是他的傷心之地，更是他成為武學高人的地方。

此番重來武當，却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凌越長吁了一口氣，小心地從小道抄上了武當山，因為此刻武當山已為「幽靈教」佔為總壇，那自然防範極為嚴密。

凌越憑藉着他那身超凡脫俗的武功，一路上，逃過了許多明崗暗哨的眼睛，來到武當派的議事大廳。

此刻大廳中一片灰暗。

凌越敏銳地掃視了一遍大廳，正要穿過大廳，突聞一陣人聲傳來，伴着火光，正向大廳而來。

凌越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抬眼一瞧那大廳中的匾額，他身形立時拔起，閃到匾後。

當凌越剛閃到匾後，人羣便已進入了大廳，火把的光芒將大廳照得如同白晝。

凌越雙指凝功，將匾額戳穿了兩個洞，凌越從洞口向大廳望去。

但見韓威雲在首座上落坐，十名身著黑衣面蒙黑帕的人緊靠着他分坐兩旁，這十名黑衣蒙面人的左胸上都繡着一個猙獰的白骷髏頭，令人望而生畏。

又有十六名身著各色衣服的人物分立兩側，這些人當中左首第一人便是武當掌門凌霄子，第二人凌越不認得，第三人他認出乃是「中丹奇俠」阮正今，其餘人他一個也不認識。

凌越心下很是詫異，暗忖：「瞧這模樣，大師伯似乎並沒受制，怎麼如此恭敬地站立着？」

凌越心念沒了，却聽見韓威雲道：「武當總壇巡察！」

一名黑衣蒙面人急速奔了進來，原來他適才等在門外。

這名蒙面人站定之後，恭敬施禮，然後道：「屬下向凌雲見過教主！」

韓威雲微一頷首，道：「向巡察，你可知罪？」

那蒙面人一聽此言，立即跪倒道：「四教主，屬下不知道身犯何罪？」

「哼！」韓威雲冷哼一聲，道：「今夜有人私入總壇，你身為總壇巡察，居然毫不知情，已身犯第十條戒律，你自己了斷吧！」

凌越聽了此言，無疑猶如晴天霹靂，韓威雲竟然察覺出他藏在此處！

那位巡察怔然片刻，猛然揮掌擊頂，頓時腦漿迸裂，慘死在大廳上。

這幕慘劇看得凌越心驚肉跳，而大廳上那十六人神色一變沒變，連眼睛都沒眨一下。

韓威雲微一點頭，身側兩名蒙面人身形突起，直撲匾額。

而韓威雲也朗聲道：「閣下能夠私闖此地，武功倒也不弱。」

凌越就在兩名蒙面人身形乍起之時，一掌擊碎匾額，身形猶如利箭穿透了兩名蒙面人的掌力，翻身躍落。

身形沒穩，一股柔和的掌力逼來，凌越一見竟是凌霄子所發，不由驚聲道：「大師伯，我是越兒啊！」

驚聲中凌霄子仍然沒有理睬，掌力仍泉湧而至。

凌越身形不動，右掌一立，當中削去，頓時將凌霄子的掌力從中剖開，分別從身旁兩側流了過去，而他却是毫髮沒損。

「住手！」凌霄子聞聲退回原位。

凌越抬眼瞧向韓威雲，韓威雲道：「凌越，是你？嗯，其實我應該想到是你，放眼天下，能夠避過我『幽靈教』總壇所有明崗暗哨，潛入這大廳的人也就只有你一人。」

凌越冷冷道：「幽靈教教主，你還是少自誇吧！我問你，大師伯究竟被你怎樣了？」

韓威雲嘆聲道：「越兒，其實你是我的女婿，咱們原該是一家人，又何必……」

「住口，你們設計騙我上當，我可不承認……」

「好了，越兒，你與玉華之間的事我不想管，你要知道所發生的一切，那麼我可帶你去見玉華，她會告訴你全部的事。」

韓威雲說罷，起身走向一旁的側門。

凌越猶豫了一下，便跟了上去，隨着韓威雲走了許多路，才來到一座竹林掩映的紅樓前。

韓威雲帶着凌越進入屋中，道：「玉華，妳要見的人來了。」

他話音剛落，一陣腳踏樓梯之聲傳來，凌越抬頭望去，韓玉華穿着一身白色紗衣站在梯上，猶如飄飄仙女一般，令凌越心神一蕩。

韓玉華一見凌越，臉上頓時露出喜色，道：「越弟，你……你終於來見我了！」

凌越冷冷道：「我只不過有事問妳，並非專程拜訪。」

韓玉華道：「沒關係，反正你能來，我就很高興，你要問我話，不妨上樓來。」

凌越遲疑了一下，暗道：「哼！我凌越可不怕妳設下什麼圈套。」想罷，他快步上了樓。

樓上是一間華麗的房子，全都是粉紅色的，粉紅色的波斯地毯，一幅粉紅色輕紗做成的簾幕，將房

子隔成內外兩間，透過輕紗可以看見裡間只有一張大床，床上也鋪着粉紅色的棉被，這裡一切都顯得像是一間洞房。

凌越冷眼旁觀，倏地他怔住了。

因爲，韓玉華的身子倏地旋轉了一個圈，問道：「越弟，這房間佈置得怎樣？」

凌越道：「很美！」

韓玉華高興極了。

猛見凌越直視自己，不由嬌嗔道：「越弟，你在說什麼美呢？」

凌越一怔道：「我在說妳呀！」

「你……你眞壞！」韓玉華仍是嗔道。

她見凌越仍然立着，不由道：「越弟，你坐下嘛！我去吩咐下人做些酒菜，咱們好久沒有一起飲過酒了。越弟，那段日子咱們像神仙俠侶一般，好快活哦！」

凌越心下一動，那段美好回憶立刻湧上心頭，不由道：「是呀，那是段很幸福的日子，只可惜它不會再回來了。」

韓玉華吩咐完，便回到凌越身旁。

她坐下道：「越弟，不要想那麼多，好嗎？今夜咱們能在此重逢，便是有緣。」

凌越倒了杯茶，淺啜了一口，道：「如果妳不是幽靈教教主的女兒，我一定十分高興這樣的重聚，而且會與妳永遠在一起，只可惜咱們道不同不相爲謀，相聚只此一夜，以後相見便是仇敵。」

韓玉華神色一黯，道：「越弟，你眞是那麼恨我騙了你嗎？」

凌越搖頭道：「剛知道時有些恨，現在却沒有恨意了，但是妳爹數次害我，令我倍嚐寃屈，這個仇我却不能不報。」

兩人相對，默默無語。

這時，侍女們已經將酒席擺上來了。

韓玉華微微一笑，道：「越弟，今夜咱們不要談那些掃興的事，好嗎？」

凌越搖頭道：「別忘了，我是來問妳事情的，無論多麼掃興，我也要談。」

韓玉華微微一怔，道：「來，先乾了這杯，然後我等你問話。」

韓玉華端起酒杯遞到凌越面前。

凌越接過酒杯，抬眼盯了韓玉華一眼，將酒杯送到韓玉華面前，道：「我借花獻佛，回敬妳，希望妳不會使我失望。」

韓玉華嘴角掛笑，道：「越弟，你是怕我在酒裡下毒嗎？」

說着，嘆了一聲，擧杯一飲而盡，然後又倒了兩杯，端起一杯遞到凌越面前，嬌聲道：「越弟，我已喝了，該到你了。」

凌越放心地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道：「韓玉華，我大師伯究竟被你們怎樣了？他竟然與我動起手來。」

韓玉華道：「那是我爹用『迷心術』迷了凌霄子的本性，使他成爲幽靈教的人了。」

凌越心下一驚，道：「『迷心術』是什麼？竟然這般厲害。」

韓玉華不以爲然地道：「哼，那倒未必見得，以『迷心術』對付像你這樣的高手，就不但無用，反而有害了。」

凌越道：「還好，否則妳爹一定會迷我心志，讓我爲他所用……」

「不，我不會答應的，若是這樣，我又怎能與你相聚呢？」

兩人談談吃吃，時間飛逝而過，時間已近四更了。

韓玉華微現醉態，口裡吶吶道：「越弟，你可知道姊姊心裡有多麼愛你嗎？那夜我將一切都給你時就下了決心，絕不失去你！可是沒想到事情竟會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爲什麼你非要與我幽靈教作對不可呢？爲什麼你們姓蕭的就一定要與我們韓家爲敵呢？」

凌越心頭一驚，起身走過去，扶起趴倒在桌上的韓玉華，問道：「韓玉華，妳說什麼？誰姓蕭？」

韓玉華將身子偎入凌越的懷中，道：「當然是你啦，蕭越呀蕭越，你若不是『孤堡』後人，那該多好！」

凌越心頭一震，一把扶起韓玉華，急道：「玉華，玉華，妳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妳醒醒……」

韓玉華倏地掙開凌越的雙手，大笑道：「你以爲我醉了嗎？哼，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有時我眞恨，恨我爲什麼是幽靈教的後人，恨你爲什麼是孤堡的後人，爲什麼蒼天要在我們來到人世之前，就將我們註定爲仇人呢？」

凌越急道：「玉華，妳……妳快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韓玉華偎近凌越道：「越弟，你再吻我一下，好嗎？」

凌越清楚地看到韓玉華眼中晶瑩的淚花，心頭一軟，捧起韓玉華的臉，將嘴唇壓在韓玉華紅潤的櫻唇上。

兩人全身緊緊地貼在一起，舌尖彼此的探尋着，最後相互融合，這也許是世間最漫長的一吻了。

韓玉華雙目一閉，晶瑩的淚珠從粉臉上滑落下來，她仔細地品味着這記長吻。

久久，凌越鬆開了韓玉華，道：「妳總是這樣楚楚可憐的，記得那夜也是如此，該不會又要騙我了

吧？」

韓玉華聞言，心頭一顫，全身猛地顫抖起來，淚水汩汩而下，她泣道：「我不會再騙你，我要告訴你的事都是千眞萬確的，明知與你不可能有結果，可是那晚我仍然把一切都交給了你。」

凌越嘆道：「玉華，我知道，妳我之間到底並無怨仇……」

「不！」韓玉華倏地抬起頭，看着凌越，叫道：「我們有仇，有解不開的仇，因爲我爺爺、我娘，還有幽靈教許多叔伯們都死在你爹手裡，死在你們孤堡蕭氏手裡。」

凌越心頭狂震，這是他第一次聽人說起自己的身世。

凌越急道：「玉華，妳說什麼？我是孤堡的後人？我是蕭廷深的兒子？」

韓玉華憤道：「不錯，你的確是蕭廷深的兒子，六大門派聯手毀了你蕭氏的孤堡，對孤堡中人一律格殺，這場血劫使得孤堡從武林中消失，被殘殺的孤堡弟子總數有上千人左右，這大概是報應，因爲在此十年前，你爹率領孤堡毀了我韓家的幽靈教，殺了八百餘名教中弟子，所以老天報應你們蕭家了。」

凌越道：「既然如此，我又爲什麼還活着？」

韓玉華冷哼一聲，道：「因爲你師父凌虛子殺得手軟了，不忍心傷害你這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便把你抱回武當，換去蕭姓改爲凌越，試圖想隱瞞你的身世，可是又怕萬一有一天不能守住這個秘密，所以又不許傳你武功，讓你沒沒無聞了十年。我爹本想首先藉你向武當派開刀，但可惜你有奇緣巧獲一身絕世武功，所以，只好改而向楓葉山莊進攻了。

「可是我不能失去你，所以在炸藥爆炸前通知了你，使你倖免於難。

「但我們畢竟是……是仇人，終究要成爲對手的。如今你果然做了武林盟主，來與我幽靈教作對，可是你却不知你的屬下個個都是雙手沾滿了你蕭家鮮血的劊子手……」

「住口！」凌越大叫道：「妳想挑撥我與六大門派的關係，才編出這個故事來騙我……」

韓玉華道：「我何必要騙你呢？你脖子上掛的玉環就是蕭家傳世之物『鴛鴦血連環』的鴦環。」

凌越取下鴦環，細看了一陣，心頭萬分激動：「我眞是蕭廷深的兒子？我本該姓蕭，我該是蕭越才對。」

韓威雲不知從那裡冒出來，冷冷地道：「不錯，你是蕭越，所以你不死就要武功盡廢！」

凌越竟不知他是何時上樓的，心下一驚，道：「憑你也想廢我的武功？」

韓威雲倏然大笑起來，笑聲連綿不絕，令凌越頭痛欲裂，心下更驚：「奇怪！我怎麼會禁受不住他的笑聲？」

韓威雲好像知他心事似的，笑道：「你受不住是因爲你中了『天陽化魂草』的劇毒，全身內功全都化盡，你已是個空有武功架式之人了……哈哈……」

笑聲中，凌越已昏倒了。

*　*　*

好黑啊！四周空蕩蕩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擋住他往下落，墜入這無底的深淵……

凌越倏地驚醒過來，他只感到全身乏力，彷彿虛脫了似的，環顧四周，這正是韓玉華的臥房，而他所躺之處正是韓玉華的床。

他猛然坐起，頓覺一陣頭暈，這是一個絕頂高手乍失內力的現象，他躍下床，幾乎站不穩身形，透過粉紅色的簾子，他瞧見韓玉華正坐在桌旁，他心中一股怒火突然上衝，大叫道：「韓玉華！」

韓玉華猛然一驚，起身奔了進來，只見她雙目紅腫，臉上淚痕依在。

「越弟，你醒了……」她話沒有說完，因爲凌越的目光中充滿了煞氣。

凌越緩步走向韓玉華，沉聲道：「我要殺了妳！」

叫聲中，他伸出雙手掐住韓玉華的粉頸，用盡全力掐住她的脖子。

韓玉華頓時覺得一陣窒息，急伸手去拉凌越的手，可是凌越雙手不放，韓玉華急了，纖指疾點，制住了凌越的穴道，凌越雙臂軟軟垂了下去。

韓玉華老半天才緩過一口氣來。

「韓玉華，我要殺了妳！我要妳這臭婊子還我武功來！」

韓玉華臉色倏地變得煞白，道：「你……你竟罵我是『婊子』？」

凌越怒聲道：「除非妳割了我的舌頭，否則我要將妳韓家的祖宗十八代罵遍。」

韓玉華將凌越扶到床邊坐下，對凌越的罵聲充耳不聞：「越弟，我眞的不知道我爹在酒裡下了『天陽化魂草』這劇毒，我那麼愛你，又怎麼會害你呢？如果我要害你，過去不是有的是機會嗎？」

凌越重重一哼，道：「好啊，若不是妳所爲，那麼妳給我解藥。」

韓玉華悲傷地搖搖頭，道：「越弟，『天陽化魂草』若是有解藥，那我寧願犧牲自己，我都會爲你求得的。」

凌越聞言，仰天大笑，笑聲顯得極是悲愴，與其說是笑聲，倒不如說是哭聲：「韓玉華，世上只有我這個大傻瓜會上了妳兩次當，被妳矇騙兩次，但即使我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我也不會受妳騙第三次。」

「蕭越！你還是相信玉華的好，下毒之事僅是老夫一人所爲，玉華確是不知情。」韓威雲走進房中說道。

凌越先是一怔，繼而點頭道：「不錯，我本該姓蕭，從今以後我是蕭越，蕭家的不肖子孫。哼，韓威雲，你也不用爲你女兒掩飾了，父女倆唱雙簧戲，配合得再是默契也瞞不了我，我勸你最好殺了我，否則一旦我恢復功力，定要你父女的狗命。」

韓威雲冷笑道：「哼，你想恢復功力，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天陽化魂草是沒有解藥的，若不是看在玉華喜歡你的份上，我早就將你斃了。」

說罷，轉向韓玉華道：「玉華，不是爹說妳，他蕭越有那一點好，妳竟對他這般痴心？」

韓玉華瞧也不瞧韓威雲，道：「你害我被越弟誤解還不夠嗎？」

韓威雲一時語塞，道：「妳……唉，妳自己的事我不再管了。」說完，轉身離房而去。

蕭越，也就是凌越冷冷道：「妳也不用在我面前演戲了，我不會上當的。」

韓玉華泣聲道：「越弟，你不要這樣好嗎？我這輩子都會守着你，絕不會離開你……」

蕭越問道：「且慢！韓玉華，妳當眞喜歡我嗎？」

韓玉華急道：「當然，我把一切都交給你了。」

「那好！」蕭越截口道：「那妳讓我離開這兒，我不想再見到妳，更不想聽到妳的聲音。」

韓玉華大驚，拉住蕭越道：「越弟，你不能……不要離開我，我不能沒有你……」

蕭越的穴道受制，只得任由韓玉華拉他，却也無法甩開。

蕭越鐵了心似地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妳若不肯放我，我待在這裡還不如死了好。」

韓玉華嚇了一跳，退後幾步，連聲道：「不，不，你不能死……」

「妳若不想我死，又不讓我走，那不妨點我的穴道好了，只是妳天天都要制我穴道，否則，只要一有機會仍會求死。」

韓玉華只聽得雙目的淚水如斷了線的珍珠似的汩汩而下，她心中又悔又恨，臉色蒼白地望着蕭越，許久才顫聲道：「好，好，你寧死也不肯與我在一起，可見你將我恨之入骨，我……我讓你走！」

蕭越重重一哼，正眼也不看她一眼。

韓玉華伸出顫抖的手拂開了蕭越的穴道，徐徐轉身，神色木然地緩緩而行。

蕭越乍失內力，也走不快，跟在她身後慢慢而行。

兩人來到一處山口，韓玉華轉過身來，無限深情地凝視着蕭越，道：「現在出了這山口便可上大道了，你……你已沒有武功，凡事不要逞强，我……」說着，她已是哽咽不能言語了。

蕭越心中空白一片，緩步走過韓玉華向山外走去。

在離韓玉華十餘步，蕭越停下來，緩緩轉過身，怨毒地盯了她一眼，道：「韓玉華，這次算妳狠，但我深信我一定能夠找到『天陽化魂草』的解藥。哼，我武功恢復之日便是妳韓玉華赴死之時，我若不將幽靈教中人斬盡殺絕，我就不是孤堡蕭氏之後！」

蕭越說完這些話，竟有些氣喘，他强忍住，沒有讓韓玉華瞧出來，掉頭便大步走去，雖然每邁一步都顯得很艱難。

韓玉華的身形一動不動，彷佛一尊雕像立在那兒，目光凝聚在漸漸遠去的蕭越身上，淚水從臉上滑落，掉在地上，裂成數瓣，她的心也這樣碎開了。

＊　＊　＊

蕭越邁着最大的步子走着，他要盡快離開那個叫他痛心的女人。

也許是走得太快的緣故，此刻他尚沒適應失去功力的感覺，只感到雙腿如灌了鉛一般，倏地，他腿一軟，撲倒在路上，他感覺心裡彷佛被掏空了一般，嗓子眼十分乾燥，他幾乎想就此躺在這路上了。

但是，他却咬牙爬了起來，脚步跟蹌地邁步向前走，雖然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麼，但他仍然執着地走着，頑强地走着，武功都失去了，還有什麼好怕的呢？最多不過丟掉性命。

走啊，走啊，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一天、一個時辰……

也不知走了多遠的路，一里、半里……

蕭越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他像是永遠不知疲倦似地走着，但他畢竟是個疲倦的人，可能是脚下絆了一下，他跟蹌數步，一頭便栽倒在地上。

「咚」的一聲，他的頭撞在地上，不知是疼昏了，還是這點疼痛根本驅不走他的疲倦，他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但有人却被這一聲響驚動了。

「吱」的一聲，柴扉啓開，原來蕭越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個鎭子，而

且就摔倒在這鎭頭第一間茅屋的門扉前。

「啊！」一聲清脆的聲音尖叫着：「姊姊，快來啊！有個死人……」

應聲閃出一條人影，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長得眉清目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又增添了幾分秀氣，站在她身旁的少女，年約十七、八歲，模樣生得如花似玉，與身邊的姊姊活脫脫是一對姊妹花。

姊姊小心地伸出纖纖玉手，探了探蕭越的鼻息，不由用掌輕打了妹妹一下，道：「玉潔，虧妳還跟爺爺學了那麼久的醫術，連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這人還活着吶。」

妹妹不服氣地噘着嘴道：「妳亂說，人家又沒有看過他是否有氣無氣，只見他躺在這兒，便以爲他是死人囉。」

她的聲音嬌脆婉轉，十分好聽。

姊姊道：「好啦，不承認就算了，這人一定是來求爺爺看病的，咱們先把他抬進去。」

妹妹道：「爺爺不在家，若我們擅自作主把病人抬進家，只怕爺爺會罵我們的……」

姊姊道：「哎呀，這人要是施救，也許還能醫好，若丟在這兒不管，可能就要死了，反正咱們一直沒有機會試一試我們的醫術，這次倒可大肆施爲一番。」

敢情她竟把蕭越當成自己醫術的實驗品了。

妹妹沉吟片刻，拍手道：「好主意，那咱們倆就把他抬進去。」

兩個少女將蕭越抬進家來，放在爲病人準備的床上。

兩個少女當下一人抓住一隻手把起脈來。

良久，妹妹搖搖頭，道：「奇怪，他好像沒有病！」

姊姊贊同地點點頭，道：「是呀，爲什麼他沒有病，却又會昏倒呢？」

倏地，蕭越啞聲嚷道：「水……水……」

妹妹連忙拿水來，由姊姊餵入蕭越口中。

蕭越本就無病，這次不過是因爲虛脫以致暈倒，水一餵入蕭越腹中，他立時醒轉了。

他一見床邊兩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不由一怔，問道：「兩位姑娘是誰？我怎麼會在這裡？」

兩姊妹生平除了爺爺之外，便再也沒與第二個男性這麼近地說過話，見蕭越問話，兩人不由臉一紅，姊姊畢竟年長些，便答道：「我叫冰清，這是我妹妹玉潔，我們見你昏倒在我家門前，就把你扶進來了。」

她說完話後，心兒仍是突突急跳。

蕭越輕「哦」一聲，默然半晌，獨自出着神。

姊姊冰清見狀，只得又紅着臉問道：「你……你叫什麼名字呀！」

蕭越彷佛從夢中驚醒似的，怔了一下，雙目茫然地望着姊妹倆，吶吶道：「名字？我……還能有名字嗎？」

姊妹倆見狀，齊皆一驚！

妹妹玉潔低聲問道：「你怎麼了？每個人都有名字，這是父母取的呀！」

蕭越仍是茫然地道：「父母？嘿嘿，我連父母是什麼模樣的都不知道，我無名無姓，我只不過是徒有一條殘命而已。」

玉潔奇道：「你沒見過父母？是了，你一定是個孤兒，父母早亡了，對嗎？」

蕭越點點頭，道：「不錯，我是個孤兒，我爹娘在我還是嬰兒時，就被人殺了……」

倏地，蕭越盯着玉潔，問道：「妳怎麼知道我是個孤兒？妳也想害我嗎？哼，妳騙不了我的。」

玉潔嚇了一跳，雙手連擺，急道：「沒有啊！我不想害你，我和姊姊還救了你呢，是你自己說無父無母，那自然是孤兒啦！」

蕭越看着玉潔臉上那副天眞、嬌憨的模樣，不由長嘆一聲，自語道：「妳怎麼會騙我呢？他們要害我，一劍就可以殺了我。」

玉潔拉了拉冰清的衣袖，輕聲道：「姊姊，原來我們救了一個瘋子！」

「別亂說！」冰清道：「他大概是有一段往事，受了刺激，說話便有些語無倫次了，像他這樣斯斯文文的人，怎麼會是瘋子呢？」

玉潔俏眼一瞪，道：「哼，姊姊大概是看得太多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了。」

冰清佯怒道：「妳再胡說，我可要打妳了。」

「妳要打儘管動手，反正我沒有了武功，也反抗不了。」蕭越本是在獨自冥想，猛然聽到冰清說話中最後的四個字，不由嘆道。

冰清一怔，道：「我……我沒有說要打你啊！」

玉潔道：「姊姊心疼你，才不會打你呢……」

「該死的玉潔！瞧我不打妳……」冰清又羞又急，追打着玉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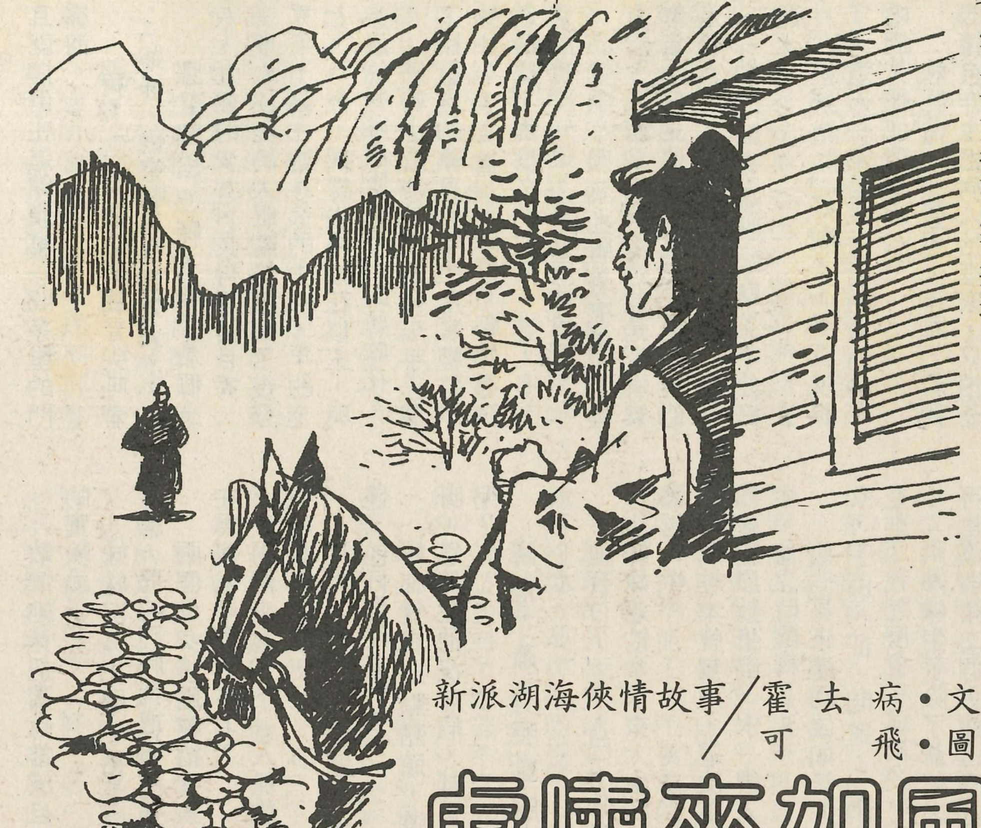
蕭越喃喃道：「奇怪，她爲什麼要心疼我，是了，她是可憐我沒有武功。哼，我蕭越又何需別人可憐！」

他說着，翻身躍下床來，猛然一陣暈眩，幾欲摔倒。

（未完・七）

上文提要：

萬堡主爲了得到七王爺陵墓秘圖，便叫秋兒侍浴，秋兒施盡渾身解數，果然使得巧匠和本初非常滿意，亦就順水推舟繪了秘圖給萬堡主，並告訴他一個秘密。和本初繼續上道，萬堡主却暗中派人追殺，被有心人來如風救下，來如風提出建議並充當說客，叫袁天行保他出雁門關，第二天又碰上白衣仙子江彩雲與十方瘟神成青擋道……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飛刀懲兇手 鋼棒解穴道

江彩雲道：「我們早合計好了，先把和本初擄到藏起來。」

袁天行道：「甚麼地方妥當？」

江彩雲道：「這一帶，小腳和尚最清楚。」

小腳和尚道：「五台山南面七十里處，那兒有個石窟，如今已無人，咱們把和本初弄去那裏，逼他畫出忽必顯的陵園圖，然後押他回老爺嶺。」

袁天行道：「四位，老爺嶺還有一百多名韃子兵駐守，此時還不宜前往。」

成青道：「咱們何不趁陵墓沒封閉，殺光那些韃子兵，取了寶物後遠遁。」

袁天行立刻搖頭道：「姓成的，你乃孤家寡人一個，躲到甚麼地方都可以，袁天行一家大小都在長安城，滅門抄家之事，我可要仔細琢磨。」

江彩雲道：「咱們只有等韃子兵撤走再動手。」

席美姬道：「那就走吧，押着和本初，咱們跟小腳走。」

於是，五騎拍馬而回，緩緩的來到了大車邊。

這時候車內傳來和本初的聲音，道：「總鏢頭呀，你莫非遇上故人了？」

袁天行打個哈哈，道：「甚麼故人，大家都認識，和老也認識。」

車帘掀處，和本初伸出頭來看，不由一驚又笑，道：「喲，怎麼是你們幾位大俠呀！」

小腳和尚笑道：「一家人，一家人吶，哈……」

江彩雲道：「和老，由我們一齊護送，你應該大大的放心了，嘻！」

和本初道：「太勞動各位了，七王爺的朋友都是忠心耿耿的，王爺地下有知，足堪告慰了，哈……」

「哈……」大伙全笑了。

* * *

大車又啓動了，大車並沒往北走，反而往東行。

東行當然是往五台山方向。

小腳和尚一馬奔馳在前面，趕大車的不問去那裏，只跟定了小腳和尚。

坐在大車中的和本初也不加細問，因爲他早已心中明白，他這是被擄了。

就在一道高原上，小腳和尚勒馬停在路中央，他把大車叱住，大車後面的袁天行四人便拍馬到了小腳和尚附近，袁天行道：「和尚，你怎麼不往前走了？」

小腳和尚卻哈哈一笑，道：「袁總鏢頭，咱們這是同坐一條船了吧！」

袁天行一怔，道：「是呀！」

小腳和尚再一聲笑，道：「有事咱們大伙齊商量，你以爲如何？」

袁天行道：「這也是應該的。」

小腳和尚道：「爲了證明袁總鏢頭的誠意，咱們要你袁總鏢頭做一件事情。」

袁天行十分不悅的道：「和尚，出家之人切莫要心府深沉，心明似鏡才會有好修行。」

小腳和尚道：「修行？河間府被韃子兵連根拔起，我避難在五台山，良心話不是爲了有好修行，我活着爲的是要報仇，袁總鏢頭你擔待了。」

袁天行道：「和尚，你打算如何要袁某人證明？」

小腳和尚道：「久聞袁總鏢頭的飛刀絕技例無虛發，那就請你露一手如何？」

袁天行道：「和尚你的意思是……」

只見小腳和尚看着大車，道：「你以爲咱們這兒誰應該死呀？」

袁天行立刻明白了。

他一聲嘿嘿笑，道：「你開口，我照辦。」

只見他在馬上對趕大車的韃子兵一聲吼，道：「喂，接刀！」

他吼聲未已，一點寒芒電射而出，趕大車的眼一瞪，身子尚未閃動間，便聽得「噗」的一聲響。

「噢！」

「噗！」

那趕大車的雙手抱緊了前胸，歪着身子往地上摔去。

袁天行果然刀發必中，他也十分厚道的在發刀之前向對方示警！

只不過他發刀的準與狠都捏拿得妙，韃子兵如何能閃躲得了。

立刻傳來幾聲哈哈，小腳和尚已豎起大拇指，讚嘆道：「厲害，佩服！」

於是，車帘掀開了。

和本初吃驚的看看已死的趕車漢子，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小腳和尚一笑，道：「和老，沒嚇着你吧？」

和本初道：「各位怎麼動刀殺了我的趕車人吶！」

小腳和尚指指遠處的山巒，道：「那兒不用大車，騎馬勉強可行，和老，你騎馬吧！」

和本初臉皮泛青，他是生氣的，但看在小腳和尚五人眼裏，還以爲他被嚇着了。

「各位，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出刀殺人吧？」

「十方瘟神」成青冷冷的道：「和本初，打從此刻起，你不許多開口，知道嗎？」

和本初一怔，道：「怎麼的，各位不給我臉了。」

袁天行道：「和老，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全是爲了七王爺的寶才這樣做，你擔待了。」

和本初不驚了，他反而笑了。

「哦，原來五位與西陵堡堡主萬子才一樣，貪婪七王爺的寶物呀！」

五個人吃一驚，小腳忙問道：「西陵堡萬子才怎麼了？他難道……已經……」

和本初道：「各位，我心中明白，因爲我爲七王爺建造了陵墓，我已成爲各方急欲捉拿的對象，萬子才就把我抓到西陵堡，送來好酒好菜管我飽，美女陪我洗個澡，他逼我繪出陵園圖……」

五個人立刻齊聲問：「你繪了嗎？」

和本初道：「我不想死呀，唉，可是我繪了圖還是免不了被對付，多虧來大俠……他救了我！」

小腳和尚聽得來如風三字，不由出口就罵：「來如風這小子！」

「俏佳人」席美姬急又問：「你眞的把圖繪給萬子才那老狐狸了？」

「沒錯！」

「糟了吔！」

江彩雲道：「有了圖，他就容易進入陵墓了。」

和本初道：「繪的圖一些不差，但如果想平安的進出，只有我帶路。」

他此言一出，五個人立刻笑了。

小腳和尚道：「和老，你是想保命，對吧？」

和本初道：「就算是吧！」

他無奈的跳下車，又道：「算算日子，七王爺的百日忌也快到了，只一旦過了百日忌，老爺嶺上的官兵便會撤回太原府，七王爺的陵便被封死了。」

袁天行道：「封死以後如何方能進去？」

和本初道：「每年只有一次，八月十六月最圓，八尊石像一條綫的時候方能開啓。」

他仍然如此說，與他對萬子才說的完全一樣。

當然，小腳和尚五人也自相信了。

* * *

和本初拉過一匹健馬來，吃力的跨上馬背，在小腳和尚的帶領下，便又改道往老爺嶺的方向馳去了。

和本初既然答應帶他們入七王爺陵墓，便也不必要再繪甚麼圖了。

有甚麼比和本初親自帶着進入更好的？

只要嚴密的控制住這位西域巧

匠，七王爺忽必顯的寶物大概已十拿九穩的跑不掉了。

袁天行如此想，果然大師等幾人當然也如是想。

* * *

推算日期，距離七王爺的百日忌辰尚不足十日，爲了嚴守老爺嶺，大伙接受袁天行的意見，分成兩批暗中駐守在老爺嶺附近，只待七王爺陵園上的一百多名韃子兵撤走之後，大伙便開始行動。

袁天行的這一建議，也是經和本初同意的，只不過和本初也有條件，等到他幫着把陵園啓開之後，他們就把他放走，不能再加害於他。

和本初的這一要求，再一次被袁天行拍胸脯加以保證，袁天行是當着成青四人的面，對和本初保證的。

和本初被袁天行安排在老爺嶺谷口大樹下的帳篷中，熱烈的加以招待，王强、羅剛等幾位鏢師不再去守谷口防人進入了。

羅剛四人只負責守住和本初。

和本初表現得十分合作，他只除了去方便以外，總是閉目躺在帳篷裏。

* * *

「十方瘟神」成青與「白衣仙子」江彩雲二人隱藏在老爺嶺的西面，那兒盡是巉岩峭壁，就在這絕地下面卻有一個山洞。

成青遙望遠方，他淡淡的對江彩雲道：「小腳和尚與女花子幫頭兒再加上個袁天行，他們三人在一起，我的心中犯嘀咕。」

笑笑，江彩雲道：「放心，寶物未出現，我以爲他們不會有甚麼分化手段！」

她靠近成青，吃吃的碰了成青一下，又道：「你只要記住，當我對你示意的時候，你立刻行動，準錯不了。」

成青似乎茫然的點了點頭。

他順勢也摟住了江彩雲。

「彩雲吶，我以爲你老爹江上燕在世時候對我有成見，他好像不喜歡我們在一起。」

「我們這不是在一起嗎？」

「如何永遠在一起？」

江彩雲道：「如果這一次咱們成功，我的叔父們必對你另眼相看，放心，這一輩子我只有你了。」

她抬頭，在成青的下巴上吻了一下，笑了。

成青也笑，但笑得並不自然。

兩個人走進山洞，發覺那是個不甚深的洞，裏面卻分成兩條，應是住兩家人的洞，只不過早已荒廢了，倒是地上還鋪了野茅草，想是有獵人住過。

* * *

成青取下外罩，把自馬上取來的毯子打開了鋪上去，那江彩雲也把蓋的取來，當成青木然的坐下來時候，江彩雲自然的便貼上去了。

成青的反應總是帶着幾許僵硬，這也許因爲他的性格關係。

「大殺手」的作風令他有「血刃」之名號，「瘟神」就是他的那模樣。

如今江彩雲挨上去，成青仍然僵硬，便是低頭吻江彩雲，也只是點到即止。

而江彩雲是主動的，她就如同鮮紅的江上彩雲般的熱情。

她抱住成青的脖子，然後用力的吻起來了。

於是，漸漸的，成青有了一定的動作，他熱血沸騰，雙目漸赤紅，右臂撥在江彩雲的身上，把江彩雲撥倒了。

江彩雲嚶嚀着面對成青，她是那麼順從。

對於成青這樣的男人，女人只有順從，江彩雲這時候平躺着不動，她任由成青扯下她身上的一切。

成青，他人是僵硬的，動作也僵硬，他的一切都是僵硬的，但江彩雲似乎喜歡這種僵硬。

從江彩雲的熱烈配合，便知道她很滿足於成青這樣的人物，她愉快的在轉動着粉臉了。

成青人僵硬，他的那件東西更硬，不但硬，而且粗又長，看上去比之一般人的要長許多。

成青的傢伙雖粗長，但他並不在做愛中粗暴。

他的動作有點似湖面波浪般輕輕的波動。

野山洞中充滿了性慾之愛，江彩雲早就滿足的綣曲在成青的懷中了。

她宛似一頭小貓般溫柔，那種領導萬船幫的威嚴早已拋諸在腦後了。

是的，世上不論甚麼人，皇帝老子也一樣，女王貴婦也免不了這種渴求，在情慾的面前，每個人都是赤裸的，毫不虛僞的表現出人類的原始來。

* * *

天上繁星閃礫，半月高掛在天空，灰蒼蒼中，山坡上的兩條人影如幽靈般的往這面奔來，仔細看，原來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奔行中，那男的還急切的道：「快，我知道有個地方暫可容身。」

女的聲音傳來，道：「還有多遠呀？」

男的回答：「就快到了！」

這二人躍過一片矮林子便往坡上攀去，沒多久，二人便併肩站在山洞口的大石上，女的道：「梁兄，這山洞中可能會有猛獸，小心

吶！」

那男的道：「別怕，如果咱們連野獸也怕，不如躲在家中更安全！」

只聽得「嗆」的一聲，男的手中握了一把閃閃發光的刀，他指向洞中，道：「妳跟在我後面。」

女的道：「梁兄，小心吶！」

洞中是黑的，但洞中卻有人。

洞中的人剛剛才溫存過，那正是「十方瘟神」成青與「白衣仙子」江彩雲二人。

洞外來了人，江彩雲早已暗中把衣衫穿好了。

成青也一樣穿好衣衫坐在草堆和毯子上，他與江彩雲不開口，但卻把進洞的兩個人看清了。

由暗中看向明處，進來的男女二人自然不會看到洞中還有人在。

足音帶着沙沙聲，那是踩在乾草上發出來的，只見姓梁的男子在洞中稍作打量，偏偏摸到另一邊去了。

女的緊跟在他後面，好像還伸手拉緊了他的衣衫。

姓梁的開口了，他道：「小彩，咱們就在這兒躲着吧，天亮了後趕快回去，娘的，江湖上厲害的人物都來了。」

那女的正是萬家莊的萬小彩，男的乃是「半敞門」萬小彩的情人梁上青。

這二人原來又暗中潛來老爺嶺了。

伸手拉過萬小彩，梁上青道：「坐下吧，這地方最隱蔽，不怕有人來的！」

萬小彩道：「眞倒楣，先是發現袁天行三人，咱們多虧藏得快，不料天黑不久又碰上姓來的，氣死我了，來如風就像幽靈似的，好像專門跟咱們作對。」

梁上青狠聲道：「娘的，我非找個機會幹掉姓來的不可，我忍受夠了！」

萬小彩道：「梁兄，你別嘴巴硬，咱們聯手也打不過來如風，再加上來如風是個猴兒精，鬥心眼咱也差遠了，我們打不過但躲得過，你呀，要光棍一點！」

梁上青忿然的道：「我問妳，妳爹他們何時才會趕來這老爺嶺？」

萬小彩道：「我怎麼會知道，那要等我姐姐來了才會知道！」

她說着便往梁上青懷中倒去，又道：「跑了一個多時辰，我好累喲！」

梁上青道：「小彩呀，今夜依我如何？睡上一覺後咱們快快離開這裏。」

萬小彩道：「你被來如風嚇破膽子了！」

梁上青道：「如果只是個來如風，咱們可以躲，如今又發覺花子頭與小腳和尚，我曾吃過他們的虧，還有個袁天行，妳別忘了咱們曾在峽谷口對他鏢局的人動過刀，萬一被他知道，咱們二人就有大麻煩了。」

萬小彩道：「不知道來如風會不會把咱們殺鏢師的事對袁天行說去？」

梁上青道：「來如風是個要銀子的人物，沒有好處，他是不會把這事說漏嘴的。」

萬小彩道：「說的也是，我姐就一心熱戀着來如風，便是他再不喜歡我姐，也不會把這事說給袁天行吧！」

這二人的話句句聽進江彩雲與成青二人的耳中，可也令二人吃了一驚。

江彩雲在成青耳邊道：「怎麼沒聽袁天行提過這事，有人殺了他的鏢師，他會那麼沉得住氣？」

成青也低聲耳語：「這種丟臉砸招牌之事，袁天行當然不會往外張揚！」

江彩雲道：「妙，這事被咱們聽到了。」

成青道：「妳有甚麼打算？」

江彩雲道：「我想了兩個方法。」

「說來聽聽。」

「第一個方法，咱們把這事去告訴袁天行，當然袁天行必然會找上他們二人，甚至還會找上萬家莊，只待他們雙方幹上，這對咱們當然有利可圖。」

成青不點頭，只淡淡的道：「第二個方法呢？」

江彩雲一聲冷笑，道：「咱們動手殺了他二人，嫁禍給來如風，同時也嫁禍袁天行，叫他們三方面去狗咬狗骨，一石三鳥。」

成青仍然不出聲，他在沉思！

他本就城府深沉，甚麼樣的決定永遠只有他自己一人知道。

江彩雲也不多問，因爲他知道成青的毛病，問了沒有答案，倒不如不問。

果然，成青歪身也躺下了。

另一洞中傳來微微鼾聲，那是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發出來的！

這二人眞的累慘了，要不然爲甚麼會立即呼呼大睡？

二人甚至連有人走出洞去還沒有發覺。

江彩雲與成青二人在天沒亮時便出洞去了。

成青採取江彩雲說的第一個方法，把事情去告訴袁天行知道。

成青以爲，這件事只要對袁天行說明白，袁天行便會找上萬家莊要人，他們又何必代人出刀？

* * *

有一條人影在移動，清早天空

無雲，大地如同洗過一般清爽，那人的移動便更加的引人注目了。

那人騰躍在荒林之間，宛如一頭野豹般快捷，從那人的去向看，好像是往老爺嶺後山奔下來的，只不過眨眼工夫便不見了。

這動作還眞叫人吃一驚。

「這是甚麼人？」江彩雲低聲問前面走的成青。

成青道：「這個人的輕功了得，不在你我之下。」

江彩雲道：「你看會不會是來如風？」

成青道：「來如風不是那身段，這個人稍矮了些！」

猛古丁，成青吃一驚，因爲，忽見那人如流星瀉地一般直往峽谷口方向奔去，剎時間就快到谷口了。

江彩雲大驚，道：「他絕不是袁天行。」

成青道：「快，過去看看。」

成青說完，雙臂平張騰空而起，江彩雲白衣飄起，二人已快到峽谷口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人自荒林中走出來。

成青與江彩雲已看到這人不是別人，這人乃「西域巧匠」和本初是也。

和本初也發現江彩雲與成青二人了。

和本初伸出雙手按在肚皮上，他半彎腰的往大樹下面的帳篷走。

江彩雲怔住了。

成青也吃驚了，難道剛才那人是和本初？

「站住！」成青不由低吼。

和本初站住了，但帳篷中也走出羅剛來。

那羅剛一見是成青與江彩雲二人，立刻迎上去笑笑，道：「怎麼這麼早哇，二位！」

成青不理會羅剛，卻走向和本初，道：「和老，你剛才去了那裏？」

和本初十分平靜的道：「我肚子不舒服，到林子裏去方便一下。」

他指指羅剛，又道：「羅鏢師知道我三更天鬧肚子，一夜沒闔眼。」

成青冷冷一笑道：「那你一定拉了肚子，是嗎？」

不料和本初卻搖搖頭，道：「拉不出來呀，我肚子還在痛吶！」

成青心中在罵：「眞是一頭老狐狸！」

淡淡的，成青看看江彩雲，只見江彩雲也在冷笑，如果和本初眞的拉肚子，那很簡單，且看他拉的便明白他是不是眞拉肚子！

和本初說他拉不出來，這就難分辨他的話是眞是假了。

江彩雲道：「你拉不出來呀！」

和本初道：「拉不出來才會肚子痛，我……」

他看看羅剛，又道：「各位，我回去躺一躺！」說完便低頭走入帳篷中！

成青問羅剛道：「你知道和老出去多久了？」

羅剛怔怔的道：「怎麼啦？」

江彩雲道：「咱們發現可疑的人了。」

羅剛吃驚道：「在那兒？」他四下張望。

江彩雲道：「人到谷口不見了！」

羅剛看看帳篷，笑道：「那你們看到的一定是和老，哈哈……剛才他出恭了！」

成青冷笑了。

江彩雲道：「你們的總鏢頭呢？」

羅剛道：「這兩天沒見回來過！」

成青手指西面，對江彩雲道：「走，他們三人必然還躲在那裏。」

江彩雲看看帳篷，冷然一哂，便跟着成青走了。

* * *

那個神秘人是誰？

和本初在帳中打鼾了，會是他嗎？

這時候便坐在帳中的羅剛也對和本初露出迷惘的眼神，羅剛這時候才想到，和本初出去是有大半個時辰了，但他沒有對成青與江彩雲說。

已經走出很遠了，江彩雲道：「成兄，你以爲是和本初嗎？」

成青道：「除了他還會有別人？」

江彩雲道：「和本初有那麼高的輕功？」

成青道：「如果他有那麼高的輕功，他就是個可怕的人物，我以爲他就是這種人。」

江彩雲道：「我從未聽別人說過和本初會武功，他就如同一位老學究，幾乎手無縛雞之力。」

成青道：「我們等機會試一試！」

就在二人剛繞過大山腳時，迎面跳出一個人來，江彩雲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鐵膽飛刀」袁天行。

袁天行一見是江彩雲與成青二人，立刻笑笑道：「二位這是去那裏？」

成青道：「找你。」

「找我？」

江彩雲道：「我們替你找到殺你鏢師的眞兇了。」

袁天行吃了一驚，因爲這件事除了來如風與小腳和尚之外，他從沒向第三個人提過。

袁天行以爲這是砸他招牌的事，最好在未弄清何人下的毒手之前，不對任何人說的。

如今江彩雲與成青二人怎麼會知道的？

袁天行瞪得兩眼發楞似的道：「你二位是怎麼會知道的？」

成青道：「你死了鏢師，咱們本不知道，但昨夜兇手二人之間的對話，被咱們聽到了。」

袁天行道：「兇手是何人？原來有兩個？」

江彩雲道：「袁總鏢頭，你似乎一反常態，不急於追殺兇手嘛！」

袁天行道：「袁某只是一時間尚未查出兇手何人，並沒說不查兇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二位，兇手在甚麼地方，快帶我去。」

成青道：「袁總鏢頭，就快到期撤兵了，山上的韃子兵撤走時，就是咱們上去之日，你此刻去找兇手，說不定會誤了你我上山的計劃呀！」

袁天行一聲冷笑，道：「成老弟，如果誤了計劃，袁某自然放棄進入陵園的機會。」

成青一笑，對江彩雲道：「彩雲，好像咱們把袁總鏢頭的人格看低了。」

江彩雲道：「是呀，人家並非是爲財忘義的人呀！」

袁天行的心中不是滋味，他的臉色也變青了。

成青道：「走，咱們帶袁總鏢頭去找兇手。」

江彩雲道：「也是應該的。」

忽然，斜刺裏冒出一個人來，三人看去，只見是小腳和尚走來了。

小腳和尚見了，哈哈的一聲笑，道：「喂，你們三人怎麼在一起了，商量些甚麼呀？」

袁天行已對小腳和尚抱拳道：「大師，過去袁某人冤枉你了！」

小腳雙眉一挑，道：「甚麼事？」

袁天行道：「殺我鏢師的兇手不是你。」

小腳和尚拍着巴掌，道：「我說不是我，你還不信吶，我說是來如風那小子，你偏不相信。」

袁天行道：「是不是來如風我還未問出來。」

他指着江彩雲與成青二人道：「他二位親耳聽得兇手的對話。」

小腳和尚立刻向江彩雲道：「來如風在那裏？」

江彩雲道：「我也不知道來如風去了甚麼地方。」

「那兇手……」

「兇手另有其人，兇手是兩個人。」

* * *

小腳和尚頓着禪杖，道：「貧僧以爲兇手就是那來如風，除了他之外不會有別人。」

江彩雲冷冷道：「小腳，是你看到來如風殺了關洛鏢局的人？」

小腳和尚道：「除了來如風，誰敢動袁總鏢頭的人！」

江彩雲道：「我們都不喜歡來如風，但兇手不是來如風，兇手就在東面一座山洞中，男女二人正在呼呼大睡吶！」

小腳一瞪眼，道：「眞的另有其人呀？」

成青道：「到時候自然明白。」

他說完當先便往老爺嶺東面的山坡奔去，江彩雲緊跟在後面。

袁天行咬牙道：「你們看我怎樣收拾這一對狗男女吧，他們眞可惡！」

小腳和尚也不慢，他在袁天行後面，道：「總鏢頭，當時我就說，我怎麼會殺了你的人，如今你應該明白貧僧是誠實的人了。」

袁天行道：「來如風也發過誓。」

小腳哼了一聲，道：「這小子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袁天行不回答，他在想着甚麼人敢殺了他的人。

* * *

「半敞門」萬小彩醒了。

她坐在「花花公子」梁上青身邊，愉快的看着熟睡中的梁上青。

萬小彩也不時的看向洞外面，她知道這又是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

低下頭，萬小彩吻着梁上青，她吻梁上青的長髮，漸漸的吻向梁上青的面頰，然後一下子吻在梁上青的唇上，便也把梁上青吻醒了。

側身一個摟抱，梁上青道：「妳倒先醒過來了。」

萬小彩道：「昨夜太累了，竟會在這荒洞中窩囊地睡了一夜，咱們……」

她的手不老實了，開始撫摸起來了。

梁上青吃吃一聲笑，卻不爲所動的道：「妳怎不想一想，這地方適合咱們風流嗎？」

「爲甚麼不能？」

「强敵在四週環伺呀！」

「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萬小彩說着，乾脆壓在梁上青的身上了。

梁上青一聲笑，道：「個浪蹄子！」

他雙手摟緊了萬小彩的柳腰，用力抱得萬小彩低呼：「你要弄斷我的腰呀！」

梁上青道：「我抱不斷妳的腰，倒是妳那股子騷勁，着實難以

應付。」

萬小彩道：「這一輩子你認了吧！」

梁上青道：「甚麼時候帶我去見妳老爹？」

萬小彩道：「這時候別提那事，咱們……」

梁上青猛可裏一個大翻身，把萬小彩壓在下面。

梁上青壓緊了萬小彩，反而令萬小彩吃吃笑。

梁上青解着腰帶，在萬小彩耳邊道：「女人吶，那一個不愛被男人壓？」

荒洞中傳來一種怪怪的聲音，聲音帶着些許顫抖！

這種怪聲持續許久了吧！

＊　＊　＊

這種怪聲仍然在響着，卻令幾個奔來的人怔在洞口外，但旋即一陣哈哈大笑。

笑聲傳入洞內，那怪聲立刻消失了，就在一陣絲絲嗦嗦聲中，忽見荒洞口站着一個人。

不錯，袁天行堵住荒洞口了。

袁天行雙手叉腰，金剛怒目的不出聲，從荒洞中，便在這時候衝出兩個男女，萬小彩與梁上青出現了。

袁天行一見梁上青，不由冷哼一聲，道：「姓梁的，原來是你呀！」

梁上青看清堵在洞口出路的是「鐵膽飛刀」袁天行，還眞的吃一大驚！

萬小彩已尖聲道：「幹甚麼呀，你堵住咱們的去路！」

袁天行冷厲的叱道：「怎麼，殺了人就這麼算了？」

萬小彩道：「殺人？誰殺人了呀！」

她回身拉住梁上青，又道：「他說殺人，是甚麼意思？」

梁上青一挺胸，道：「誰知道他是說誰殺了人！」

他走前兩步，問道：「袁總鏢頭，你說誰殺了人，殺了甚麼人？」

袁天行冷冷一笑，哼道：「你眞會做戲，老夫說的是你們二人，你們二人殺了我的鏢師，怎麼，不敢坦承呀？」

萬小彩尖叫，道：「這是那個嚼舌根的混帳，往咱們的身上栽誣呀！」

袁天行道：「沒人往你們身上栽誣，是你們自己說的，你們賴不掉啦！」

萬小彩道：「我們會說自己殺人？誰會相信？」

袁天行道：「你們這兩個畜牲，難道你們忘了昨夜在這荒洞中說的話了？」

梁上青道：「誰聽到的？」

突然，洞外一側傳來個女子的聲音，道：「我們。」

話聲甫落，袁天行的身邊多了一個女子，這女子只一出現，萬小彩與梁上青便吃一驚。

「白衣仙子」江彩雲出現了，成青也站出來了。

令梁上青二人吃驚的，乃是小腳和尚。

小腳和尚撥開洞口三人，擠到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身前。

「好小子呀！原來殺關洛鏢局幾個鏢師的人，是你們兩人吶！」

萬小彩一見這幾個人，她幾乎確定他們二人聯手打這幾個人，一個也打不過！

萬小彩不想死，尤其是死在這荒山野洞中。

當然，梁上青更不想死，梁上青才二十多歲的好年華呀，他與萬小彩一樣剛嚐到做人滋味還不錯。

萬小彩急得要落淚，她對袁天行直搖雙手，道：「袁總鏢頭，我們並沒殺你的鏢師，你一定要相信吶！」

梁上青也道：「我們有甚麼理由殺你的人？你千萬要把事情弄清楚呀！」

原來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還以爲是來如風告訴了袁天行，袁天行才找來的，如今才知道是江彩雲與成青二人，那麼他們二人只是聽說，而沒見到，這就有話抵賴了！

萬小彩道：「袁總鏢頭，請問是他們二人親眼看見我們出刀殺了你的鏢師嗎？」

袁天行還沒開口，江彩雲已冷笑道：「由你們昨夜親口說，我們親耳聽到，不會有錯吧？」

萬小彩道：「耳聽爲虛，眼見爲實！」

成青厲吼，道：「你敢說咱們說謊？」

「嗆」的一聲，成青拔出刀來，他就要殺人了。

梁上青心中吃驚，他明白這幾個人都不好鬥，沒有一人他打得過。

萬小彩忽然變得勇敢了。

萬小彩站在袁天行面前，道：「袁總鏢頭，你只聽別人一句話就加罪我們嗎？」

袁天行道：「我相信他們說的。」

萬小彩道：「今天你聽信別人一句謊言殺了我，萬家莊必不與你關洛鏢局罷休，我爹萬寶山也不是好惹的，他老人家邀集三山五嶽道上的兄弟們，你就別再混了！」

袁天行仰天一聲笑，道：「說得好，說得很好。」

他這麼笑着，身子微微側旋，看上去他好像就要退出荒洞了。

便在袁天行冷笑旋身的刹那

間，猛古丁兩把飛刀自他的雙手平飛而出。

袁天行並沒示警，卻聽得萬小彩與梁上青二人齊聲悶哼着，歪身倒在地上了。

沒有鮮血流出，更沒見飛刀扎在人身上。

飛刀落在地上了，袁天行冷冷的走過去，拾起在地上的兩把飛刀。

剛才的事眞玄，袁天行開口了。

「我不殺你們，老夫以飛刀點你們的穴道，着人囚了你們二人送到萬家莊，老夫要萬寶山還我一個公道！」

他說完，轉身便往荒洞外面走去。

小腳和尚撫掌笑道：「袁施主呀，你這一手絕活果然高明，這小子和女娃兒一時間爬不起來了。」

江彩雲道：「更妙的是處理此事的方法，既不得罪人，更把個理字頂在頭頂上，佩服！」

成青道：「如果萬寶山不相信，我們仍然站出來爲你作證。」

袁天行道：「多謝！我這就去派人把這二人囚起來送到萬家莊。」

他說完當先往回就走。

江彩雲與成青二人未走，他們二人走入洞內，指着另一洞，對那直翻白眼的梁上青道：「小子，你們昨夜走來，我們二人就是在這一邊的洞內，哼，你們的話，咱們聽得一字不漏，還想賴？」

江彩雲走到梁上青的身邊，狠狠的踢一腳，又叱道：「我最恨的就是你這種採花賊，甚麼樣的女人你全要，你這花花公子早該死了！」

她說着取出刀子來，「颯」的一聲起處，梁上青的褲子破了，小肚以下全露出來了。

江彩雲就要以刀尖挑下梁上青的傢伙了，卻被成青一把攔住。

「算了，你若下刀，他必死無疑。」

「他活該！」

「我知道妳的心意就是了。」

江彩雲道：「你知道我是甚麼心意？」

「殺雞儆猴呀！」

江彩雲哈哈一笑，道：「阿青，你的反應眞快呀！」

她果然收起刀，隨着成青出了荒洞，袁天行與小腳和尚已在半里外了。

＊　＊　＊

荒洞中躺着兩人，是萬小彩與梁上青。

這二人已不能動，袁天行的打穴手法太精明了。

兩個人甚至也開不了口，只是焦急的瞪着眼。

那梁上青的額頭在冒汗珠子了，顯然他在運功，急於衝開穴道，只不過他白費力氣，因爲袁天行打穴的手法怪異，既狠且準。

梁上青的臉色也變成煞白了。

「嘖嘖，原來是你們二位呀！」

這話聲好熟悉，但萬小彩卻無法轉動脖子看一看是甚麼人進來了。

梁上青卻看清了。

他的心中也立刻燃起一綫希望。

他的眼珠子仍然可以動，一眨又眨的眨個不停。

進來的那人哈哈笑了。

「怎麼啦？被人點中要穴了吧？」

梁上青仍然猛眨眼，他幾乎快彆死了，那汗珠子一顆顆的滴下來！

「哈……別費力氣了，讓我瞧瞧！」

那人翻轉梁上青的身子，摸摸看看之後，吃驚的道：「操，這人的手法好狠吶，一個時辰之後，你便是能衝開穴道，怕也是個廢人了。」

他說着再去查看女的，也是同樣的驚呼着，而萬小彩已看清來的是何人了。

不錯，來如風來了！

萬小彩一見到來如風，好像看到了她這一生之中最親的人似的，立刻落淚了。

來如風看見此情形，忙搖搖手，笑道：「喲，妳是不是喜極而泣呀？」

萬小彩一動不能動，她甚至也難扭動身子的任何一部份，只是落淚。

來如風出手了。

他併指疾點中，萬小彩嚶嚀一聲開口了。

「噢，彆死我也！」

她只能開口說話，身子仍然不能動。

來如風也把梁上青的啞穴解開，他冷冷一笑，道：「二位，我可以救你們……」

萬小彩道：「來大俠，快幫我解開穴道呀！」

來如風道：「我得問問，你們是被甚麼人點了穴道的？」

梁上青道：「來大俠，還不就是關於你知道的那件事嗎？」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噢，如此說來，你們被袁天行點倒在此地了？」

梁上青道：「還以爲是你向袁天行告密了，唉！」

來如風道：「我來如風從不做損人不利己之事，我爲甚麼要向袁天行告你們的密？」

他頓了一下，又問：「那袁天行是怎麼知道的？」

萬小彩道：「都是他，他進洞後提起那件殺人的事，被那江彩雲與成青二人偷聽去了。」

梁上青道：「咱們又怎麼知道，姓成的與那江彩雲二人在這洞中私會呀！」

來如風立刻明白了。

他哈哈一聲笑，道：「十方瘟神與白衣仙子，他們二人的狗屁倒灶事我早有風聞，嗨，是他們向袁天行告的密呀！」

萬小彩道：「他們還帶着袁天行找來了。」

來如風道：「他們來了，你們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梁上青道：「來大俠救我們！」

來如風卻起身往洞外面走。

萬小彩尖聲叫起來了。

「來如風，你不能走哇！」

來如風回過頭，道：「我非走不可！」

萬小彩道：「爲甚麼？」

來如風道：「他們幾個人我一個也惹不起呀！」

萬小彩道：「來如風，看在我姐對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就解開我身上的穴道吧！」

來如風忽然沉聲叱道：「休提那個萬人迷，我不迷她，就是因爲她囉嗦，我才懶得救妳，我走了！」

他果然又往洞外走。

萬小彩大聲叫：「來如風，如果你救我們，我向你保証，以後我姐再也不囉嗦你了，行了吧？」

來如風回頭，他笑了。

「半敞門，這話是妳說的。」

「是我答應你的。」

「妳不會忘記吧？」

「永遠也不敢或忘！」

來如風走近萬小彩，道：「好吧，我救你，我只救你一個人，解了你的穴道之後，妳趕快回萬家莊躲起來，再也別出外遊蕩了！」

萬小彩道：「好，我再也不出外了。」

忽聽得梁上青叫道：「還有我呀，來大俠！」

來如風道：「你要我救你？」

梁上青道：「總不能留下我不救吧？」

來如風道：「我爲甚麼要救你？」

梁上青在江湖行走了一段時間，早就知道來如風的作風，便帶着幾分無奈的道：「來大俠，我當然只有出銀子了。」

來如風果然笑了。

「怎不早說呀，你瞧瞧你這狠狽樣子，唉！」

梁上青道：「來大俠，你開口喊個價吧！」

來如風一笑，道：「嚄，你這小子拉住我來某人的小辮子了，明白了我的作風，你便也死不了啦！」

梁上青心中發怒，口中卻乞求道：「來大俠，我必叫你來大俠滿足！」

來如風拍拍巴掌，那當然是表示他愉快！

「得，我這就喊價了。」

「我等你的叫價。」

「我不多要啦，只要白銀一千兩。」

梁上青道：「來大俠，我身邊雖沒那麼多銀票，卻也所差無幾，你自己取去吧！」

來如風一笑，道：「那麼，我也就不客氣了。」

他果然伸手在梁上青的衣袋中摸，除了一把銀票之外，還有兩包東西。

來如風打開包袋看，不由一聲笑呵呵，道：「這是藥呀，幹甚麼用的？」

梁上青道：「刀傷藥呀！」

來如風把那兩包藥湊在鼻上聞了數下，冷冷一笑，道：「一包是刀傷藥，另一包是春藥，梁上青，這些玩意兒我懂，你休想瞞過我的一雙法眼！」

梁上青道：「來大俠，你只管把銀票拿走呀，管我有甚麼藥的！」

來如風對萬小彩笑道：「這梁上青有了這些藥物協助，萬二小姐愉快了，哈……」

他把銀票塞在懷中，然後拔出腰上的棒子，笑道：「二位，你們閉一閉眼睛，我要爲你們解穴道。」

梁上青道：「來大俠，你不會在我們二人閉上眼睛的時候開溜吧？」

來如風道：「你這小子又忘記了我的作風了。」

梁上青道：「但我沒有忘記你取走了我的銀子。」

說完，他緩緩的閉上眼睛了。

來如風忽然出手，他那根鋼棒疾點在梁上青的胸前，發出「咚」一聲，梁上青已痛得在地上滾起來了。

來如風的第二棒點在萬小彩的雙乳之間，萬小彩尖聲大叫道：「哎呀，痛死我了！」

來如風已走到洞口了。

他卻在此刻回過頭，笑道：「二位，痛過也就沒事了，我走了。」

萬小彩尖聲道：「來如風，你好狠呀！」

來如風道：「不狠，又怎麼能把你們二人救下呀？」

他忽然指着遠處的山坡，又道

：「喲，那面有人往這裏來了，我可不想惹是非，我走了。」

他一躍消失在山野林子，不見了踪影。

* * *

來如風這句話最管用了，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也不顧那種搥心的痛，爬起來便往洞外面走。

二人在洞口張望，果然遠方有人往這面奔來了。

梁上青拉着萬小彩，道：「往後山走，他娘的，來如風這小子，老子恨死他了！」

萬小彩也罵：「他娘的皮，還有用鐵棒子爲人解穴道的，他是故意叫咱們受這一棒之罪，若我有機會，我不把他打得粉身碎骨才怪！」

這二人還眞的一路翻山越嶺奔回萬家莊去了。

來如風在荒林中看得清，他幾乎大笑了。

* * *

羅剛與王強，再加上常玉風與秦大川，四個鏢師帶着繩子往這座山上奔來了。

王強一邊跑還一邊罵：「娘的老皮，杜長春死得多冤枉，原來被梁上青採花賊殺了，咱們要爲老杜報仇，好生折騰這姓梁的，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四個人奔到荒洞口，四個人也往荒洞中擠。

進入洞中分頭到兩邊找，找了半天不見人，那王強急忙走到洞口四下看。

「會不會是這個洞呀？」

常玉風也退出洞來，道：「這兒只有這個洞，人怎麼不見了？」

羅剛再往四下查看，他罵道：「他娘的，會飛上西天不是？」

王強手一揮，大叫：「快，四下裏仔細找！」

四個人分成四個方向，只不過四人找了半天，那有梁上青與萬小彩的人影。

這時候梁上青與萬小彩早已強忍着痛苦奔在五里之外了！

* * *

篷帳內，袁天行正陪着和本初喝酒吶！

圍在一起的還有小腳和尚、席美姬、成青與江彩雲。

還有兩個鏢師副手在一旁上菜斟酒，這些人正吃得愉快，羅剛等幾人奔回來了。

王強站在帳外叫：「總鏢頭，山洞裏沒有人吶！」

「噗嚕」一聲響，袁天行當先跳出來。

「怎麼說？」

「洞中沒人吶！」

「你們找對地方沒有？」

「那兒只有一個山洞，洞內分爲兩邊，不會錯。」

袁天行咬牙，道：「難道是我失手了？不會呀！」

小腳和尚也出來了。

「怎麼？人不見了？」

羅剛道：「大師，附近咱們也找了幾遍，就是不見一點踪跡！」

小腳和尚看看驚怒的袁天行，道：「袁施主，會不會被人救了？」

袁天行道：「誰會知道咱們去的那個荒洞？」

江彩雲也出來了。

「人跑了？我看是被人救走了。」

便成青也出來了，他重重的看着羅剛四人，道：「你們在此住了多日，可曾看到陌生人來過？」

羅剛道：「沒有呀！」

小腳和尚道：「我知道有個人來過這一帶。」

袁天行急問：「誰？」

小腳和尚道：「來如風呀，那小子就來過。」

袁天行道：「我也知道來如風來過，同你一樣都來過，但來如風怎會插手管沒銀子賺的事？」

成青沉聲道：「如果當初由我出刀宰了這兩個狗男女，那會叫他們逃掉呀！」

袁天行臉色一沉，道：「娘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找去萬家莊要人！」

他看看成青與江彩雲，又道：「二位乃是我的證人，少不了要勞動二位的大駕了！」

江彩雲道：「那麼此地的事……」

袁天行再看看小腳和尚與席美姬二人，道：「二位，咱和他們會一同上路，難道二位……」

席美姬一笑，道：「袁總鏢頭，你是邀咱們幫你打架，是嗎？」

袁天行道：「如果萬寶山護短，這一架是免不了的！」

席美姬道：「有甚麼報酬嗎？」

袁天行一怔，道：「甚麼報酬？」

席美姬哈哈一笑，道：「袁總鏢頭，你怎麼不多想一想，一旦我爲你出力，花子幫與萬家莊的仇便結定了，咱們圖的是甚麼？」

袁天行道：「席幫主，大家如今手連手心連心吶，人家成老弟與江幫主還不是爲了個義字嗎？」

「嘻嘻嘻！」席美姬笑道：「我相信，將來他們必會向你索取甚麼，只不過尚未啓口而已！」

成青冷冷道：「聽說你同來如風走得很近，果然沾上來如風的習氣了，盡幹不吃虧的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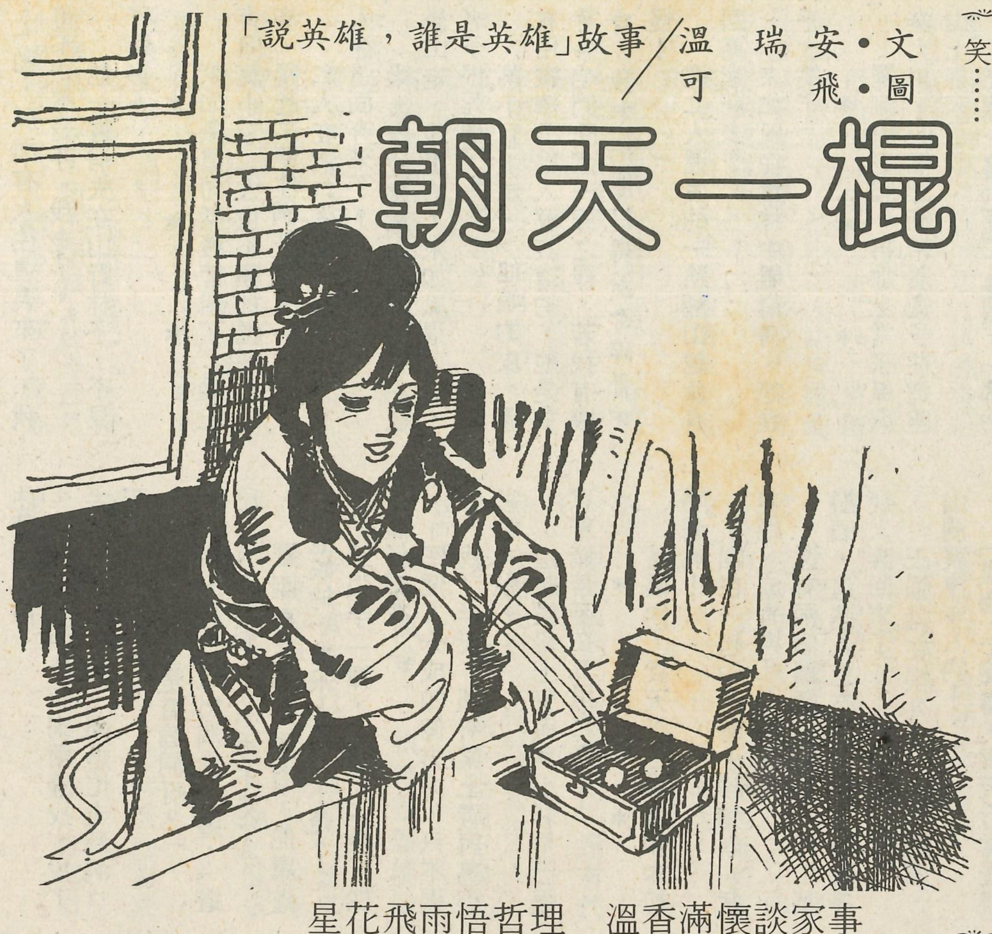
席美姬卻平淡的道：「你們都罵來如風，我卻認爲來如風才是眞正的男兒漢！」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王小石、三枯、溫柔等人住進「認眞棧」，店主溫六遲和小二等對他們不分彼此的優待，都視如貴賓，殷勤有禮。店裡那棵桃花開得盛、旺、美、香，多麼燦爛、迷人，這兒老闆溫六遲說爲它而來，而今又得爲它而去。羅白乃不解問王小石，小石回答他的疑問。溫柔似乎檢討出桃花的要害，和王小石相視而笑……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星花飛雨悟哲理　溫香滿懷談家事

溫柔抿嘴笑道：「你在我面前說我爹爹的本領，那有人比我還清楚的！分明是班門弄斧。」

王小石自嘲地說：「我曾給自己幾個做人做事的原則，譬如：務必要有班門弄斧、勇於獻醜的勇氣，更須得有破釜沉舟，捨我其誰的決心，才能任大事、創新猷。我是憑這才敢厚顏在妳面前說你爹的本領通天。」

溫柔瞟了他一眼：「你少來賣乖，在我面前給爹吹大氣，必定圖個什麼！說實在的，我爹的施毒本事可大得很，拿這一棵桃樹說吧，他要是下毒，這桃花、桃子、桃葉、桃樹、桃枝，連同桃根，全成了他的暗器、兵器、武器和毒器，不但讓你沾着了便毒倒了，連望一眼也得挨了毒。」

溫柔正說到自得處，忽又花容一黯，唉了一聲。

王小石忙問：「什麼事呀？」

溫柔搖搖首，又用脚尖挑地上的花兒。

王小石追問道：「是不是想起妳爹爹來了？」

溫柔眼圈兒一紅，道：「我好久沒見過他了。聽說他曾來過京城，却沒來找我。他一定在惱我了。」

王小石馬上就說：「原來妳還不知道那次令尊入京時的遭遇。他來京是爲了探妳，可是在入關前給方小侯爺擋駕了。」

溫柔驚道：「他……他把爹怎麼了？」

王小石即堅定地道：「他不敢動你爹。那是蔡京派他去的，米公公也跟了過去。他們是勸溫老前輩回洛陽去，他們就河水不犯井水，各相安無事。『有橋集團』怕的是溫前輩一到，京華武林的勢力立即起了變動；蔡京那些人是不希望你爹入京，成爲羣龍之首。他老人家的舉足輕重，可見一斑。」

溫柔嘴兒一扁，委屈地道：「那人家叫他不入京，他便不入京呀？他都不進來看看我哪！」

王小石道：「他沒入京，還不是爲了你。方應看和米有橋，一個狡詐，一個狠辣，說明了京裡局面不容讓外人攪和，但也硬的軟的齊來，他們保証了祇要你爹不入京，他們就決不會動妳一根毫毛。你爹顧慮妳的安全和爲大局着想，而且他也想保住洛陽方面安定局勢，不想太早過度激怒蔡京，加以米、方二人攔道，硬闖不易，他才打消入京之念，回到洛陽。我看他還天天想着妳哪，要不然，那一回他也不會打從老遠迢迢趕來京城了。」

溫柔這才舒了一口氣，却又怒道：「這事怎麼一直沒人與我說？你是怎麼知道的？」

王小石搔着頭皮懵然道：「我現在才知道妳不知道這事。令尊不是有位好友叫唐一多的嗎？」

溫柔自豪的道：「蜀中唐門有不少人都跟我爹交好。唐一多、唐一少是有名的『唐門雙絕』，又號稱『川中二態』，武林中却稱之爲『天下兩毒』，都是我爹好友。」

王小石點頭道：「便是了。蜀中唐門暗器上的毒，得要令尊提供；『老字號』溫家的毒，得要配合『蜀中唐門』的暗器，才好發放。一個買一個賣，互爲合作，配合無間，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次令尊不便入京，祇好轉折請了唐一多來京，恰你鬧着要跟何小河逛窰子見識去了，沒把妳給找着，便請托了唐寶牛轉告你。」

溫柔睜大了杏目，傻戇戇地道：「他麼？他可什麼都沒告訴我！」

王小石嘆道：「這也難怪他。不久後就遇上了他和小方遭劫，然後又發生了朱小腰亡故的事，他本來就是個說過便忘、聽了就算的漢子，那段時候他若還記起此事，這才怪呢！」

溫柔却不甘心的道：「但他還是告訴了你，却沒把話轉給我。」

王小石連忙分說：「唐寶牛一視同仁，連我也沒說。我祇是一直以爲他已告訴你了，不想牽動你掛念你爹，便沒再提了。唐一多告訴了唐寶牛後，幸好又告知了他的同門唐七味，我是從七哥口中得悉此事的。」

溫柔這才明白箇中分曉，怔怔的看着桃花、花樹、花葉，忽爾一陣風吹來，又見漫天花紛紛飛落，像一張張開了但欲呼無聲的嫣紅小唇，佈得一地都是，王小石和溫柔肩上也沾了好些。

花落在衣襟上，不知怎的，心頭都溫柔了起來。

溫柔便是這樣幽幽的問了一句：

「小石頭，人說桃花運桃花運，你說，桃花要眞的有運，她可願不願意這到頭來仍是落了一地的命運呢？」

她這下又柔聲的問，怨楚動人。

王小石是深心的一動。

甚至有點泫然。

那是一種溫柔。

那是溫柔的溫柔。

溫柔的溫柔比一切溫柔更溫柔。

那是殺死你的溫柔。

＊　＊　＊

王小石不覺有些痴了。

卻忽聽溫柔說：「我覺得你很像我爹爹。」

王小石這一聽，喫了一大驚，這可是好像不像的，像她爹爹不見得好事也，忙道：「像妳爹？」

語音充滿不敢置信。

「不就是嗎？」溫柔欵欵的道：「我爹平常對我也千依百順的，我要什麼，他都給我；我說什麼，他都依我。不過，一旦遇上什麼大關節、大原則的時候，他可又變起板了臉孔、黑了臉，說什麼也一步不讓的了，那時就輪到我來讓他從他了。那天在六龍寺，我故意跟那個姓方的好壞小人逗着玩，却給你一叱，嚇得我差點沒哭出來，那一刻，我還以爲是我爹來了，那麼的兇！那樣的惡！」

王小石這才明白，不禁傻笑了一下，訕訕然道：「你爹兇是爲你好，我可是……是我不好，可嚇着妳了？」

溫柔幽幽的問：「你那天爲什麼要對我那樣的凶？」

王小石因爲急切，連向來口齒清晰的他也變得語無倫次了起來：「那是因爲那方小侯爺……他這人城府很深，得罪不得。我不想妳開罪了他。他自稱『方拾舟』，原是一種極高的自許。人對他一生希望之所寄，是不容人嘲笑侮弄的。我怕妳拿這個開他的玩笑，會惹禍上身……不，都是我不好，不該叱喝妳的，我……」

溫柔悠悠的低聲道：「我就知道你對我好。」

忽然抬眸。目波一如溫柔的星光。

溫柔的星光，寂寞的閃亮。

仰臉。

那一張清秀臉蛋凝着比桃花更桃花的人面桃花。

殘紅媚麗，自成對映。

她忽然叫了一聲：

「爹爹。」

王小石却幾乎沒跳了起來：

「什麼？」

他大叫：「你叫我做爹爹？」

溫柔笑了，吃吃地笑。

笑得很狐，很迷，也很溫柔。

「人家叫父親做爹，我却愛叫爹爹。不知怎的，許是因爲我自小沒了娘，我對我喜歡的，可以信賴的人，心裏都很想叫一聲：爹爹。」溫柔以迷人的柔情和醉人的溫情說，「我現在已叫出來了。」

王小石明白了，這才明白了。

所以他陶陶然，很偉大、豁達、胸懷坦蕩的哼聲道：「你叫吧，你叫，我都受得了。但我不能應妳，因這樣應了就會對不起妳爹。」

溫柔聽了嘻地一笑，忍不住說：「小石頭，你眞好！」

禁不住張臂撲了過去，倒在王小石懷裏，把臉埋在他胸前，還仰着頭，目光閃着星星的淚影，可憐巴巴的問：「你爲什麼要對我這樣

好？」

王小石這一下摟個溫馨滿懷，一時艷福從天而降，眞是手足無措，只是再看在暮晚裡溫柔那一截秀頷，那一段自領口到鬢脚的玉頸，還有那媚得令人震慄的紅唇，像聚集了桃神花仙所有的日月精華，成了一朶上下燃燒的烈焰。

王小石看了一眼，便長吸了一口氣。

溫柔像一隻小鳥兒，擁在他懷裡、還微微哆嗦着，這是眞實的。

這晚風，這星夜，這客棧、這情境，也都是眞實的。

連這一樹千朶紅萬點綠的桃花，也是眞實的。

雖然，因爲暮色愈來愈深，一切都逐漸濃稠的化不開、分不清界限邊際起來，到後來，所有的輪廓和形貌也成了淡得看不出來了，但這一刻的眞情眞義，是在的，是眞的，是眞實存在着的，存在過的。

王小石分明深刻的感覺到自己的幸福。

幸福得令他禁不住還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嘆了一口氣。

這使得溫柔也感覺出來了。

她依偎在他懷裡，感受着他男子的氣息，像是微醉的問了一句：「嗯？你不開心？」

王小石輕撫她的肩，「不，我是太開心了。」

「開心又嘆息？」

「開心才嘆息。」

「你眞是怪人。」

「哦？」

「我開始認識你，以爲你是那種三拳頭也打不出一記佛火的傢伙，但後來看你，當殺的時候殺，該狠的時候狠，不留情面的時候連餘地也不留給自己，才知道小石頭還眞不怕拳頭拳骨啊，當初還眞小看了你！」

王小石打趣道：「所以妳現在才對我刮目相看？遲了！」

溫柔一笑，又把臉偎在他懷裡輕輕摩擦着：「死爹爹，就貧嘴！」

忽然又冒出一句：「你知道我對大白菜是怎麼一種感受嗎？」

王小石心底一沉，只問：「什麼感受？」

「恨。」溫柔就在王小石懷裡說話，由於聲音先竄入衣襟裡亂轉再傳出來，所以語音很有點幽冥、詭奇：

「恨他是一種驕傲。」

王小石聽了，想了，也就笑了。

他說：「妳知道我對妳一直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嗎？」

溫柔抬起了頭，連同星眸一齊可憐兮兮的望着他，等他說話。

王小石用手擰了擰她的玉頰，不忍心逗她，便先說了一個字：「愛。」

然後又把話說下去：「愛你是一種失敗。」

溫柔笑了起來，又用髮首在王小石懷裡磨擦，像隻撒嬌的貓。

她折騰好一會才靜了下來，像下定了決心的說：「恨他的原故是因爲我驕傲；」她還幽幽的說了下一句：「只有你才是眞心愛護我的驕傲，讓我驕傲的驕傲下去。」

王小石給她的擰首呵支得意亂情迷的，但仍在心旌盪搖中輕撫着她頭髮，清晰的說：「我失敗的原因是喜歡你，但如果能繼續喜歡妳，我又何嘗怕過失敗？」

溫柔再次靜了下來，又抬起了頭。

這次，連雲鬢、髮髻全都亂了，煩惱糾纏在秀額玉頰上，她眨杏目，可愛兮兮的又叫了一句：「爹爹……」

還特別拖長了語音。

之外加了一句：「愛我就得習慣傷心哪！知道不？」

王小石又擁緊了她一笑。

她緊緊的擁抱着王小石，像要擁上一生一世，三生三世，七生七世。

又一陣風吹來。

千花無聲失足而落。

這習習陣風眞把天空打掃了個乾淨，正等夜幕來吞沒收拾所餘所剩，只留下了樹下的亂紅滿地。

落花無聲，花落滿地。

＊　＊　＊

花落滿地而無聲。

暮眞近了。

遠空有一顆星子亮起。

很大，很亮。

「好大，好亮，那顆星！」溫柔仰着杏靨，霎着星目，問：「那是什麼星？」

桃花簇簇在暮深裡烘着一處處猩紅。

她知道王小石博學，一定懂。

她也想弄通許多道理，知道許多事情，可是，那得要費好大的勁。

她懶。她享受懶。

她要過得懶洋洋的，但又要刺激激的活着。

於是她懶人自有妙方，到需要的時候，她自會找人幫忙，向人求救，到時自然會有人來助她、幫她，使她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解決許多難通難透的難題。

她可不必費心。

也從來都不躭心。

所以，她看到了星，就問王小石：那是什麼星？

她知道王小石懂。

因爲王小石勤，而且奮。

勤只是勤力，奮還得奮發。

王小石的勤，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未得志前的漢水畫舫上，雷純撫琴，白愁飛高歌，王小石陶然之餘，仍不忘在船上讀書，還寫了幾首詩，溫柔還記得他寫過：「且將無奈化爲翼，海闊天空任我飛」就算他當了「金風細雨樓」的三樓主，乃至他不欲與白愁飛爭權退回「愁石齋」與「回春堂」替小老百姓醫跌打風濕之時，他仍每天苦讀不休，從不懈怠。

這只是勤。

溫柔還格外留意到他縱在這一路逃亡下來，居然每天總會找時間，埋首苦讀，吟哦自得。

有月光時，他借月光。

沒月光時，他借星光。

無星無月時，他也雙眼透過障障層層的幽暗，極目看書。

問他，他答說：「無光，更好，一舉而得，可順此練習黑中視物的目力！」

他甚至借刀光看書。

不止讀書，對於習武，王小石也是一樣。

再苦，他也讀。

再忙，他也練。

不捨晝夜，不辭苦難。

別人有問，他說：「人對自己興趣的事，怎覺得苦？每天肚子餓了就得吃飯，每天口渴了就要喝水，誰覺苦了？我腦子空了當然要唸書，體魄歇夠了自然要運作，那有苦這回事？享受才是眞的哩！」

這就是奮發了，奮發跟勤力畢竟是不一樣的：奮發是不具備任何條件之下依然勤力如故。

這麼奮發的一個人，怎麼却似乎不像白愁飛那麼雄心勃勃，躍躍欲試？

這到底是怎麼一個人呢？

溫柔不清楚，也不知道。

她覺得不清楚的事特別美。

例如月色。

朦朧月色掩映，最引人遐想。

就像白愁飛，他死前的那一晚，到底有沒有對自己起壞心？到底是否有眞意？到底是忠的還是奸的？

這都不甚清楚，但回憶起來反而有餘味。

曖昧和朦朧雖是一種美，但不是星光。

因爲星光太小，太淡。

一旦不清晰，就看不到了。

那麼微弱的星光，就算那般清楚的照向自己，也像隔了一百萬年後的一個微弱的招呼。

(但現在正向她招呼的，彷彿還愈行愈近，愈來愈大的是什麼星呢？)

總該有個名字吧？

所以她問王小石。

王小石却捂着胸口道：「那？那是我心。」

「嗯？」

溫柔沒聽清楚。

王小石這回拿她的手來按住自己胸膛，「我的心。」

「輕佻！」

溫柔笑了，還笑着刮了他一下，「你的心不還在這兒嗎？怎麼又飛到天上去？」

王小石笑道：「就是因爲心在這兒，跟上面的遙相呼應，所以才那麼亮。」

溫柔嘻地笑了：「我知道了，你的心要變成三尖八角的了……」

忽然驚呼了一聲。

原來：長空有流星劃過斜斜墜落。

焚燒的流星，照得兩人臉上一亮，還彷彿熱了一熱。

「掉到那裡去了？」溫柔不依，「你的心！」

王小石傻呼呼的道：「我也不知道。」還下意識的按了按自己的胸口。

溫柔見他傻樣子，就笑他說：「你這人！」用手指在他額上一捺：「沒心的了。」

王小石只好訕訕然笑道：「有意就好，反正，心已經給你了……」

忽聽「嗤」的一聲，溫柔忙留意傾耳聽，像有什麼連着落花自樹上落了下來，還發放着些微兒彷彿不屬於桃花的馥香。

聽到落地聲，溫柔就過去撿，像隻好玩的小鼠，饞的時候任何聲色香味都觸動牠去覓食似的。

溫柔這就離開了王小石的懷抱。

王小石惘然若失。

啊，餘香猶在……

(幸好，這情緣仍可再續。)

可是，自己剛才何不……

何不親親她呢？

這機會可是千載難逢，萬古難遇的啊！

尤其是溫柔這麼一個活潑潑的女子，難得這般似水柔情。

不過，親一個女子，該怎麼親？如何親法？

想像過多次，但眞箇時，又不知從何「下手」？

想到這點，王小石不覺因緊張，心怯而微顫哆着。

「下手」？那太難聽了。但不說「下手」，那該用什麼字眼？「下嘴」？那更難聽，而且也難看得很哩。有人說：人對付他人，用「出手」二字，是太重了，像禽獸。有人說：鷹對付獵物是「出啄」，豹子格殺食物是「出爪」，人對付人用「出手」，與飛禽走獸何異？可是話說回來，不用「出手」，該用什麼？打架叫「交手」，打人叫「動手」，對付人叫「出手」，不然叫什麼辭

兒？「動腦」嗎？「交尾」嗎？「出舌」？

也許親親溫柔的這一樁事兒上該用「着手」而不是「下手」好些吧？

王小石故意想岔開了去，這一想到歪理上去，他才比較不那麼緊張，身子自然也不會微抖了。

看來，作「賊」心虛，這話準沒錯。

王小石竭力使自己想到正路上去，却見溫柔喜孜孜的拾掇回來一物，還攤開小手，給他張望。

王小石的鼻尖幾乎碰到溫柔的掌心：「什麼呀？」

溫柔笑嘻嘻的道：「你的心。」

王小石這才看清，抬頭高興的問：「桃子？」

溫柔嬌笑着：「你的心又變形了，現在可變成桃花的心了。」

「還好只是桃花。」王小石道：「還好不是花心。」

說着，也到樹下去，在花塚裡撿了一顆。

却見溫柔咬了一口桃子，粉腮脤卜卜的轉鼓了幾下，才蹙起秀眉嚷道：「苦的！你的心。」

王小石笑道：「還澀着呢，桃子落早了。」

也把手上的桃子咬了一口，嚼了幾下，大驚小怪的說：「我這顆是甜的。」

「眞的？」

「還香哪。」

「那我吃一口。」

「妳眞的要吃嗎？」王小石認眞的問，「這顆是妳的心唷！」

「小石頭！」溫柔乍紅了臉嗔道：「就貧嘴，會逗人！」

王小石忽聽這一句，忽覺有點耳熟，但沒細想，却已佯作嘔吐：「噢噢，我說錯了，我認了，這心苦的，澀的，臭的……」

溫柔跺足叱道：「臭石頭！你再說！」

王小石吐舌道：「眞話不可以說，假話又說不得，那該說什麼話呀？妳說！」

忽地，溫柔「哎呀」了一聲，像一氣連中三、五十鏢的樣子。

王小石嚇得像捱實了一枚石頭般：

當頭！

* * *

溫柔一叫，王小石就像當頭着了一顆流星石，忙問：「怎的？」

溫柔氣急敗壞的道：「不好了。」

王小石更是急切：「什麼不好了？」

溫柔情切的說：「剛才那一抹流星掠過，你有沒有許願？聽說看見了流星在它光芒未消之前許的願，會很靈的，你可許了願沒？」

王小石這才放了心：「許願？沒。」

溫柔却問：「爲什麼不許願？」

王小石苦笑道：「我不知道這個……」

溫柔嘟着了嘴，忽又滿懷希望起來，雙手合在頸下胸前，仰首說：「一個許不及，不要緊，待下一個，就來得及許願了。」

王小石表示了懷疑，溫柔鼓着腮執意的說：「我就知道會有下一顆流星的！」

王小石本沒怎麼放在心上，見溫柔如此虔誠，連她的玉頸和香頷都透露出一種極柔極美極祥和的幽光來，心中也不由像溫柔敬誠了起來，也雙掌合什，抬頭望天，說：「是的，總還會有下一顆流星的……」

忽然，這次是兩個人都哎吔了一聲，目瞪口呆，楞楞的望着黑黝黝的無垠蒼穹，怔在那兒。

原來剛才那顆又大又亮的星，竟不見了。

好一會，溫柔才期期艾艾的道：「那星……你的心不見了呢！」

王小石也在極目找那顆星，搔着頭皮說：「對呀，我看它是躲起來了吧？」

溫柔狐疑的道：「會不會剛才的流星就是它呢？」

王小石偏頭想了想，「不會的吧？這麼大這麼亮的一顆星，也會那麼一下子就……那個了麼？」

說到這兒，大概有點顧星自憐，竟感傷了起來。

溫柔却又滿懷高興的說：「不要緊。就算是它也無妨。我爹說：一樣東西一萬年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是毫無意義的。那星在天空十萬年百萬年，再亮也是寂寞的，只有它爆炸了，焚燒了，那才有火花、有強光、有力量、有意思！我想，流星就是爆炸時飛動的星星吧？那才凄厲這才美！你若是它，才算沒白活呢！流動的石子是不會生苔的。」

王小石仍在設法尋找那顆星，聽溫柔這麼說，忽笑道：「妳幾時學了這大番道理來安慰我？我看它大概一時半刻讓密雲給遮去了。這會兒天色不穩定，今明恐有雷雨；晚上看不眞切，上邊一定佈滿烏雲呢！」

溫柔見他左張右望，踮足伸脖的，像隻猴子，笑着打了他一下，啐道：「找什麼？不如等吧！」

「等？」

「等流星呀。」

「還有流星嗎？」

「有的吧？」溫柔想了一下，肯定地道，「天空那麼大，總容得下三五顆流星吧？有次我在家裡，一直等到天亮，我就知道流星還會再現了，果然一夜裡就足足等到了四枚流星。」

王小石本來想笑她：妳以前可眞閑啊！忽又想到：這妮子而今也一樣的閒！同時也爲她眞誠所感，就不取笑她了。

於是，兩人就坐在花樹下。

看花飄，等流星。

* * *

流星啊流星，你怎麼不來？

流星不來，春風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飛，四月桃花落盡，那時縱有千千星花飛雨在蒼穹掠過，可還能照亮這一對戀人眼裡戀愛的星星？

* * *

流星不來。

流螢却來了。

且各提一盞盞、一點點、一星星、一丁丁小燈籠，無處不在。

星光點點。

在人間。

在心。

尤其是在情人的心。

他們眼窗裡都是星！

點點顫動、霎動、忽高、忽低、有起、有休、迷人但不炫人的光芒，迷離也迷惑的點綴了整個院子、整幅蒼穹。

「許願吧。」王小石用肘觸了觸溫柔的臂。

溫柔噗地笑了：「這是流螢，不是流星。」

「都一樣，」王小石悠悠的說，「只要能發出屬於自己的光和熱就好。」

「多美。」

溫柔讚嘆不已：「在點燈哪。」她的感懷似愈漸深刻起來，感嘆也分外深明了：

「我像牠們就好囉，多自由自在呀！」

王小石心忖：她可比牠們都自由，都自在呢。

他沒把這個想法說出來，却聽桃花樹上有隻老蟬在「知了，知了」叫個不停。

他聽了就笑說：「妳才不像牠們。」

溫柔白了他一眼：「那我像什麼？」

王小石說：「像蟬。」

溫柔詫然：「什麼？」

王小石指着桃樹道：「樹上那隻蟬兒。」

溫柔的眼皮頓時黯淡了下來，「我還以爲你會說我像桃花呢。」

王小石有點訝異：「妳不是說過妳不喜歡像花的嗎？」

溫柔的語音跟以前大不一樣，還略帶了點失望與無奈：「以前是以前，今晚是今晚。今晚我想如花似玉，我想跟桃花一樣，我很想過一過桃花癮。」

王小石怔了一會，好像懂了，又似沒懂。

溫柔這才想起似的，反問：「你爲什麼說我像蟬？」

王小石想沖淡她的感傷，故意哈哈一笑：「因爲妳一天到晚都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了知了，跟蟬一樣。」

溫柔一笑，委婉的說：「你是在拐着彎子罵我。」

王小石楞了：「怎麼回事？我可弄不懂了。」

溫柔眼裏閃亮着兩朶幽靜清明的螢光：「你不是在嫌我嘈吵，就是諷刺我不懂裝懂。」

王小石叫起撞天屈來，「我可……可眞的沒這個意思！我心裡沒這個意思！」

溫柔扯了扯他，呢聲道：「信你了，信你了，你這個沒心的人。」

然後甜着臉讓他看看自己淺笑時的深梨渦兒：「那你願意是什麼——要照直說。」

王小石只好坦坦誠誠的「招供」：「長壽。」

「長壽？」

溫柔這回可怎麼都弄不明白了。

「螢火蟲生命比較亮，也比較短，凡是燃燒生光着火的東西都比較短促，」王小石直估直白的說，「蟬會脫殼，叫得通天價響，又會隱色，壽命比較長。」

然後他直直的望着溫柔。

「我希望妳長命百歲，幸福快活。」

溫柔忽然覺得很感動，幾乎淌下淚來，哽咽的說：「小石頭……」

王小石心裏亂着，不知該如何去撫慰眼前這淚眼婆娑、溫香玉軟、呵氣若蘭、乍嗔乍媚的人兒是好，却覺得首要之務是不能令她傷情、傷懷，是以故意岔問到別處去了。

「說實在的，要是妳剛才看見流星，能及時許願，你會許個什麼願？」

這樣問了出口，王小石又覺得自己太過冒昧、唐突。人家少女的心事，憑什麼要告訴你哪！

* * *

溫柔却徐徐的閉上眼睛，雙掌合什。

她的眼蓋很杏。

睫毛很翹。

她雙掌一闔，玉肩便略略聳起來了，以致胸脯因肩腋之間的堆擠而拱出來一個優美豐隆的弧型，那頸肩的斜坡便愈顯細長勻柔了，在桃花樹下，螢光掩映裡，竟是把純眞和最誘人的美和媚都合而爲一了。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人頭店李相公怕下屬不敵丁成濤與蔡龍王兩個水怪，與趙相公一齊趕到長風客店，而秦二壯等一干人亦與方溫中約定在此見面，雙方碰上，秦二壯勇鬥趙相公，他想以雙銅鐗試鋼丸的厲害；而毛幹、蔡龍王、丁成濤三人則齊鬥李相公……一干人滙合後，五人搭船要去鎮江歸燕坡找……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才子應邀商大計　分頭行事佳構思

方溫中等五人尚未馳入林家莊前的大場子上，馬蹄聲早驚動樹下面幾個老人，大家紛紛站起來瞧看。

其中一個年約四十的，一手拿着一根魚竿，好像是要到溪邊釣魚，一見突然來了五騎，早迎上去，道：「各位到歸燕坡林家莊可是要找人？」

方溫中抱拳道：「正是要找人。」說着一面翻身下馬。

持魚竿的問道：「不知各位要找什麼人？」

方溫中手持馬韁道：「林浩然林大俠可在嗎？」

這時早有一個老者走過來，一手捋着花白長髯，一手指向鎮江，道：「你們各位可來得不巧，我那浩然姪兒一大早就到甘露寺找智圓老和尚下棋去了！」

毛幹馬上問道：「中午能否回來？」

老者低頭思忖一下，又道：「各位如果不急，老漢就領各位進莊先歇着喝杯茶，如果有急事，最好快些趕到甘露寺，這時候應該還來得及，晚了，怕他會往街上溜躂去了。」

方溫中再三致謝，立刻又翻身上馬，用力一挾馬腹，五人立刻往鎮江衝去。

五人繞道馳向江邊甘露寺，那甘露寺看來不見宏偉，但却是建在江邊山坡頂上，站在甘露寺門遠望，只見江水遼闊，看上去水天一色，點點漁舟，盡在眼前，眞的是雲水蒼茫，景色佳妙。

馬匹拴在半山腰，五個人緩緩登上山坡，但見那甘露寺的正門並不高大，却有一種靈秀之氣，進得寺內，左首有一長廊，一個小和尚就在這長廊中迎上方溫中五人。

「各位施主有何貴幹？」小和尚一揖。

方溫中笑問道：「我等是找林浩然林大俠的，請問他是否在寺中？」

「在在在，請跟我來！」

五人一喜，立刻隨着小和尚越過這個長不過數丈的長廊，進入甘露寺的正殿後面。

這裡有一小院，院中依着原來山石，四週種着各種正在盛開的奇花異木，院子四角，各種了一撮細小水竹，江風輕輕送來，只見一間禪房正門大開，江南的武林才子林浩然正聚精會神，低頭深思，在他的對面，正坐了一位瘦骨嶙峋，雙目烱烱有神，頷下白髯遮胸的老和尚。

方溫中五人尚未走近，那老和尚已長身而起。

小和尚跑前幾步，道：「五位施主是來找林施主的。」

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猛抬頭，發現來的竟是正邪混雜，各具威名的一方霸主，不由驚奇的起身抱拳道：「終南山鎖龍嶺前金沙灘一會，匆匆一月，想不到各位又遠來江南，快請來坐！」一面又指着老和尚道：「這位是甘露寺住持，智圓大師，有道高人！」

智圓一笑，當即命小和尚送茶看座。

時已近午，林浩然當即起身對智圓大師施禮道：「貴客來訪，不能在此打擾大師清修，且容來日再登山求教。」

智圓一笑，撫髯道：「何不在此素齋便飯！」

方溫中也抱拳道：「來得魯莽，大師海涵。」

於是，智圓親送各人下了甘露寺半山坡，才互道珍重。

一行人下得甘露寺，林浩然對方溫中等人笑道：「鎮江名勝不少，且吃的也很多，各位遠道而來，也很難得，在下就在鎮江西街臨江的望江樓飯店，請各位嚐一嚐當地幾樣佳餚，聊作是替各位洗塵。」

六人進得望江樓酒館，兩個年輕小二，一身乾淨俐落，肩搭白布巾，早打躬哈腰迎上來，笑道：「林爺，你老來了，請樓上雅座。」一面領着六人進入店內，一逕登上高樓。

這時候鎮江市面上車水馬龍，熱鬧異常，望江樓更是門庭若市，因爲這時已正午，天乾物燥，大地如蒸，悶熱至極，而望江樓臨江而建，三層高樓，這時門窗盡除，徐徐江風灌滿樓，人坐其中，邊吃邊享受着涼風輕拂，加以江南名菜，精緻可口，式樣繁多，足以讓人大飽口福。

小二把六人請上望江樓第三層臨江一邊，拉開一張圓桌，林浩然當即命小二把望江樓有名的菜，全數往上送，天熱不宜烈酒，鎮江老酒可是不溫不火，先搬來十斤一罎的老酒，接着是青色搶蝦，醬色醉蝦，涼拌蟹黃與生魚片，全都是下酒小菜，一大碟薑蒜，外帶一大碗鎮江名醋，要知這鎮江醋全國有名，吃到口中，先酸後香，十足開胃。

緊接着，淸蒸江鰻、香菇江鯽、紅燒江鱸，十幾種全是江產的各種魚鱉蝦蟹，在望江樓名厨的調製下，不但每盤俱見盤底，且又一連開了兩罎老酒，正就是開懷暢飲而杯盤狼藉，觥籌交錯，盡興而返……

席間，幾次酒酣耳熱之際，毛幹想開口說出來由，皆爲林浩然舉杯歡飲而作罷。

林浩然甚至連幾個受傷的，也不多加過問，直到大家離開這望江樓，全都騎馬馳向歸燕坡林家莊的路上，林浩然全是談些江南風光，此地的文物。

方溫中與秦二壯二人也一直不多開口，因爲幾個人能湊在一起找上林浩然，顯然江湖上必是出了大事，林浩然既被稱做武林才子，他自然明白各人來找他的目的。

穿過林家莊前面的大場子，場邊柳林下的幾個老者已走了一半，餘下的幾個正閉目小睡，連馬蹄聲也沒有使他們拉開眼簾！

一行人在一座高大的莊門前停下來，有個長工模樣的年輕壯漢，走下莊門台階，把六匹馬分別拉向一處矮屋中，大約那矮屋是林家的馬廐，隱約可以聽到裡面牲口抖鼻聲音。

一行人進入莊門，隨着林浩然走入一座大客廂中，只見這林家大客廂被執拾得明窗淨几，一塵不染，一應傢俱全是紫紅顏色，所有擺設却又是純白色，牆掛字畫，桌上古玩，樑上吊燈，襯托出主人的高潔品格。

下人早獻上香茗。

擺擺手，林浩然讓下人退出客廂，自己親手關上廂門，這才哈哈一笑，道：「各位遠道前來，可是爲了五月端陽終南山開的那家人頭販賣店嗎？」緩緩坐下來，又接道：「有道是，人不自擾何來庸人，我輩見怪不怪，一笑置之，天下依舊是太平的。」

方溫中笑道：「林兄見解正確，紮根兒方某就覺得他們是江邊賣水，定無人要的，那想到還眞的出了意外！」

林浩然雙眉一揚，道：「唉！還眞有人去上當？」

毛幹抱拳道：「起因是那關外蝴蝶大盜戈顏，他老兄大概想染指人頭店裡的絕色美女，才去而復返的又闖進人頭店……」

接着，毛幹把一切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

林浩然雙目精芒突現，盯在毛幹臉上一陣梭巡，看得毛幹好不自在。

突然，林浩然哈哈一笑，道：「在下絕想不到秦川幫竟然又死灰復燃，二十年後又如旋風突起一般，席捲而來，當年率領武林各路英雄赴會的人，今已作古，那時候你我也不過三十多歲，時光催人老，我等已是五六十歲之間的老人，想不到在這遲暮之年，又要爲這種變生肘腋，禍起倉猝之事，而大動干戈。」

方溫中道：「放眼武林，我們一致認爲只有林兄起而領導，才能與秦川幫相抗衡，堵洪流，圍猛獸，我等全憑林兄決策。」

林浩然正要推辭，毛幹等人早已站起來，道：「事已燃眉，林大俠千萬不要推辭！」

林浩然無奈的一笑，道：「既然大家遠道前來，林某願與各位共商決策，共襄盛舉，爲武林圖存出以棉薄……」

一面林浩然對方溫中道：「眼前看得出各位已疲累不堪，想來一定一夜未睡，各位何不先在此安心睡上一覺，容林某先與方大俠書房一談，晚飯後大家再詳加研商。」

於是，林浩然開門把他下人叫來，收拾睡房，特別交代不許任何人吵嚷，這才同方溫中二人來到一間精室。

方溫中坐在這間精室中，環視一週，發覺室中擺設，大部份全是字畫，各種書册成櫃，一張雕刻富貴花的紅木床，衾帳繡榻，相當華麗。

林浩然對方溫中道：「此處是林某書房，林某單把方兄請來，可知爲何？」

方溫中一笑，道：「爲了應付秦川幫，你我何妨再委屈一次！」

林浩然道：「方兄當知，剛才老偷兒的話，其中有許多不切實際，破綻百出，其中最大一點，就是那毛幹所言，他絕不會因爲姓戈的而單人獨闖鎖龍嶺。」

方溫中雙眉一揚，道：「林兄的意思是……」

冷冷一笑，林浩然撫着稀疏長髯，道：「毛幹必然盜走秦川幫的什麼重要之物，否則秦川幫又怎麼會發現有人夜闖鎖龍嶺？當然，毛幹在金沙灘的出現，必然引起秦川幫的懷疑，而使得姓屈的不但失寶，而且也把這天大的秘密外洩，姓屈的自然要把毛幹恨之入骨，而必欲取下他的項上人頭了。」

方溫中哈哈一笑，道：「林兄所說，果然不差，也不愧人稱『武林才子』，有關毛幹夜探鎖龍嶺，盜走寶物之事，秦川幫的人已在汴梁城找上毛幹，一場拚鬥，還是在下捨死忘生的殺退那『巧諸葛』令狐智救下他的，如果方某猜得不差，毛幹必然想把寶物脫手，才遇上令狐智的。」

林浩然一驚，道：「怎麼的，『巧諸葛』令狐智沒有死？」

方溫中點點頭，然後徐徐自懷中摸出兩隻鋼丸，放在桌上，又道：「秦川幫二次出現江湖，所依恃的武器就是這種鋼丸，不知林兄可識得？」

林浩然托在手中細審，一面道：「方兄如何得來此物？」

於是，方溫中又把昨夜浦口長風客棧所發生之事，細說一遍……

林浩然挖起附在鋼丸上的一個小環，往中指上一套，手腕一抖，但聞「絲」的一聲，那鋼丸暴彈出一丈遠，於是金綫一道，展現在二人面前，另一端的鋼丸上，半寸長的尖刀，勁直的露出鋼丸外。

緊接着，林浩然又一收鋼丸，又聞一聲「絲」響，鋼丸一彈而回，金綫鋼丸又合爲一件。

林浩然拉出一段金綫細看，且用雙手扭扯，發覺那金綫韌性極强，且附有齒狀，任何物件，皆經不住那金綫繞抽，而應手斷折。

方溫中迷惘不解，道：「看這金綫如此纖細，一旦繞上脖子，只須稍加使力，人頭一定應手而落，秦川幫有此武器，眞可算如虎添翼。」

林浩然一再的觀察兩個鋼丸，一面自語道：「要破鎖龍嶺，必得先想法破此怪物，這得容在下好生想想了。」說着，林浩然笑對方溫中道：「方大俠也是一夜未睡，且請客房歇着，晚上林某設筵爲各位接風。」

方溫中哈哈一笑，道：「客隨主便，在下也眞的累了。」

望着方溫中走向前院客房，林浩然愣愣的坐在桌前，他望着桌上的兩隻鋼丸發呆出神……

也就在這時候，林家總管林子大推門進來，林浩然當即吩咐道：「晚上宴席設在正廳，告訴兩位公子，晚間也一同入席陪客，我馬上得去一趟甘露寺，外廂叫他們快備馬。」

林子大當即道：「酒席已備妥，這就去替莊主備馬。」

兩隻鋼丸托在手中，林浩然又在書房中來回一陣沉思，這才緩步走出莊門外，他的黃驃馬早已在台下備妥鞍，就等他上路了。

由林家莊到甘露寺，路程不過六里，也不過一盞茶的工夫，林浩然已棄馬登山來到甘露寺前面，只見那小和尚正靠在寺外一棵松樹下面乘涼呢，一見林浩然，立刻起身笑迎，道：「我師父正在後院禪房打坐呢！」

林浩然一笑，道：「你不用進去了，我自己進去。」說着，他人早已越過前面小廻廊，到了後院。

林浩然尚未走到禪房門口，早聽智圓老和尚哈哈笑道：「不會是匆匆趕來過棋癮的吧？」

林浩然道：「大師一語中的，如今正有疑難大事，特來請教！」

林浩然走入智圓禪房時早見智圓迎向門口，一見林浩然的臉色，智圓一笑道：「林施主請坐。」一面就着桌上茶壺倒了兩杯茶。

林浩然道：「前不久我從終南山回來，也曾同大師論及有人在那兒開設人頭店的事，彼此一笑作罷。」

智圓微笑不語，只是看着林浩

然，烱烱眼神一眨不眨。

却又聽林浩然道：「想不到那家人頭店，竟然暗中隱藏着極大陰謀。」

智圓點頭道：「任何陰謀，只能陰謀一時而不能永遠不爲人知，難道那人頭店的陰謀，那麼快的爲人所窺知嗎？」

林浩然道：「不錯，開這人頭店的人，竟然會是二十年前消失江湖的秦川幫，更令人震驚的，是那當年大魔頭屈大勇的老婆屈仙姑，她竟然沒有死，這次捲土重來，又不知多少人頭要落地了。」

智圓皺眉道：「當年江湖大決鬥，佛門中人無人參與，不過事後聽的也不少，如果眞是秦川幫捲土重來，必然有着萬全準備，難道上午出現的幾位施主，就是爲此事而來的嗎？」

林浩然點頭道：「而且他們已同秦川幫的人照過面也交過手了。」

智圓一嘆道：「武林仇殺已不幸，如果再現大決鬥，連上天也將垂淚，林施主可有何良謀？」

搖搖頭，林浩然道：「在下想不出妥善之策，匆匆趕來，只爲一件事。」

智圓白眉一揚，道：「那一定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了！」

「不錯，應該算是一件棘手大事！」一面緩緩自懷中掏出兩個鋼丸，往桌上一放，道：「這就是秦川幫的殺人利器，還望大師指點！」

智圓拾起一隻細看，只見看上去溜圓的鋼丸，上面還附着一個圓指環，拉動指環，立刻就見鋼丸內的金綫外露，那韌力極大的金綫，發出金光點點，細看有鋸齒狀，如果擲出鋼丸，再貫以眞力，那金綫就如寶刃！

智圓看了又看，不覺搖頭，道：「這眞是巧奪天工，令人驚嘆，似這種殺人利器，貧僧還是第一次看到。」

林浩然有着失望感，道：「這麼說來，大師也不知這種東西的來歷了？」

輕搖着頭，智圓道：「貧僧實在不知道。」一面又細審鋼丸，又道：「這鋼丸本身打造之精，鋼丸內金綫冶煉之純，非有絕高巧匠之人，無法打造得出來，放眼當今，只有一個人，但這個人除了鑄劍造刀之外，從未聞他會造出這種令人大吃一驚的怪武器……」

林浩然精神稍振，道：「誰？」

智圓道：「龍門峽的斷劍老人，又名恨劍翁，這老兒眞名叫白不光，大半輩子居住在龍門峽的一處斷崖邊，年輕時候，貧僧也曾走過龍門峽，正遇到這白不光拉了一車寶劍，却被他一支支砸斷，丟入他那冶煉爐中，一面還破口罵這些寶劍破銅爛鐵，不過……」

林浩然大感興趣，也聽得相當出神……

智圓緩緩站起來，就在禪房中來回蹀躞，一面追憶着往事，又道：「白不光的年歲，看起來與貧僧差不多，只是他挾煉刀冶劍的絕技，而傲視武林，加以他在劍術方面的修爲，更對天下一般寶劍連正眼也不看，但若是由他的爐中冶煉的寶劍，必然是削鐵如泥的神器，只是他半年燒爐，一年打造，有時候稍有瑕疵，又立刻毀去重煉，他一年毀去上百寶劍，但不一定會在一年中冶煉出一把寶劍，所以江湖上送了他個『斷劍老人』稱號，只是……」

林浩然立刻接道：「如今這白不光還在龍門峽嗎？」

「不知道，貧僧已有十多年未聽到有關他的消息了。」

林浩然道：「依大師看，這鋼丸會不會是出自白不光的巧手？」

智圓道：「這很難說，如果從這些金綫與鋼丸本身純正的模樣看，大概只有這白不光有那種耐心提煉，不過從未聽說白不光會打造寶劍以外的兵器！」

於是，林浩然又把這鋼丸的威力雖寶劍也難以劈斷，且可以繞斷一般兵刃的話，對智圓又加細說一遍……

智圓道：「可惜使用此物之人已死，否則也可由他們口中探出這鋼丸的來龍去脈了。」

林浩然望着鋼丸，皺眉道：「秦川幫使用這種東西，連那西北道上橫行多年的回回毛正八與『高原大俠』邱炎、祁連三豹等人，全都死於斷頭之禍，可知此物之歹毒了。」

智圓大師嘆道：「眞是魔障重現，又見妖孽當道，天理何在？」

林浩然道：「如今江湖黑白道的首腦人物，有一半到了林家莊，大家正有意在下出面，二次與秦川幫決戰，大師看在下應如何處置才是？」

智圓毫不考慮，道：「禍患波及，不能避免，施主豈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唉！施主應該知道，這些人既然到了貴莊，就算施主袖手，只怕秦川幫亦將不會輕易罷休。」

林浩然臉色一正，道：「秦川幫的目的是獨霸武林，自不會輕易放過我林莊，所以我沒有拒絕大家去合力對付秦川幫，只是……」

智圓大師道：「施主可是爲了這鋼丸在發愁？」一面從一個木櫃內取出一個小盒子，就在桌上打開來，只見盒中安放着一串佛珠，看

上去只有尺長，每粒佛珠，只不過白果般大小，交給林浩然道：「佛珠乃縛龍索所串，以此縛丸，應可一試，暫時借施主一用。」

林浩然極愼重的接在手中，目露感激而未言謝！

「江南才子」林浩然回轉歸燕坡林家莊的時候，夕陽距離遠處江面還有那麼一根扁擔遠，一片醬紅彩霞，洒滿江面，也洒在林家莊的這座歸燕坡。

林浩然走入莊內的時候，總管林子大早迎出來……

「一切全準備好了嗎？」

林子大當即應道：「一切全備妥，等方大俠他們醒來，就可以入席了。」

那林家莊的後院有個演武場，林浩然招呼林子大，二人來到演武場上，林浩然把一粒鋼丸交在林子大手上，且告訴他如何使用，這才站在兩丈外，叫林子大向自己進擊。

只是林子大投出鋼丸後，自己的身法無法配合，鋼丸的威力就會大減。

林浩然右手持青霜劍，左手拿着智圓的一串佛珠，只見他揮劍在鋼丸的金綫上揮撥劈砍，覺得有一股極大反彈韌力自金綫上彈出來，令人有着極不舒服感覺。

不旋踵間，那串佛珠圈套住空中飛旋的鋼丸，林浩然高叫林子大用力抽拉……

於是「察」的一聲脆响，鋼丸上的三支半寸長尖刃，倏然間露在鋼丸表面上，一陣絞纏拉扯，林浩然手中佛珠竟神奇的分毫未受到損傷。

即使如此，林子大手中的鋼丸與金綫，也並未有所傷損。

就在二人幾次演練中，林浩然漸漸發覺鋼丸的威力在什麼地方，只是敵人使用時候的身法，他却難以揣摸出來，於是，他心中有了安排—去龍門峽！

這天夜晚，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就在林家莊的大廳上擺下一桌豐盛酒筵，席間除了林家莊的總管與兩個武師外，尚有林浩然的兩個兒子林維立與林頂立。

一張大圓桌，圍坐着十一人，而林浩然有意讓他的兩個兒子也認識當今武林中幾個頂尖人物，尤其是中原大俠方溫中與太行山的秦二壯，所以林家的兩兄弟也甚爲善體林浩然之意，對方、秦二人更是尊敬有加！

酒席十分豐盛，雖非炊金饌玉，却也件件精緻可口，美味四溢，菜香酒醇，每個人皆酒酣耳熱之際，林浩然這才放下手中酒杯，相當沉重的道：「從端陽節金沙灘一會，林某就覺得金沙灘人頭店的那幫人絕非善類，但再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是秦川幫死灰復燃，就一般敵對雙方而論，那秦川幫早在端陽節人頭店開張之始，即已對我等發動攻勢，時間愈久，對我等愈爲不利，從各位這一路下來看，秦川幫一定還有不少人潛伏在各大城鎭中伺機而動。」

林浩然的話，使得所有在座的人大吃一驚，毛幹却連連點頭，道：「林大俠似言之正確，在下在汴梁時候，那『巧諸葛』令狐智就曾說過什麼飛鴿傳書的話，想那飛鴿也可以連環傳遞消息，一日千里，快捷無比，鎖龍嶺上屈仙姑只要山洞中一道命令，咱們雖遠在江南，怕也會有他們秦川幫的人追來的。」

方溫中也道：「令狐智潛在汴梁，他曾有兩個幫手，只不知會不會就是咱們在浦口搏殺的李趙二相公。」

毛幹搖搖頭，道：「只怕另有其人，原因是這李趙二人曾同我與丁蔡二位在黃河岸邊遭遇，當時只有一個李相公，另一個姓趙的必然是往另一條路上攔截我毛幹去了，可是就在他們黃河岸邊沒有成功，汴梁城又失利之下，李趙二人一定接書追來江南，因爲他們從咱們的南下路綫上，一定會判斷出個大概，如今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已魂斷江中，照說也該是對秦川幫當頭棒喝了！」

林浩然道：「一將成名萬骨枯，屈仙姑既要復仇，又要繼屈大勇的遺志雄霸江湖，死傷幾個人，對她來說原本是意料中事，只要能達成目的，就算死再多的人，也不會放在她心上的，倒是我們必需妥籌對策，把握時間，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才是上策。」

方溫中撫髯沉吟道：「一時間我們的力量難以集中，更怕秦川幫的人對我們分別迎頭堵截，不知林大俠有何良謀！」

方溫中的話，也正是秦二壯與毛幹幾人的話，所以他話一說完，幾個人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林浩然的身上，就等他的高明意見了。

林浩然略一思忖，緩緩的道：「依照目前情形看來，我等首先連絡各路英雄豪傑，約定某一天集會，除了時間地點有待商榷外，如何召集，也要聽聽各位的意見。」

秦二壯道：「還是林大俠先說吧，要知我等趕來，就是要聽你林大俠的高見。」

林浩然誠惶誠恐道：「關係重大，林某不敢獨斷專行，因爲這是一盤不能走錯一步的棋，林某必須集思廣益，方能合衆人力量集腋成裘而擬定良策。」

丁成濤點頭道：「林大俠之言甚是，雙方尚未對上陣，我那黃河岸的小小莊院已化爲灰燼，由此可見秦川幫依然凶殘如昔，一不小心，後果必是十分嚴重。」

蔡龍王憤憤道：「我太湖橫山可用之兵不下百人，只要林大俠一句話，蔡龍王必親率他們，走在林大俠大纛前面！」

林浩然含笑道：「林某斗膽，也不敢以領袖自居，在座各位皆是雄才大略之士，也是一方霸主，爲了圖存，大家才捐棄成見，共研對策。」

毛幹笑道：「蛇無頭不行，龍無雲不飛，如果我等共推你林大俠爲首，難道你林大俠眞的拒人以千里之外不成？」

方溫中當即舉杯站起來，道：「就讓我們共同舉杯，作爲公推林大俠爲首，共破那爲禍武林的秦川幫。」

緊接着，毛幹幾人也都舉杯站起來，大家一飲而盡……

林浩然面帶十分爲難的只得說道：「各位如此看得起林某，恭敬不如從命……」一面舉杯站起來，他的兩個兒子也同時站起來，回敬各人一杯。

林浩然這才對總管林子大道：「交代他們把客室收拾乾淨，備好香茗，我要同各位英雄共研大計。」

林子大當即起身告退！

這時候方溫中等人早已是酒足菜飽，精神十足，大家隨着林浩然離開大廳，走入林家二院的一間大客室中，只見窗淨几明，燈光高照，桌面上茶杯擺設，香味沁人，就在林浩然的禮讓中，各人紛紛坐下。

於是，林浩然說出了他自己的腹內機關來。

那也眞的是一招絕妙的計謀！

更是令人大出想像的佳構！

聽的人不由哈哈笑着點頭，大表贊同！

方溫中等五人，在林家莊一住五天，直到第六天一大早，五個人才紛紛上路。

五個人離開歸燕坡林家莊，完全是互不相隨，各走各的，但是各人的任務不同，毛幹所負的使命，是往伏牛山區去找那拉桿流竄在這伏牛大山裡的小叫天。

方溫中蹓返中原，連絡中原各派。

秦二壯繞道直魯豫邊區，希望能搬請大名府的快刀關玉出山相助。

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決定結合兩處水上武力，大擧出動，準備與秦川幫大幹一場，以決勝負。

五個人所走不同方向，但五個人尚未走出百里，皆聽到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那是一個絕對轟動江湖的大消息：

傳說中，當今天下武林，決定七月十五日，在藍關以東的八斗山十八盤嶺上，選那武林盟主。

最令人吃驚的，是那武林盟主的權杖，由百顆龍眼大小的各色寶石，鑲在一根烏金棒上，價值連城。

權勢追逐，何人不想？領袖武林的榮寵，更是人人朝思暮想而難以得到的，即使是自知能力有限，也絕不會放棄一生中難得一覩的盛會。

於是，天下武林，人人渴望着七月十五日這一天的早早到來，至於這一天就算是陰陽一家，人鬼雜處的中元節，也沒有人去多想一想了。

* * *

炎陽高照，樹靜風停，一條黃土大道上不見灰塵，却濛濛的有一層熱氣在騰躍着……

一匹黃驃馬背上，端坐着頭頂草帽的「武林才子」林浩然，不疾不徐的趕往龍門。

那龍門就在風陵渡以北不過兩百里地，這裡河道窄狹，從北面流下來的河水，在距離龍門二十里地遠近，就開始爭逐狂瀉，直到龍門的時候，已是黃浪滔天，聲如奔雷，黃土高原的另一奇景，就在這滾滾黃河的冲擊中，蔚爲奇觀，而水鳴谷應更是扣人心弦。

在距離龍門尚有十多里之遙，馬上的林浩然已聽到奔騰雷動的黃河在向他召喚！

早聽人傳說，「斷劍老人」白不光，住在龍門峽南面河岸一處地洞裡，如果要找到「斷劍老人」，却也相當容易，因爲除了他白不光一人之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個人願意住在那滾滾黃水上面的危崖土窟中。

頂上日頭很毒，林浩然連吸一口氣都覺得乾辣辣的不是滋味！

仰望天空，渴望着看到一塊雲片，即使是巴掌那麼大的一小片，稍稍的在烈陽下游過，也會使人感到一些舒泰，然而，就算是半點雲也看不到，而不禁令人熱得愁上眉頭！

這時候林浩然的草帽帽帶，也已被汗水濕透，粘糊糊的，人流汗，馬也流汗。

翻過一處黃土高崗，有兩條路就在這崗上交叉而過，而使得這條土崗成了交會點，幾棵大槐樹下面，擺了個賣涼茶與涼粉挑子。

涼茶泡的是青竹葉，清涼去火又解渴，而陝西涼粉像牛筋，吃到口中咯楞楞的像牛筋，刮上一碗涼粉，澆幾杓陝西香醋，加一杓香油大蒜，鹽味少許，涼颼颼的吃在嘴巴裡，可眞是擋飢解渴，就在這種

大熱天裡，能吃上這麼一大碗，可眞的是消夏除暑！

看樣子是兩個年輕小夫妻，那男的肩上搭着布巾，一身細布短衫褲，眉清目秀，笑意盈然的坐在一塊光禿禿的石頭上。

那女的也生得十分俏麗，未施胭粉，却更使人覺得有一股說不出的銷魂蕩魄感，她含情脈脈，瓠犀微露，眞的是山野出俊鳥，荒谷生幽蘭，像這種黃土高坡上，怎不令人驚艷！

林浩然來到大槐樹下，緩緩翻身下馬，就在路邊樹幹上拴好馬，先擦一擦馬背上的汗水，邊高聲道：「小兄弟，同你打聽個人如何？」

坐在石頭上的年輕人笑着走到林浩然身邊，道：「這位大爺，你要打聽何人？」

摘下頭上草帽，林浩然邊說，邊往擺設茶攤前走：「是一個老人家，比我要大上個二十歲吧，姓白叫白不光的，小兄弟可曾聽說過？」

年輕人當即轉頭對攤旁的女子道：「這位大爺在打聽白老爺子，可眞巧，眞的找對人了。」

林浩然大樂，立刻指着攤上涼粉，道：「先給我來一大碗涼粉，拿碗涼茶來，等着我邊吃，邊聽你們說。」

女的妙目向年輕人一看，道：「問咱們，可算是問對人了，我這就給你先盛碗涼粉，馬上給大爺弄碗香醋蒜汁涼粉。」

林浩然雙手端起大碗竹葉茶，本想一口氣先喝下肚子，但見不遠處黃驃馬在刨蹄喘熱氣，當即端着一碗涼茶走過去，他背對着一對年輕人，端正馬嘴，把一碗涼茶灌進馬嘴裡，這才拍拍馬脖子，剛回身，就見那年輕人端了一大碗涼粉，沁涼香辣酸，未吃就會先流口水。

林浩然把茶碗交給年輕人，順手接過涼粉，一面又自懷裡摸出汗巾，取下草帽擦拭着，緩緩在一塊早被人坐得溜光的大石上坐下來，正準備用筷子扒涼粉呢……

突然間，一聲哀鳴，「砰」的一聲，樹下面林浩然的黃驃馬，斜身躺倒地上。

林浩然大吃一驚，放下涼粉，急忙跑向馬身邊，只見那馬的雙目如死魚眼一般枯澀的翻瞪着，口中正往外冒黑血，砒霜，這是吃了砒霜的反應！

猛轉身，林浩然睚目欲裂，戟指這一男一女，喝道：「年紀輕輕的竟然在這黃土崗上幹起這種黑心買賣。」一面緩緩抽出背上青霜寶劍，逼向一臉冷笑的年輕人。

只聽那年輕人冷笑，對女的道：「妳看他會是誰？」

「先問問清楚，免得登記錯誤！」

只見那年輕人伸手一擺，道：「你閣下請等一等！」

林浩然大怒道：「你們還有何話說？」

那年輕人道：「一場廝殺總是免不了的，因爲你老絕不會輕易放過我二人，就如同我們也不會放過你是一樣的心情，爲了我們作業上的方便，希望你老大方一些，通個名，報個姓。」

林浩然一怔，心念電轉，覺得面前這兩個人必有來頭，說不定……

突又聽那貌美女子笑道：「不論是從馬上看，或是他這一身裝扮，必然是有頭臉的大人物，準錯不了的。」

林浩然冷哼道：「老夫江南林浩然的便是，你們是誰？」

林浩然話聲一落，只見那女的急急從懷裡摸出一個小摺子打開來，立刻歡笑道：「封相公，有有有，還名列前茅呢！」

那姓封的年輕人一聽，雙眉上挑，道：「噢！原來是傳名已久的武林才子林大俠來了，眞是失禮失禮！」一面突自懷裡摸出兩隻鋼丸，分握在左右手中，又笑道：「林大俠，你說說看，要找白老爺子幹甚麼？」

嘿嘿一笑，林浩然道：「原來是秦川幫餘孽，人頭店裡的夥計，怎麼啦？人頭店乏人問津，姓屈的把你們編成外務員，四處推銷人頭了，還是另有陰謀？」

「哈哈哈……」男女二人相對一笑，男的雙手鋼丸平舉，女的抽出細長尖刀一把，另外還拿了一張油布，光景是要割取林浩然的項上人頭呢！就聽男的道：「人頭店的生意本來預計不差，只可惜有個老偷兒，中間一攪和，而使得生意稍差而已，不過我們爲了將來生意上的順暢，所以才四出挑貨，把上好的貨色，盡量取回人頭店儲備起來，隨要隨取，以求滿足顧客，就像現在，我們要摘下林大俠的人頭，就是這個目的。」

林浩然反見平靜的道：「聽你們這麼一說，至爲輕鬆容易，難道你們的成果眞是不錯？二位在此一共弄到幾顆人頭？」

封相公一哂，道：「人頭倒是不少，只是經過我們挑挑揀揀，眞正能夠賣上幾兩銀子的，也不過三五個而已！」

那妙女子當即尖刀一指旁邊一隻籮筐，道：「林大俠可要看看，不過我們已經妥當地包紮起來了。」

林浩然驚問道：「何人被你們謀殺了？」

封相公冷笑道：「林大俠，該顧你自己吧，如果你想知道他們是誰，陰曹地府你會碰上他們的。」

烈日高照，赤地蒸熱，一隻閃閃發光的鋼丸，連着一根金光燦燦的金綫，抖手自封相公手中激射而出，看上去是斜射，但在封相公的身形暴竄前傾中，鋼丸如流星，金綫似刃芒，妙而快的勁纏向林浩然的頸上。

青霜劍劈撩合一，直撞繞來的金綫，一陣「咻咻」刺耳聲，只見空中鋼丸已快速絕倫的纏住劍身！

又是一陣「絲絲」聲，封相公面露笑容，正要看林浩然在斷劍之後的驚駭樣呢，却不料林浩然竟在這「絲」聲中，猛然仰左掌飛撲而來。

於是劍身上崩現的碎芒消失了，青霜劍就在封相公的暴退中又快速的幻出一片青芒冷焰，挾着刺耳的尖嘯聲捲向微微發怔的封相公。

一看來勢兇惡，劍氣逼人，封相公連串的三個空心觔斗倒翻，就在他雙脚才一觸地，立刻向兩隻鋼丸同時打出，口中高聲道：「三姑娘小心，這老小子手中是寶劍，可不是普通兵刃，妳可得小心些！」

封相公的兩隻鋼丸盡在空中盤舞，只見兩隻鋼丸分左右盡在繞圈，右手鋼丸忽前忽後，左手鋼丸忽上忽下，端的是威力十足，不可輕視。

林浩然有意要在封相公的鋼丸中，找出鋼丸的破解法子，是以他抱元守一，青霜劍直豎胸前，雙目却逼視着空中飛舞的鋼丸。

於是，兩隻鋼丸在空中稍一交差，封相公身如陀螺般一旋之間，兩條黃澄澄耀人雙目的金綫，分上下兩個方向繞向卓立的林浩然。

青霜劍斜指南天，林浩然平身而起，半空中一招撥雲見日，寒芒連連波動中，擰結成一束銳利的強焰冷電，一閃之間已到了封相公的面門。

身法是詭異的，動作是俐落的，封相公就那麼旋轉中，又躲過青霜劍的刃芒劃身，立刻，又見兩隻鋼丸交擊而來。

一旁被叫做三姑娘的，有些不耐的高聲道：「封相公，快點啦！」

封相公道：「難道妳沒看到姓林的手上寶劍？武林才子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還是小心點，反正他的人頭已登記有案，鎖龍嶺上人頭榜洞中，就快要除名的了。」

封相公所說的人頭榜洞，林浩然早由毛幹口中得知，必然是那間洞中擺放着當今武林中成名人物的泥巴像，死一個，他們就把那泥巴像上的人頭割下來，如今洞中已被割下不少泥巴人頭。

於是，林浩然暗自摸出那串尺長的佛珠，口中冷冷的道：「年輕人，你不覺得自己太狂嗎？」

封相公嘿然一聲，雙手猛力連繞，口中厲喝道：「是不是狂，你林大俠馬上就知道了。」

兩隻鋼丸，不分先後，却同樣快速的擊向林浩然！

青霜劍縱橫交織，反繞頂上鋼丸金綫，左手看上去是抓向攔腰纏來的鋼丸。

眞的是快逾電光火石，因爲封相公左手鋼丸在空中閃過的瞬間，早被林浩然手上佛珠套牢。

封相公以爲林浩然是一把握住鋼丸，正感一喜，不料他左手一緊，丈二長的金綫筆直的停在空中，却不見林浩然有任何痛苦表情！

於是，封相公猛吃一驚，這才看清鋼丸被一串佛珠纏住而無法收回。

林浩然暴烈的大喝一聲，身子一挫，封相公那套在左手中指的指環，經不住林浩然狂力一扯，格格連響中，竟然脫手不及的被扯走中指上面一溜皮肉，而鋼丸金綫尾端，却反彈回鋼丸中。

封相公中指見骨，痛得嘴巴「嘶」響不止！

然而他却不即逃走，右手鋼丸越發勁急繞纏，但却是毫無準頭的胡攪蠻纏！

於是，林浩然就在封相公左手血流如注，野性狂暴怒發的時候，青霜劍倏而暴揮，一溜冷焰般的青色光華，在烈陽中電一般的眩閃着人的眼睛，更多的，如雨的鮮血，洒落向黃土大地上！

就在這血雨中，一隻手，一隻原本中指受傷的手，已齊腕落在地上，封相公原本在空中打旋的身子，却更見加快，宛如帶繩的陀螺般旋轉不停……

適時的，人影打閃，三姑娘已揮手中細刀，擋住林浩然的追殺。

林浩然看得眞切，這個叫三姑娘的手中細刀，長約三尺，藍汪汪的，顯見鋒利無比，在青霜鋒刃的劈砍中，竟然未見絲毫損傷，就知是一把精鋼打造的兵器。

三姑娘身法相當怪異，有如她手中細刀一般，輕靈小巧，動作如飛，一面她高聲叫道：「快找爺爺來，封相公快去找爺爺！」

其實她根本不用叫，因爲封相公早收起右手鋼丸，托住鮮血噴洒的左小臂，氣急敗壞的朝向不遠處的龍門峽邊狂奔而去，在封相公身後，塵土飛揚，履聲槖槖，老遠都可以聽得到。

（未完・十）

上文提要：燕子飛因中「天龍斬」塗上的特殊藥劑，傷口無法癒合，如意偷來特效藥使他傷癒。燕子飛和柳青青據師瑤前的情報資料，趕往昌平縣救石府傭人劉嫂，將石太師派來的人打走，從劉嫂提供的實情，知道石貴妃是犬養王爺的女兒，這資料足以証實石太師和扶桑人勾結。前田夫人突然出現，將如意的遭遇告之燕、柳……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愛女不歸疑出事　四俠聯手探監牢

「尋找惠枝這孩子。」

「找如意，她怎麼了？」

「我且問你，你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幾時？」前田夫人問。

「四天前的夜裡，她為子飛送解藥來，從此以後就沒再見到她。」柳青青道。

「解藥，是惠枝從她哥哥那裡『偷的』，從那以後，老身也沒再見到她，我躭心這孩子已經發生意外。」

柳青青道：「不會吧，我們這方面不會有人對她不利。」

前田夫人憂心忡忡道：「老身是怕山本、犬養那一夥人對她採取行動。」

說到這裡，前田夫人忍不住掉下來兩行熱淚，燕子飛神色一緊，道：「護國寺一戰，五龍會鎩羽而歸，事後的檢討、整補乃至重新部署，乃意料中事，許是因為太忙，故而未能返家向大娘請安。」

前田夫人道：「惠枝這孩子一向很孝順，平常天天都會回家，如果實在太忙，分不開身，也會託人帶句話回來，今天已經是第四天，音訊全無，我看恐怕是兇多吉少。」

柳青青道：「大娘，事前可有什麼徵兆？」

「有，近來惠枝常向老身提起，說山本會長對她很不諒解，尤其是犬養公主陷害子飛的那件事，她沒照石太師的暗示行事，大為不滿，差一點要革掉她青龍會長的職務，甚至關起來，後來還是惠良出面求情，才免於牢獄之災，聽說這一次東劍、西刀被救一事，也懷疑到她頭上來了。」

燕子飛道：「大娘有無問過前田惠良兄？」

前田夫人黯然神傷道：「問過，他說妹妹沒事，很忙，故未回家。但從他的表情上看，我曉得如意十之八九出事了，他是怕我難過，所以不敢說出實情。」

「莫非前田老先生也瞞着妳？」

「你們不瞭解扶桑男人，他們一味的追求名望、權柄與財富，盲目的愚忠更令人憎恨，根本不重視親情，自從犬養幸二、幸三來京後，如意她爹就很少回家，滿腦子都是重返鐮倉，重振天霸府雄風的幻想，昨天下午曾回來一次，轉一個圈又走啦，問起女兒的事，他說從此我們前田家沒有她這個女兒，叫我就當女兒已經死了算啦。」

柳青青驚「哦」一聲，道：「這樣看來，如意可能真的出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才住進這家客棧找你們，也想見見徐遠徐前輩，與余老夫人。狗急跳牆，在北京，只有兩位可以幫忙，但五龍會能人無數，又怕你倆吃虧，才想到求助東劍、西刀，以為臂助。」

「連絡上沒有？」

「還沒有，好在已知二老去處，已叫小二去請。」

「沒問題，如意救過他們的命，二老定會拔刀相助。」

「但願如此！」

「依大娘看，如意現在的情形究竟怎樣？」

「從惠良父子的反應推斷，惠枝應該還沒有死，可能是先監禁起來，然後再找證據，一旦罪證確實，恐怕就難逃一死。」

「可知被囚禁何處？」

「一是雙龍居，二是青龍會。」

「青龍會在那裡？」

前田夫人將青龍會的會址告訴燕、柳二人，道：「五龍會來到中原後，這個地方現在是雙龍會的總部，裡面守備嚴密，高手如雲，能救則救，不能救就另謀善策，務請加倍小心，別連累二位。」

掏出一條絲巾，輕拭一下眼角的淚痕，又道：「惠枝這孩子的一條命，完全仰仗兩位大力，請受老身一拜。」

話畢，當真要下跪磕頭，燕子飛急忙攔住她，動容道：「大娘快別這樣，如意對我情深似海，恩重如山，子飛即使拚了這條命不要，也要把她救出來。」

柳青青道：「以後我們如何連絡？」

「就利用這家客棧聯繫好了，老身會交代櫃上，也會常來走動。」

「如此，事不宜遲，我倆就此告辭。」

「二位慢走，請處處小心！」

「知道啦，大娘也請保重！」

拜別前田夫人，二人按圖索驥，直奔雙龍會的總部所在。

這個地方位於太師府側後的一條街上，表面上是一家販賣古董玉器的商店，向附近的商家一打聽，得知裡面別有天地，另有一棟深宅大院，住在裡面的人甚是神秘、怪異，多數是足不出戶，古玩店的掌櫃也生性孤僻，與鄰里甚少往來。

燕、柳見天色尚早，行事不便，信步走進對街的一家小館。

古玩店的生意還不錯，客人進進出出，男女老幼俱全。

當然，二俠眼睛雪亮，也發現不少形跡可疑的人進出頻繁。

其中，犬養幸二進去一忽兒，又出來了，顯得行色匆匆，似有急事在身。

小洋芳子、花十郎天黑前才進去，至今未出。

不久，夜幕已降，還落着濛濛細雨，情知動手的時機已到，徵得一家商店的許可，越牆而過，直接來到大院一側。

大院圍牆高聳，外面一無所見，儼然一座與世隔絕的城堡。

二俠提足一縱，登上牆頭，趴在牆上細加觀察，發現地方並不很大，呈長方形，建築却頗講究，共有五重院落，新刷的油漆，閃閃發亮，院內各處，時有嘍囉往來行走，果然刁斗森嚴。

燕子飛隱身處正在中間部位，朝柳青青招手，又縱落牆外。

「子飛，幹嘛又退出來？」

「青青，妳看到了吧，最後那重院子宏偉壯麗，樓內燈火通明，想係雙龍會的核心所在無疑，咱們直闖此處，免得浪費時間。」

順着院牆往南疾行十餘丈，通路被別人家的房子擋住，只好再度拔身而起，瀉落院內。

剛剛隱身樹後，立見屋前屋右閃出二名大漢，朝這邊行來。

其中一人道：「剛才好像聽到有夜行人的聲音。」

另一人亦道：「我看到有兩條人影一閃即逝，咱們快找找看。」

談話聲驚動了大樓內的花十郎，快步衝出查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先前發話之人道：「報告會長，可能有人夜闖雙龍會。」

花十郎升官了，架子十足，神采飛揚道：「在那兒？快搜，不論任何人，一概格殺，這地方可不能讓燕子飛、柳青青得知。」

樓裡樓外的人從四處湧來，齊向二俠藏身之處逼近。

行藏即將敗露，燕子飛索性挺身而出，朗聲道：「花十郎，恭喜你升官啦，但不知是那一會的會長？」

花十郎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鎮靜下來，敞開外衣，故意將青色的緞帶露出來，上面的九條龍栩栩如生，沾沾自喜道：「燕子飛，你看花大爺是那一會的會長？」

燕子飛看在眼中，暗喊一聲：「糟！」花十郎取代如意，當上了青龍會長，豈非挑明前田惠枝出事了？當下臉色一沉，旁敲側擊道：「花十郎，想不到你這個花花大少居然幹上了青龍會長，那麼，前任的前田會長想必會更上一層樓，又爬上去了？」

花十郎冷哼一聲，道：「往上爬？哼，早趴下啦，像她這種吃裡扒外，胳膊肘往外彎的貨色，一輩子也爬不上去，只配被人趴！」

「我問你，如意她怎麼了？」

「完了！」

「此話怎講？」

「這個私通野男人的騷貨，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你說誰是野男人？」

「何必明知故問。」

「我要你說出來。」

「就是你燕子飛！」

「放屁，你欠揍！」

燕子飛好快好妙好玄的身法，揍字尚在花十郎耳朵裡轉，啪！啪！兩聲響，臉上一陣滾熱，花會長已挨了兩個耳光子，張嘴吐出來三顆牙。

雙龍會的徒衆都看呆了，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這時，雙龍會聞訊趕到的人越聚越多，黑龍會長小洋芳子亦飄然現身，大家呈扇形散開，與燕、柳遙相對峙。

花十郎還沒有交手就挨了兩巴掌，花十郎火冒三丈，方待率衆大幹，燕子飛又開口了：「花十郎，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本俠尚有事要問。」

花十郎虛張聲勢道：「有屁快放，閻王爺正等你去報到哩。」

「如意現在何處？」

「怎麼？戀姦情熱，至今仍念念不忘？」

「請放尊重點，也放乾淨點。」

「事實如此，不尊重不幹淨又怎麼樣？」

「答話呀，前田會長在那裡？」

「無可奉告！」

「本俠再問你一次。」

「無可奉告！」

「我提醒你，不說實話本俠就要你的命。」

「無可奉告！」

「好，有種，想死就死吧！」

燕子飛一言九鼎，吧字甫離嘴邊，血手印已自呼嘯出手，而且，「血濺海棠」、「血染江河」，一口氣連攻二掌。

花十郎原想以多爲勝，沒料到燕子飛一出手便是殺手絕招，警覺苗頭不對，熾熱的掌浪已撞上身來，嚇得他冷汗直冒，返身就跑。

跑？晚了，僅狂奔三步，便被熱浪吞噬，震得五臟碎裂，七竅流血，當場趴下，死於非命。

餘威所及，另有三名扶桑高手也重創而倒。

燕子飛籠着一臉殺機，目注櫻櫻道：「小洋會長，現在輪到妳了，說，如意此刻何在？」

小洋芳子提足了兩掌眞力，嚴陣以待，道：「燕子飛，坦白告訴你，你愈這樣心狠手辣，你那心上人會死得愈快愈慘。」

「說，她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我再問妳最後一次。」

「不知道！」

「妳也想找死？」

「恐怕未必。」

「好，有種，找姓花的去作伴吧！」

奇招再出，狂濤再起，然而，小洋芳子不是花十郎，早有應變準備，燕子飛掌風未至，她已彈身飛起，同時猛攻三掌，欲將血手印的掌力打歪打散。

餘衆彷若驚弓之鳥，紛紛退回樓內。

柳青青的皮鞭電捲而出，沒攔住小洋會長，僅傷了兩名嘍囉。

燕子飛心繫如意安危，問不出個結果來絕不甘休，咬牙切齒道：「閻王要妳三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不說實話只有死路一條！」

掌招連綿不斷，暗力如山如刀，咬着櫻櫻的尾巴追進去。

一鞭比一鞭快，一掌比一掌猛，勢如破竹，當者披靡，燕、柳聯手合擊，其鋒銳不可當，一眨眼工夫，便造成七死八傷，浴血强行攻至樓門口。

彭！彭！就在門口，遇上强敵，洶湧如濤的掌浪硬將燕、柳本已跨進門檻的身子又彈震回來。

定目處，立見雙龍會長卓立門內，正對面牆上，畫着兩隻昂首騰飛的金龍，中間點綴着幾朵紅玫瑰，「雙龍會」三字其大如斗，蒼勁有力，題字人赫然竟是石如山。

雙龍會長依舊一身黑衣，黑巾蒙面，兩隻眼珠子閃閃發光，一瞬不瞬地盯着二俠不放。

砰！砰！又是兩聲響，二人閃身入門，將大門關起，燕子飛殺氣騰騰地道：「雙龍會長，幸會了，燕某人今天吃了秤鉈——鐵了心，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查出如意的下落，同時與你一決高下，揭開閣下的遮羞布，看清楚究係何方神聖？」

雙龍會長陰惻惻地冷笑道：「燕子飛，憑你還奈何不了老夫，休想查東問西，現在逃命也許還可以全身而退，若一意孤行，必將血濺當場，埋骨雙龍會！」

柳青青大發嬌嗔道：「老匹夫，廢話少說，先請你嚐一嚐蛟皮鞭的滋味！」

半空中乍然爆出連串鞭花，蛟皮鞭像升空中的靈蛇，似飛舞的神龍，直往黑衣人的頸項上竄，頭顱岌岌可危，蒙面巾險險脫落，雙龍會長幾次探手去抓，都沒能抓住蛟皮鞭，反被逼退數步。

柳青青攻勢既猛且急，撩撥得黑衣人怒火中燒，虎吼聲中，揚掌虎撲而上。

燕子飛等的就是這一刻，暴喝道：「來得好，勝負死生咱們馬上就可以見分曉！」

「血濺海棠」、「血染江河」、「血洗大地」，足足用了十二成的功力，三絕掌一氣施出，決心三掌定乾坤，一戰判死生！

雙龍會長同樣以血手印對敵，兩股巨大無匹的暗力迅即撞在一起，掀起一片狂風巨浪，在場之人如臨世界末日，個個立身不穩，紛

紛四散退避。

砰！一掌過後，人影一合即分。

砰！第二掌相撞，雙龍會長的身子向後一仰，燕子飛却穩如泰山。

砰！第三掌拚下來，勝負立分，樓內燈火被强風吹熄一大半，黑衣人踉蹌而退，鮮血從黑巾內溢出。

燕子飛果眞是天縱奇才，蓋世無雙，依舊淵停嶽峙，面不改色。

柳青青眼急手快，及時飛出一鞭，刷！雙龍會長的蒙面巾應聲而落。

「金百萬！」

「金百萬！」

燕、柳同時驚呼出聲，果然不出所料，雙龍會長正是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

小洋芳子不愧爲是一會之長，臨危不亂，就在金百萬蒙面巾飛落的那一瞬間，打出一蓬梅花毒針，等二俠鞭掃掌劈，躲過針雨時，金百萬、小洋芳子等人已從後門溜走。

燕、柳拔足猛追，僅僅捉住一個八段高手，燕子飛冷聲厲色道：「不想死就從實招來，前田會長被關在那裡？」

螻蟻尚且貪生，那人面如死灰，全身嗦嗦而抖，聲音也顯得有些兒顫抖：「在……在……在雙龍居。」

「還活着吧？」

「應該還……還沒有死。」

「金百萬他們逃到那裡去了？」

「逃……逃……逃進地道去了。」

「地道在什麼地方？」

「就……就在前面不遠。」

「帶我們去！」

「是！」

押着他走出大樓，在樓後一隅柴房內找到地道入口，二俠不遑多想，當即放膽闖入。

時間稍有延遲，地道內已空無一人，約莫經過四五十丈遠，便到達盡頭，突聞石大勇的聲音在出口外面大聲嚷嚷道：「快想辦法把出口堵死，要是被燕子飛、柳青青追到太師府來，可是天大的麻煩。」

石太師的建議更毒辣：「乾脆放一把火，把他們燒死在裡面算了！」

可惜爲時已晚，燕、柳已打開暗門，走出地道，地道出口正在石如山的書房後側，一間堆放雜物的空屋內。金百萬、小洋芳子等倭賊則已不知去向。

石大勇驚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臉色一變再變。

燕子飛怒目相向，劈面就說：「老太師，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大火已經燒到眉毛，石如山依然出奇的鎮靜，若無其事的道：「老夫聽不懂你正在說什麼。」

「我是說終於找到山本、犬養上一次的逃亡路線。」

「山本、犬養從未進過太師府。」

「金百萬、小洋芳子呢？」

「沒看見。」

「不成你連這條地道的存在也想否認？」

「地道的存在已長達三十年。」

「通往何處？」

「以前的寧國公府，二家誼屬莫逆，爲方便而築。」

「現在由何人居住？」

「不清楚，寧國公獲罪抄家後，地道便封閉不用。」

「剛才就有人使用過。」

「本太師沒看見。」

柳青青一揚柳眉兒，一字一句道：「告訴老太師，那邊的芳鄰是扶桑雙龍會，會長不是別人，正是太師的老朋友金百萬。」

石如山鎮靜的功夫堪稱一絕，神不驚，色不變，從從容容道：「謝謝柳姑娘告訴我，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金百萬住在隔壁。」

燕子飛道：「子飛在洞裡時曾聽到老太師欲將區區燒死在地道內。」

「你聽錯了，老夫根本不曾開口。」

「毫無疑問，老太師也不承認金百萬、小洋芳子曾逃進太師府？」

「事實上本來就無人來此。」

「老太師倒推得乾淨。」

「老夫一向就很乾淨！」

石太師老奸巨猾，一概不認帳，柳青青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道：「我們得到消息，說石貴妃並非太師親生，可有此事？」

石如山先是一驚，接見他暴跳如雷道：「父女親情，乃人倫大事，怎可胡亂假冒，妳這話是聽誰說的？」

「別管是何人所言，我們只想知道是否屬實？」

「純屬空穴來風，玉娘當然是老夫親生骨肉。」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假如有一天證實是老太師說謊，又當如何？」

「絕無此事，一切全憑證據，否則就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當心老夫在皇上面前參他一個死罪！」

燕子飛冷然一哂，道：「我看老太師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不到黃河心不死，有朝一日，將鐵證攤在面前時，只怕噬臍莫及。得回頭時且回頭，莫待無路空餘恨，願老

太師三復斯言，別再在剃刀邊緣玩。再見！」

一離開太師府，柳青青立道：「這個老傢伙，死不認帳，眞想把他的底子全抖出來，看他怎麼說！」

燕子飛邊走邊道：「我就是怕妳洩了底，所以才匆匆離開，此事急不得，必須在石貴妃失踪一案偵破後，才能治他的罪，免得石家從中搗鬼，擾亂全局。」

「子飛，打鐵趁熱，我們現在就去雙龍居救人，金百萬離開太師府後，定會派人通知山本，咱們要搶在前面才行。」

「不錯，我也是這樣想，且先告訴前田夫人一聲，如意沒有死，人在雙龍居，叫她靜候佳音。」

* * *

三更半夜，萬里無雲。

玉兔高懸，滿天星斗。

燕、柳二俠正披星戴月，奔馳在通往雙龍居的路上。

他倆心急脚快，好似鷹飛馬騰，眨眼已奔出十來里。

忽見前方有兩個夜行人，亦正以全速前進，不由心頭一震，以爲是金百萬、小洋芳子，或其屬下之人，待奮力追上一看，原來是西刀徐遠與余老夫人。

燕子飛很有禮貌的向二老致問候之意，道：「這麼晚了，兩位前輩意欲何往？」

徐遠冷漠的態度大有改善，和顏悅色道：「去雙龍居還債！」

「還債？還什麼債？」

「如意受困雙龍居，我老人家欠她一條命，專程前去救人。」

「哦，原來兩位老人家已經見過前田夫人了。」

「受人涓滴之惠，當報以湧泉，這筆帳不能不還。」

「謝謝前輩鼎助。」

「我老人家也欠兩位一份情，不知何日得償？」

「前輩言重了，江湖道義，何足掛齒。」

「寧可人欠我，絕不我欠人，這是老夫做人的一貫原則。」

柳青青道：「兩位前輩怎知如意被困雙龍居？」

余老夫人道：「在城裡捉到一個倭賊，是從他口中逼問出來的。」

「怎未見令孫東劍？」

一提到這個寶貝孫子，余老夫人就有氣，唉聲嘆氣道：「別提這個畜牲，上一次一杖沒把他打死逃走後，就一直沒再見到他，不曉得被那個狐狸精迷到那裡去了。」

「老夫人，東劍兄是一時懵懂，被倭女所惑，當他看清犬養眞面目後就會回頭的。」

余老夫人心灰意冷，不願再提余東劍，轉對西刀徐遠道：「老兄弟，你剛才說山本刀之助化名徐山本，在你徐家莊外，冒着大風雪，跪了三天三夜，求你收列門牆，後來怎樣？」

徐遠沉思一下，徐遠道：「老嫂子，妳是知道的，我們徐家從不輕易收徒授藝，只因山本誠意可感，才破例收歸門下，因而種下禍根，累及南拳、北腿及東劍。事後才查清楚，山本原係倭人，在未投入西刀門下之前，就已有相當高的武學造詣，拜歸門下的目的就是爲了學習中原武林絕技，進而毀滅我們。」

「據老身所知，肆虐東劍的魔徒爲數極多，他那來這麼多黨羽？」

「山本西來，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五龍會在那個時候便已成立，卡三娘下嫁曲敬堂，竊取血手印，就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跟在她身邊的倭人不計其數，每一個皆精通漢語，外人根本無從分辨。」

「如此大張旗鼓，想必是打算稱霸中原武林？」

燕子飛插言道：「請恕在下冒昧插嘴，子飛以爲，消滅東劍、西刀、南拳、北腿四大武林重鎭，江湖稱尊，只是五龍會的短程目標，旨在排除阻力。證諸以後的情勢發展，山本、犬養等人的長遠目標，乃在謀我大明江山！」

徐遠頻頻頷首稱善道：「少俠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識見，實在難能可貴，這就難怪江湖上的朋友們會把你捧上天，實乃武林之福，社稷之幸，老夫過去把你低估了，哈哈哈……」

言畢，一陣哈哈大笑，一向孤芳自賞，目空一切的古怪老頭兒，像是一座溶開的冰山，對燕子飛的觀感大有改變。

余老夫人道：「你還沒有說，你自己是如何逃過這一劫的？」

徐遠的目光投注遠方，侃侃而談道：「說來眞是幸運，許是命不該絕，山本的行動是在夜晚發動的，第一個目標便是老夫，却沒有在第一擊就要了我的命，因而驚動了鄰室的子弟門人，前來助陣，一場混戰下來，逆徒人多勢衆，又是先發制人，徐家莊的男女老少全部被他趕盡殺絕，小弟我却躲在屍堆中，逃得一命。」

「既然未死，近三十年來，爲何未在江湖走動？」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對逆賊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單爲打探這件事，曾三次東渡扶桑，前前後後就浪擲了差不多十年時光。二是爲了練功。」

「練『攝魂掌』？」

「是的。」

「你怎麼會想到修練這種邪魔歪道的功夫？又是如何修練？」

「說來純粹是巧合，當我從屍堆中爬出，找人將所有的親人徒衆堆積在莊後的一個坑洞中後，竟不忍將他們埋葬，鎭日坐在屍堆旁，呼天搶地，以淚洗面，想到悲憤之處，便情不自禁的揮掌洩恨，久而久之，發覺自己的掌力在變，變得陰森酷寒，隱約中並有鬼哭神嚎的聲音，甚至還有忽隱忽現的魅影夾雜其中。」

余老夫人、燕、柳聽在耳中，俱覺毛骨悚然，徐遠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繼道：「那時我很清楚，所面對的並非山本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恐怖組織，沒有超人一等的絕技，很難替三百條人命討回血債。於是，便傾全力苦練攝魂掌，前後斷斷續續的練了三十年，直至所有的屍體全部變成森森白骨，始克大功告成。」

燕子飛道：「前輩的攝魂掌的確厲害，可惜被山本以黑狗血破掉，不知能否恢復？」

徐遠淡淡然處之道：「破了也好，邪魔歪道，終非武學正途，即使能恢復，也不想再用，憑我老人家的這一把刀，照樣可以要山本的命。」

柳青青道：「有一件事晚輩百思不解，在扶桑五龍會總部時，目睹老英雄連闖數道鐵柵，視若無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徐西刀苦笑一下，道：「這件事說起來，我老人家自己也不甚了了，每當修練或施展攝魂掌時，似是有鬼魅附身，靈台渾沌，神智不清，整個人迷迷糊糊，渾渾噩噩，彷彿失去自我，當此之際，便覺力大無窮，幾乎無所不能，至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如何發生，連老夫自己也弄不清。」

雙龍居已遙遙在望，黑壓壓的一大片房舍內，僅有數處燈火。燕子飛一馬當先，領着大家順着牆邊往山坡上走，鄭重其事的道：「今夜，救人第一，最好不要節外生枝。」

余老夫人道：「少俠請放心，如意姑娘對我們有救命之恩，在她未獲救之前，絕不會輕舉妄動，找山本老賊去算舊帳。」

不一時，已至前次進出之處，燕子飛首先越過繩鈴，聲息全無的進入雙龍居。

三人接踵而過，先隱伏暗中，靜觀其變。

雙龍居內黑沉沉地，寂靜如死，鮮有燈火，只有摘星樓那邊點着幾盞燈。

崗哨林立，戒備森嚴，守夜人的脚步聲清晰可聞。

四個人一字排開，躡手躡足的向前進。

能夠躲開的，盡可能躲開。

躲不開的，就猛然出擊，一招斃命。

是以，雖然已擊斃數人，躲過不少樁卡，深入雙龍居數十丈遠，迄未被發現。

西刀徐遠瞄一眼十丈外的摘星樓，小聲道：「咱們先到摘星樓裡去瞧瞧。」

柳青青持相反意見，道：「如意被人囚禁，監牢應該不會在大樓之內，不如先清查一下低矮破舊的房子。」

英雄所見略同，燕子飛亦有此同感，審視一下附近的地勢，正欲往東去，忽見前田惠艮從樓左拐角處冒出，對守在那裡的屬下道：「要提高警覺，特別當心，再過三五天就平安無事了，如有情況發生，馬上鳴笛示警，在這一個時辰之內，我會守在值夜室內。」

「是，將軍！」

前田拍拍那人的肩膀，逕自走進右前方的值夜室。

看樣子是來換班的，果不其然，井上十朋不久便從裡面走出，返回摘星樓。

燕、柳對望一眼，心意已通，柳青青神鬼不覺地潛至那名守衞身後，飛起一指，點了他的死穴。

同一時間，燕子飛闖進了值夜室，前田惠艮大吃一驚，伸手去取放在桌上的天龍斬，却被燕子飛搶先一步壓住了，道：「前田兄，子飛不是來找你打架，用不到動傢伙。」

「你來幹什麼？」

「打聽一個人。」

「那位？」

「如意。」

「我不認識這個人。」

「前田惠枝總該認識吧。」

「也不認識！」

「前田兄，你這樣說就未免太不夠意思了，如非看在令妹的面上，護國寺那一戰便已一命嗚呼。」

「我承認欠你一條命。」

「言重了，本俠只求你說出如意的下落。」

「哼，姓燕的，這一筆帳事實上已經償還，現在不欠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前田微抬左手，手上有一根繩子，面冷詞寒道：「看到沒有，這根繩子只要往下一拉，雙龍居所有的警鈴便會全部響起來，高手瞬間在此雲集，你死不足惜，東劍、西刀、柳青青的命也會搭上。」

徐遠聽得不順耳，怒道：「再胡言亂語，小心我老人家先活劈了你。」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 水道生苦苦的哀求，哈大姐方准許古照今說出進寶號船員曾被倭寇俘擄到荒島之事，並透露杜老三在荒島上見過小川和田野，估計水道生已中了浪人的詭計，他的飛龍號凶多吉少。另一方面，一批日本黑龍會的人到七巧賭坊詐賭，給方浩逮住，雙方火拚起來，哈大姐恨黑龍會搶劫她的貨及船，聲言要告到有司衙門……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故技重施索訂銀　治外法權放倭寇

不料怪事出現了，哈大姐只一說要把這些人送到上海的有司衙門，那大漢當即把手中的刀收了起來！

他收刀，另外十人也收刀，這光景是不動刀，準備打官司了！

哈大姐等也怔住了！

佟大川叱道：「幹甚麼，耍賴呀，不殺了？」

那大漢叱道：「打官司！」

方浩對米太郎道：「老米呀，這是個甚麼世界呀，海盜也敢進衙門打官司！」

米太郎道：「娘那皮的，除了反咬一口外，我看不出他們有甚麼話好說的！」

方浩道：「惡人無賴顛倒是非，正就是『鬼迷張天師，有法無處使』！」

哈大姐道：「找個人報案，我不想多殺人，我還沒放棄找回我的兩船泥壺，減少我的損失吶！」

她這是處置得當，減少損失，應屬上策。

只不過她再也想不到事情會有另一種發展。

＊　＊　＊

上海的有司衙門在鬧口，當時官場有句俏皮話，說的是：「知府大官幹三年，不如上海當買辦；有司衙門吃買辦，說來說去錢打官。」

這幾句俏皮話眞流行，因為情況根本就是這樣。

＊　＊　＊

七巧賭坊的兩個人去了鬧口沒多久，嚄，有司衙門來了一幫人，少說也有二十五人。

這比之平日辦案多了一倍人，無他，聽說是有名的七巧賭坊來報案，油水多了，誰不想佔一份？

＊　＊　＊

有司衙門的人擠進七巧賭坊來抓人，為首的大捕快姓杜，他是個壯漢，一身的洋布裝，腰掛一把三尺長的鋼刀，他先是站在那十一層台階上對迎接他的丁管帳沉聲道：「老丁，這個月的稅金交了沒有？」

開賭坊有稅金，而且還是固定的，當然除了稅金之外，另外的叫暗盤，那只有丁管帳明白。

丁管帳更明白這位杜老爺的話。

杜老爺口中的稅金不是上交官庫的，而是另外奉送的那些暗盤。

丁管帳聞得杜捕頭的話，立刻躬身哈腰的笑道：「大人，咱們是規矩人，都按時按候的上繳了！」

杜捕快連點頭也沒有，就大步往七巧賭坊中走進去，他後面跟來二十五個帶刀捕快！

一行人走入第一道大院，立刻驚動前院正在呼么喝六的幾十個賭

客！這些賭客吃一驚，立刻要往門外走出來！

嚄，賭坊的人沒開口，杜大老爺開口了。

「你們玩，繼續玩，不關你們的事，別怕！」

他叫人再賭下去，在他而言，也算是拿人家的好處就得為人設想了！

＊　＊　＊

兩個伙計加上個丁管帳，三人跟在這位司衙門的杜捕快後面，過了走廊便到了二道院！

杜捕頭才登上大廳台階，便見哈玉芳自廳內迎出來！

哈玉芳手一指，道：「杜大人，他們是一羣海盜，在大海上打劫我的兩條船，搶走了我的貨，還囚我的人當苦工，你快把他們抓起來！」

杜大捕眞有一套：「妳有証據？」

杜老三認識捕頭，他走上前，道：「一家子的，咱們當家的話沒有假，我就是被他們囚在荒島上的！」

杜捕頭只一走入大廳上，嚄，他的臉色也變了，地上躺的人在流血吶！

杜捕頭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立刻大叫：「快，先救治傷者！」

他走到十一個黑衣人面前，道：「你們是海盜？」

那位怪船的當頭道：「那是他們說的！」

一怔，杜捕頭回頭看看哈大姐，他再問那人，道：「你們不是海盜？」

「當然不是！」

「為何帶刀來此？」

「聽說七巧賭坊詐賭，咱們帶刀以作防備！」

他指指地上挨刀的人，又道：「大人，他們不但玩假賭詐，而且還出手傷人，傷了我七個同伴，大人，請你為咱們作主。」

他這話眞叫人氣得冒煙，何止顛倒是非呀！

哈大姐氣得直發抖，她厲叱：「胡說八道，是你們在玩詐，先傷了我的人，反說我們傷人，太過份了！」

杜捕頭問那人，道：「你們是從那兒來的？」

那人眞大膽，他坦然的道：「咱們黑龍會的！」

杜捕頭想了又想，道：「甚麼黑龍會，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那人帶着幾許忿怒的道：「孤陋寡聞，黑龍會也沒聽說過……」

杜捕頭臉皮一緊，道：「必是強盜集團，不會幹甚麼好事的，單只你們人人帶着刀，我就要捕拿你們！」

那人冷笑道：「我們不反抗！」

杜捕頭一聲叱：「把他們帶走，帶傷者去醫治！」

「嘩」的一陣响，二十多名捕快奔上去。

他們先是解除這些黑衣武士的武裝，兩人押一個，浩浩蕩蕩的往外走去！

＊　＊　＊

哈大姐見杜捕頭把一干東洋人帶走，立刻命人到幾處場子上打招呼，送酒送煙送點心，這二道院中幾個伙計在忙着把地上的鮮血洗擦去。

只不過兩個時辰，這兒又來了不少人賭上了。

＊　＊　＊

哈大姐與她的貼身人馬又回到她的住處，嚄，那方浩對古照今的表現豎起了大拇指半天不收回來。

「好，眞有一套，那刀法老夫還是頭一回看到，眞是大開眼界了，哈！」

哈大姐道：「我正打算收古老弟為我的乾兄弟吶，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她又要抓牢古照今的心了。

哈大姐話剛出口，大伙就起哄。

米太郎道：「能叫方老哥說好，那一定是好，當然，我贊成玉芳的決定，叫古老弟變成自己人。」

古照今忙笑道：「我怕高攀不上。」

佟大川道：「這是什麼話，咱們這就在神前為他們見個証，如何？」

「好！」

古照今道：「其實我心中早把大姐當成我的大姐看待了，我以為目前咱們準備去打官司，有司衙門已抓去十多個東洋人，咱們也需找人寫訴狀呀！」

哈大姐道：「還是兄弟想得對，打官司要緊，快把丁管帳找來，命他去找個會寫狀紙的。」

不料丁管帳就在門外面，聞言立刻道：「大發在！」

上海人講話唔噥啊啦的軟叭叭，猛一聽還以為有人在門外叫「大發財」吶！

別管怎麼叫，人們都愛聽大發財，沒有人會愛聽「大破財」。

哈大姐對丁大發道：「快去找人寫狀紙，這場官司非打贏不可。」

丁大發拔腿往外走，他去找代書先生去了。

代書這個行業還是上海開埠不久才應運而生的行業，其實也是拿筆桿子一行，代書如果幹得好更上層樓，便是官衙中的師爺。

師爺才是專門攪和糞坑的人物，文字上最是有研究。

只不過這個行業也有變化，到後來變成律師了。

* * *

哈大姐再擺酒席，那古照今對方浩與米太郎二人的鳥兒有了興趣。

古照今酒過三巡後笑問方浩道：「老爺子，你那隻畫眉兒眞靈光，你是怎麼調敎的？有多大了？」

一笑，當然是得意的笑，方浩道：「養這畫眉鳥兒呀，我與米老弟是一樣的，我們是打從這鳥兒一生下來眼還沒睜開就親手養牠們了。」

他看各人在注視，當然更愉快了：「剛生不久的畫眉鳥第一個看到的是我，我再每天按時餵牠，直到牠長大，長滿了羽毛之後再細心的加以調敎。」

他對哈大姐笑笑，又道：「妳爹見過我調敎這鳥兒，我叫牠認牌，認骰子，久了也有了賭性，再敎牠們如何在賭場中玩花樣，哈，牠們夠聰明，學會了。」

古照今道：「難怪牠會發覺東洋人在換牌？」

笑笑，方浩道：「不是牠的發現，是我的指示，鳥兒見了我的手勢才出動的。」

古照今明白了，鳥兒再聰明，免不得要有人指揮牠才會行動。

如今經過方老說明，大伙也總算明白了。

* * *

那小雪把古照今當成了寶，她自認太幸福了，身邊的情郎就快變成哈大姐的乾弟了，只這麼一層關係，就令這位蘇州來的小雪喜不自勝。

小雪的溫柔征服了古照今，二人只一關上門，就不會見這二人分開過，二人站也抱，坐也抱，當然，睡在床上更是抱，你儂我儂又怎樣，比之他們二人來就差上那麼一大截，因爲二人只一旦抱在一起，上迎下接的好不親熱，如果有人看得見，這個人保証三天睡不好。

爲什麼睡不好？當然是心中想得多，閉上眼睛就是火熱的影像，不想也不行，又怎能睡得好？

古照今此刻就把光赤溜溜的小雪抱在自己的肚皮上睡大覺。

小雪還發出緩緩的鼾聲，她很習慣爬在古照今那起伏的身上睡大覺，尤其是這一陣子，她如果不爬在古照今的身上睡，她就睡不着。

怪的是古照今，他最喜小雪壓在他身上睡，這樣他才會睡入夢中也笑出聲。

誰能不說他們才是天生的一對，地長的一雙？

* * *

就在第二天，丁管帳原是淸早就把寫好的狀紙遞在大姐面前過了目，才又急匆匆的趕往上海閘北的有司衙門去遞狀紙了。

臨去，哈大姐對丁管帳道：「弄一百兩特支費，這種支付是不能省的。」

「大姐，我已備了。」

「快去，今天應該開堂了，你把訴狀遞上去，如果有消息，快回來向我報告。」

「是，老闆，我這就去了。」

丁管帳走得快，立刻奔出七巧賭坊的大門，跑下了那十一層大台階。

從虹橋西街到上海閘北，那得走上一個時辰，而且還得快快的走，丁管帳爲人老實，辦事的人他在行，一路上低頭走得快，果然很快的就找到了閘北面的有司衙門。

還眞巧，迎面走來了杜大人。

杜捕頭發現來了七巧賭坊的丁管帳，他迎上去口中發出哈哈笑。

丁管帳伸手拉過杜捕頭，二人在街角兩邊看，然後丁管帳低聲道：「大人，你們眞辛苦呀！」

這是開場白，這種話杜捕頭常聽，而且他也明白這話之後有好處。

杜捕頭笑笑道：「爲民服務，是應該的！」

狗屁的爲民服務，爲自己服務才是眞，爲人民呀，那見過有那一個餓死的是官？

丁管帳心中當然明白，但他還是急點頭，然後……

然後一封銀子塞過去，道：「大人，笑納了。」

杜捕頭的手眞快，接過銀子拈一下，覺得沉甸甸。

當然沉重，一百兩銀子有好幾斤吶。

他往懷中一塞，道：「沒事了，沒事了。」

丁管帳忙再把狀紙遞過去，笑道：「大人，這是寫好了的狀紙，你勞心了。」

不料杜捕頭搖手拒收，他笑笑道：「案子我已爲你們擔待了，從此不提。」

他此言一出，丁管帳怔住了。

「大人，案子了啦？咱們老闆等着打官司吶！」

杜捕頭道：「打什麼官司？你們砍傷人家那麼多人，而且其中有兩個……不，應是五個，傷得快斷氣了，雖然他們也傷了你們的兄弟，而且是先出手，這也還是雙方有人受傷的事情，官司打下去，誰也沒好處。」

他頓了一下，又安慰道：「沒聽常人道『窮死不當官，打死不告

狀』呀！」

丁管帳道：「杜捕頭呀，你難道忘了，他們是海盜，是倭寇呀！」

丁管帳還眞發急的又道：「前後兩次他們在海上搶劫咱們，人船貨一律掃，衆兄弟在荒島上爲他們做苦工，若非大伙逃得是時候，至今人船仍無消息哩，他們是倭寇呀！」

杜捕頭淡淡一笑，道：「我也追問過，可是他們說他們是好人，他們是去賭的，被你們詐賭輸了不少銀子，雙方一言不合才打起來的。」

丁管事道：「你怎麼聽他們胡說八道呀！」

杜捕頭道：「他們還說你顚倒黑白！」

他看看吃驚的丁管帳，一笑又道：「一大早他們就有人來保釋出去了！」

丁管帳道：「是誰來保他們的？」

杜捕頭道：「他們是東洋人，這兒有他們的辦事處，他們也有治外法權，不放人是會引起兩國關係不和的，所以這件事就此打住，你們忘了有這麼一回事吧！」

他拍拍丁管帳的肩，又是一笑，道：「再見了，我得去辦另外一件案子了。」

杜捕頭走得眞快，不等丁管帳再開口，人已走入人羣中留下一聲「哈哈」笑！

丁管帳忿怒的在咬牙，他出拳打在手心上，喃喃道：「這算甚麼嘛，東洋人在咱們地頭上殺人，就這麼簡單的放人呀，操那娘爛汚，搞甚麼名堂嘛！」

* * *

丁管帳想到那一百兩銀子還眞的心痛。

當然，如果事情辦得順利，便再加上一百兩銀子也是值得的，眞可恨，姓杜的拿了銀子不辦事，反勸自己息事寧人。

丁管帳幾乎忘了自己是怎麼回七巧賭坊的，這一路上他在想着那一百兩銀子花得寃枉，當時如果伸手討回來，只怕姓杜的不認帳，說不定他翻臉不承認，也說不定他把人拖入衙門裡關上門揍人。

丁管帳一直奔進小偏院，正遇上哈大姐在哈哈大笑樂不可支的樣子。

有個姑娘叫夏荷，她也笑得花枝亂顫。

哈大姐笑是有原因的，她的手上有張紙條，那個夏荷姑娘的笑也是自然的笑。

爲甚麼叫自然的笑？那是因爲哈大姐是她的主子，主子笑了，一邊的丫頭能哭？當然要笑，這種笑是逢迎，許多官場都一樣，主子一笑大伙都得笑，多了便成自然，所以夏荷的笑乃自然的笑。

自然的笑是不求原因的。

然而，丁管帳奔來了，丁管帳笑不出來。

哈大姐一見丁管帳，用力吸了一口氣，她不笑的問道：「這麼快就回來了？」

丁管帳道：「我在有司衙門門口遇上杜捕頭。」

「那好呀！」

「我先把一百兩銀子送到杜捕頭手中！」

哈大姐道：「應該這樣，有錢能使鬼推磨。」

丁管帳道：「然後我把寫就了的狀紙遞過去。」

「他怎麼說？」

「他……娘的皮，他叫咱們息事寧人，少打官司！」

哈大姐一瞪眼，道：「甚麼？開衙門的怕人打官司呀，這還是頭一回聽說！」

丁管帳道：「老板呀，杜捕頭說，一大早那些被他帶去的東洋人全被人保釋回去了！」

哈大姐幾乎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她拍着桌子，吼道：「把一羣倭寇放走呀，太過份了，連我的狀紙也不瞧一瞧就放人呀！」

丁管帳道：「杜捕頭說人家是東洋人，有甚麼他娘的治外法權，人是非放不可！」

哈大姐咬牙道：「中國人不幫中國人，咱們的衙門專門會整咱們自己人。」

她忿怒的直瞪眼，半晌，忽的沉聲問：「那一百兩銀子呢？他應不辦事還給咱們的！」

丁管帳道：「姓杜的不交出來，他一聲哈哈又去辦他的另一件案子了，那一百兩銀子他……不還！」

哈大姐又是一掌打在桌子上，吼道：「杜常樂眞不是個好東西。」

誰是杜常樂？當然是有司衙門的杜捕頭了。

他老子爲他起的名字叫常樂，眞乃名實相符，一百兩銀子窮人要幹大半年才賺到，他幾句話就到手，而且是常常有如此的進帳，他不常樂也不行。

* * *

哈大姐揮手叫丁管帳回前面去，這時候前面又開始熱鬧起來了。

哈大姐這裡正忿怒，古照今與小雪過來了。

他們二人走過來向哈大姐請安的。

古照今向哈大姐道：「大姐，早安！」

小雪已與古照今彎腰一鞠躬，噯，哈大姐立刻又笑了，她非笑不可，因爲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如果想找回損失，只有狠下心來幹一場。

哈大姐要如何的幹一場，她只在心裡想，可也沒立刻說出來。

哈大姐吩咐備早點，這時候雖近午時，在這兒人們遲起床。

當然啦，古照今與小雪夜裡忙，起得晚也是正常現象而不足爲怪。

哈大姐拍拍身邊的椅子，道：「兄弟呀，你坐過來。」

古照今當然立刻走過去，端端正正的坐下來，笑問道：「大姐，妳有好消息？」

哈大姐道：「好消息一個，壞消息也有一個！」

古照今道：「那就抛開壞消息，說一說好消息，要不然大伙吃飯不舒坦。」

哈大姐點頭，道：「你說得對，吶，你瞧一瞧這一張字條上寫的是甚麼？」

古照今接過接那用牛皮紙書寫的字條，只見上面寫的字歪歪斜斜，古照今以爲他的字也比這人寫得好。

古照今仔細看，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姓水的大船完蛋了」。

古照今一怔，自言自語道：「完蛋了，這是甚麼意思？」

哈大姐道：「這還用問呀，姓水的接了不少與田野的生意，裝了一船的宜興泥壺去日本，同咱們一樣，他的大船自然也休想回來了。」

古照今道：「莫非又遇上了那包鐵大船了？如果眞是這樣，水先生就慘了！」

哈大姐笑了，她哈哈笑道：「姓水的這一回笑不出來了，他一直在背後對我哈玉芳嘲笑。」

她頓了一下，又道：「尤其是他對你，更是非把你挖走不可，這一回看他怎麼笑得出來，哈……」

人嘛，都存有幸災樂禍的心理，哈大姐是個女人，她當然更會幸災樂禍。

古照今見哈大姐笑得開心，他也笑，他是不得不笑，所以笑得十分含蓄。

這一頓早飯吃得不見得愉快，因爲古照今心中想着水道生，他以爲水道生並非壞人，商場如戰場，只要坦然面對，公平競爭，便也無所謂誰好誰壞了。

＊　＊　＊

早餐已吃過，古照今這才向哈大姐笑道：「大姐，不是還有一件壞事嗎？說出來由小弟我爲大姐分擔。」

哈大姐立刻不笑了。

哈大姐不笑，臉皮一緊的模樣是嚇人的，她那股子冷傲，令她好似天生是個領導人物，在她手下的人還都稱得上龍兄鼠弟、羅漢大亨。

她聽得古照今的問，咬牙沉聲道：「眞可恨，昨日由杜常樂那捕頭帶走的東洋人，一大早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全都被有司衙門放走了。」

古照今幾乎跳起來，道：「什麼？放了？」

哈大姐道：「可不是放了，姓杜的還叫咱們息事寧人少打官司。」

古照今道：「大姐，好不容易逮到他們的人，怎好如此便放了，也不向咱們說一聲。」

哈大姐道：「他們說日本人有什麼撈什子的治外法權，把人保釋了。」

古照今道：「太過份了，明明是倭寇海盜，竟然會輕易放人，咱們的那麼多損失又怎麼說？」

哈大姐道：「所以我氣呀，兄弟！」

古照今忿怒的道：「這是官家逼咱們私下動刀，大姐，咱們只有這一途。」

哈大姐道：「兄弟，你說！」

古照今道：「一時之間，咱們還無法找上那荒島去拚命，但咱們心中明白，東洋人就是東洋人，他們是聯手的，不如咱們下戰書，約鬥小川與田野他們，大家在手底下見個眞章，分出個高下來。」

哈大姐半天沒反應，她目露凶光。

她忽的站起來，道：「我原是要等的，而且要等到水道生栽了觔斗，可是這口氣我嚥不下，兄弟，咱們去找小川與田野殺出個結果來。」

古照今道：「大姐，咱們暗中先派人去盯着住在龍華別墅的人，謀定而後動。」

哈大姐道：「對，咱們謀定而後動，兄弟，這一切全靠你了。」

古照今道：「小弟義不容辭。」

然後，有人來傳話，那個姓水的又來了。

＊　＊　＊

不錯，水道生又來了，而且他跟在那人身後直奔哈大姐住的這個偏院中。

哈大姐沒起來迎接，因爲她對這姓水的無好感。

但古照今迎上前來：「水先生！」

水道生喘大氣一手拉着古照今，張口吸一大口氣。

古照今道：「慢來，慢來，水先生有什麼事？如此氣急敗壞的樣子。」

水道生道：「我的飛龍號大海船完蛋了！」

其實這消息早一刻古照今已聽哈大姐說過了，但他却在水道生的話後立刻又道：「什麼？你的大船……」

「完蛋了！」

古照今道：「怎麼完蛋的？」

水道生道：「就同你說的一樣，大海上船遇海盜，人船都不見了。」

古照今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水道生道：「我聽了你的話後立刻派人四處打探，尤其是進港的大船必問，但是無消息，不料……」

哈大姐道：「必是小川與田野對你說的了。」

水道生一怔，道：「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哈大姐道：「而且他們還向你索回他們的訂金，是不是也是兩千兩呀，如果你退銀子，那得加一倍退還他們的訂金。」

水道生更吃驚，道：「妳全知道呀！」

哈大姐道：「因爲我就是這樣，至今我還沒索回我的銀子與損失。」

水道生急忙走近哈大姐道：「哈老板，老實說一句，事不關己我開心，無他，咱們都有船在水面上，免不了相互之間的競爭，所以聽了你們的事件，我開心呀！」

哈大姐淡淡道：「我知道你開心，你想我慘。」

水道生道：「這我承認，如今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哈老板呀，我怎麼辦？」

哈大姐道：「你怎麼辦與我何干？我還正在焦頭爛額無計可施吶。」

水道生道：「我想知道，妳的人眞是在那荒島上見過小川與田野兩人？」

哈大姐道：「不錯。」

水道生道：「小川與田野如與那兒的人是一夥的，娘的皮，他們玩我。」

哈大姐道：「可是他們二人只承認去過那裡，可並沒承認他們是一夥。」

水道生道：「他們不承認也不行，他們都是東洋人。」

哈大姐道：「小川與田野二人只說他們與那夥人有生意上的來往，他們只爲了賺銀子。」

水道生道：「妳怎麼相信他們的話？」

哈大姐道：「我是不相信，但我又無別的証物，我又能奈何他們什麼？」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有本事，你去找小川與田野去，看看他們怎麼對付你？」

水道生道：「小川剛與我分手，他一定要我賠他的損失，他說日本沒見貨到，時間已到貨未到，通知我退銀子給他，我才到妳這兒來了。」

哈大姐道：「可要我爲你拿主意嗎？」

水道生道：「水某人洗耳恭聽。」

哈大姐一笑，道：「你突然客氣了。」

水道生看看古照今，道：「我經驗不足，才求你指教。」

哈大姐笑了。

她還眞的打從心窩裡面高興，當然水道生是看得出來的，但他只有陪着苦笑一聲。

哈大姐道：「爲求証實我的話眞實正確，而且又能不用馬上支付多一倍的兩千兩銀子，你可以向小川去說，你願再爲他們重新運送一船宜興泥壺，他必會答應你的要求，讓你再走一趟日本。」

水道生道：「這不同妳的大船一個樣子？那不是太過危險嗎？」

哈大姐道：「諸葛亮說過一句話……」

「什麼話？」

「『險中又險方顯才能』呀！」

水道生道：「好，我就依照妳哈老板的話再去找找那兩個東洋小子，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去幹呀！」

水道生道：「我求妳，把古照今借到我船上一用，有了他我才放心。」

哈大姐聽得一瞪眼，一邊的小雪直搖頭，古照今却是淡淡的笑了。

哈大姐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你盡早打消此念頭。」

水道生道：「哈老板，妳太自私了，莫忘了當初他是與我在一起的，如今我只借用一次，妳也不答應呀！」

哈大姐道：「我的兄弟又不是什麼東西，怎可借來借去的，更何況那是去冒險，須知本事再大，刀槍無眼，我不能不爲我的兄弟生命着想。」

水道生帶着幾分酸酸的味道：「妳眞會說話，兄弟兄弟的，好像我的古兄弟眞是妳兄弟一樣。」

哈哈一笑，哈大姐道：「他已是我的乾兄弟了，這一點你大概不相信吧！」

水道生吃一驚，道：「妳把他收爲乾弟了？」

「不錯。」

水道生立刻問古照今道：「古兄弟，這是眞的？」

古照今道：「承大姐看得起

我，水先生！」

水道生一掌拍在額頭上，嘆口氣，道：「完了！」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雖然不能助你一把，但我却有主意，你聽一聽可不可行！」

水道生道：「古兄弟，你快說！」

古照今道：「我的方法是由水先生再接一份合約，重新運一次宜興泥壺，想那小川與田野必會答應。」

水道生道：「這不是步你們的後塵去重蹈覆轍嗎？」

古照今道：「非也！」

水道生與哈大姐都瞪大了眼睛等他說下去。

古照今接道：「水先生應該知道三刀會吧！」

水道生道：「知道呀！」

古照今道：「三刀會的勢力均大過你我兩方面，這是事實，所以，我以為你把生意轉託由三刀會派船送貨，這樣一來，你雖然少賺却無風險，何樂而不為？」

水道生一聽，大力的拍着巴掌，道：「妙，太好了，這個主意太好了！」

古照今道：「水先生，三刀會總舵在滁州，但他們有船在無錫，雷子鳴的船便常靠無錫碼頭。」

水道生道：「不錯，上一回我便是在無錫找到雷當頭，然後才會見了他們的大當家申方艮。」

古照今道：「所以咱們如果想在大海上找銀子，應該與三刀會聯手。」

他看了一眼微笑中的哈大姐，又道：「水先生應該明白，我只不過一個人，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所以我無法答應為水先生効力。」

水道生道：「就我所知，你老弟是第二次才被派出海，一出去便救回人船來，這份能耐令我相信你會為我水道生解危扶困。」

一笑，古照今道：「水先生把我說玄了，那一次是我運氣好，碰巧罷了，我想以後我不會再有那種運氣了！」

哈大姐立刻接口，道：「是呀，如果我乾弟再被人押上那荒島，他們已經認識他了，而且也殺了他們的人，他們會放過他嗎？」

水道生站起來了，他衝着哈大姐與古照今重重抱拳，道：「好，我這就去應付小川與田野二人，事若順遂，立刻趕往無錫去碰碰運氣！」

古照今起身相送到門口，那水道生木然的看了古照今一眼，立刻便往外走去。

顯然，他是去找小川與田野去了！

＊　＊　＊

哈大姐很愉快，她對古照今道：「人嘛，誰都是一個樣，看到別人陷入困境，大部份的人都幸災樂禍，哈！」

她笑，顯然她也幸災樂禍。

古照今不如此，他淡淡的道：「人走時運馬走驃，又道是，天無百日晴，人無百日好，江湖險惡，到處漩渦，這幾年我看得不少，也有感慨！」

哈大姐道：「兄弟，你年紀輕，思想却成熟，那會令你老得快。」

她一笑，又道：「需知大姐受過許多煎熬與困難，但一個人應明白，困難來時放平淡些，受到創傷莫怨嘆，等到別人痛苦的時候，何妨當成自己的療傷手段呀！」

古照今聽得一怔，道：「這是幸災樂禍呀！」

哈大姐道：「別人也對你幸災樂禍呀，這樣子最是叫人開心不過，又有何不可呢？」

古照今不開口了。

他也想通一件事，那就是利字當頭，私心便起，人性便隨之變惡，這世上眞正為別人而活的人太少了。

這世上的聖人太少了。

＊　＊　＊

哈大姐正瞧着小雪與古照今二人往門外走，忽的有個伙計帶着一個人來了。

那個人不是別人，乃自閘北有司衙門前來的杜捕頭杜大人是也。

不等伙計上前報告，杜捕頭已撥開那人，道：「你回去前院吧，我有話對你們老板說。」

那伙計衝着屋內的哈大姐點個頭，回身便走了。

於是，古照今與小雪二人又退回屋子裡了。

哈大姐不能不起身相迎。

「歡迎，杜大人前來，哈玉芳歡迎！」

一笑，杜捕頭大方的進門，自己拉把椅子坐下來了。

哈大姐立刻呼叫：「夏荷，給大人泡茶。」

「是，大姐！」門口的夏荷剛來到，聞聲轉身便往前面奔去。

這裡，哈大姐坐在杜捕頭對面，她的身邊則分別坐着古照今與小雪二人。

「大人，你在百忙之中趕來我這小地方，必有甚麼重大的事情指教了。」

杜捕頭指着古照今，道：「他是……」

哈大姐一笑，道：「我的乾兄弟，也是自己人。」

杜捕頭道：「請他迴避才好說話。」

不等哈大姐表示，古照今已對他笑笑，道：「大姐，我同小雪回去了，如果有事吩咐一聲。」

然後，他握着小雪的一手走了，連同杜捕頭打個招呼也沒有，因為他看不起姓杜的。

姓杜的是個愛銀子的傢伙。

古照今為大清朝廷悲哀，因為那句名言「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全變了質，變成「是官都愛財，人人都怕死」，這個王朝還有甚麼希望？

＊　＊　＊

房中只有哈大姐與杜捕頭二人，那杜捕頭呷了一口茶，好像在潤喉嚨，然後又是哈哈笑。

哈大姐不笑，她想着送他一百兩銀子這事，便再也笑不出來了。

哈大姐甚至還想動腦筋再把那一張銀票索回來。

只不過哈大姐心中明白，杜捕頭絕非為送還一百兩銀子而來，她更明白，那張銀票不是百分之百的「肉包子砸狗，有去無回」。

只不過哈大姐心想，如果他去賭桌邊一坐，她保証叫他輸精光的走出來！

＊　＊　＊

哈大姐正在心中打主意，忽聽杜捕頭道：「哈老板，我今天來是有原因的。」

他好像用力吸了一口氣，又道：「我這是私自前來，不帶半點官方色彩。」

哈大姐道：「那是杜大人抬舉我哈玉芳了。」

杜捕頭道：「有道是身在官家好修行，我是在經過衡情量勢之後不得不跑這一趟腿！」

哈大姐道：「是不是就為了昨日那批人？」

杜捕頭道：「不錯，正是那批人！」

哈大姐道：「杜大人，他們是一批海盜倭寇，我的兩條海船曾被他們打劫過，我的杜當頭也親眼在島上見上過小川與田野二人，怎麼的，官家一夜之間便把他們放走，也不向我這原告通知一聲，這太過份了吧！」

杜捕頭淡淡一笑，道：「哈老板，你說他們是海盜，但他們說妳這兒詐賭呀，輸了銀子無話說，拿海盜入人之罪，他們還叫你們提出証據來吶！」

「你別聽他們胡說八道，顚倒黑白呀！」

「証據呢？」

哈大姐道：「我的人就是証人，他們曾身受其害，而且他們……」

杜捕頭搖手，道：「那不算數，妳的人當然為妳說話，官家是不會相信的，那要旁人証明。」

哈大姐道：「大海上我找何人來証明？」

杜捕頭道：「所以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說來說去都是理，官家沒理。」

他搖頭一笑，又道：「這種案子很難查清楚，所以有人出面去保人，官家當然放人了。」

哈大姐氣忿的道：「大人，如果你為這幾句話而來，我已聽過了，何需勞大人再奔波一趟。」

杜捕頭道：「如果我只想說這幾句話，我已對你的管帳先生說過了，不用我再來。」

「那你又為什麼而來？」

杜捕頭雙目一厲，道：「你必然認識小川與田野這兩個東洋人吧！」

哈大姐咬牙切齒的道：「剝了皮我也認識他們。」

杜捕頭道：「就是他們二人去有司衙門把人保出去的，妳不知道吧！」

哈大姐忿怒的道：「他們果然是一夥人！」

杜捕頭道：「小川與田野二人不承認他們是一夥人。」

「那為何可以保人？」

「他們都是東洋人，念在同胞份上，他們才出面保釋那些人的。」

哈大姐道：「只有你們才相信他們二人的鬼話。」

杜捕頭道：「我也不信，只不過我有人在外當眼綫，我的人暗中告訴我一件事，所以我以為應該來對哈老板把事情吐露，無他，咱們是中國人吶！」

哈大姐道：「什麼事？」

杜捕頭道：「太重要了。」

哈大姐道：「在大人口中說出重要二字，想來必然是件大事了。」

杜捕頭的右手食拇二指在互搓。

要鈔票就是那手勢，他又道：「不重要我也不來了。」

哈大姐立刻笑了。

她心中暗罵：「娘的，這是來索銀子的，怪不得他那麼大方的找到內院來。」

哈大姐笑道：「請講吧，當然，如果事情嚴重，我是不會叫杜大人白跑這一趟的。」

杜捕頭哈哈一聲笑，右手也收回來了。

一直那麼的衝着哈大姐把兩根指頭用力搓，也挺累人的，更不太雅觀。

他先是乾咳一聲，那聲音聽起來堪稱「官咳」！

什麼叫「官咳」？人們常見大官在說話之前先就是那麼一聲咳，無痰也咳，架子十足的大官必咳，久

之成習，便是「官咳」了。

杜捕頭在這黃浦灘上是名人，他當然也染上這種表示身份的官咳。

杜捕頭微微一笑的開口了：「哈老板呀，你知道那些人是幹什麼的？」

「他們是海盜。」

杜捕頭道：「他們比海盜狠多了。」

「那就更應該捕他們。」

杜捕頭道：「誰敢？」

一怔，哈大姐道：「官家也不敢嗎？」

杜捕頭道：「官家當然敢，但官家明裡出手，他們却暗中殺人。」

哈大姐道：「他們已在我這裡殺人。」

杜捕頭道：「哈老板，妳可知他們是什麼組合嗎？」

哈大姐道：「什麼組織？」

杜捕頭道：「這就是我來的主要目的了。」

他還神秘的斜目看向哈大姐，又道：「哈老板，妳可曾聽過黑龍會這個名字嗎？」

哈大姐淡淡一笑，道：「似曾聽過。」

杜捕頭稍稍一怔，道：「黑龍會養了大批殺手武士，他們組織嚴密而龐大，自關東至東北都有他們的人，如今上海開埠不久，這個組織也來了。」

哈大姐道：「小川與田野二人必是黑龍會的人了。」

杜捕頭道：「我們都知道，但苦無証據，所以我才來向妳老板提醒，事情已經過去，就別再追究下去，也免得招惹他們。」

他把聲音放低，又道：「當知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妳又何苦再自找麻煩。」

哈大姐淡淡一笑，道：「有時候江湖上就是靠麻煩過日子，怕麻煩就早早關門。」

她臉色一寒，又道：「管他什麼黑龍會，如果找到我哈玉芳的頭上，我不怕迎戰。」

這女人眞厲害，她的話聽得杜捕頭也吃一驚。

杜捕頭道：「哈老板，我把話已帶到，事情就是這個樣，至於妳如何行動，放心，我睜一眼閉一眼。」

哈大姐哈哈一笑，道：「杜大人，你這最後一句話値銀子，我哈玉芳心中明白。」

她把手一拍，道：「來人！」

夏荷走進來了。

哈大姐對夏荷道：「到帳房討個大紅封包來，咱們不能慢待杜大人。」

夏荷看了杜捕頭一眼，道：「是，我這就去。」

她扭身走，但走得慢，口中喃喃的不知叨嘮什麼。

* * *

杜捕頭沒起身，當然是為了大紅封包。

他喝着茶，對哈大姐道：「我不反對妳同東洋人火併，咱們私下一句，別把火燒得太大，也別殃及無辜的老實人。」

他放下茶杯，又道：「哈老板，說句老實話，妳要對付東洋人，我打心眼裡高興，可也知道妳手下必有能人，所以我才不攔妳。」

提到能人，說的當然是古照今了。

哈大姐的王牌便是古照今，她忍不住得意的笑了。

杜捕頭又道：「想也知道，妳這場面大，手下若無高人，這來來往往進進出出的牛鬼蛇神，早就想倒掀妳的台子，只不過我還是一句話，黑龍會的人都是武士，他們殺人很凶殘，以後多留意，當然，如果妳成功的宰掉他們我會替妳高興，如果失敗了，哈老板對不起了，我很難幫上妳的忙。」

哈大姐道：「所以我打算不再麻煩官家了。」

「嘿……」杜捕頭笑了。

然後，夏荷雙手捧着個大紅封包奔回來了。

哈大姐看得一瞪眼，她狠狠的看了嘻笑的夏荷一眼。

夏荷已把紅封包交給杜捕頭，笑笑道：「大人，這是大紅封包，請你笑納。」

杜捕頭一把接過來，捏了一下，笑對哈大姐道：「哈老板，妳辛苦，我貪財，哈……」

他起身走了，當然，他把大紅封包也揣入袋中了。

那時候上海的銀號眞不少，但却有一家銀號的票子很特別，那便是剛在四馬路開業不久的滙豐銀號。

這家銀號的票子，數目越大票子越小，十兩的票子比五十兩的票子大一倍，一兩的票子更大，比十兩的又大一倍，為什麼原因如此？誰也不知道。

杜常樂走出七巧賭坊，他轉而走進松鶴樓大酒館，該是吃午餐的時候了。

伙計們一見是捕頭來到，兩人侍候他一個，一路彎腰低頭的跟進二樓的套房裡。

杜常樂對伙計吩咐道：「我只塡飽肚子，弄兩樣小菜，一壺老紹，桂花酥餅挾醬肉，我要前腿肉，半斤就夠了。」

伙計諂媚一笑，道：「對，行家，前腿肉嫩。」

伙計奔下樓去了。

杜常樂左右瞧瞧，這間雅房只有他一人，立刻自懷中摸出個大紅封包在手上。

他笑得很神秘，還把大紅封包往嘴巴上吻了幾下，那比之古照今吻小雪也毫不遜色的發出「嘖嘖」聲。

於是，杜捕頭迅速的打開大紅封包，他的心跟着跳，手也微微的抖起來。

那是個好大的紅封包，紅封包足有兩條毛巾那麼大，包的一張大銀票，比之紅包只小一半，也足有一條毛巾這麼大小，再細看之下，嚄，好大的兩個正楷字，寫的他娘的眞端正：「壹兩」！

杜捕頭兩眼一瞪，還以為看錯了，應該是三個字的，也許應該是一百兩，也許是一千兩，但至少也該有個一十兩吧！

然而杜捕頭越看越冒火，忍不住的咬得牙格格响。

但他只稍加思索，心中還是坦然了，也許人家拿錯了，至少哈玉芳那女人交代她的下人去包個大紅封包的。

杜捕頭冷笑了，他心中想：「行，你們這班王八蛋去弄詭吧！有一天栽到杜大爺手中，可不是百二八十兩銀子就好過關的了。」

他老兄忘了一大早才收了人家一張百兩銀票。

* * *

吃的送上來了，一壺酒是老紹，伙計們可不敢在杜捕頭面前加滲溫糖水，兩個熱炒也地道，一盤是葱爆大牛筋，常吃的人跳得高，另一盤是栗子鷄，那栗子還是新鮮的，至於十個夾醬肉的芝麻酥餅自是熱呼呼的既好看又好吃。

杜捕頭吃得快可也食不知味，他那模樣就好像他不是在吃東西，而是吃人肉、喝人血，他吃得齜牙咧嘴，偶然還加上一句：「操那娘的！」

他雖是食不知味，但却不是吃得乏味或沒胃口，所以他很快的吃個清光。

「算帳！」

那伙計一邊笑一邊搓手，道：「大人，你吃飽了。」

「嗯！」

那伙計又道：「咱們老闆不在，管帳的有交代，不論大人你吃多少，全都只收你一兩銀子，多一兩都不許要。」

杜捕頭一瞪眼，道：「怎不早說？」

那伙計一笑，道：「大人，沒關係，你再要呀，你吃什麼都可以的。」

杜捕頭拍拍肚子，叱道：「娘那皮，我已吃得在打噎，我什麼也吃不下了。」

他咬咬牙，重重的把那張滙豐銀號的大張銀票拋在桌上，道：「夠嗎？」

伙計哈的一笑，道：「大人，你吃的東西也不過是八錢八分銀子，這張一兩票是多了點，沒關係，我為大人去包上一隻烤鴨，你回去有司衙門慢慢的啃。」

「哈……」杜捕頭愉快的笑了。

他拍拍那伙計，笑道：「那就快去，好久沒吃過烤鴨了，替我弄隻肥大的，記住，麵醬大葱多帶些。」

伙計一笑，轉頭就跑，當然去為杜捕頭服務去了。

* * *

水道生奔向龍華別墅了，他去找小川與田野。

他出了門就奔向小川與田野的那幢大別墅，他走得十分痛苦，因為他想着自己的飛龍號，「浪裡蛟」李長春怎麼會出事，他實在想不通。

遠遠的，他看到別墅的那個大鐵柵門，水道生大步走過去，他剛到這裡，有兩個大漢走過來：「找誰？」

「小川與田野二位先生。」

「你是什麼人？」

水道生從沒遇上這麼傲慢的下人，為東洋人看門的門房也如此可惡，他忍不住的冷哼一聲。

「你傳話，水道生來拜訪。」

「可有名帖？」

「沒帶。」

兩個門房一瞪眼，其中一人叱道：「這種禮貌也不懂呀，回頭吧，拿了名帖再來。」

水道生火大了。

他早就想找人打架了，聽了兩個門房的話，沉聲道：「操那娘的，狗仗人勢呀！」

「卡」的一聲鐵門拉開來了，兩個門房向水道生撲來了，這二人把水道生看低了，水道生一身打扮像個大老闆，他本來就是老闆，穿着綢長衫、緞布鞋、緞帽後面拖長辮，臉皮白，兩手嫩，胸前掛的是金錶。

兩個門房圍上來，一人大駡：「操那娘的，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這白面傢伙在此撒野呀！」

「揍你！」這是另一人在吼！

兩個人發了狠的出拳就往水道生打來。

水道生咬牙叱道：「你娘的，少挨打！」他在吼叱中錯開雙拳疾迎身，身子仍在旋動中，一個旋踢正中右面出拳人的胸口。

（未完・九）

上文提要：

葛四海與花帶雨被一蒙面人廢了武功，梁捕頭暗中作了口供筆錄，阮逢時等人均不知蒙面人來歷，議論紛紛，梁捕頭邀小郭陪他押送犯人，但搭船過河時，被麻面女人及獨臂人將葛、花兩人救走。兩人被送到「金鷄獨立」山莊潘大春處，潘大春和夫人鳳一飛正準備分別爲他們復功，怎知被人將男女掉了包，雙方引起誤會起糾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打翻醋罈起風波　不計前嫌齊抗敵

毛小珠大力一扭，哈巴狗叫了起來，道：「眞的，姑奶奶，我只是在外面偷聽，我一聽妳的話，就知妳當時的表情精彩極了……」

「發誓！」

「我要是看過小珠妹子的身子，就叫我死！」

毛小珠鬆了手，道：「你這小子的誓也未必可靠，扮狗叫！」

「汪……汪汪……汪汪汪……」

這小子不但學狗叫可以亂眞，貓叫、猪叫、鳥叫等等，無一不像，哈巴狗道：「小珠妹子，妳怎麼謝我？」

「先別得意，也許他會把她追回來。」

「不會的，林小玲往南去了，他往北追……」

毛小珠道：「我傳你一手功夫吧！」

哈巴狗道：「那太好了！現在就教……」

小郭一夜沒歸，因爲他找不到林小玲不放心。

因而，毛小珠也不放心小郭，就出外尋找。

哈巴狗道：「小郭眞有福。」

「他有甚麼福？」

「艷福呀！」

「哼！你懂甚麼？」

「我當然懂，妳喜歡他……」

毛小珠也不反駁，二人往北找，他們走了不久就來了四個人，當然是潘大春夫婦和韋、呂四人了。

本來鳳一飛不來，她恨葛四海不尊敬她。

潘大春却勸她忍耐一下，他暗示她，這二人不能得罪。

鳳一飛問他爲何不可得罪。

潘大春只告訴她，不久就可以知道。

鳳一飛還不信，但又不便違背丈夫的意思。

當梁、李二人在拂曉前睡得很熟時，被屋中的輕微異聲弄醒，竟發現屋中漆黑，院中却有點亮了。

這當然是十分不合理的。

因爲前後有窗，屋內外的亮度不該相差如此之多。

事實上，鳳一飛有一種「化身墨粉」或稱「化身魔霧」，也就是一堆黑粉，在與人動手不敵時用以脫身的。

這魔粉一旦撒出，方圓三丈之內不見人影，一團黑氣。

此刻梁、李二人都已醒來，尤其是梁人傑見多識廣，知道這類東西用以隱身以便弄走葛、花二人。

梁人傑不動聲色，自後門悄悄竄出。

李沖則自前窗穿出，到了外面不久，也就看到二人各挾一人狂竄，一個是矮子呂永基，一個是韋

天寶。

此刻來到鎮外，梁、李二人一攔，道：「兩位這是幹甚麼？」

呂永基道：「我們以爲他們二人沒有犯法。」

梁人傑道：「你們二人如果眞以爲他們沒犯法，就往衙門向我們要人，如此鬼鬼祟祟地搶人，就顯示他們犯了法。」

韋天寶道：「梁人傑，我們和他們的師門有舊，不能不管。」

梁人傑道：「以二位在武林中的地位和聲望，應不會作違法之事。」

呂永基道：「何謂違法？」

李沖道：「搶劫殺人犯就是犯法！」

呂永基道：「兩位一定要這麼說，那就沒有辦法了。」

梁人傑道：「請兩位把人犯留下請便，就算是一場誤會了。」

「你說得倒爽快！」呂永基道：「你們兩個走吧！不然的話，只怕要灰頭土臉，鼻青臉腫的。」

李沖先撲上，梁人傑也沒有閒着。

呂、韋二人瞧不起梁、李二人，一臂挾人，另一手迎敵，仍不屑用兵刃。

雙方打了三十來招，呂、韋二人弄不走人，梁、李二人也沒能攔下人犯，雙方相持不下，糾纏不已。

原來鳳一飛答應潘大春來搶葛、花二人。

只不過她有個條件，搶到手就交給呂、韋二人，然後立刻分手，所以出了鎮，潘、鳳二人已達成助人的任務，可以離去。

呂、韋二人以爲時間一久，萬一梁、李二人有同道來此，這到手的人質就會得而復失，於是二人連忙交換眼色。

於是在梁、李二人攻出的招式落空時，呂永基突把腋下挾的花帶雨丟給了韋天寶，他趁機向李沖猛攻三掌。

李沖比之梁人傑當然相差甚多。

李沖急忙閃避，但最後一掌只怕不能倖免。

梁人傑本要去追韋天寶的。

韋天寶一人挾着兩人奔行，既不能快也不能迎敵。

但是，韋天寶已奔出了三四十步，而李沖却眼見要吃大虧了。

梁人傑當然要先救李沖之危，急攻呂永基的側背。

這一記猛攻，呂永基不能不顧。

其實呂永基也知道不易得手，不過希望韋天寶能跑遠點，然後他自己再改道而行，把二人引開。

但是，呂永基以一對二馬步立刻就很不穩，撤腿向相反方向奔去。

那知梁、李二人不上當，却疾追韋天寶。

韋天寶雖然奔出里餘路，但不久又被梁、李二人追上。

正要放下人再戰，呂永基隨後追至。

於是呂又接下二人，韋天寶又跑。

這一次由梁人傑獨自接下呂永基，李沖搶人。

這麼一來，韋天寶只好放下人應付李沖了。

他想以最快的時間打倒李沖，所以出手更狠。

李沖那是韋天寶的敵手，才十來招就中了一掌。

梁人傑捨了呂永基再來幫李沖，呂永基立刻纏上。

於是，韋天寶又砸了李沖兩掌，挾起人疾馳而去。

李沖爬起來要追，吐了一口血又停了下來。

梁人傑見同伴重傷，稍一分神，也中了一掌。

呂永基本想脫身，如今得了手，自然想一不作二不休殺了人滅口。

李沖拔劍想去幫忙，却有如風中敗柳，自身難保。

梁人傑中了一掌之後，左半邊的身子很不靈活，礙手礙脚，又接了七八掌，再中一掌，退出三四步。

呂永基冷笑道：「姓梁的，你太愛管閒事了。」

梁人傑道：「呂永基，我是吃糧拿餉的差人，差人捉拿殺人要犯，這也能算是多管閒事嗎？」

呂永基道：「我不以爲他們是殺人犯，是你們誣栽。」

梁人傑道：「呂永基，一世俠名得來不易，你最好自重。」

呂永基往上一撲，就要下煞手。

這時一邊林中突然掠出二人，其中一人道：「這位是不是呂永基大俠？」二人邊說邊掠了過來。

呂永基不能不停手觀看，因爲說話的人中氣十足，內功非凡。甚至還沒看到人就隱隱聽出是誰了。

果然，呂永基放手回頭望去，其中一位六十多歲，衣著樸素，方臉大耳，負手而立，頗有懾人的威儀。

他身邊的一位四十左右，膚色白而年輕，衣着却很華麗。

呂永基立刻躬身道：「原來是維持會會主和左護法。」

的確，樸素的年長者正是行將卸任的武林維持會會主「靈山冷雨」蕭松樵，身份超然，儀態嚴肅令人

起敬。

蕭松樵道：「呂大俠爲何傷了李捕頭及梁總捕頭？」

呂永基抱拳道：「啓稟會主，事情是這樣的……」

但左護法左劍魂却冷冷地道：「不必說了，事情絕不是你說的那樣，梁總捕頭捉住了殺人兇嫌，自會公開審問，你怎可劫持兇犯？」

呂永基道：「人在韋天寶韋兄手中，在下與韋兄二人過去和二人師門有點交情，且聽說他們二人是無辜的。」

左劍魂冷冷地道：「聽說是無辜的就一定是無辜的嗎？」

「這個……」呂永基道：「在下找到韋兄後，會轉達會主之意思。」

「靈山冷雨」蕭松樵道：「呂大俠，武林的平靜與安全要大家一起來維護，切勿意氣用事。」

「是的，會主。」

「請立刻追上韋大俠，即速把人交還梁捕頭。」

呂永基道：「請問會主，如果冤枉了葛、花二人呢？」

會主正色道：「久聞梁捕頭爲人公正，不會冤枉別人，我相信他會公平處理。」

「謹遵會主台命，在下告辭。」

呂永基走後，會主道：「梁捕頭確實証明他們二人是殺人兇手嗎？」

「是的，會主。」

「那就好，希望不會有什麼偏差錯誤，造成冤獄就好。」

「不會的，謝謝蕭會主聲援。」

蕭松樵道：「說來慚愧，在蕭某的任內，武林中發生了這種事，必是本人私德不足以服人。」

梁人傑抱拳道：「會主乃是德高望重的君子，何出此言？」

蕭松樵喟然道：「捕頭言重了，當會主和當捕頭差不多，都十分難爲，有時會得罪人，處處不討好。」

梁人傑道：「會主之言正是在下的心聲。」

會主和左護法走後，梁人傑餵李冲服了藥，背起他往回走。李冲道：「捕頭，我可以走。」

「不成，我們要盡快回去，看看幾個年輕人有沒有麻煩。」

「捕頭，我眞沒有用，爲你添麻煩。」

「你這就見外了，我一直以爲你幹得很稱職，要說技不如人，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的武功再高也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時。」

奔出二三里，忽然聽到左後側坡下傳來了嘲笑之聲。

一個男聲道：「這眞是狽狽不堪啊！狽是伏在狼背的。」

女聲道：「是啊，身爲捕頭能背着人辦案嗎？」

梁人傑道：「老李，只怕又來了麻煩。」

「是啊，口音挺熟的。」

放下李冲回頭望去，竟是「隻手擎天」卓榮和他的老婆黃秋，也就是野舖上那一對獨臂人及麻臉婦人。

這二人在武林中當然也頗有點名氣。

梁人傑和李冲都受了傷，這局面是十分悲觀的。

「卓榮，你在武林中可也是一號人物。」

「不敢。」

「所以在下勸你別胡來，殺害官差罪加一等。」

卓榮道：「葛四海和花帶雨呢？」

「在呂永基和韋天寶手中。」

「我不信。」卓妻黃秋大聲叫囂，三十左右的人，若非有麻子，長得還不賴。

李冲道：「要不是在他們手中，我們怎麼會受傷？」

卓榮道：「他們去了何處？」

梁人傑道：「他們去了西面，至於他們要去何處，我怎麼知道？」

卓榮掉頭往西，黃秋跟上嘀咕了幾句，卓榮又回過頭來。

梁人傑是幹什麼的？知道卓妻慫恿丈夫，可能要殺他們滅口。

果然，二人又折了回來，梁人傑低聲道：「老李，你快走。」

「捕頭，此時此刻我會走麼？」

「你不走會白白送上一條小命，太划不來。」

卓榮陰笑道：「梁人傑，你們眞的不該管閒事的。」

梁人傑道：「卓榮，在作一件大事之前，我勸你多加思考，以免鑄下終身大錯而後悔莫及。」

卓榮夫妻相視而笑，他們是很篤定的。

卓榮走近試了一掌，梁人傑不接而閃開。

黃秋去攻擊李冲，梁人傑冷峻地道：「眞是下流！他受了重傷，要趕盡殺絕是不是？」立即截住黃秋。

但卓榮道：「我自己來收拾他，對付他還用不着一齊上。」

卓榮雙手箕張，露出了「天狼爪」，這是他的拿手絕活。

梁人傑心頭一驚，這時要閃避似已不及。

也許是豁出去了，以拳頭迎上，「蓬」地一聲，他退了五步，差點倒下。

卓榮吃了甜頭，一滑而至，正要立下煞手，忽然聽到他的妻子尖叫了一聲，回頭望去，黃秋渾身亂

抓。

卓榮茫然道：「怎麼回事？」

「不知是什麼東西鑽進我的內衣裡去了。」

卓榮喟然道：「大驚小怪！」正要再次撲向梁人傑，黃秋又尖叫起來，再次望去，黃秋渾身猛抓不已。

卓榮大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癢……渾身奇癢難當……卓榮……快點過來給我抓一抓……我實在受不了哩！」

卓榮看出她是眞的奇癢難熬，立刻走近，伸手在她的上衣領內抓搔，但她仍感奇癢，居然把衣衫扯破。

人在奇癢時可不管那一套。衣衫扯破，片片落下，上身等於赤裸。

由於黃秋迄未生育，雙峯和腰身還相當不錯，加之細皮肉滑，肌膚溜光水滑，和她的麻面截然不同，只是身上抓破了多處。

卓榮大爲驚慌，又不便責怪她。

就在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時，小郭忽然出現拍手道：「眞想不到，這位野渡上的船孃，身上這麼白嫩。」

卓榮大怒道：「小子，你快滾，別在這兒找死。」

小郭道：「這怎麼可以走？看看一個麻臉婦人身上的嫩肉，不也是大開眼界嗎？我要是你，就不妨讓別人多看一兩眼。」

「爲甚麼？」

「別人平常都是看妳老婆的臉孔，麻臉當然不好看，而身上的細皮白肉別人又看不見，等於錦衣夜行。」

「你放屁！你滾不滾？」

小郭道：「我非但不滾，還要繼續放屁，讓二位開開眼界，增廣見聞，這兒有一首打油詩，請聽……」

詩曰：

「貌醜何需敷鉛華，縱使鉛華也難遮。娶得麻姑成兩美，比作蜂窩也不差。鬚眉以外留鴻爪，口鼻之旁雁踏沙。莫是樹下貪午睡，風吹額上落梅花！」

梁人傑大笑道：「小郭，想不到你還是位才子哩！」

「別打岔！」小郭道：「興緻來了，欲罷不能。還有一首。」

「莫笑君客滿面花，老天關照把圈加。眉添黛翠分外嫵，額點梅粧顏更佳。對鏡疑蜂鑽故紙，倚窗羞月印輕紗。常愁深坑淺洞處，敷粉終難盡掩瑕。」

梁人傑拍手讚揚，這兩首詠麻子詩不算太工整，但即興作詩要有文事底子和急才，須知打油詩也不乏有極有深度的作品。

卓榮夫婦知道無法得手，恨恨遁去。

當然，他們可以猜出八成是小郭弄的鬼。

有一種樹上的毒虫的毛落在人身上會令皮膚奇癢且會紅腫。

另外還有很多種的石粉，弄在人身上也會如此。

「小郭，看來我選你同行算是選對了！」

「快別誇我哩！人犯不也丟了？」

「那不能怪你，是在我們手中丟的，但不久會送回來。」

「送回來？」小郭道：「誰會那麼好心把他們送回來？」

「也許正是韋、呂二人。」

小郭茫然道：「大捕頭，你在癡人說夢吧？」

李冲道：「郭少俠有所不知……」他說了遇上維持會會主「靈山冷雨」蕭松樵及左護法左劍魂的一切。

小郭偏頭想了一下，道：「那好，大概快送到了吧？」

梁人傑道：「我總以爲，他們不會乖乖地送回來！」

「他們敢違抗會主的命令？」

「當然不至於，但會主也無權命令，會主只有仲裁的權力！」梁人傑道：「他們可以變個花樣不把人犯交出來。」

小郭道：「這倒是大有可能的。」

* * *

梁人傑和李仲傷癒之後，葛、花二人也沒有給送回來。

由於小郭在找林小玲，他們不能離開此地太遠。

小玲此刻在一家飯舖子吃飯，忽見「窮神」阮逢時走了進來。

她下決心離開小郭，就不想被阮老認出來。

阮逢時的眼尖，往她桌邊一坐，道：「丫頭，老夫沒有想到你年紀輕輕的，居然這麼客嗇，怎麼？怕我佔便宜叨擾妳一餐是不是？」

林小玲道：「前輩您別誤會！」

「我老頭子怎麼會不誤會？妳故作不見難道是假的？」

小玲急忙叫酒添茶，又加了一副杯筷，道：「阮前輩有所不知。」說完表情恨恨不已，阮逢時不由暗笑。

他知道必是少年男女之間的情感糾紛，道：「是不是小郭得罪了

妳？」

「別提他這個大壞蛋！」

「小郭是有點吊兒郎當，但不能算是個大壞蛋！」

「我說他是個大壞蛋他就是個大壞蛋！」

「好好！大壞蛋！說說看，他那裡壞？」

「我不想說！反正他不是好東西，他是隻大色狠！」

阮逢時一怔，道：「莫非他侵犯了妳？」

「不是，你別瞎猜！」

「沒侵犯妳，怎麼會是個大色狠？」

「我不想說了……」

阮逢時也不逼她說，獨自飲酒。而要他的嘴來選擇吃喝或說話的時候，他老窮鬼自然是選擇吃喝哩。

停了很久，林小玲忍不住了，道：「前輩眞想聽？」

阮逢時淡然道：「妳丫頭願意說我就聽。」

「小郭玩別的女人！」

「這也許可能，男人能立貞節牌坊的人太少了！」

「前輩偏袒男人！」

「不是我偏袒男人，連聖人也不例外，周公制訂了人倫大禮，也爲皇上的三宮六院享受多妻制度之福而撐腰，孔、孟也不反對，妳說男人怎麼會有貞操觀念？」

林小玲道：「但好男人還是會自重的。」

阮逢時道：「這句話還有點道理。」

於是林小玲說出了一切。

想不到阮逢時吭也沒吭一聲。

林小玲火氣可大了，這麼一件大事他都無動於衷，天下的男人，不分老少或貴賤，全不是東西。

小玲丟下一兩銀子就要離去。

「幹甚麼？丫頭。」阮逢時扯住了她的衣襟。

「我恨男人！」

「連我也恨上了？」

「差不多！」

「爲甚麼呀？」

「因爲我說了這事，你居然沒吭一聲，分明也默許男人可以隨便玩弄女人，你爲老不尊……」

「錯了！丫頭，其實聽了妳的話，我外表無動靜，內心在大笑！」

「大笑？」

「對！當然要大笑，因爲妳被騙了！」

「誰騙的？」

「八成是毛小珠和哈巴狗。」

「他們如何騙我？」

「這還不簡單嗎？故意把小郭身上那一帖膏藥貼到毛小珠的腰上，又故意讓妳看到！」

林小玲心頭一震，道：「會是這樣的？」

「八九不離十兒，那兩個小東西的花梢也很多。」

林小玲想想那件事，毛小珠的確有故意讓她看到腰上的缺角膏藥的用心，而事情鬧開，她又不給小郭解釋的機會。

阮逢時道：「丫頭，想通了沒有？」

林小玲道：「前輩，似乎頗有可能！」

「不是似乎，而是十之八九是他們設計害你們的。」

「他們的目的是……」

「當然是氣走妳，毛小珠可以接近小郭了！」

「她喜歡小郭？」

「這就要問問妳自己了！這種事是須要暗暗觀察的。」

林小玲道：「前輩對這兩個討厭鬼的來歷清不清楚？」

「知道一點，但並不太清楚。」

阮逢時道：「毛小珠是磨刀匠毛老爹毛子水的獨生女，毛子水大概也會治劍，却以磨刀劍名聞於世，身手如何則不詳。」

「哈巴狗這個人呢？」

「他是關外金駝子的門下，金駝子爲人如何，也不大清楚。」

「小郭怎麼會和這兩個人混在一起？」

「他們是怎麼認識的，我也不知道，但有一點老夫隱隱可以看出來，似乎是毛小珠硬往上貼的……」

林小玲道：「前輩如果猜得不錯，同不同意我回去興師問罪？」

阮逢時道：「不要興師問罪，何不禮尚往來？」

「怎麼個禮尚往來法？」

阮逢時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林小玲道：「靈嗎？」

「毛小珠來這手靈，妳也能靈！小郭在西北方那個鎮上的開元客棧內，他每天出來找妳，妳可以造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

＊ ＊ ＊

小郭看到林小玲時很興奮，道：「小玲，找妳找得我好苦！」

「你找我幹甚麼？」

「我要向你解釋，根本不可能發生那種事。」

「人的嘴不過是兩片皮，誰知道你是不是口是心非？」

「絕對不是，跟我走，回去吧！」

林小玲被找了回來，毛小珠內心眞忿怒，本以爲她已經走得遠了呢，不由恨起哈巴狗來，他還拍過胸膛保証說是小玲不會回來呢。

梁人傑道：「小玲回來了最好，明天我們可以啓程了。」

小郭道：「人犯沒送回，到哪裡去？」

梁人傑道：「往呂、韋所去的方向追去。」

深夜小玲說小郭身上有汗臭，叫他去洗個澡。

小郭進入浴室時，眞是巧，哈巴狗居然先去一步，而且剛剛脫了下衣，小郭不由一怔，因爲哈巴狗腰上也有一帖膏藥。

膏藥誰也會貼，但這一帖膏藥却是大有來歷。

先是在小玲身上，又到了小郭身上，然後又到了毛小珠身上而產生誤會。

如今又由毛小珠身上到了哈巴狗的身上，這會是巧合？

哈巴狗見小郭望着他，還不知爲了什麼事，道：「郭少俠要洗，我就讓你先洗，如不嫌棄在下，同池洗也行。」

小郭冷冷地道：「太髒！」

「太髒？誰太髒？」

「你！」

「我天天洗澡，不會太髒！」

「我說的髒也許是骨頭太髒或者心髒。」

哈巴狗一直還不知道自己的腰上有一帖膏藥，道：「郭少俠，我不懂你的話，是不是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自己去想吧！」小郭一轉身，

毛小珠走了來，道：「是怎麼回事？」她來得眞巧，正是所謂神差鬼使。

小郭一指浴室內，哈巴狗正要拿衣遮身子却已遲了一步。

事實上小郭的身子並未能擋住毛小珠的視線。

她看清了哈巴狗身上那一帖膏藥。

那一帖膏藥曾經是她和哈巴狗用以氣走林小玲的那一帖。

如今似乎這帖膏藥擊中了毛小珠的要害。

毛小珠陡然一震，楞在當地。

這帖膏藥本來會在她的左腰上，如今却在哈巴狗的左腰上。

這是怎麼回事？看來似乎由於她和哈巴狗十分接近，這帖膏藥才會貼到哈巴狗的身上，今次他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毛小珠扭頭追上小郭，道：「小郭，這是誤會。」

「什麼誤會？」

「就是那帖莫名其妙的膏藥。」

「噢！這也沒有什麼。」小郭淡然道：「別人的私事，我有什麼資格管呢？我只是感覺對毛老爹有一份照料你的責任，萬一妳……妳……」

「我怎麼哩？」

「萬一妳帶一個小娃娃回家……」

毛小珠一掌摑去，小郭撥開她的手，道：「怎麼？我說錯了？」

「你侮辱我。」

「當初那帖膏藥不知爲何到了你的身上，氣走了小玲，老實說，那是誤會，但這次本應在妳身上的膏藥却又到了哈巴狗的身上，似乎也有點邪門吧？」

「你不要胡扯，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但願如此，只不過我想奉勸兩句，如果要找個對手，也要找個養眼的對不對？」

毛小珠又一掌摑去，仍然落了空。

她是個性子急又被嬌寵的女孩，這是一件寃枉的事，知道對付小郭沒有辦法，再說，小郭也沒有招惹她，禍首應該是哈巴狗這個渾蛋。

哈巴狗嚇得早已離開了浴室，這時聽到小郭和毛小珠的對白，心道：「憑我這份德性，那有資格和小珠玩那個……」

他知道毛小珠非找他算帳不可，只有逃走。

他要是不逃走，她會把他拆開來。

此刻毛小珠氣唬唬地找了來，哈巴狗早就逃出鎮外了。

哈巴狗一走，毛小珠却不能不去找，因爲他們的上一代是知交，如果走失或發生危險，她無法向父親交代。

林小玲高興極了，薑的確是越老越辣，她也不能不佩服阮逢時。

梁、李二人不能不去找呂、韋二人，也和兩小分了手。

＊ ＊ ＊

這家賭場是洛陽最大的，所以小郭來到這兒。他的人小，但賭的氣派却不小，雞毛蒜皮的他沒有興趣。

他要賭什麼，立刻就能湊成搭子。

他要賭「梭哈」，於是找人湊成了一桌。這三人之中有一人的年紀也頗年輕，不超過二十，風流儒雅，看來頗爲順眼。

四人猜拳，以及丟銅幣決定之下，由小郭發牌。

他們議定枱面不得少於五萬兩，這數字夠大，別人最初還以爲他胡吹，他掏出一把銀票，才知道這小子非比等閒。

小郭洗了牌，就由一位十分年輕的小文士遷牌。

這小文士伸出纖纖細細修長白嫩的手，吸引住了所有的目光。

她的遷牌方式也很複雜，庸手是無法弄花梢的。

小郭發了第一張明牌。

小郭是一張小八。

小文士是一張A。

天門是Q。

末門是一張10，由小文士講

話，他出了五千兩。

第一張明牌出五千兩，這是相當大手筆的，但全都跟了。

小郭又發了第二張明牌，他是一張九。

小文士是一張K。

天門是J。

末門是一張Q。

這一次又是小文士講話，他又出了五千兩，天門和末門似乎賭得很溫和，不作興倒打，只會跟下去。

這次小郭當然也跟了五千。

第三張明牌是這樣的：

小郭又來了一張八。

小文士又來了一張K。

天門又來了一張九。

末門是一張J，巧的是又是小文士講話，他一下子出了兩萬兩，加上原先出了的正好是三萬兩。

天門打烊，末門看了一會跟了。

小郭當然也跟了。

第四張明牌發出，小郭又來了一張九，牌面是八、九兩對。

小文士是一張A，也是AK兩對。

末門是一張K，兩頭順，暗牌扣九是小順，如今是大順了。

這下子很熱鬧。

由牌面看，小郭和小文士都是兩對，有「富爾豪士」的架子。

只不過小文士的架子較大，同是「富爾豪士」，他的牌大。

至於末門，他現在是10QJK兩頭順，如果僅是個大順，仍輸給「富爾豪士」，要有同花才行。

的確，他也有同花的面子，同花大順是太難了。

所以仍由小文士出價，他把餘下的兩萬推了。

最後決議，這兩萬太少了些，但一個枱面的五萬兩銀子只剩下這些了。

末門居然立刻就跟了。

小文士道：「這位跟了也無妨，在下要和這位兄弟賭個『奧賽』，不知這位兄弟肯不肯？」

小郭道：「你要賭多少『奧賽』？」

小郭耳邊忽然傳來小文士的細小而清晰的聲音道：「兄弟你看我的身價能值多少？」這分明是蟻語傳音。

小郭也以蟻語傳音道：「在下怎可隨便議論兄弟的身價？這是太不禮貌的事，恕在下不敢。」

小文士道：「我是個女兒之身，兄弟不必客氣，就以你的審美眼光來出個公道的價錢吧！」

小郭一震，再望過去，果然這小文士麗質天生，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高雅風韻，出價錢是對她的一種侮辱。

小郭以蟻語傳音道：「在下不便唐突無禮。」

「不妨，兄弟答應過要和我賭『奧賽』的。」

小郭道：「在下總以為，和兄弟談價錢，這太……」

「不妨！待會我也要談兄弟的身價。」

「我的身價？」

「是啊。我們身上最多不過幾十萬兩銀子，這點銀子能代表我們嗎？兄弟會不會反悔呢？」

小郭道：「不會。」

「那麼兄弟就評估吧！」小文士道：「我可以把我的眞正條件作部份透露。例如：我十七歲，是個處子，身上任何部位都沒有一條疤痕，而且讀過不少的書。」

「謝謝妳！告訴我有關妳的一些優點。」

「也希望你就會也把自己的優點說出來。」

「當然。」

「那兄弟就開價吧！」

小郭大聲道：「我出五百萬兩！」

此言一出，滿堂大嘩。「天門」哂然道：「這位兄弟，五百萬兩堆起來，只怕這賭場放不下，你到那裡弄五百萬兩來？」

小郭笑笑。

小文士道：「我相信他能辦到。」

小文士信任小郭，別人多說則是多餘了。因爲只有他們二人賭「奧賽」。

別人所賭的那幾萬兩的枱面，和五百萬兩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

小文士很高興，因爲小郭出的價越高越好。

出價越高就代表小郭越重視她。

也等於小郭相信她身上確實沒有一條小疤痕。

如此完美的少女，身上連一點點米粒痕跡都沒有，眞是太妙了。

小文士以蟻語傳音道：「兄弟的優點可以說說嗎？」

「當然，第一，我身上也沒有太大的疤痕，軀幹是男子身體的標準體型，請相信，這是別人說的。」

「我信。」

「另外，我也讀過不少的書。」

「我也信。」

「另外，還有些不便告訴姑娘的優越條件，都是女人所夢寐以求的，請原諒也請信任我，我不能逐項說出來。」

「我信，兄弟不必說，只說出姓名就成了。」

「我叫郭羣。姑娘的芳名……」

「我叫蕭露。兄弟，我只能告訴你這一點。」

「這一點也夠了！」

「那麼，我也賭你五百萬兩，也就是說你也值五百萬兩。」

現在到了揭牌的時候了。

小文士揭開，他是三條K。

小郭却是「富爾豪士」，也就是三條八兩條九。

末門贏了，因爲末門是「同花順」。小郭和文士照付。

小文士道：「兄弟，我輸的五百萬兩三天內付給你，請你一個人來拿。」

她又以傳音入密說了個地名。

林小玲不是傻子，看他們的神色，覺得有點怪。

在賭場中不便問，出了賭場和小文士分了手，眼見他上了一輛豪華馬車離去後，道：「小郭，這人有點娘娘腔。」

小郭道：「只是有點脂粉氣而已。」

「他約你去何處拿銀子，爲甚麼不說出來？」

「五百萬兩不是個小數字，有所謂財不可露眼，怎可當衆宣佈，他說後天再臨時通知我……」

「我看他像個小妖精。」

「妳怎會有這想法？」

「不是我多心，這個人的眼神頗似女人，很有勾引男人的本錢，他會不會是個小相公，要打你的主意？」

「打我甚麼主意？我郭羣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話可不能這麼說。人的價值不在他有無恒產。」

「這句話很對。」

「他似乎想釣你。」

「妳別多心！小玲，我們要去找找毛小珠和哈巴狗，我總以爲這都是誤會，毛小珠絕對不可能和哈巴狗……」

「喲！你那麼信任他們？」

小郭道：「毛老爹我認識，他還教我賭技！他的女兒雖沒付託予我，我也有義務照料她，對不？」

「好吧！但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你們要保持距離。」

「那是當然……」

* * *

小郭和小玲找到毛小珠和哈巴狗時，哈巴狗快倒下了，毛小珠也將支持不住，原來兩小在一小廟中休息。正好「金雞獨立」潘大春和其妻鳳一飛在此經過。

他們聽到兩小談論小郭及小玲的事，且涉及葛四海和花帶雨，二人入廟質問他們和小郭的關係。

因爲他們已知造成不幸和葛、花交惡的事，是小郭弄的鬼，故意使他們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

毛小珠和哈巴狗不賣帳，雙方就動上手。

毛小珠雖然身手不凡，但哈巴狗却差得多。

哈巴狗被鳳一飛砸了兩掌快倒下時，鳳一飛偶爾也向毛小珠攻出一招，毛小珠立刻就岌岌可危了。

潘大春這時一下子扣住了毛小珠的脈門。

毛小珠不能掙開，這工夫潘大春一扭她的右臂，左手要去抓她的胸衣，毛小珠大叫，這時忽然有人蹲在牆上道：「潘大春，你又要來這一手是不是？」

鳳一飛恨聲道：「原來又是你這個小賊！」

潘大春一愣，發現是小郭。

小郭道：「不錯，正是我。妳這女人眞是不聰明，那天在『金雞山莊』中，葛四海不過是亢陽，並非對妳想入非非，妳却過敏，伸手去摸……」

潘大春厲聲道：「小子不可胡說！」

小郭道：「我沒有胡說呀！你老婆確曾伸手去摸，乖乖一摸之下，竟是一件特號臘味！」

「特……特號臘味是甚麼？」潘大春當然不知道。

只不過鳳一飛却知道那是甚麼。

哈巴狗道：「特號臘味就是……特大號的灌腸！」

潘大春看了他老婆一眼，十分惱怒。

他以爲他的老婆也許是主動犯賤，不知爲何又把罪名加在葛四海頭上，正如他自己想入非非，去按花帶雨的雙峯，繼而又去摸她的大腿根一樣吧！

反正都是狗皮倒灶的事。

他感到自卑的正是那一點，他的不是特號的臘味。

非但不是特號的，簡直是最迷你的。

因此，他對鳳一飛那一摸不能諒解，爲對方輸氣培元療傷，繼而恢復武功，去摸他的下體幹甚麼？

這是潘大春所無法理解的，因爲他不知道當時的情況。

依當時的情況，鳳一飛伸手去摸只是印證一下葛四海是不是動了淫念想佔她的便宜，她當時確沒失態。

這工夫潘大春扭住毛小珠的右臂，毛小珠一籌莫展。

小郭道：「潘大春，放了她！」

潘大春道：「小子，除非你能向我們夫妻磕頭賠禮！」

小郭道：「爲甚麼？是不是爲了特號臘味的事？」

鳳一飛厲聲道：「快別和他鬼扯了！把人帶走！」

小郭道：「我以爲你們帶不走人。」

鳳一飛道：「我以爲能！」

小郭道：「試試看如何……」小

郭飄下牆來，和鳳一飛纏鬥在一起，鳳一飛本以爲動眞功夫一定能在一、二十招內得手，那知這小子總能在危急時避過去。

有時眼看一掌必能砸中，往往他會拖泥帶水地閃過。

或者，挨一下輕的。

潘大春在一邊直皺眉，這小子居然也不好調理。

鳳一飛不耐，又施出了「化身魔霧」。

她施出此霧是想向小郭施襲，然後叫潘大春把人帶走。

那知她在霧中雖能看到小郭，却總是打不到他。

而這工夫她忽然尖叫了一聲，大罵道：「哪個下流胚子摸我？」

她竄出霧外，哈巴狗道：「是我！」

原來剛才哈巴狗也被籠罩在霧中，而鳳一飛全神去對付小郭，就忽略了坐在地上，傷得並不太重的哈巴狗。

這小子可不管能不能摸，當然也不是故意吃豆腐，而是想助小郭一臂之力，就在她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一個女人被人摸了屁股，有功夫也施展不出來。

「你這個下流的東西，你敢摸我！」鳳一飛氣得發抖，而且還用手比劃是如何摸的。

哈巴狗道：「這不可以怪我，你們不顧身份，一個用怪霧燻人，一個要把毛小珠帶走，根本不講道義，我摸一下又算什麼？又不是因爲我欣賞妳的屁股。」

鳳一飛大怒，撲向哈巴狗，小郭擋住。

由於潘大春見老婆又被人佔了便宜，光火之下一分神，被毛小珠掙脫，這功夫正是小郭擋着鳳一飛之時。

鳳一飛怒極向小郭猛掃一腿。

那知毛小珠脫出潘大春的手掌，正好也掠到鳳一飛的身後側，一把抓住她的左胸，差點抓中乳根穴。

鳳一飛的功力自然還接不下這兩個年輕人的合擊。

要是潘大春夫婦分別對付兩小，兩小就未必能佔到便宜了。所以鳳一飛被抓了一下，急忙一閃，閃是閃開了，但又中了小郭一拳，其實他們都是由於氣極才會如此失常。

這一拳當然不是很重，但哈巴狗又等到了機會，伸手在她的大腿上摸了一把，因爲哈巴狗學的是小巧功夫。

這種小巧功夫都是抓一下或是摸一把，但必須貼身。

潘大春怒極撲上來，這時鳳一飛又中了毛小珠一掌。

這麼一來，潘大春二人就討不了好，因爲鳳一飛已受了傷。

敗在這些小崽子手中，他們如何能服氣？

只不過服不服氣是一回事，實際的情況又是一回事。

毛小珠的武功底子很好，和小郭差不多，加之刁鑽古怪，還有哈巴狗抽空出手，二人知道打下去會更難堪，說了幾句場面話便溜了。

小郭道：「小珠的傷勢如何？」

「我沒有什麼，但哈巴狗可能傷得不輕。」

哈巴狗道：「我也沒有什麼，只是腰上那一掌還在痛。」

小郭餵他服了藥後，道：「小珠，妳出來闖蕩，毛老爹一定不放心，我也該照料妳，以後千萬別胡來。」

「什麼胡來？」毛小珠永遠是這種作風。

小郭道：「我是說，與人共處必須忍耐。」

毛小珠道：「忍耐總該有個限度吧！試問那帖膏藥是怎麼來的？我以爲有人暗中弄鬼，旨在栽贓。」

小郭道：「哪個栽贓？」

毛小珠道：「還會是誰？當然是那個小潑婦。」

「哪個小潑婦？」

哈巴狗道：「小珠姑娘，算了，既然郭少俠知道那是一次誤會，還提它幹什麼？以後還要郭少俠關照。」

別看哈巴狗花梢不少，他比毛小珠處事週到得多。

* * *

「窮神」阮逢時被殺，身上也有兩道傷痕。

毫無疑問，葛、花二人有點嫌疑。

只不過這也有個疑問，他們的武功恢復了沒有？

依時間推斷，事隔一月，若有高手幫助他們恢復武功，應能達到目的，問題是哪一個高手肯爲他們恢復武功？

先到達現場的是梁、李二人，作捕頭的遇上這種事當然會感到煩惱，看過創傷，又是在右後腰一刀，左前腰一劍。

和雲中豪及商鴻的死狀完全一樣。

小郭等人來到時，小郭只看了一下就不再仔細觀察。

梁人傑道：「小郭，你有什麼看法？」

小郭道：「捕頭問我，豈不是問道於盲嗎？」

「那可不一定，我一直對你小郭有信心。」

「多謝大捕頭，你的看法又如何？」

（未完・四）